

列國志



原
书
缺
页

1-8缺页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心，其氣銳甚，豈止十倍而已？」惠公慍曰：「此乃慶鄭之語，定伯亦爲此言乎？寡人當與秦決一死敵！」

遂命韓簡往秦軍請戰曰：「寡人有甲車六百乘，足以待君；君若退師，寡人之願。若其不退，寡人卽欲避君，其奈此三軍之士何！」穆公笑曰：「孺子何驕也？」乃使公孫枝代對曰：「君欲國，寡人納之；君欲粟，寡人給之；今君欲戰，寡人敢拒命乎？」韓簡退曰：「秦理直，吾不知死所矣！」晉惠公使郭偃卜車右，「諸人莫吉，惟慶鄭爲可。」惠公曰：「鄭黨於秦，豈可任哉？」乃改用家僕徒爲車右，而使卻步揚御車，逆秦師於韓原。百里奚登壘，望見晉師甚衆，謂穆公曰：「晉侯將致死於我，君其勿戰。」穆公指天曰：「晉負我已甚。若無天道則已，天而有知，吾必勝之！」乃於龍門山下整列以待。

須臾，晉兵亦布陣畢，兩陣對圓，中軍各鳴鼓進兵；屠岸夷恃勇，手握渾鐵槍一條，何止百斤之重？先撞入對陣，逢人便刺，秦軍披靡。正遇白乙丙，兩下交戰，約莫五十餘合，殺得性起，各跳下車來，互相扭結。屠岸夷曰：「我與你併個死活，要人幫助的不爲好漢！」白乙丙曰：「正耍獨手擒拿你方是英雄！」分付衆人：「都莫來！」兩個拳槌脚踢，

人，一齊到營前叩首；穆公問曰：「汝等何人，乃肯爲寡人出死力耶？」壯士對曰：「君不記昔年亡善馬乎？吾等皆食馬肉之人也。」原來穆公會出獵於梁山，夜失良馬數匹；使吏求之，尋至岐山之上，有野人三百餘，羣聚而食馬肉，吏不敢驚之，趨報穆公：「速遣兵往捕可盡得。」穆公嘆曰：「馬已死矣，又因而戮人，百姓將謂寡人貴畜而賤人也。」乃索軍中美酒數十甕，使人賚往岐下；宜君命而賜之：曰「寡君有言：『食良馬肉，不飲酒傷人；今以美酒賜汝。』」野人叩頭謝恩，分飲其酒。齊嘆曰：「盜馬不罪，更慮我等之傷，而賜以美酒，君之恩大矣！何以報之？」至是，聞穆公伐晉，三百餘人，皆舍命趨至韓原，前來助戰；恰遇穆公被圍，一齊奮勇救出。真個是：

「種瓜得瓜，種豆報豆；施薄得薄，施厚報厚；有施無報，何異禽獸？」

穆公仰天嘆曰：「野人且有報德之義，晉侯獨何人哉？」乃問衆人中：「有願仕者，寡人能爵祿之。」壯士齊聲應曰：「吾儕野人，但報恩主一時之惠，不願仕也！」穆公各贈金帛，野人不受而去。穆公嘆息不已，後人有詩云：

「韓原山下兩交鋒，晉甲重重困穆公；當日若誅收馬士，今朝焉得出樊籠？」

穆公點視將校不缺，單不見白乙丙一人，使軍士遍處搜尋；聞土窟中有哼聲，趨往視之，乃是白乙丙與屠岸夷相持滾入窟中，各各力盡氣絕，尙扭定不放手。軍士將兩下拆開，擡放兩個車上，載回本寨。穆公問白乙丙，時不能言，有人看見他兩人併命之事，向前奏知：如此如此……穆公嘆曰：『兩人皆好漢也！』問左右：『有識晉將姓名者乎？』公子紕就車中觀看，奏曰：『此乃勇士屠岸夷也。臣前弔晉二公子，夷亦奉本國大夫之命來迎，相遇於旅次，是以識之。』穆公曰：『此人可留爲秦用乎？』公子紕曰：『弒卓子，殺里克，皆出其手；今日正當順天行誅。』穆公乃下令將屠岸夷斬首，親解錦袍以覆白乙丙；命百里奚，先以溫車載回秦國就醫。丙服藥，吐血數斗；半年之後，方纔平復。此是後話。

再說：穆公大獲全勝，拔寨都起，使人謂晉侯曰：『君不欲避寡人，寡人今亦不能避君，願至敝邑而請罪焉！』惠公俛首無言。穆公使公孫枝率車百乘，押送晉君至秦；號射，韓簡，梁繇靡，家僕徒，卻步揚，郭偃，卻乞……等皆披髮垢面，草行露宿相隨如奔喪之儀。穆公復使人弔諸大夫，且慰之曰：『爾君臣謂要食晉粟，用兵來取；寡人之留爾君

，聊以致晉之粟耳！敢爲已甚乎！二三子何患無君？勿過戚也！」韓簡等再拜稽首曰：「君憐寡君之愚，及於寬政，不爲已甚；皇天后土，實聞君語！臣等敢不拜賜？」

秦兵回至雍州界上，穆公集羣臣議曰：「寡人受上帝之命，以平晉亂，而立夷吾；今晉君背寡人之德，卽得罪於上帝也。寡人欲用晉君郊祀上帝，以答天貺，何如？」公子黶曰：「君言甚當。」公孫枝進曰：「不可。晉，大國也；吾俘虜其民，已取怨矣，又殺其君，以益其忿。晉之報秦，將甚於秦之報晉也！」公子黶曰：「臣意非徒殺晉君已也，且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殺無道而立有道，晉人德我不暇，又何怨焉？」公孫枝曰：「公子重耳，仁人也，父子兄弟，相去一間耳；重耳不肯以父喪爲利，其肯以弟死爲利乎？若重耳不入，別立他人，與夷吾何擇？如其肯入，必且爲弟而仇秦。君廢前德於夷吾，而樹新仇於重耳，臣竊以爲不可。」穆公曰：「然則逐之乎？囚之乎？抑復之乎？三者孰利？」公孫枝對曰：「囚之，一匹夫耳，於秦何益；逐之，必有謀納者；不如復之。」穆公曰：「不喪功乎？」枝對曰：「臣意，亦非徒復之已也；必使歸吾河東五城之地，又使其世子圍，爲質於吾國，然後許成焉；如是，則晉君終身不敢惡秦，且異日父死子繼，吾又以爲德

於園，晉世世戴秦，利孰大乎？」穆公曰：「子桑之算及於數世矣！」乃安置惠公於靈臺山之離宮，以千人守之。

穆公發遣晉侯，方欲起程；忽見一班內侍，皆服衰絰而至。穆公意謂有失人之變。方欲問之；那內侍口述夫人之命曰：「上天降災，使秦晉兩君，棄好卽戎；晉君之獲，亦婢子之羞也。若晉君朝入，則婢子朝死！夕入，則婢子夕死！今特使內侍以喪服迎君之師，若赦晉侯，猶赦婢子，惟君諒之！」穆公大驚，問：「夫人在宮作何狀？」內侍奏曰：「夫人自聞晉君見獲，便攜太子服喪服，徒步出宮；至於後園崇臺之上，立草舍而居。臺下俱積薪數十層，送饜殮者履薪上下。分付：「只待晉君入城，便自殺於臺上；縱火焚吾屍，以表兄弟之情也。」」穆公嘆曰：「子桑勸我，勿殺晉君；不然，幾喪夫人之命矣！」於是使內侍去其衰絰，以報穆姬曰：「寡人不日歸晉侯也。」穆姬方纔回宮。內侍跪而問曰：「晉侯見利忘義，背吾君之約，又負君夫人之托，今日乃自取囚辱；夫人何爲哀

痛如此？」穆姬曰：「吾聞：『仁者雖怨不忘親，雖怒不棄禮。』若晉侯遂死於秦，吾亦與有罪矣！」內侍無不誦君夫人之賢德。

畢竟晉侯如何回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介子推割股啖君

話說：晉惠公囚於靈臺山，只道穆姬見怪，全不知衰絰逆君之事；遂謂韓簡曰：「昔先君與秦議婚時，史蘇已有「西鄰責言，不利婚媾」之占；若從其言，必無今日之事矣。」簡對曰：「先君之敗德，豈在婚秦哉？——且秦不念婚姻，君何以得入？入而又伐，以好成仇，秦必不然，君其察之。」惠公嘿然。未幾，穆公使公孫枝至靈臺山問候晉侯，許以復歸。公孫枝曰：「敵邑羣臣，無不欲甘心於君者；寡君獨以君夫人登臺請死之故，不敢傷婚姻之好。前約河外五城，可速交割；再使太子圉爲質，君可歸矣。」惠公方纔曉得穆姬用情，慚愧無地，卽遣大夫卻乞歸晉，分付呂省以割地質子之事。省特至王城，會秦穆公；將五城地圖，及錢穀戶口之數獻之，情願納質歸君。穆公問：「太子如何不到？」省對曰：「國中不和，故太子暫留敵邑；俟寡君入境之日，太子卽出境矣。」穆公曰：「

晉國爲何不和？」省對曰：「君子自省其罪，惟思感秦之德；小人不知其罪，但欲報秦之仇；以此不和也。」穆公曰：「汝國猶望君之歸乎？」省對曰：「君子以爲必歸，便欲送太子以和秦；小人以爲必不歸，堅欲立太子以拒秦；然以臣愚見，執吾君可以立威，舍吾君又可以見德；德威兼濟，此伯主之所以行乎諸侯也。傷君子之心而激小人之怒，於秦何益？棄前功而墮伯業，料君之必不然矣。」穆公笑曰：「寡人意與飴甥正合！」命孟明往定五城之界，設官分守；遷晉侯於郊外之公館，以賓禮待之，饋以七牢。遣公孫枝引兵回呂省發送晉侯歸國——凡牛羊豕各一，謂之一牢——七牢禮之厚者，此乃穆公修好之意也。

惠公自九月戰敗囚於秦，至十一月纔得釋；與難諸臣，一同歸國，惟號射病死於秦，不得歸。蛾皙聞惠公將入，謂慶鄭曰：「子以救君誤韓簡，君是以被獲，今君歸，子必不免。盍奔他國以避之？」慶鄭曰：「軍法：兵敗當死，將爲虜當死。」——况誤君而貽以大辱，又罪之甚者，君若不還，吾亦將率其家屬以死於秦。况君歸矣，乃令失刑乎？吾之留此，將使君行法於我，以快君之心；使人臣知有罪之無所逃也，又何避焉？」蛾皙嘆

息而去。

惠公將至絳，太子圉率領狐突郤芮慶鄭蛾析司馬說寺人勃鞞……等出郊迎接。惠公在車中，望見慶鄭，怒從心起。使家僕徒召之來前，問曰：「鄭何敢來見寡人？」慶鄭對曰：「君始從臣言，報秦之施，必以伐；繼從臣言，與秦講和，必不戰；三從臣言，不乘小駟，必不敗；臣之忠於君也至矣，何爲不見？」惠公曰：「汝今日尙有何言？」慶鄭對曰：「臣有死罪三：有忠言而不能使君必聽，罪之一也；卜車右吉，而不能使君必用，罪之二也；以救君召二三子，而不能使君必不爲人擒，罪之三也；臣請受刑，以明臣罪。」惠公不能答，使梁繇靡代數其罪。梁繇靡曰：「鄭所言，皆非死法也；鄭有死罪三，汝不自知乎？君在泥濘之中，急而呼汝，汝不顧，一宜死；我幾獲秦君，汝以救君誤之，二宜死；二三子俱受執縛，汝不力戰，不面傷，全身逃歸，三宜死。」慶鄭曰：「三軍之士皆在此，聽鄭一言；有人能坐以待刑，而不能力戰而傷者乎？」蛾析諫曰：「鄭死不避刑，可謂勇矣！君可赦之，使報韓原之仇。」梁繇靡曰：「戰已敗矣，又用罪人以報其仇，天下不笑晉爲無人乎？」家僕徒亦諫曰：「鄭有忠言三，可以贖死；與其殺之以行君之法不若

赦之以成君之仁。」梁繇靡又曰：「國所以強，惟法行也；失刑亂法，誰復知懼？不誅鄭，今後再不能用兵矣！」惠公顧司馬說，使速行刑；慶鄭引頸受戮。髯仙有詩嘆惠公器量之淺，不能容一慶鄭也！詩曰：

「閉羅誰教負泛舟？反容奸佞殺忠謀；惠公褊急無君德，只合靈臺永作囚！」

梁繇靡當時圍住秦穆公，自謂必獲；却被慶鄭呼云：「急救主公！」遂棄之而去。以此深恨慶鄭，必欲誅之；誅鄭之時，天昏地慘，日色無光，諸大夫中多有流涕者。蛾析請其屍葬之，曰：「吾以報載我之恩也！」惠公既歸國，遂使世子圉隨公孫枝入秦爲質；因請屠岸夷之屍，葬以上大夫之禮，命其子嗣爲中大夫。

惠公一日謂卻芮曰：「寡人在秦三月，所憂者爲重耳，恐其乘變求入，今日纔放心也。」卻芮曰：「重耳在外，終是心腹之疾；必除了此人，方絕後患。」惠公問：「何人能爲寡人殺重耳者？寡人不吝重賞。」卻芮曰：「寺人勃鞞，向年伐蒲，曾斬重耳之衣袂，常恐重耳入國，或治其罪；君若殺重耳，除非此人可用。」惠公召勃鞞，密告以殺重耳之

事；勃鞞對曰：『重耳在翟，十二年矣；翟人伐咎如獲其二女：曰叔隗，季隗，皆有美色。以季隗妻重耳，而以叔隗妻趙衰，各生有子；君臣安於室家之樂，無復虞我之意。臣今往伐，翟人必助重耳與兵拒戰，勝負未卜；願得力士數人，微行至翟，乘其出遊，刺而殺之。』惠公曰：『此計大妙！』遂與勃鞞黃金百鎰，使購求力士，自去行事。『限汝三日內，便要起身；事畢之後，當加重用。』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若要不聞，除非莫言。』惠公所託，雖是勃鞞一人，內侍中多有聞其謀者；孤突聞勃鞞揮金如土，購求力士，心懷疑惑，密地裏訪問其故。那孤突是老國舅，那個內侍不相熟？不免把這密謀，來洩漏於孤突之耳。孤突大驚，即時密寫一信，遣人星夜往翟，報與公子重耳知道。

却說：重耳是日，正與翟君田獵於渭水之濱；忽有一人冒圍而入，求見狐氏兄弟，說：『有老國舅家書在此。』狐毛，狐偃曰：『吾父素不通外信，今有家書，必然國中有事。』卽召其人至前。那人呈上書信，叩了一頭，轉身就走；毛偃心疑，啓函讀之。書中云：『主公謀刺公子已遣寺人勃鞞，限三日內起身；汝兄弟稟知公子，速往他國，無得久延取禍！』二狐大驚，將書稟知重耳。重耳曰：『吾妻子皆在此，此吾家矣。欲去將何之？』

狐偃曰：『吾之適此，非以營家，將以圖國也；以力不能適遠，故暫休足於此。今爲日已久，宜徙大國；勃鞞之來，殆天遣之以促公子之行乎？』重耳曰：『卽行，適何國爲可？』狐偃曰：『齊侯雖毫，伯業尙存，收恤諸侯，錄用賢士。今管仲隰朋新亡，國無賢佐；公子若至齊，齊侯必然加禮。倘晉有變，又可借齊之力，以圖復也。』

重耳以爲然，乃罷獵歸，告其妻季隗曰：『晉君將使人行刺於我，恐遭毒手，將遠適大國，結連秦楚，爲復國之計。子宜盡心撫育二子，待我二十五年不至，方可別嫁他人。』季隗泣曰：『男子志在四方，非妾敢留——然妾今二十五歲矣，再過二十五年，妾當老死，尙嫁人乎？妾自當待子，子勿慮也。』趙衰亦屬付叔隗，不必盡述。

次早，重耳命壺叔整頓車乘，守藏小吏頭須收拾金帛；正分付間，只此狐毛狐偃倉皇而至，言：『父親老國舅見勃鞞受命，次日卽便起身；誠恐公子未行，難以隄防。不及寫書，又遣能行快走之人，星夜趕至；催促公子速速逃避，勿淹時刻。』重耳聞言，大驚曰：『鞞來何速也？』不及裝束，遂與二狐徒步出於城外；壺叔見公子已行，止備犢車一乘，追上與公子乘坐。趙衰、白季，諸人，陸續趕上，不及乘軍，都是步行。重耳問：『頭

須如何不來？」有人說：「頭須席卷藏中所有，逃走不知去向了。」重耳已失窠巢，又沒盤費，此時情緒，好不愁悶；事已如此，不得不行。正是：「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公子出城半日，翟君始知，欲贈資裝，已無及矣。有詩爲證：

「流落夷邦十二年，困龍伏蟄未升天；豆箕何事相煎急？道路於今又播遷。」

却說：惠公原限寺人勃鞞三日內起身，往翟幹事，如何次日便行？那勃鞞原是個寺人，專以獻勤取寵爲事；前番獻公差他伐蒲，失了公子重耳，僅割取衣袂而回，料想重耳必然銜恨。今番又奉惠公之差，若能夠殺却重耳，不惟與惠公立功，兼可除自己之患；故此糾合力士數人，先期疾走，正要公子不知防備，好去結果他性命。誰知老國舅兩番送信，漏洩其情；比及勃鞞到翟，訪問公子消息，公子已不在了。翟君亦爲公子面上，分付關津，凡過往之人，加意盤詰，十分嚴緊。勃鞞在晉國，還是個近侍的宦者；今日爲殺重耳而來，做了奸人刺客之流，若被盤詰，如何答應，因此過不得翟國，只此快快而回，復命於惠公。惠公沒法，只得暫時攔起。

再說：公子重耳一心要往齊國，却先要經繇衛國。這是：「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

。重耳離了翟境，一路窮苦之狀，自不必說——數日，至於衛界，關吏叩其來歷，趙衰曰：『吾主乃晉公子重耳，避難在外，今欲往齊，假道於上國耳。』吏開關延入，飛報衛侯；上卿甯速，請迎之入城。衛文公曰：『寡人立國楚丘，並不會借晉人半臂之力；衛晉雖爲同姓，未通盟好。况出亡之人，何關輕重？若迎之，必當設宴贈賄，費多少事，不如逐之。』乃分付守門關者，不許放晉公子入城，重耳乃從城外而行。魏犢，顛頡，進曰：『衛燬無禮，公子宜臨城責之。』趙衰曰：『蛟龍失勢，比於蚯蚓；公子且宜含忍，無徒責禮於他人也。』顛頡曰：『既彼不盡主人之禮，剽掠村落，以助朝夕，彼亦難怪我矣。』重耳曰：『剽掠者謂之盜；吾甯忍餓，豈可行盜賊之事乎？』

是日公子君臣，尙未早餐，忍飢而行；看看過午，到一處地名五鹿，見一夥田夫，同飯於隴上。重耳令狐偃問之求食，田夫問：『客從何來？』偃曰：『吾乃晉客，車上者乃吾主也；遠行無糧，願求一餐。』田夫笑曰：『堂堂男子，不能自資，而問吾求食耶？吾

等乃村農，飽食方能荷鋤。焉有餘食及於他人？」偃曰：「縱不得食，乞賜一食器。」田夫乃戲以土塊與之曰：「此土可爲器也！」魏壘大罵：「村夫焉敢辱吾！」奪其食器，擲而碎之，重耳亦大怒，將加鞭扑。偃急止之曰：「得飯易，得土難，土地，國之基也。天假手野人，以土地授公子；此乃得國之兆，又何怒焉？」公子可降拜受之。重耳果依其言，下車拜受。田夫不解其意，乃羣聚而笑曰：「此誠癡人耳！」後人有詩曰：

「土地應爲國本基，皇天假手慰艱危；高明子犯窺先兆，田野愚民反笑癡。」

再行約十餘里，從者飢不能行，乃休於樹下；重耳飢困，枕狐毛之膝而臥。狐毛曰：「子餘尙攜有壺餐，其行在後，可俟之。」魏犢曰：「雖有壺餐，不餉子餘一人之食。料無存矣。」衆人爭採蕨薇煮食，重耳不能下咽；忽見介子推捧肉湯一盂以進，重耳食之而美。食畢，問：「此處何從得肉？」介子推曰：「臣之股肉也。臣聞：「孝子殺身以事其親，忠臣殺身以事其君。」今公子乏食，臣故割股以飽公子之腹。」重耳垂淚曰：「亡人累子甚矣！將何以報？」子推曰：「但願公子早歸晉國，以成臣等股肱之義，臣豈望報哉？」髡仙有詩贊云：

「孝子重全歸，虧體謂親辱；嗟嗟介子推，割股充君腹。委質稱股肱，腹心同禍福；豈不念親遺？忠孝難兼局，彼哉私身家，何以食君祿？」

良久，趙衰始至。衆人問其行遲之故，衰曰：「被棘刺損足脛，故不能前。」乃出竹筒中盞餐，以獻於重耳。重耳曰：「子餘不苦飢耶？何不自食？」衰對曰：「臣雖飢，豈敢背君而自食耶？」狐毛戲魏犢曰：「此漿若落子手，在腹中且化矣。」魏犢慚而退。重耳卽以壺漿賜趙衰，衰汲水調之，遍食從者；重耳嘆服。

重耳君臣一路覓食，半飢半飽。至於齊國，齊桓公素聞重耳賢名，一知公子進關，卽遣使往郊。迎入公館，設宴款待。席間問：「公子帶有內眷否？」重耳對曰：「亡人一身不能自衛，安能攜家乎？」桓公曰：「寡人獨宿之宵，如度一年；公子緝在行旅，而無人以待巾櫛，寡人爲公子憂之。」於是擇宗女中之美者，納於重耳。贈馬二十乘——自是從行之衆，皆有車馬——桓公又使廩人致粟，庖人致肉，日以爲常。重耳大悅，嘆曰：「向聞齊侯好賢禮士，今始信之；其成伯不亦宜乎！」——其時周襄王之八年，乃齊桓公之四十二年也。

桓公自從前歲委政鮑叔牙，一似管仲遺言，將豎刁雍巫開方三人逐去；食不甘味，夜不安寢，口無謔語，面無笑容。長衛姬進曰：「君逐豎刁諸人，而國不加治，容顏日悴；意者左右使令，不能體君之心，何不召之？」桓公曰：「寡人亦思念此三人——但已逐之而又召之，恐拂鮑叔牙之意也。」長衛姬曰：「鮑叔牙左右，豈無給使令者？君老矣，奈何自苦如此？君但以調味，先召易牙；則開方豎刁，可不煩招而致也。」桓公從其言，乃召雍巫和五味。鮑叔牙諫曰：「君豈忘仲父遺言乎？奈何召之？」桓公曰：「此三人，有益於寡人，而無害於國；仲父之言，無乃太過。」遂不聽叔牙之言，并召開方豎刁；三人同時皆令復職，給事左右。鮑叔牙憤鬱發病而死，齊事從此大壞矣！

後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晏蛾兒踰牆殉節……羣公子大鬧朝堂

話說：齊桓公背了管仲遺言，復用豎刁雍巫開方三人；鮑叔牙諫諍不從，發病而死。三人益無忌憚，欺桓公老耄無能，遂專權用事；順三人者不貴亦富，逆三人者，不死亦逐。這話且擱過一邊。

且說：是時有鄭國名醫。姓秦名緩，字越人；寓於齊之盧村，因號「盧醫」。少時開邸舍，有長桑君來寓；秦緩知其異人，厚待之，不責其直。長桑君感之，授以神藥，以上池水服之；眼目如鏡，暗中能見鬼物。——雖人在隔牆，亦能見之——以此視人病證，五臟六腑，無不洞燭，特以診脈爲名耳。——古時有個扁鵲，與軒轅黃帝同時，精於醫藥；人見盧醫手段高強，遂比之古人，亦號爲扁鵲先生。扁鵲曾遊魏國，適值魏太子暴厥而死，扁鵲過其宮中，自言能醫；內侍曰：「太子已死矣，安能復生？」扁鵲曰：「請試之。」

『內侍報知虢公，虢公流淚沾襟，延扁鵲入視；扁鵲教其弟子陽膚，用砭石針之。須臾，太子甦，更進以湯藥，過二旬復故。世人共稱扁鵲有回生起死之術。

扁鵲周遊天下，救人無數；一日，遊至臨淄，謁見齊桓公，奏曰：『君有病在腠理，不治將深。』桓公曰：『寡人不曾有疾。』扁鵲出，後五日復見，奏曰：『君病在血脈，不可不治。』桓公不應。後五日，又見，奏曰：『君之病已在腸胃矣！宜速治也。』桓公復不應。扁鵲退，桓公嘆曰：『甚矣，醫人之喜於見功也！無疾而謂之有疾。』過五日，扁鵲又求見，望見桓公之色，退而却走，桓公使人問其故，曰：『君之病在骨髓矣！夫腠理，湯熨之所及也，血脈，針砭之所及也，腸胃，酒醪之所及也；今在骨髓，雖司命其奈之何！臣是以不言而退也。』又過五日，桓公果病，使人召扁鵲；其館人曰：『秦先生五日前已束裝而去矣。』桓公懊悔無已。

桓公先有三位夫人；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王姬，徐姬，相繼先卒；蔡姬退回蔡國，以下又有如夫人六位——俱因他得君寵愛，禮數與夫人無別，故謂之如夫人——六位各生一子；第一位長衛姬，生公子無虧；第二位少衛姬，生公子元；第三位鄭姬，生

公子昭；第四位葛贏，生公子潘；第五位密姬，生公子商人；第六位宋華子，生公子雍；其餘妾媵，有子者尚多，不在六位如夫人之數。那六位如夫人中，惟長衛姬事桓公最久，六位公子中，亦惟無虧年齒最長；桓公嬖臣雍巫豎刁，俱與衛姬相善。巫刁因請於桓公，許立無虧爲嗣；後又愛公子昭之賢，與管仲商議，在蔡邱會上，囑付宋襄公，以昭爲太子。衛公子開方，獨與公子潘相善，亦爲潘謀嗣立。公子商人，性喜施予，頗得民心；因母密姬有寵，未免萌覬覦之心。內中只公子雍出身微賤，安分守己——其他五位公子，各樹黨羽，互相猜忌；如五隻大蟲，各藏牙爪，專等人來搏噬。

桓公雖然是個英主，却不道：「劍老無芒，人老無剛。」他做了多年的侯伯，志足意滿；且是耽於酒色之人，不是個清心寡慾的，到今日衰耄之年，志氣自然昏惰了。况又小人用事，蒙蔽耳目；但知樂境無憂境，不聽忠言聽諛言，那五位公子，各使其母求爲太子，桓公也一味含糊答應，全沒個處分的道理。正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忽然桓公疾病，臥於寢室，雍巫見扁鵲不辭而去，料也難治了。遂與豎刁商議，出一條計策，懸牌宮門；假傳桓公之語，牌上寫道：

「寡人有怔忡之疾，惡聞人聲；不論羣臣子姓，一概不許入宮。著寺貂緊守宮門，雍巫率領宮甲巡邏；一應國政，俱俟寡人病痊日奏聞。」

巫刁二人，假寫懸牌，把住宮門；單留公子無虧，住長衛姬宮中，他公子問安，不容入宮相見。過三日，桓公未死，巫刁將他左右侍衛之人，不問男女，盡行逐出，把宮門塞斷；又於寢室周圍，築起高牆三丈，內外隔絕，風縫不通。止存牆下一穴，如狗竇一般；早晚使小內侍鑽入，打探生死消息。一面整頓宮甲，以防羣公子之變。不在話下。

再說：桓公伏於牀上，起身不得；呼喚左右，不聽得一人答應，光著兩眼，呆呆而着。只見撲踢一聲，似有人自上而墜，須臾推窗入來；桓公睜目視之，乃賤妾晏蛾兒也。桓公曰：「我腹中覺餓，正思粥飲，爲我取之。」蛾兒對曰：「無處覓粥飲。」桓公曰：「得熱水亦可救渴。」蛾兒對曰：「熱水亦不可得。」桓公曰：「何故？」蛾兒對曰：「易牙與豎刁作亂，守禁宮門；築起三丈高牆，隔絕內外，不許人通。飲食從何處而來？」桓公曰：「汝如何得至於此？」蛾兒對曰：「妾曾受主公一幸之恩，是以不顧性命，踰牆而

至，欲以視君之暝也。」桓公曰：「太子昭安在？」蛾兒對曰：「被二人阻擋在外，不得入宮。」桓公嘆曰：「仲父不亦聖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寡人不明，宜有今日！」乃奮氣大呼曰：「天乎天乎！小白乃如此終乎！」連叫數聲，吐血數口。謂蛾兒曰：「我有寵妾六人，子十餘人，無一人在目前者，單只你一人送終，深愧平日未曾厚汝。」蛾兒對曰：「主公請自保重，萬一不幸，妾情願以死送君。」桓公嘆曰：「我死若無知則已，若
有知，何面目見仲父於地下？」乃以衣袂自掩其面，連嘆數聲而絕。——計桓公卽位於周莊王十二年之夏五月，薨於周襄王九年之冬十月，在位共四十有三年，壽七十三歲——潛淵先生有詩單讚桓公好處：

「姬轍東遷綱紀亡，首倡列國共尊王；南徵僭楚包茅貢，北啓頑戎朔漠疆。

立衛存邢仁德著，定儲明禁義聲揚；正而不譎春秋許，五伯之中業最強。」
髯仙又有一絕，嘆：「桓公一生英雄，到頭沒些結果！」

「四十餘年號方伯，南摧西抑雄無敵；一朝疾臥牙刁狂，仲父原來死不得。」

晏蛾兒見桓公命絕，痛哭一場。欲待叫喚外人，奈牆高聲不得達；欲待踰牆而出，奈

牆內沒有襯脚之物。左思右想，嘆口氣曰：『吾曾有言：「以死送君。」若殯殮之事，非婦人所知也。』乃解衣以覆桓公之屍，復肩負窗榻二扇以蓋之，權當掩覆之意。向牀下叩頭曰：『君魂且勿遠去，待妾相隨！』遂以頭觸柱，腦裂而死。——賢哉此婦也！——

是夜，小內侍鑽牆穴而入，見寢室堂柱之下，血泊中挺著一個屍首；驚忙而出，報與巫刁二人曰：『主公已觸柱自盡矣。』巫刁二人不信，使內侍輩掘開牆垣，二人親自來看；見是個婦人屍首，大驚。內侍中有認得者指曰：『此晏娥兒也。』再看牙牀之上，兩扇窗榻，掩蓋著個不言不動，無知無覺的齊桓公；嗚呼哀哉！正不知幾時氣絕的？豎刁便商議發喪之事。雍巫曰：『且慢！且慢！必須先定了長公子的君位，然後發喪，庶免爭競。』豎刁以爲然。

當下二人同到長衛姬宮中密奏曰：『先公已薨逝矣，以長幼爲序，合當夫人之子；但先公存日，曾將公子昭囑託宋公，立爲太子，羣臣多有知者，倘聞先公之變，必然輔助太子；依臣等之計，莫若乘今夜倉卒之際，卽率本宮甲士，逐殺太子，而奉長公子卽位，則大事定矣。』長衛姬曰：『我婦人也，惟卿等好爲之。』於是雍巫豎刁各率宮甲數百，殺

入東宮，來擒世子。

且說：世子昭不得入宮問疾，悶悶不悅；是夕方挑燈獨坐，恍惚之間，似夢非夢，見一婦人前來諶曰：『太子還不速走，禍立至矣！妾乃晏蛾兒也，奉先公之命，特來相報。』昭方欲叩之，婦人把昭一推，如墜萬丈深淵；忽然驚醒，不見了婦人。『此兆甚奇，不可不信。』忙呼侍者取行燈相隨，開了便門，步至上卿高虎之家，急扣其門；高虎迎人，問其來意，公子昭訴稱：如此……高虎曰：『主公抱病半月，被奸臣隔絕內外，聲息不通；世子此夢，凶多吉少。夢中口稱：「先公，」主公必已薨逝矣。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世子且宜暫出境外，以防不測。』昭曰：『何處可以安身？』高虎曰：『主公曾將世子囑付宋公，今宜適宋，宋公必能相助。虎乃守國之臣，不敢同世子出奔；吾有門下士崔天，見管東門鎖鑰，吾使人分付開門，世子可乘夜出城也。……』言之未已，閹人傳報：『宮甲圍了東宮！』嚇得世子昭面如土色。高虎使昭變服，與從人一般；羞心腹人相隨，至於東門，傳諭崔天，令開鑰放出世子。崔天曰：『主公存亡未知，吾私放太子，罪亦不免；太子無人侍從，如不棄崔天，願一同奔宋。世子昭大喜曰：『汝若同行，吾之願也！』

「當下開了城門。崔天見有隨身車仗，讓世子登車，自己執轡，望宋國急急而去。」

話分兩頭。却說：巫刁二人，率領宮甲，圍了東宮，遍處搜尋，不見世子昭的蹤影。看看鼓打四更，雍巫曰：「吾等擅闖東宮，不過出其不意；若還遲至天明，被他公子知覺，先據朝堂，大事去矣。不如且歸宮擁立長公子，看羣情如何，再作道理。」豎刁曰：「此言正合吾意。」

二人收甲，未及還宮，但見朝門大開，百官紛紛而集；不過是高氏，國氏，管氏，鮑氏，陳氏，隰氏，南郭氏，北郭氏，閻邱氏……這一班子孫臣庶，其名也不可盡述。這些衆官員聞說巫刁二人，率領許多甲士出宮，料必宮中有變，都到朝房打聽消息；宮內已漏出齊侯凶信了。又聞東宮被圍——不消說得，是奸臣乘機作亂——「那世子是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何面目爲齊臣？」三三兩兩，正商議去救護世子；恰好巫刁二人兵轉，衆官員一擁而前，七嘴八張的，都問道：「世子何在？」雍巫拱手答曰：「世子無虧，今在宮中。」衆人曰：「無虧未曾受命冊立，非吾主也，還我世子昭來！」豎刁仗劍大言曰：「昭已逐去了！今奉先公臨終遺命，立長子無虧爲君；有不從者，劍下誅之！」衆人憤

憤不平，亂嚷亂罵：『都是你這班奸佞，欺死蔑生，擅權廢置！你若立了無虧，吾等誓不爲臣！』大夫管平挺身出曰：『今日先打死這兩個奸臣！除却禍根，再作商議。』手挺牙笏，望豎刁頂門便打；豎刁用劍架住。衆官員却待上前相助，只見雍巫大喝曰：『甲士們今番還不動手，平日養你們何幹？』數百名甲士，各挺器械，一齊發作，將衆官員亂砍，衆人手無兵器，況且寡不敵衆，弱不敵強，如何支架得來？正是：『白玉階前爲戰地，金鑾殿上見閻王。』百官死於亂軍之手者，十分之二，其餘帶傷者甚多，俱亂竄出朝門去了。

再說：豎刁二人，殺散了衆百官，天已大明，遂於宮中扶出公子無虧，至朝堂卽位。內侍們鳴鐘擊鼓，甲士環列兩邊，階下拜舞稱賀者，剛剛只有雍巫豎刁二人。無虧又慚又愧。雍巫奏曰：『大喪未發，羣臣尙未知送舊，安知迎新乎？此事必須召國高二老入朝，方可號召百官，壓服人衆。』無虧准奏，卽遣內侍分頭宣召，右卿國懿仲，左卿高虎——這兩位是周天子所命監國之臣，世爲上卿，羣僚欽服，所以召之——國懿仲與高虎聞內侍將命，知齊侯已死，且不具朝服，卽時披麻帶孝，入朝奔喪。豎刁二人急忙迎住於門外，

謂曰：『今日新君御殿，老大夫權且從吉。』國高二老齊聲答曰：『未殯舊君，先拜新君，非禮也。誰非先公之子，老夫何擇？惟能主喪者，則從之！』巫刁語塞，國高乃就門外望空再拜，大哭而出。無虧曰：『大喪未殯，羣臣又不服，如之奈何？』豎刁曰：『今日之事，譬如搏虎，有力者勝；主上但據住正殿，臣等列兵兩廡，俟公子有入朝者，即以兵劫之。』無虧從其言。長衛姬盡出本宮之甲，凡內侍悉令軍裝；宮女長大有力者，亦湊甲士之數。巫刁各統一半，分布兩廡。不在話下。

且說：衛公子開方，聞巫刁擁立無虧，謂葛贏之子潘曰：『天子昭不知何往，若無虧可立，公子獨不可立乎？』乃悉起家丁死士，列營於右殿。密姬之子商人，與少衛姬之子元共議：『同是先公骨血，江山莫不有分；公子潘已據右殿，吾等同據左殿。世子昭若到，大家讓位；若其不來，把齊國四分均分。元以爲然，亦各起家甲，及平素所養門下之士，成隊而來。公子元列營於左殿，公子商人列營於朝門，相約爲犄角之勢。巫刁畏三公子

之衆，牢把正殿，不敢出攻；三公子又畏巫刁之強，各守軍營，謹防衝突。正是：「朝中成敵國，路上絕行人。」有詩爲證：

「鳳閣龍樓虎豹嘶，紛紛戈甲滿丹墀；分明四虎爭殘肉，那個降心肯伏低？」

其時只有公子雍怕事，出奔秦國去訖，秦穆公用爲大夫。不在話下。

且說：衆官知世子出奔，無所朝宗，皆閉門不出；惟有老臣國懿仲高虎，心如刀刺，只想解結，未得其策。——如此相持，不覺兩月有餘。高虎曰：「諸公子但知奪位，不思治喪，吾今日當以死爭。」國懿仲曰：「子先入言，我則繼之；同捨一命，以報累朝爵祿之恩可也！」高虎曰：「只我兩人開口，濟得甚事？凡食齊祿者；莫非臣子；吾等沿門喚集，同至朝堂，且奉公子無虧主喪何如？」懿仲曰：「立子以長。」立無虧不爲無名。於是分頭四下，招呼羣臣，同去哭靈；衆官員見兩位老大夫做主，放著膽各具喪服，相率入朝。寺貂攔住問曰：「老大夫此來何意？」高虎曰：「彼此相持，無有了期；吾等專請公子主喪而來，無他意也。」貂乃揖虎而進。虎將手一招，國懿仲同羣臣俱入，直至朝堂，告無虧曰：「臣等入聞：「父母之恩，猶天地也。」故爲人子者，生則致敬，死則殯

葬；未聞父死，不殮而爭富貴者。——且君者臣之表，君既不孝，臣何忠焉？今先君已死六十七日矣，尙未入棺；公子雖御正殿，於心安乎？」言罷，羣臣皆伏地痛哭。無虧亦泣下曰：「孤之不孝，罪通於天；孤非不欲成喪禮，其如元等之見逼何？」國懿仲曰：「太子已外奔，惟公子最長；公子若能主喪事，收殮先君，大位自屬。公子元等，雖分據殿門，老臣當以義責之，誰敢與公子爭者？」無虧收淚下拜曰：「此孤之願也。」高虎分付雍巫，仍守殿廡。羣公子但衰麻入臨者，便放入宮；如帶挾兵仗者，卽時拿住正罪。寺貂先至寢宮，安排殯殮。

却說：桓公尸在牀上，日久無人照顧；雖則冬天，血肉狼藉，屍氣所蒸，生蟲如蟻，直散出於牆外。起初衆人尙不知蟲從何來，及入寢室，發開窗榻，見蟲攢屍骨，無不凄慘。無虧放聲大哭，羣臣皆哭。卽日取梓棺盛殮，皮肉皆腐，僅以袍帶裹之，草草而已；惟晏蛾兒面色如生，形體不變。高虎等知爲忠烈之婦，嘆息不已，亦命取棺殮之。高虎等率羣臣奉無虧居主喪之位，衆人各依次哭臨；是夜，同宿於柩側。

却說：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列營在外；見高國老臣，率羣臣喪服入內，不知

何事。後聞桓公已殯，羣臣俱奉無虧主喪，戴以爲君，各相傳語，言：「高國爲主，吾等不能與爭矣！」乃各散去兵衆，俱衰衣入宮奔喪。兄弟相見，各各大哭。當時若無高國說下無虧，此事不知如何結局也？胡曾先生有詩嘆曰：

「違背忠言寵佞臣，致令骨肉肆紛爭；若非高國行和局，白骨堆牀葬不成。」

却說：齊世子昭逃奔宋國，見了宋襄公，哭拜於地；訴以雍巫豎刁作亂之事。其時宋襄公乃集羣臣問曰：「昔齊桓公會以公子昭囑託寡人，立爲太子，屈指十年矣；寡人中心藏之，不敢忘也。今巫刁內亂，太子見逐，寡人欲約會諸侯，共討齊罪，納昭於齊，定其君位而返。此舉若遂，名動諸侯，便可倡率會盟，以紹桓公之伯業。卿等以爲何如？」忽有一大臣出班奏曰：「宋國有三不如齊，焉能伯諸侯乎？」襄公視之，其人乃桓公之長子，襄公之庶兄，因先年讓國不立，襄公以爲上卿，公子目夷字子魚也。襄公曰：「子魚言『三不如齊。』其故安在？」目夷曰：「齊有泰山渤海之險，瑯琊卽墨之饒，我國小土薄，兵少糧稀，一不如也。齊有高國世卿，以幹其國，有管仲，甯戚，隰朋，鮑叔牙，以謀其事，我文武不具，賢才不登，二不如也。桓公北伐山戎，兪兒開道，獵於郊外，委蛇現

形；我今年春正月，五星隕地，俱化爲石，二月又有大風之異，六鷁退飛，此乃上而降下，求進反退之象，三不如也；有此三不如齊，自保且不暇，何暇顧他人乎？」襄公曰：「寡人以仁義爲主，不救遺孤，非仁也；受人囑而棄之，非義也。」遂以納太子昭，傳檄諸侯；約以來年春正月，共集齊郊。

檄至衛國，衛大夫甯速進曰：「立子以嫡，無嫡立長。」禮之常也。無虧年長，且有戍衛之勞；於我有恩，願君勿與。」衛文公曰：「昭已立爲世子，天下莫不知之。夫戍衛，私恩也，立世子公義也；以私廢公，寡人不爲也。」檄至魯國，魯僖公曰：「齊侯託昭於宋，不託寡人；寡人惟知長幼之序矣，若宋伐無虧，寡人當救之。」

周襄王十年，齊公子無虧元年三月，宋襄公親合衛曹邾三國之師，奉世子昭伐齊，屯兵於郊。時雍巫已進位中大夫，爲司馬掌兵權矣；無虧使統兵出城禦敵，寺貂居中調度，高國二卿分守城池。高虎謂國懿仲曰：「吾之立無虧，爲先君之未殯，非奉之也；今世子已至，又得宋助，論理則彼順，較勢則彼強。——且巫刁戕殺百官，專權亂政，必爲齊患。不若乘此除之，迎世子奉以爲君；則諸公子絕覬覦之望，而齊有泰山之安矣。」懿仲曰

：「易牙統兵駐郊，吾召豎刁，託以議事，因而殺之；率百官奉迎世子，以代無虧之位。吾諒易牙無能爲也。」高虎曰：「此計大妙！」乃伏壯士於城樓，託言機密重事，使人請豎刁相會。正是：一做就機關擒猛虎，安排香餌釣鯨魚。」

不知豎刁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楚人伏兵劫盟主

話說：高虎乘雍巫統兵出城。遂伏壯士於城樓，使人請豎刁議事；豎刁不疑，昂然而來。高虎置酒樓中相待，三杯之後，高虎開言：『今宋公糾合諸侯，起大兵送太子到此，何以禦之？』豎刁曰：『已有易牙統兵出郊迎敵矣。』虎曰：『衆寡不敵，奈何？老夫欲借重吾子，以救齊難。』豎刁曰：『刁何能爲？如老大夫有差遣，惟命是聽。』虎曰：『欲借子之頭，以謝罪於宋耳！』刁愕然遽起，虎顧左右喝曰：『還不下手！』壁間壯士突出，執豎刁斬之；虎遂大開城門，使人傳呼曰：『世子已至城外，願往迎者隨我！』國人素惡雍巫豎刁之爲人，因此不附無虧；見高虎出迎世子，無不攘臂樂從，隨行者何止千人。國懿仲入廟，直叩宮門，求見無虧，奏言：『人心思戴世子，相率奉迎；老臣不能阻當，主公宜速爲避難之計。』無虧問：『雍巫豎刁安在？』懿仲曰：『雍巫勝敗未知，刁懿已

爲國人所殺矣。『無虧大怒曰：『國人殺豎刁，汝安得不知？』顧左右欲執懿仲，懿仲奔出朝門；無虧帶領內侍數十人，乘一小車，憤然仗劍，出宮下令，欲發丁壯授甲，親往禦敵。內侍輩東喚西呼，國中無一人肯應；反叫出許多冤家出來。正是：

「恩德終須報，冤仇撒不開；從前作過事，沒與一齊來。」

這些冤家：無非是高氏，國氏，管氏，鮑氏，甯氏，陳氏，宴氏，東郭氏，南郭氏，北郭氏，公孫氏，閻邱氏……衆官員子姓。當初只爲不附無虧，被雍巫，豎刁，殺害的；其家屬人人含怨，個個銜冤。今日聞宋君送太子入國，雍巫統兵拒戰；論其私心，巴不得雍巫兵敗，又怕宋家兵到，別有一番殺戮之慘，大家懷著鬼胎。及聞高老相國殺了豎刁，往迎太子，無不歡喜，都道：『今日天眼方開！』齊帶器械防身，到東門打探太子來信；恰好撞見無虧乘車而至，仇人相見，分外眼睜。一人爲首，衆人相助，各各挺著器械，將無虧圍住。內侍喝道：『主公在此，諸人不得無禮。』衆人道：『那裏是吾主公？』便將內侍亂砍，無虧抵擋不住，急忙下車逃走，亦被衆人所殺，東門鼎沸。却得國懿仲來撫慰一番，衆人方纔分散；懿仲將無虧尸首擡至別館殯殮，一面差人飛報高虎。

再說：雍巫正屯兵東關，與宋相持；忽然軍中夜亂，傳說：『無虧豎刁俱死，高虎相國率領國人，迎接太子昭爲君，吾等不可助逆。』雍巫知軍心已變，心如芒刺；急引心腹數人，連夜逃奔魯國去訖。天明，高虎已到，安撫雍巫所領之衆，直至郊外迎接世子昭，與宋，衛，曹，邾，四國請和。四國退兵，高虎奉世子昭行至臨淄城外，暫停公館；使人報國懿仲整備法駕，同百官出迎。

却說：公子元，公子潘，聞知其事，約會公子商人，一同出郭奉迎新君；公子商人拂然曰：『我等在國奔喪，昭不與哭泣之位；今乃借宋兵威，以少凌長，強奪齊國，於理不順。聞諸侯之兵已退，我等不如各率家甲，聲言爲無虧報仇，逐殺子昭；吾等三人中，憑大臣公議一人爲君，也免得受宋國節制，滅了先公盟主的志氣。』公子元曰：『若然，當奉宮中之令而行，庶爲有名。』乃入宮稟知長衛姬，衛姬泣曰：『汝能爲無虧報仇，我死無恨矣！』卽命糾集無虧舊日一班左右人衆，合著三位公子之黨，同拒世子，豎刁手下亦有心腹，欲爲其主報仇，也來相助，分頭據住臨淄城各門。國懿仲畏四家人衆，將府門緊閉，不敢出頭了。高虎謂世子昭曰：『無虧豎刁雖死，餘黨尙存，况有三公子爲主，閉門

不納，若欲求入；必須交戰；儻戰而不勝，前功盡棄，不如仍走宋國，求救爲上。」世子昭曰：「但憑國老主張。」

高虎乃奉世子昭復奔宋國。宋襄公纔班師及境，見世子昭來到，大驚，問其來意，高虎一一告訴明白。襄公曰：「此寡人班師太早之故也。世子放心，有寡人在，何愁不入臨淄哉？」卽時命大將公孫固增添車馬——先前有衛曹邴三國同事，止用二百乘，今日獨自出車，加至四百乘——公子蕩爲先鋒，華御事爲合後；親將中軍，護送世子，重離宋境，再入齊郊。時有高虎前驅，把關將吏，望見是高相國，卽時開門延入，直逼臨淄下寨。宋襄公見國門緊閉，分付三軍準備攻城器具；城內公子商人謂公子元公子潘曰：「宋若攻城，必然驚動百姓；我等率四家之衆，乘其安息未定，合力攻之。幸而勝，固善；不幸而敗，權且各圖避難，再作區處，強如死守於此。萬一諸侯之師畢集，如之奈何！」元，潘，以爲然，乃於是日夜開城門，各引軍出來劫宋寨；不知虛實，單劫了先鋒公子蕩的前營。蕩措手不及，棄寨而奔；中軍大將公孫固，聞前寨有失，急引大軍來救，後軍華御事，同齊國老大夫高虎，亦各率部下接應。兩下混戰，直至大明。——四家黨羽雖衆，各爲其主

人心不齊，怎當得宋國大兵——當下混戰了一夜，四家人衆，被宋兵殺得七零八落；公子元恐世子昭入國，不免於禍，乘亂引心腹數人，逃奔衛國避難去訖。公子潘，公子商人，收拾敗兵入城；宋兵緊隨其後，不能閉門。崔夭爲世子昭御車，長驅直入；上卿國懿仲聞四家兵散，世子已進城，乃聚集百官，同高虎擁立世子昭卽位。卽以本年爲元年，是爲孝公。孝公嗣位，論功行賞，進崔夭爲大夫。大出金帛，厚犒宋軍；襄公留齊境五日，方纔回宋。時魯僖公起大兵來救無虧，聞孝公已立，中道而返——自此魯齊有隙，不在話下。

再說：公子潘與公子商人計議，將出兵拒敵之事，都推在公子元身上；國高二國老，明知四家同謀，欲孝公釋怨修好，單治首亂雍巫豎刁二人之罪，盡誅其黨，餘人俱赦不問。是秋八月，葬桓公於牛首崗之上，連起三大墳；以晏娥兒附葬於旁，另起一小墳。又爲無虧，公子元之故，將長衛姬少衛姬兩宮內侍宮人，悉令從葬，死者數百人。後至晉永嘉末年，天下大亂；有村人發桓公塚，塚前有水銀池，寒氣觸鼻，人不敢入，經數日其氣漸消。乃牽猛犬入塚中，得金罈數十斛；珠襦玉匣，綵練軍器，不可勝數。塚中骸骨狼籍，

皆殉葬之人也。足知孝公當日葬父之厚矣，亦何益哉？髯仙有詩云：

「疑塚三堆峻似山，金靈玉匣出人間；從來厚蓄多遭發，薄葬須知不是慳。」

* * * * *

話分兩頭，却說：宋襄公自敗了齊兵，納世子昭爲君，自以爲不世奇功；便想號召諸侯，代齊桓公爲盟主。又恐大國難致，先約滕，曹，邾，鄆，小國，爲盟於曹國之南；曹邾二君到後，滕子嬰齊方至。宋襄不許嬰齊與盟，拘之一室；鄆君懼宋之威，亦來赴會，已踰期三日矣。宋襄公問於羣臣曰：「寡人甫倡盟好，鄆小國輒敢怠慢，後期二日；不重懲之，何以立威？」大夫公子蕩進曰：「向者，齊桓公南征北討，獨未服東夷之衆；君欲威中國，必先服東夷，欲服東夷，必用鄆子。」襄公曰：「用之何如？」公子蕩曰：「睢水之次，有神能致風雨，東夷皆立社祠之，四時不缺；君誠用鄆子爲犧牲以祭睢神，不惟神將降福，使東夷聞之，皆謂君能生殺諸侯，誰不聳懼來服？然後藉東夷之力以征諸侯，伯業成矣。」上卿公子目夷諫曰：「不可！不可！古者：『小事不用大牲，』重物命也。况於人乎？夫祭祀，以爲人祈福也；殺人以祈人福，神必不饗。——且國有常祀，宗伯所掌

；睢水河神，不過妖鬼耳！夷俗所祀，君亦祀之，未見君之勝於夷也！而誰肯服之？齊桓公主盟四十年，存亡繼絕，歲有德施於天下；今君纔一舉盟會，而遂戮諸侯以媚妖神，臣見諸侯之懼而叛，我未見其服也！」公子蕩曰：「子魚之言謬矣！君之伯與齊異；齊桓公制國二十餘年，然後主盟，君能待乎？夫緩則用德，急則用威，遲速之序，不可不察也。不同夷，夷將疑我；不懼諸侯，諸侯將玩我；內玩而外疑，何以成伯？昔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旗，」以得天下；此諸侯之行於天子者也，而何有於小國之君？君必用之。」襄公本心急於欲得諸侯，遂不聽目夷之言，使邾文公執鄫子殺而烹之，以祭睢水之神；遣人召東夷君長，俱來睢水會祀。東夷素不習宋公之政，莫有至者。

滕子嬰齊大驚，使人以重賂求釋，乃解嬰齊之囚。曹大夫僖負羈謂曹共公襄曰：「宋躁而虐，事必無成，不如歸也。」共公辭歸，遂不具地主之禮；襄公怒，使人責之曰：「古者國君相見，有脯資餼牽，以修賓主之好；寡君逗遛於君之境上，非一日矣，三軍之衆，向未知主人之所屬，願君圖之。」僖負羈對曰：「夫授館致餼，朝聘之常禮也；今君以公事涉於南鄙，寡人亟於奔命，未及他圖。今君責以主人之禮，寡君愧甚，惟君恕之！」

曹共公遂歸，襄公大怒，傳令移兵伐曹。公子目夷又諫曰：「昔齊桓公會盟之跡，遍於列國，厚往薄來，不責其施，不誅其不及，所以寬人之力，而恤人之情也。曹之缺禮，於君無損，何必用兵？」襄公不聽，使公子蕩將兵車三百乘，伐曹圍其城；僇負羈隨方設備，與公子蕩相持三月，蕩不能取勝。

是時鄭文公首先朝楚，約魯齊陳蔡四國之君，與楚成王爲盟於齊境。宋襄公聞之大驚；一來恐齊魯兩國之中，或有倡伯者，宋不能與爭；二來又恐公子蕩攻曹失利，挫了銳氣，貽笑於諸侯。乃召蕩歸，曹共公亦恐宋師再至，遣人至宋謝罪；自此宋曹和睦如初。

再說：宋襄公一心求伯，見小國諸侯，紛紛不服，大國反遠與楚盟；心中憤急，與公子蕩商議。公子蕩進曰：「當今大國，無過齊楚；齊雖伯主之後，然紛爭方定，國勢未張；楚僭王號，乍通中國，諸侯所畏。君誠不惜卑詞厚幣，以求諸侯於楚，楚必許之；借楚力以聚諸侯，復借諸侯以壓楚，此一時權宜之計也。」公子目夷又諫曰：「楚有諸侯，安肯與我？我求諸侯於楚楚安肯下我？恐爭端從此開矣！」

襄公不以爲然，卽命公子蕩以厚賂如楚，求見楚成王；成王問其來意，許以明年之春

，相會於鹿上之地。公子蕩歸報襄公，襄公曰：「鹿上，齊地，不可不聞之齊侯。」復遣公子蕩如齊修聘，述楚王期會之事，齊孝公亦許之——時宋襄公之十一年，乃周襄王之十二年也。

次年，春，正月，宋襄公先至鹿上，築盟壇以待齊楚之君；二月初旬，齊孝公始至。襄公自負有納孝公之功，相見之間，頗有德色；孝公感宋之德，亦頗盡地主之禮。又二十餘日，楚成王方到，宋齊二君接見之間，以爵爲序。——楚雖僭王號，實是子爵——宋公爲首，齊侯次之，楚子又次之。這是宋襄公定的位次。至期，共登鹿上之壇，襄公毅然以主盟自居，先執牛耳，並不謙讓；楚成王心中不悅，免強受敵。襄公拱手言曰：「茲父忝先代之後，作賓王家；不自揣德薄力微，竊欲修舉盟會之政，恐人心不肅，欲借重二君之餘威，以合諸侯於敝邑之孟地，以秋八月爲期；君若不棄，倡率諸侯，微惠於盟，寡人願世敦兄弟之好。自殷先王以下，咸拜君之賜，豈獨寡人乎？」齊孝公拱手以讓楚成王，成王亦拱手以讓孝公；二君互相推讓，良久不決。襄公曰：「二君若不棄寡人，請同署之。」乃出徵會之牒，不送齊侯，却先送楚成王求署；孝公心中亦懷快快。楚成王舉目觀覽，

牘中敍合語，修會盟之意：『效齊桓公衣裳之會，不以兵車。』牘尾宋公先已署名，楚成王暗暗含笑，謂襄公曰：『諸侯君自能致，何必寡人？』襄公曰：『鄭許久在君之宇下，而陳蔡近者，復受盟於齊；非乞君之靈，懼有異同。寡人是以借重於上國。』楚成王曰：『然則齊君當署，次及寡人可也。』孝公曰：『寡人於宋，猶宇下也；所難致者，上國之威令耳。』楚王笑而署名，以筆受孝公；孝公曰：『有楚不必有齊。寡人流離萬死之餘，幸社稷不隕，得從末畝爲榮；何足重輕，而褻此簡牘爲耶？』堅不肯署。論齊孝公心事，却是怪宋襄公先送楚王求署；識透他重楚輕齊，所以不署。宋襄公自負有恩於齊，却認孝公是衷腸之語，遂收牘而藏之。三君於鹿上又敍數日，丁甯而別。髯仙有詩嘆曰：

「諸侯原自屬中華，何用紛紛乞楚家？錯認同根成一樹，誰知各自有丫叉？」

楚成王既歸，述其事於令尹子文，子文曰：『宋君狂甚，吾王何以徵會許之？』楚王笑曰：『寡人欲主中華之政久矣，恨不得其便耳；今宋公倡衣裳之會，寡人因之以合諸侯，不亦可乎？』大夫成得臣進曰：『宋公爲人好名而無實，輕信而寡謀；若伏甲以劫之，其人可虜也。』楚王曰：『寡人意正如此。』子文曰：『許人以會而復劫之，人謂楚無信』

矣。何以服諸侯？」得臣曰：「宋喜於主盟，必有傲諸侯之心。諸侯未習宋政，莫之與也。却之以示威，却而釋之，又可以示德；諸侯恥宋之無能，不歸楚，將誰歸乎？」夫拘小信而喪大功，非策也。」子文奏曰：「子玉之計，非臣所及。」楚王乃使成得臣，鬬勃，二人爲將，各選勇士五百人，操演聽令，預定却盟之計。不必詳說，下文便見。

且說：宋襄公歸自鹿上，欣然有喜色；謂公子目夷曰：「楚已許我諸侯矣。」目夷諫曰：「楚，蠻夷也；其心不測。君得其口，未得其心；臣恐君之見欺也。」襄公曰：「子魚太多心了！寡人以忠信待人，人其忍欺寡人哉？」遂不聽目夷之言，傳檄徵會；先遣人於孟地築起壇場，增修公館，務極華麗。倉場中儲積芻糧，以待各國軍馬食費。凡獻享犒勞之儀，一一從厚，無不預備。

至秋七月，宋襄公命乘車赴會，目夷又諫曰：「楚強而無義，請以兵車往。」襄公曰：「寡人與諸侯約爲「衣裳之會，」若用兵車，自我約之，自我墮之，異日無以示信於諸

侯矣。目夷曰：『君以乘車全信，臣請伏兵車百乘於三里之外，以備緩急何如？』襄公曰：『子用兵車，與寡人用之何異？必不可！』臨行之際，襄公又恐目夷在國起兵接應，失了他信義，遂要目夷同往；目夷曰：『臣亦放心不下，也要同去。』於是君臣同至會所。楚，陳，蔡，許，曹，鄭，六國之君，如期而至；惟齊孝公心懷快快，魯僖公未與楚通，二君不到。襄公使候人迎接六國諸侯分館安歇，回報：『都用乘車。楚王侍從雖衆，亦是乘車。』襄公曰：『吾知楚不欺吾也！』

太史卜盟日之吉，襄公命傳之各國；先數日，預派定壇上執事人等。是早五鼓，壇之上下，皆設庭燎，照耀如同白日。壇之旁，另有憩息之所，襄公先往以待；陳穆公穀，蔡莊公甲午，鄭文公捷，許僖公業，曹共公襄，五位諸侯，陸續而至，伺候良久矣。天色將明，楚成王熊惲方到；襄公且循地主之禮，揖讓了一番，分左右兩階登壇。右階賓登；衆諸侯不敢僭楚成王，讓之居首，成得臣鬬勃二將相隨，衆諸侯亦各有從行之臣。不必細說。左階主登，單只宋襄公及公子目夷君臣二人。

方纔陞階之時，論個賓主；既登盟壇之上，陳牲歃血，對天矢日，列名載書，便要推

盟主爲尊了。宋襄公指望楚王開口，以目視之，楚王低頭不語；陳，蔡，諸國面面相覷，莫敢先發。襄公忍不住了，乃昂然而出曰：「今日之舉，寡人欲修先伯主齊桓公故業，尊王安民，息兵罷戰，與天下同享太平之福，諸君以爲何如？……」諸侯尙未答應，楚王挺身而前曰：「君言甚善——但不知主盟今屬何人？」襄公曰：「有功論功，無功論爵，更有何言？」楚王曰：「寡人冒爵爲王久矣；宋雖上公，難列王前，寡人告罪占先了。」便立在第一個位次，目夷扯襄公之袖，欲其權且忍耐，再作區處；襄公把個盟主捏在掌中；臨時變卦，如何不惱？包著一肚子氣，不免疾言遽色，謂楚王曰：「寡人徼福先代，忝爲上公；天子亦待以賓客之禮；君言冒爵，乃僭號也，奈何以假王而壓真公乎？」楚王曰：「寡人既是假王，誰教你請寡人來此？」襄公曰：「君之至此，亦是鹿上先有成議非寡人之護約也。」成得臣在旁大喝曰：「今日之事，只問衆諸侯，爲楚來乎？爲宋來乎？」陳蔡各國，平素畏服於楚，齊聲曰：「吾等實奉楚命，不敢不至。」楚王呵呵大笑曰：「宋君更有何說？」襄公見不是頭，欲待與他講理，他又不管理之長短；欲作脫身之計，又無片甲相護；正在躊躇，只見成得臣鬪勃脫去禮服，內穿重鎧，腰間各插小紅旗一面；將旗

向壇下一招——那跟隨楚王人衆，何止千人——一個個俱脫衣露甲，手執兵器，如蜂攢蟻聚，飛奔上壇。各國諸侯，俱嚇得魂不附體；成得臣先把宋襄公兩袖緊緊捻定，同鬪勃指揮衆軍士，擄掠壇上所陳設玉帛器皿之類，一班執事，亂竄奔逃。宋襄公見公子目夷緊緊在傍，低聲謂曰：『悔不聞子言，以至如此！速歸守國，勿以寡人爲念。』目夷料想跟隨無益，乃乘亂逃回。

不知宋襄公如何脫身？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齊姜氏乘醉遣夫

話說：楚成王假飾乘車赴會，跟隨人衆，俱是壯丁；內穿暗甲，身帶暗器。——都是成得臣鬪勃選練來的——好不勇猛。又遣蔣呂臣，鬪般，二將，統領大軍，隨後而進。準備大大廝殺。宋襄公全然不知，墮其圈套。正是：「沒心人遇有心人，要脫身時難脫身」了！楚王拿住了襄公，衆甲士將公館中所備獻享犒勞之儀，及倉中積粟，擄掠一空；隨行車乘，皆爲楚有。陳，蔡，鄭，許，曹；五位諸侯，人人悚懼，誰敢上前說個方便。楚成王邀衆諸侯至於館寓，面數宋襄公六罪曰：「汝伐齊之喪，擅行廢置，一罪也；滕子赴會稍遲，輒加紮辱，二罪也；用人代牲，以祭淫鬼，三罪也；曹缺地主之儀，其事甚小，汝乃恃強闖之，四罪也；以亡國之餘，不能度德量力，天象示戒，猶思圖伯，五罪也；求諸侯於寡人，而妄自尊大，全無遜讓之禮，六罪也；天奪其魄，單車赴會。寡人今日統甲車

千乘，戰將千員，踏碎睢陽城，爲齊郢各國報仇！諸君但少駐車駕，看寡人取宋而回，更與諸君痛飲十日方散。」衆諸侯莫不唯唯。襄公頓口無言，似木雕泥塑一般，與多著兩行珠淚。須臾，楚國大兵俱集——號曰千乘，實五百乘——楚成王賞勞了軍士，拔寨都起，帶了宋襄公，殺向睢陽城來。列國諸侯，奉楚王之命，俱屯孟地，無敢歸者。史官有詩譏宋襄之失：

「無端媚楚反遭殃。引得睢陽做戰場；昔日齊桓曾九合。何嘗容楚近封疆？」

却說：公子目夷自孟地盟壇逃回本國，向司馬公孫固說知宋公被劫一事；「楚兵旦暮且到，速速調兵，登陴把守！」公孫固曰：「國不可一日無君，公子須暫攝君位；然後號令賞罰，人心始肅。」目夷附公孫固之耳曰：「楚人執我君以伐我，有挾而求也；必須如此如此……楚人必放吾君歸國。」固曰：「此言甚當。」乃向羣臣言。「吾君未必能歸矣！我等宜推戴公子目夷，以主國事。」羣臣知目夷之賢，無不欣然；公子目夷告於大廟，南面攝政。三軍用命，銜柝嚴明；睢陽各路城門，把守得鐵桶相似。方纔安排停當，楚王大軍已到，立住營寨，使將軍鬬勃向前打話，言：「爾君已被我拘執在此，生殺在吾手；

早早獻土納降，保全汝君性命。」公孫固在城樓答曰：「賴社稷神靈，國人已立新君矣；生殺任你，欲降不可得也。」鬬勃曰：「汝君見在安得復立一君乎？」公孫固曰：「立君以主社稷也，無主安得不立新君？」鬬勃曰：「某等願送汝君歸國，何以相酬？」公孫固曰：「故君被執，已辱社稷，雖歸亦不得爲君矣。歸與不歸，惟楚所命；若要決戰，我城中甲車未曾損折，情願決一死敵。」鬬勃見公孫固答言硬擢，回報楚王；楚王大怒，嗚教攻城，城上矢石如雨，楚兵多有損傷。連攻三日，乾折便宜，不能取勝。楚王曰：「彼國既不用宋君，殺之何如？」成得臣對曰：「王以殺鄫子爲宋罪，今殺宋公，是效尤也；殺宋公猶殺匹夫耳，不能得宋，而徒取怨，不如釋之。」楚王曰：「攻宋不下，又釋其君，何以爲名？」得臣對曰：「臣有計矣！今不與孟之會者，惟齊魯二國；齊與我已兩次通好，且不必較；魯禮義之邦，一向輔齊定伯，目中無楚。若以宋之俘獲獻魯，請魯君於亳都相會，魯見宋俘，必恐懼而來。魯宋是葵邱同盟之人，况魯侯甚賢，必然爲宋求請；我因以爲魯君之德，是我一舉而兼得宋魯也。」楚王鼓掌大笑曰：「子玉真有見識！」乃退兵屯於亳都，用宜申爲使，將鹵獲數車如曲阜獻捷。其書云：

「宋公傲慢無禮，寡人已幽之於亳，不敢擅功，謹獻捷於上國。望君辱臨，同決其獄。」

魯僖公覽書，大驚，正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明知楚使獻捷，詞意誇張，是恐喝之意；但魯弱楚強，若不往會，恐其移師來伐，悔無及矣。乃厚待宜申，先發回書，馳報楚王，言曰：「魯侯如命，即日赴會。」魯僖公隨後發駕，大夫仲遂從行，來至亳都；仲遂因宜申先容，用私禮先見了成得臣，囑其於楚王前。每事方便。得臣引魯僖公與楚成王相見，各致敬慕之意。其時，陳，蔡，鄭，許，曹，五位諸侯，俱自孟地來會——和魯僖公共是六位——聚於一處商議。鄭文公開言，欲尊楚王爲盟主；諸侯囁嚅未應，魯僖公奮然曰：「盟主須仁義布聞，人心悅服；今楚王恃兵車之衆，襲執上公，有威無德，人心疑懼。吾等與宋，俱有同盟之誼；若坐視不救，惟知奉楚，恐被天下豪傑恥笑。楚若能釋宋公之囚，終此盟好，寡人敢不惟命是聽。」衆諸侯皆曰：「魯侯之言甚善。」仲遂將這話私告於成得臣，得臣轉聞於楚王；楚王曰：「諸侯以盟主之義責寡人寡人其可違乎？乃於亳郊更築盟壇，期以十二月癸丑日，歃血要神，同赦宋罪。」

約會且定，先一日，將宋公釋放，與衆諸侯相見；宋襄公且羞且憤，滿肚不樂，却又不得向諸侯稱謝。至日，鄭文公拉衆諸侯，敦請楚成王登壇主盟，成王執牛耳，宋魯以下，次第受歃。襄公敢怒而不敢言。事畢，諸侯各散。

宋襄公訛聞公子目夷已卽君位，將奔衛以避之；公子目夷遣使已到，致詞曰：『臣所以攝位者，爲君守也；國固君之國，何爲不入？』須臾，法駕齊備，迎襄公以歸，目夷退就臣列。胡曾先生論：『襄公之釋，全虧公子目夷定計。神閒氣定，全不以舊君爲意；若手忙脚亂，求歸襄公，楚益視爲奇貨，豈肯輕放？』有詩讚云：

「金注何如瓦注奇？新君能解舊君圍；爲君守位乃推位，千古賢名誦目夷。」

又有詩說：『六位諸侯，公然媚楚求寬；明明把中國操縱之權，授之於楚。楚目中尙有中國乎？』詩云：

「從來兔死自狐悲，被劫何人却是誰？用夏媚夷全不恥，還誇釋宋得便宜。」

宋襄公志欲求伯，被楚人捉弄一場，反受大辱；怨恨之情，痛入骨髓。但恨力不能報

又怪鄭伯倡議，尊楚王爲盟主，不勝其憤。正要與鄭國作對。時周襄王之十四年春三月，鄭文公如楚行朝禮；宋襄公聞之大怒，遂起傾國之兵，親討鄭罪。使上卿公子目夷輔世子王臣居守。目夷諫曰：『楚、鄭方睦，宋若伐鄭，楚必救之；此行恐不能取勝，不如修德待時爲上。』大司馬公孫固亦諫。襄公怒曰：『司馬不願行，寡人將獨往！』固不敢復言，遂出師伐鄭；襄公自將中軍，公孫固爲副，大夫藥僕伊華秀老公子蕩向營守……等皆從行。

諜人報知鄭文公，文公大驚，急遣人告急於楚。楚成王曰：『鄭事我如父，宜亟救之！』成得臣進曰：『救鄭不如伐宋，』楚成王曰：『何故？』得臣對曰：『宋公被執，國人已破膽矣。今復不自量，以大兵伐鄭，其國必虛；乘虛而擣之，其國必懼，此不待戰而知勝負者也。若宋還而自救，彼亦勞矣；以逸制勞，安往而不得志耶？』楚王以爲然，卽命得臣爲大將，鬬勃副之，與兵伐宋；宋襄公正與鄭相持，得了楚兵之信，兼程而歸。列營於泓水之南，以拒楚。成得臣使人下戰書，公孫固謂襄公曰：『楚師之來，爲救鄭也；吾以釋鄭謝楚，楚必歸。不可與戰。』襄公曰：『昔齊桓公與兵伐楚，今楚來伐而不與戰

何以繼桓公之業乎？」公孫固又曰：「臣聞：『一姓不再興，』天之棄商久矣！君欲興之，得乎？——且吾之甲不如楚堅，兵不如楚利，人不如楚強；宋人畏楚如畏蛇蝎，君何恃以勝楚？」襄公曰：「楚兵甲有餘，仁義不足；寡人兵甲不足，仁義有餘。昔武王虎賁三千，而勝殷億萬之衆，惟仁義也。以有道之君，而避無道之臣，寡人雖生不如死矣！」乃批戰書之尾：「約以十一月朔日，交戰於泓陽。」命建大旗一面於輅尾，旗上寫「仁義」二字。公孫固暗暗叫苦，私謂藥僕伊曰：「戰主殺而言仁義，吾不知君之仁義何在也？天奪君魄矣，竊爲危之！吾等必戒慎其事，毋致喪國足矣。」至期，公孫固未雞鳴而起，請於襄公，嚴陣以待。

且說：楚將成得臣屯兵於泓水之北，鬬勃請：「五鼓濟師，防宋人先布陣以扼我。」得臣笑曰：「宋公專務迂闊，全不知兵；吾早濟早戰，晚濟晚戰，何所懼哉？」天明，甲乘始陸續渡水，公孫固請於襄公曰：「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輕；我今乘其半渡，突前擊之，是吾以全軍而制楚之半也。若令皆濟，楚衆我寡，恐不敵奈何？」襄公指大旗曰：「汝見「仁義」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陣，豈有半濟而擊之理？」公孫固又暗暗叫苦。

須臾，楚兵盡濟，成得臣服瓊弁。結玉纓，繡袍軟甲，腰掛雕弓，手執長鞭，指揮軍士，東西布陣；氣宇昂昂，旁若無人。公孫固又請於襄公曰：『楚方布陣，尙未成列，急鼓之必亂。』襄公唾其面曰：『咄！汝貪一擊之利，不顧萬世之仁義耶？寡人堂堂之陣，豈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公孫固又暗暗叫苦。

楚兵陣勢已成，人強馬壯，漫山遍野，宋兵皆有懼色；襄公使軍中發鼓，楚軍中亦發鼓。襄公自挺長戈，帶著公子蕩向營守二將，及門官之衆，催車直冲楚陣。得臣見來勢兇猛，暗傳號令，開了陣門，只放襄公一隊車騎進來；公孫固隨後趕上護駕，襄公已殺入陣內去了。只見一員上將，攔住陣門，口口聲聲，叫道：『有本事的快來決戰！——那員將乃鬪勃也——公孫固大怒，挺戟直刺鬪勃，勃卽舉刀相迎；兩下交戰，未及二十合，宋將藥僕伊引軍來到，鬪勃微有著忙之意。恰好陣中又冲出一員上將，蔣氏呂臣，各接住藥僕伊廝殺；公孫固乘忙，覷個方便，撥開刀頭，馳入楚軍。鬪勃提刀來趕，宋將華秀老又到，牽住鬪勃；兩對兒在陣前廝殺。公孫固在楚陣中，左冲右突，良久望見東北角上甲士如林，圍裹甚緊；疾驅赴之，正遇宋將向營守，流血被面。急呼曰：『司馬可速來救主！』

公孫固隨著訾守，殺入重圍。只見門官之衆，一個個身帶重傷，兀自與楚軍死戰不退。原來襄公待下人極有恩，所以門官皆盡死力；楚軍見公孫固英勇，稍稍退却。公孫固上前看時，公子蕩要害被傷，臥於車下；「仁義」大旗，已被楚軍奪去了。

襄公身被數創，右股中箭，射斷膝筋，不能起立；公子蕩見公孫固到來，張目曰：「司馬好扶主公，吾死於此矣！」言訖而絕。公孫固感傷不已，扶襄公於自己車上；以身蔽之，奮勇殺出，向訾守爲後殿。門官等一路擁衛，且戰且走；比及脫離楚陣，門官之衆，無一存者。宋之甲車，十喪八九。藥僕伊華秀老，見宋公已離虎穴，各自逃回；成得臣乘勝追之，宋軍大敗，輜重器械，委棄殆盡。公孫固同襄公連夜奔回，宋兵死者甚衆；其父母妻子，皆相訕於朝外。怨襄公不聽司馬之言，以致於敗。襄公聞之，嘆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寡人將以「仁義」行師，豈效此乘危扼險之舉哉？」舉國無不譏笑。後人相傳，以爲：「宋襄公行仁義，失衆而亡。」正指戰泓之事。髯翁有詩嘆云：

「不恤滕鄆恤楚兵，甯甘傷股博虛名；宋襄若可稱仁義，盜跖文王兩不明！」

楚兵大獲全勝，復渡泓水，奏凱而還。

方出宋界，哨馬報：『楚王親率大軍接應，見屯柯澤。』得臣卽於柯澤謁見楚王獻捷。楚成王曰：『明日鄭君將率其夫人，至此勞軍，當大陳俘馘以誇示之。』原來鄭文公的夫人芊氏，正是楚成王之妹，是爲文芊；以兄妹之親，駕了輜輶，隨鄭文公至於柯澤，相會楚王，楚王示以俘獲之盛，鄭文公夫婦稱賀；大出金帛，犒賞三軍。鄭文公敦請楚王來日赴宴。

次早，鄭文公親自出郭，邀楚王進城，設享於太廟之中，行九獻禮，比於天子；食品數百，外加籩豆六器。宴享之侈，列國所未有也。文芊所生二女；曰伯芊，叔芊，未嫁在室；文芊又率之以甥禮見舅，楚王大喜。鄭文公同妻女更番進壽，自午至戌，喫得楚王酩酊大醉；楚王謂文芊曰：『寡人領情過厚，已踰量矣！妹與二甥，送我一程何如？』文芊曰：『如命。』鄭文公送楚王出城，先別；文芊及二女，與楚王並駕而行，直至軍營。原來楚王看上了二甥美貌，是夜拉入寢室，遂成枕席之歡；文芊傍徨於帳中，一夜不寐。然畏楚王之威，不敢出聲。以舅納甥，真禽獸也！次日，楚王將軍獲之半，贈於文芊；載其二女以歸，納之後宮。鄭大夫叔詹嘆曰：『楚王其不得令終乎！享以成禮，禮而無別，』

是不終也。』

且不說楚宋之事，再表晉公子重耳，自周襄王八年適齊，至襄王十四年，前後留齊共七年了。遭桓公之變，諸子爭立，國內大亂；及至孝公嗣位，又反先人之所爲，附楚仇宋，紛紛多事，諸侯多與齊不睦。趙衰等私議曰：『吾等適魯，謂伯主之力，可借以圖復也；今嗣君失業，諸侯皆叛，此其不能爲，公子謀亦明矣。不如更適他國，別作良圖。』乃相與見公子，欲言其事；公子重耳溺愛齊姜，朝夕歡宴，不問外事。衆豪傑伺候十日，尙不能見。魏犢怒曰：『吾等以公子有爲，故不憚勞苦，執鞭從遊，今留齊七載，儉安情志，日月如流，吾等十日不能一見，安能成其大事乎？』狐偃曰：『此非聚談之處，諸君都隨我來。』乃共出東門外里許，其地名曰桑陰——一望都是老桑，綠蔭重重，日色不至——趙衰等九位豪傑，打一團兒席地而坐。趙衰曰：『子犯計將安出？』狐偃曰：『公子之行，在我而已。我等商議停妥，預備行裝，一等公子出來，只說邀他郊外打獵，出了齊城

大家齊心却他上路便了。但不知此行，得力在於何國？」趙衰曰：「宋方圖伯，且其君好名之人，盍往投之？如不得志，更適秦楚，必有遇焉。」狐偃曰：「吾與公孫司馬有舊，且看如何？」衆人商議許久方散。

只道幽僻之處，無人知覺；却不道：「若要不知，除非莫說；若要不知，除非莫作。」其時姜氏的婢妾十餘人，正在樹上採桑餵蠶。見衆人齊坐議事，停手而聽之；盡得其語。回宮時如此恁般……都述於姜氏知道。姜氏喝道：「那有此話，不得亂道！」乃命蠶妾十餘人，幽之一室；至夜半盡殺之，以滅其口。推公子重耳起，告之曰：「從者將以公子更適他國，有蠶妾聞其謀，吾恐洩漏其機，或有阻當；今已除却矣，公子宜早定行計。」重耳曰：「人甚安樂，誰知其他？吾將老此，誓不他往！」姜氏曰：「自公子出亡以來，晉國未有甯歲。夷吾無道，兵敗身辱；國人不悅，鄰國不親，此天所以待公子也。公子此行，必得晉國，萬勿遲疑！」重耳迷戀姜氏猶弗肯；次早，趙衰狐偃白季魏犢四人，立宮門之外，傳語：「請公子郊外射獵。」重耳尙高臥未起，使宮人報曰：「公子偶有微恙，尙未梳櫛，不能往也。」

齊姜聞言，急使人單召狐偃入宮。姜氏屏去左右，問其來意。狐偃曰：「公子向在翟國，無日不馳車驟馬，伐狐擊兔，今在齊久不出獵，恐其四肢懈惰，故來相請，別無他意。」姜氏微笑曰：「此番田獵，非宋即秦楚耶？」狐偃大驚曰：「一獵安得如此之遠？」姜氏曰：「汝等欲劫公子逃歸，吾已盡知，不得諱也。吾夜來亦曾苦勸公子，奈彼執意不從。今晚吾當設宴，灌醉公子，汝等以車夜載出城，事必諧矣。」狐偃頓首曰：「夫人割房闈之愛，以成公子之名，賢德千古罕有！」狐偃辭出，與趙衰等說知其事。凡車馬人衆，鞭刀糗糲之類，收拾一一完備；趙衰狐毛……等先押往郊外停泊，只留狐偃魏犢顛頡三人，將小車二乘，伏於宮門左右，專等姜氏送信，即便行事。正是：「要爲天下奇男子，須歷人間萬里程。」

是晚，姜氏置酒宮中，與公子把盞；重耳曰：「此酒爲何而設？」姜氏曰：「知公子有四方之志，特具一杯，餞行耳。」重耳曰：「人生如白駒過隙，苟可適志，何必他求？」姜氏曰：「縱欲懷安，非丈夫之事也；從者乃忠謀，子必從之。」重耳勃然變色，攔杯不飲。姜氏曰：「子真不欲行乎？抑誑妾也？」重耳曰：「吾不行！誰誑汝？」姜氏帶將

言曰：『行者，公子之志，不行者，公子之情；此酒爲餞公子，今且以留公子矣！願與公子盡歡可乎？』重耳大喜，夫婦交酢，更使侍女歌舞進觴。重耳已不勝飲，再四強之，不覺酩酊大醉，倒於席上。姜氏覆之以衾，使人召狐偃；狐偃知公子已醉，急引魏犢顛頡二人入宮，和衾連席，擡出宮中。先用重褥襯貼，安頓車上停當；狐偃拜辭姜氏，姜氏不覺淚流。有詩爲證：

「公子貪歡樂，

佳人慕遠行；

要成鴻鵠志，

生割鳳鸞情。」

狐偃等催遣小車二乘，趕黃昏離了齊城，與趙衰等合做一處，連夜驅馳；約行五六十里，但聞得鷄聲四起，東方微白。重耳方纔在車兒上翻身，喚宮人取水解渴；時狐偃執轡在傍，對曰：『要水須待天日。』重耳自覺搖動不安，曰：『可扶我下床。』狐偃曰：『非床也，車也。』重耳張目曰：『汝爲誰？』對曰：『狐偃。』重耳心下恍然，知爲偃等所算；推衾而起，大罵子犯：『汝等如何不通知我出城？意欲何爲？』狐偃曰：『將以晉國奉公子也。』重耳曰：『未得晉，先失齊，吾不願行！』狐偃誑曰：『離齊已百里矣；齊侯知公子之逃，必發兵來追，不可復也。』重耳勃然發怒；見魏犢執戈侍衛，乃奪其戈

以刺狐偃。

不知死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秦懷嬴重婚公子

諛說：公子重耳怪狐偃用計去齊，奪魏嬖之戈以刺偃；偃急忙下車走避，重耳亦跳下車挺戈逐之。趙衰，曰季，狐射姑，介子推……等一齊下車解勸；重耳投戟於地，恨恨不已。狐偃叩首請罪曰：「殺偃以成公子，偃死愈於生矣！」重耳曰：「此行有成則已，如無所成，吾必食舅氏之肉！」狐偃笑而答曰：「事若不濟，偃不知死在何處，焉得與爾食之？如其克濟，子當列鼎而食，偃肉腥臊，何足食！」趙衰等並進曰：「某等以公子負大有爲之志，故舍骨肉，棄鄉里，奔走道途，相隨不舍，亦望垂功名於竹帛耳；今晉君無道，國人孰不願戴公子爲君？公子自不求入，誰走齊國而迎公子者？今日之事，實出吾等公議，非子犯一人之謀，公子勿錯怪也。」魏犢亦厲聲曰：「大丈夫當努力成名，聲施後世；奈何戀戀兒女子目前之樂而不思終身之計耶！」重耳改容曰：「事旣如此，

惟諸君命。』狐毛進乾糧，介子推捧水以進；重耳與諸人各飽食，盪叔等割草飼馬，重施銜勒，再整輪轅，望前進發。有詩爲證：

「鳳脫雞羣翔萬仞，虎離豹穴奔千山，要知重耳能成伯，只在周遊列國間。」

不一日，行至曹國。却說：曹共公爲人專好遊嬉，不理朝政；親小人遠君子，以諛佞爲腹心，視爵位如糞土。朝中服赤芾乘軒車者，三百餘人；皆里巷市井之徒，脅肩諂笑之輩。見晉公子帶領一班豪傑到來，正是「薰蕕不同器」了！惟恐其久留曹國，都阻擋曹共公不要延接他。大夫僂負羈諫曰：「晉曹同姓，公子窮而過我，宜厚禮之。」曹共公曰：「曹，小國也，而居列國之中；子弟往來，何國無之？若一一待之以禮，則國微費重，何以支吾？」負羈又曰：「晉公子賢德聞於天下，且重瞳駢脇，大貴之徵，不可以尋常子弟視也。」曹共公一團稚氣，說賢德他也不管；說到重瞳駢脇，便道：「重瞳寡人知之，未知駢脇如何？」負羈對曰：「駢脇者，駢脇骨相合如一，乃異相也。」曹共公曰：「寡人不信，姑留館中，俟其浴而觀之。」乃使館人自延公子進館，以水飯相待；不致餽，不設享，不講賓主之禮。重耳怒而不食。館人進澡盆請浴，重耳道路膾臙，正想洗滌塵垢，乃

解衣就浴。曹共公與嬖幸數人，微服至館，突入浴室，迫近公子看他的駢脇；言三語四，嘈雜一番而去。狐偃等聞有外人，急忙來看，猶聞嬉笑之聲；詢問館人，乃曹君也。君臣無不愠怒。

却說：僖負羈諫曹伯不聽，歸到家中，其妻呂氏迎之，見其面有憂色，問：「朝中何事？」負羈以：「晉公子過曹，曹君不禮爲言。」呂氏曰：「妾適往郊外採桑，正值晉公子車從過去；妾觀晉公子猶未的，但從行者數人，皆英傑也！吾聞「有其君者，必有其臣；有其臣者，必有其君」。以從行諸子觀之，晉公子必能光復晉國；此時與兵伐曹，玉石俱焚，悔之無及。曹君既不聽忠言，子當私自結納可也。妾已備下食品數盤，可藏白璧於中，以爲贄見之禮，結交在未遇之先，子宜速往！」僖負羈從其言。夜叩公館，重耳腹中方餒，含怒而坐，聞曹大夫僖負羈求見饋殮，乃召之入。負羈再拜，先爲曹君請罪，然後述自家致敬之意，重耳大悅，嘆曰：「不意曹國有此賢臣！亡人幸而反國，當圖相報！」重耳進食，得盤中白璧，謂負羈曰：「大夫惠顧亡人，使不飢餓於土地足矣，何用重賄？負羈曰：「此外臣一點敬心，公子萬乞勿棄。」重耳再三不受，負羈退；嘆曰：「晉公子窮困

如此，而不貪吾璧，其志不可量也！」次日，重耳卽行，負羈私送出城十里方回。史官有詩云：

「錯看龍虎作狐狸，盲眼曹共識見微；堪嘆乘軒三百輩，無人及得負羈妻！」

重耳去曹適宋，狐偃前驅先到，與司馬公孫固相會。公孫固曰：「寡君不自量，與固爭勝，公敗股傷，至今病不能起；然聞公子之名，向慕久矣，必當掃除館舍，以候車駕。」公孫固入告於宋襄公，襄公正恨楚國，日夜求賢人相助，以爲報仇之計；聞晉公子遠來——晉乃大國，公子又有賢名——不勝之喜，其奈傷股未痊，難以面會；隨命公孫固郊迎授館，待以國君之禮，饋之七牢。次日，重耳欲行，公孫固奉襄公之命，再三請其寬留；私問狐偃：「當初齊桓公如何相待？」偃備細告以納姬贈馬之事。公孫固問復宋公，宋公曰：「公子昔年已婚宋國矣，納女吾不能，馬則如數可也。」亦以馬二十乘相贈。重耳感激不已。住了數日，饋問不絕；狐偃見宋襄公病體沒有痊好之期，私與公孫固商議復國一事。公孫固曰：「公子若憚風塵之勞，敵邑雖小，亦可以息足，如有大志，敵邑新遭喪敗，力不能振。更求他大國，方可濟耳。」狐偃曰：「子之言肺腑也！」卽日告知公子，束裝

起程。宋襄公開公子欲行，復厚贈資糧衣履之類，從人無不歡喜。

自晉公子去後，襄公壽瘡日甚一日，不久而薨。臨終，謂世子王臣曰：「吾不聽子魚之言，以及於此！汝嗣位，當以國委之。楚，大仇也，世世勿與通好！晉公子若返國，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合諸侯；吾子孫謙事之，可以少安。」王臣再拜受命。襄公在位十四年薨，王臣主喪卽位，是爲成公。髡仙有詩論：「宋襄公德力俱無，不當立於五伯之內。」詩云：

「一事無成身死傷，但將迂語自稱揚；腐儒全不稽名實，五伯猶然列宋襄。」

再說：重耳去宋，將至鄭國，早有人報知鄭文公，文公謂羣臣曰：「重耳叛父而逃，列國不納，屢至飢餓，此不肖之人，不必禮之！」上卿叔詹諫曰：「晉公子有三助，乃天祐之人，不可慢也。」鄭伯曰：「何爲三助？」叔詹對曰：「同姓爲婚，其類不蕃。」今重耳乃狐女所生，狐與姬同宗而生重耳，處有賢名，出無禍患，此一助也；自重耳出亡，國家不靖，豈非天意有待治國之人乎？此二助也；趙衰，狐偃，皆當世英傑，重耳得而

臣之，此三助也；有此三助，君其禮之。禮同姓，恤困窮，尊賢才，順天命，四者皆美事也。」鄭伯曰：「重耳且老矣，是何能爲？」叔詹對曰：「君若不能盡禮，則請殺之，毋留仇讎以遺後患。」鄭伯笑曰：「大夫之言甚矣！既使寡人禮之，又使寡人殺之；禮之何恩？殺之何怨？」乃傳令門官，閉門勿約。

重耳見鄭不相延接，遂驅車竟過，行至楚國，謁見楚成王；成王亦待以國君之禮，設享九獻，重耳謙讓不敢當。趙衰侍立，謂公子曰：「公子出亡在外，十餘年矣；小國猶輕慢，况大國乎？此天命也，子勿讓。」重耳乃受其享；終席，楚王恭敬不衰，重耳言詞亦愈遜。——由此兩人甚相得，重耳遂安居於楚，

一日，楚王與重耳獵於雲夢之澤，楚王賣弄武藝，連射一鹿一兔，俱獲之，諸將皆伏地稱賀；適有人熊一頭，衝車而過。楚王謂重耳曰：「公子何不射之？」重耳拈弓搭箭，暗暗祝禱：「某若能歸晉爲君，此箭去中其右掌！」噫的一箭。正穿右掌之上，軍士取熊以獻。楚王驚服曰：「公子真神箭也！」須臾，圍場中發起喊來，楚王使左右視之，回報道：「山谷中趕出一獸，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頭似獅，其足似虎，其髮如豺，其鬣似

野豕，其尾似牛，其身大於馬，其文黑白斑駁；劍戟刀箭，俱不能傷；嚼鐵如泥，車軸裹鐵，俱被啃食，矯捷無倫，人不能制，以此喧鬧。」楚王謂重耳曰：「公子生長中原，博聞多識，必知此獸之名。」重耳回顧趙衰，衰前進曰：「臣能知之，此獸其名曰『獮』，乘天地之金氣而生；頭小足卑，好食銅鐵，便溺所至，五金見之，皆消化爲水。其骨實無髓，可以代槌；取其皮爲褥，能辟瘧去濕。」楚王曰：「然則何以制之？」趙衰曰：「皮肉皆鐵所結，惟鼻孔中有虛竅，可以純鋼之物制之，或以火炙立死；金性畏火故也。」

言畢，魏犢厲聲曰：「臣不用兵器，活擒此獸，獻於駕前。」跳下車來，飛奔去了。楚王謂重耳曰：「寡人與公子同往觀之。」卽命馳車而往。

且說：魏犢趕入西北角園中。一見那獸，便揮拳連擊幾下；那獸全然不怕，大叫一聲，如牛鳴之響，直立起來，用舌一舐，將魏犢腰間鑿金銜帶舐去一段。魏犢大怒曰：「業畜不得無禮！」聳身一躍，離地約五尺許；那獸就地打一滾，又蹲在一邊。魏犢心中愈怒，再復躍起；趁這一躍之勢，用盡平生威力，騰身跨在那獸身上，雙手將他項子抱住。那獸奮力躑躅，魏犢隨之上下，只不放手；掙扎多時，那獸力勢漸衰，魏犢兇猛有餘，兩臂

抱持愈緊。那獸頂子被勒，氣塞不通，全不動彈；魏犢乃跳下身來，再舒銅筋鐵骨這只臂膊，將那獸的象鼻，一手捻定，如牽犬羊一般，直至二君之前。真虎將也！趙衰命軍士取火熏其鼻端，火氣透入，那獸便軟做一堆；魏犢方纔放手，拔起腰間寶劍砍之，劍光迸起，獸毛亦不損傷。趙衰曰：『欲殺此獸取皮，亦當用火圍而炙之。』楚王依其言，那獸皮肉如鐵，經四圍火炙，漸漸柔軟，可以開剝。楚王曰：『公子相從諸傑，文武俱備，吾國中萬不及一也！』時楚將成得臣在傍。頗有不服之意，即奏楚王曰：『吾主誇晉臣之武，臣願與之比較。』楚王不許曰：『晉君臣，客也，汝當敬之。』是日獵罷，會飲大歡。楚王謂重耳曰：『公子若返晉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子女玉帛，君所餘也；羽毛齒革，則楚地之所產。何以報君王？』楚王笑曰：『雖然，必有所報？寡人願聞之。』重耳曰：『若以吾王之靈，得復晉國，願同歡好以安百姓；倘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於平原廣澤之間，請避君王三舍。——按行軍三十里一停，謂之一舍，三舍九十里，言異日晉楚交兵，當退避三舍，不敢即戰，以報楚相待之恩。——』

當日飲罷，楚將成得臣怒言於楚王曰：『王遇晉公子甚厚，今重耳出言不遜，異日歸

晉，必負楚恩，臣請殺之。」楚王曰：「晉公子賢，其從者皆國器，似有天助；楚其敢違天乎？」得臣曰：「主卽不殺重耳，且拘留狐偃趙衰數人，勿令與虎添翼。」楚王曰：「留之不爲吾用，徒取怨焉；寡人方施德於公子以怨易德非計也。」於是待晉公子益厚。

話分兩頭，却說：周襄王十五年，實晉惠公之十四年；是歲惠公抱病在身，不能視朝。其太子圉，久質秦國，圉之母家，乃梁國也。梁君無道，不恤民力，日以築鑿爲事；萬民嗟怨，往往流徙入秦，以逃苛役。秦穆公乘民心之變，命百里奚與兵襲梁滅之，梁君爲亂民所殺，太子圉聞梁見滅，嘆曰：「秦滅我外家，是輕我也！」遂有怨秦之意。及聞惠公有疾，思想：「隻身在外，外無哀憐之交，內無腹心之援；萬一君父不測，諸大夫更立他公子，我終身客死於秦，與草木何異？不如逃歸侍疾，以安國人之心。」乃夜與其妻懷嬴，枕席之間，說明其事：「我如今欲不逃歸，晉國非我之有；欲逃歸，又割捨不得夫婦之情，你可與我同歸晉國，公私兩盡。」懷嬴泣下對曰：「子一國太子乃拘辱於此，其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巾櫛，欲以固子之心也，今從子而歸，背棄君命，妾罪大矣！子自擇便，勿與妾言，妾不敢從，亦不敢洩子之語於他人也。」太子圉遂逃歸於晉。

秦穆公聞子圉不別而行，大罵：『背義之賊！天不祐汝！』乃謂諸大夫曰：『夷吾父子，俱負寡人，寡人必有以報之！』自悔當時不納重耳，乃使人訪重耳蹤跡，知其在楚已數月矣；於是遣公孫枝聘於楚王，因迎重耳至秦，欲以納之。重耳假意謂楚王曰：『亡人委命於君王，不願入秦。』楚王曰：『楚晉隔遠；公子若求入晉，必須更歷數國。秦與晉接壤，朝發夕到；且秦君素賢，又與晉君相惡，此公子天贊之會也，公子其勉行。』重耳拜謝。楚王厚贈金帛車馬，以壯其行色；重耳在路復數月，方至秦界。雖然經歷尚有數國，都是秦楚所屬，况有公孫枝同行，一路安穩，自不必說。

* * * * *

秦穆公聞重耳來信，喜形於色；郊迎授館，禮數極豐。秦夫人穆姬，亦敬愛重耳，而恨子圉；勸穆公以懷嬴妻重耳，結爲姻好。穆公使夫人告於懷嬴，懷嬴曰：『妾已失身公子圉矣，可再字乎？』穆姬曰：『子圉不來矣！重耳賢而多助，必當晉國；得晉國必以汝爲夫人，是秦晉世爲婚姻也。』懷嬴默然良久曰：『誠如此，妾何惜一身，不以成兩國之

好？」穆公乃使公孫枝通語於重耳，子圉與重耳有叔姪之分，懷嬴是嫡親姪婦；重耳恐礙於倫理，欲辭不受。趙衰進曰：「吾聞懷嬴美而才，秦君及夫人之所愛也；不納秦女，無以結秦懽。臣聞之：『欲人愛已必先愛人，欲人從已必先從人。』無以結秦歡而欲用秦之力，必不可得也。公子其勿辭。」重耳曰：「同姓爲婚，猶有避焉；况猶子乎？」曰季進曰：「古之同姓，爲同德也，非謂族也。昔黃帝炎帝，俱有熊國君少典之子；黃帝生於姬水，炎帝生於姜水，二帝異德。故黃帝爲姬姓，炎帝爲姜姓，姬姜之族，世爲婚姻，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惟姬姜各二，同德故也。德同，姓同，族雖遠，婚姻不通；德異，姓異，族雖近，男女不避。堯爲帝嚳之子，黃帝五代之孫，而舜爲黃帝八代之孫，堯之女於舜爲祖姑，而堯以妻舜，舜未嘗辭；古人婚姻之道若此。以德言，子圉之德，豈同公子？以親言，秦女之親，不比祖姑；况收其所棄，非奪其所歡，是何傷哉？」重耳復謀於狐偃曰：「舅犯以爲可否？」狐偃問曰：「公子今求入，欲事之乎，抑代之也？」重耳不應。狐偃曰：「晉之統系，將在圉矣。如欲事之，是爲國母；如欲代之，則仇讎之妻；又何問焉？」重耳猶有慚色，趙衰曰：「方奪其國，何有於妻？成大事而惜小節，

後悔何及？」重耳意乃決。公孫枝復命於穆公，重耳擇吉布幣，就公館中成婚；懷嬴之貌，更美於齊姜。又妙選宗女四名爲媵，俱有顏色。重耳喜出望外，遂不知有道路之苦矣，史官有詩論懷嬴之事云：

「一女如何有二夫？况於叔姪分相懸！只因要結秦歡好，不恤人言禮義愆。」

秦穆公素重晉公子之品，又添上甥舅之親，情誼愈篤；三日一宴，五日一饗。秦世子瑩亦敬事重耳，時時饋問；趙衰、狐偃等，因事與秦臣蹇叔、百里奚、公孫枝……等深相結納，共躊躇復國之事，一來公子新婚，二來晉國無釁，以此不敢輕易舉動。自古道：「運到時來，鐵樹花開。」天生下公子重耳，有晉君之分，有名的伯主，自然生出機會。

再說：太子圉自秦逃歸，見了父親晉惠公；惠公大喜曰：「吾抱病已久，正愁付托無人；今吾子得脫樊籠，復還儲位，吾心安矣。」是秋九月，惠公病篤，托孤於呂省、卻芮二人，使輔子圉：「羣公子不足慮，只要謹防重耳。」呂卻二人，頓首受命。是夜，惠公薨，太子圉主喪即位，是爲懷公。懷公恐重耳在外爲變，乃出令：「凡晉臣從重耳出亡者，因親及親，限三個月內俱要喚回。如期回者，仍復舊職，既往不咎；若過期不至，祿籍除

名，丹書註死。父子兄弟坐視不召者，並死不赦。」

老國舅狐突二子狐毛狐偃，俱從重耳在秦；卻芮私勸狐突作書，喚二子歸國，狐突再三不肯。卻芮乃謂懷公曰：「二狐有將相之才，今從重耳，如虎得翼；突不肯喚歸，其意不測，主公當自與言之。」懷公即使人召狐突，突與家人訣別而行，來見懷公。奏曰：「老臣病廢在家，不知宜召何言？」懷公曰：「毛偃在外，老國舅曾有家信去喚否？」突對曰：「未曾。」懷公曰：「寡人有令：『過期不至者，罪及親黨。』老國舅豈不聞乎？」突對曰：「臣二子委質重耳。非一日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二子之忠於重耳，猶在朝諸臣之忠於君也；即使逃歸，臣猶將數其不忠，戮於家廟——况召之乎？」懷公大怒，喝令二力士以白刃交加其頸，謂曰：「二子若來，免汝一死！」因索簡置突前，卻芮執其手，使書之；突呼曰：「勿執我手，我當自書。」乃大書：「子無二父臣無二君」八字。懷公大怒曰：「汝不懼耶？」突對曰：「爲子不孝，爲臣不忠，老臣之所懼也；若此死，乃臣子之常事，何懼焉！」卻芮受刑，懷公命斬於市曹。太卜郭偃見其屍，嘆曰：「君初嗣位，德未及於匹夫而誅戮老臣；其敗不久矣！」即日稱疾不出。狐氏家臣，急忙逃奔秦國

，報與毛偃知道。

不知毛偃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晉呂卻夜焚公宮……秦穆公再平晉亂

話說：狐毛狐偃兄弟，從公子重耳在秦，聞知父親狐突被子圍所害，捶胸大哭；趙衰、臼季，等都來問慰。趙衰曰：「死者不可復生，悲之何益？且同見公子商議大事。」毛偃收淚，同趙衰等來見重耳；毛偃言：「惠公已薨，子圍卽位。凡晉臣從亡者，立限喚回；如不回，罪在親黨。怪老父不召臣等兄弟，將來殺害！」說罷，痛上心來，重復大哭。重耳曰：「二舅不必過傷，孤有復國之曰，爲汝父報仇。」卽時駕車來見穆公，訴以晉國之事。穆公曰：「此天以晉國授公子，不可失也！寡人當身任之。」趙衰代對曰：「君若庇蔭重耳，幸速圖之；若待子圍改元告廟，君臣之分已定，恐動搖不易也。」穆公深信其言。

重耳辭回甥館，方纔坐定；只見門官通報：「晉國有人到此，說：『有機密事求見公

子。」公子召入，問其姓名；其人拜而言曰：「臣乃晉大夫欒枝之子欒盾也。因新君性多猜忌，以殺爲威，百姓胥怨，羣臣不服；臣父特遣盾，私送款於公子。子圍心腹，只有呂省卻芮二人；舊臣卻步揚韓簡……等一班老臣，俱疎遠不用，不足爲慮。臣父已約會卻溱舟之僑……等斂集私甲，只等公子到來，便爲內應。」重耳大喜，與之訂約，以明年歲首爲期，約至河上。欒盾辭去，重耳對天禱祝，以善布筮，得「泰卦」，「六爻安靜；重耳疑之，召狐偃占其吉凶。偃拜賀曰：『是爲天地配享，小往大來，上吉之兆；公子此行不惟得國，且有主盟之分。』」重耳乃以欒盾之言告狐偃，偃曰：「公子明日便與秦公請兵，事不宜遲。」重耳乃於次日復入朝謁秦穆公，穆公不待開言，便曰：「寡人知公子急於歸國矣！恐諸臣不任其事，寡人當親送公子至河。」重耳拜謝而出。

丕豹聞穆公將納公子重耳，願爲先鋒効力，穆公許之。太史擇吉於冬之十二月——先三日，穆公設宴餞公子於九龍山；乃贈以白璧十雙，馬四百匹，帷席器用，百物俱備——糧草自不必說——趙衰等九人，各白璧一雙，馬四匹；重耳君臣，俱再拜稱謝。至日，穆公自統謀臣百里奚，繇余，大將公子黶，公孫枝，先鋒丕豹……等率兵車四百乘，送公子

重耳離了雍州城，望東進發。秦世子瑩與重耳素本相得，依依不舍，直送至渭陽。重耳而別。詩曰：

「猛將精兵似虎狼，共扶公子立邊疆；懷公空自誅狐突，隻手安能掩太陽？」

周襄王十六年，晉懷公圍之元年，春正月；秦穆公同晉公子重耳行至黃河岸口，渡河船隻，俱已預備齊整。穆公重設餞筵，丁當重耳曰：「公子返國，毋忘寡人夫婦也！」乃分軍一半，命公子繫豹護送公子濟河，自己大軍屯於河西。正是：「眼望捷旌旗，耳聽好消息。」

却說：壺叔主公子行李之事，自出奔以來，曹衛之間，擔饑受餓，不止一次；正是一無衣惜衣，無食惜食。」今日渡河之際，收拾行裝；將日用的壞籩殘豆，敝席破帷，件件搬運入船。有喫不盡的酒鋪之類，亦皆愛惜如寶，擺列船內。重耳見了，呵呵大笑，曰：「吾今日入晉爲君，玉食一方，要這些殘敝之物何用？」喝教拋棄於岸，不留一些。狐偃私嘆曰：「公子未得富貴，先忘貧賤；他日憐新棄舊，把我等同守患難之人，看做殘敝器物一般，可不枉了這十九年辛苦！乘今日尙未濟河，不如辭之，異時還有相念之日。」乃

以秦公所贈白璧一雙，跪獻於重耳之前曰：「公子今已渡河，便是晉界；內有諸臣，外有秦將，不愁晉國不入公子之手。臣之一身，相從無益，願留秦邦，爲公子外臣；所有白璧一雙，聊表寸意。」重耳大驚曰：「孤方與舅氏共享富貴，何出此言？」狐偃曰：「臣自知有三罪於公子，不敢相從。」重耳曰：「三罪何在？」狐偃對曰：「臣聞：『聖臣能使其君尊，賢臣能使其君安。』今臣不肖，使公子困於五鹿，一罪也。受曹衛二君之慢，二罪也。乘醉出公子於齊城，致觸公子之怒，三罪也；向以公子尚在羈旅，臣不敢辭；今入晉矣，臣奔走數年，驚魂幾絕，心力並耗——譬之餘籩殘豆不可再陳，敝帷破席，不可再設，留臣無益，去臣無損，臣是以求去耳！」重耳垂淚而言曰：「舅氏責孤甚當，乃孤之過也！」卽命壺叔將已棄之物，一一取回；復向河設誓曰：「孤返國，若忘了舅氏之勞，不與同心共政者，子孫不昌！」卽取白璧投之於河曰：「河伯爲盟證也！」時介子推在他船中，聞重耳與狐偃立盟，笑曰：「公子之歸，乃天意也；子犯欲竊以爲己功乎？此等貪圖富貴之輩，吾羞與同朝！」——自此有棲隱之意。

重耳濟了黃河，東行至於令狐，其宰鄧偃，發兵登城拒守；發秦兵圍之，平豹奮勇先

登，遂破其城，獲鄧慆斬之。桑泉，白衰，望風迎降。晉懷公聞謀報大驚，悉起境內車乘甲兵，命呂省爲大將，卻芮副之，屯於廬柳，以拒秦兵。畏秦之強，不敢交戰，公子繫乃爲秦穆公書，使人送呂卻軍中。略曰：

「寡人之爲德於晉，可謂至矣！父子背恩，視秦如仇，寡人忍其父，不能復忍其子。今公子重耳賢德着聞，多士爲輔，天人交助，內外歸心。寡人親率大軍，屯於河上，命繫護送公子歸晉，主其社稷。子大夫若能別識賢愚，倒戈來迎，轉禍爲福，在此一舉。」

呂卻二人覽書，半晌不語。欲接戰，誠恐敵不過秦兵，又如龍門山故事，欲迎降，又恐重耳記却前仇，將他償里克不鄭之命。躊躇了多時，商量出一個計較來，乃答書於公子繫，其略云：

「某等，自知獲罪公子，不敢釋甲——然翼戴公子，實某等之願也！倘得與從亡諸子共矢天日，各無相害，子大夫其無咎，敢不如命。」

公子繫讀其回書，已識透其狐疑之意，乃單車造於廬柳，來見呂卻。呂卻欣然出迎，

告以衷腹曰：「某等非不欲迎降，懼公子不能相容，欲以盟爲信耳。」紿曰：「大夫若退軍於西北，紿將以大夫之誠，告於公子，而盟可成也。」呂卻應諾。候公子紿別去，即便出令，退屯於郇城；重耳使狐偃同公子紿，至郇城與呂卻相會。是日，刑牲歃血，立誓共扶重耳爲君，各無二心。盟訖，即遣人相隨；狐偃至白衰，迎接重耳到郇城。大軍之中，發號施令。

懷公不見呂卻捷音，使寺人勃鞮至晉軍催戰；行至中途，聞呂卻退軍郇城，與狐偃公子紿講和，叛了懷公，迎立重耳。慌忙回報，懷公大驚，急集卻步揚，韓簡，欒枝，士會……等一班朝臣計議。——那一班朝臣，都是向着公子重耳的，平昔見懷公專任呂卻，心中懷忿；今呂卻等尙且背叛，事到臨頭，召我等何用？一個個托辭：有推病的，有推事的，沒半個肯上前。懷公嘆了一口氣道：「孤不該私自逃回，失了秦歡，以致如此！」勃鞮奏曰：「羣臣私約共迎新君，主公不可留矣！臣請爲御，暫適高梁避難，再作區處。」

不說懷公出奔高梁，再說公子重耳因呂卻遣人來迎，遂入晉軍；呂省，卻芮，叩首謝罪，重耳將好言撫慰。趙衰曰：……等從亡諸臣，各各相見，吐露心腹，共保無虞。呂卻

大悅，乃奉重耳入曲沃城中，朝於武公之廟。絳都舊臣，欒枝，卻湊，爲首，引着士會舟之僑羊舌職荀林父先蔑箕鄭先都……等三十餘人，俱至曲沃迎駕；卻步揚，梁繇靡，韓簡，家僕徒……等另做一班，俱往絳都郊外，邀接重耳入絳城卽位，是爲文公。——按重耳四十三歲奔翟，五十五歲適齊，六十一歲適秦及復國爲君，年已六十二歲矣。——

文公旣立，遣人至高梁刺殺懷公；子圉自去年九月嗣位，至今年二月被殺，首尾爲君，不滿六個月。哀哉！寺人勃鞮，收而葬之，然後逃回。不在話下。

却說：文公宴勞秦將公子黶等，厚犒其軍；有丕豹哭拜於地，請改葬其父丕鄭，文公許之。文公欲留用丕豹，豹辭曰：『臣已委質於秦廷，不敢事二君也。』乃隨公子黶到河西回復秦穆公，穆公班師回國。史臣有詩讚秦穆公云：

「麟麟車騎過河東，龍虎乘時氣象雄；假使雍州無義旅，縱然多助怎成功？」

却說：呂省，卻芮，迫於秦勢，雖然一時迎降，心中疑慮，到底不能釋然；對着趙衰曰：季諸人，未免有慚愧之意。又見文公卽位數日，並不會爵一有功，戮一有罪，舉動不測

，懷疑益甚，乃相與計較，欲率家甲造反，焚燒公宮，弑了重耳，別立他公子爲君。思想在朝無可與商者，惟寺人勃鞞，乃重耳之深仇；今重耳卽位，勃鞞必然懼誅。此人膽力過人，可邀與共事。使人招之，勃鞞聽呼而至；呂卻告以焚宮之事，勃鞞欣然領命。三人歃血爲盟，約定二月晦日會齊，夜半一齊舉事；呂卻二人，各往封邑，暗集人衆。不在話下。

却說：勃鞞雖然當面應承，心中不以爲然，思量道：「當初奉獻公之命，去伐蒲城；又奉惠公所差，去刺重耳；這是桀犬吠堯，各爲其主。今日懷公已死，重耳卽位，晉國方定，又幹此大逆，無道之事；莫說重耳有天人之助，未必成事，縱使殺了重耳，他從亡許多豪傑，休想輕輕放過了。我不如私下往新君處出首，把這話頭，反做個進身之階。」此計甚妙。又想：「自己是個有罪之人，不便直叩公宮。」遂於深夜往見狐偃，狐偃大驚，問曰：「汝得罪新君甚矣！不思遠隱避禍，而夤夜至此何也？」勃鞞曰：「某之此來，正欲見新君，求國舅一引進耳。」狐偃曰：「汝見主公，乃自投死也。」勃鞞曰：「某有機密事來告，欲救一國人性命；必面見主公，方可言之。」狐偃遂引至宮門首；偃叩門先入，

見了文公，述勃鞞求見之語。文公曰：「鞞有何事，救得一國人性命？此必托言求見，借舅氏作面情討饒耳。」狐偃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主公新立，正宜捐棄小忿，廣納忠告，不可拒之。」文公意猶未釋，乃使近侍傳語責之曰：「汝斬寡人之袂，此衣猶在，寡人每一見之寒心；汝又至翟行刺寡人——惠公限汝三日起身，汝次日即行——幸我天命見祐，不遭毒手。今寡人入國，汝有何面目來見？可速逃遁，遲則執汝付刑矣！」勃鞞呵呵大笑曰：「主公在外奔走十九年，世情尙未熟透耶？先君獻公，與君父子，惠公則君之弟也；父仇其子，弟仇其兄，况勃鞞乎？勃鞞小臣，此時惟知有獻惠，安知有君哉？昔管仲爲公子糾射桓公，中其鉤；桓公用之，遂伯天下。如君所見，將修射鉤之怨，而失盟主之業矣！不見臣不爲臣損，但恐臣去，而君之禍不遠矣！」狐偃奏曰：「勃鞞必有所聞而來，君必見之。」文公乃召勃鞞入宮，勃鞞並不謝罪，但再拜口稱：「賀喜！」文公曰：「寡人嗣位久矣，汝今日方稱賀，不已晚乎？」勃鞞對曰：「君雖卽位，未足賀也；得勃鞞，此位方穩，乃可賀耳！」文公怪其言，屏開左右，願聞其說；勃鞞將呂卻之謀，如此恁般……細述一遍。『今其黨布滿城中，二賊又往封邑聚兵，主公必須乘間與

狐國鼻微服出城，往秦國起兵，方可平此難也。臣請留此，爲誅二賊之內應。」狐偃曰：「事已迫矣！臣請從行。國中之事，子餘必能料理。」文公叮囑勃鞞：「凡事留心，當有重賞。」勃鞞叩首辭出。

文公與狐偃商議了多時，使狐偃預備溫車於宮之後門，只用數人相隨；文公召心腹內侍，分附：如此如此……「不可洩漏！」是晚，依舊如常就寢；至五鼓，託言感寒疾腹痛，使小內侍執燈如廁。遂出後門，與狐偃登車出城而去。次早，宮中俱傳主公有病，各來寢室問安，俱辭不見；宮中無有知其出外者。

天明，百官齊集朝門，不見文公視朝；來至公宮詢問，只見朱扉雙閉，門上掛着一面免朝牌。守門者曰：「主公夜來偶染寒疾，不能下床；直待三月朔視朝，方可接見列位也。」趙衰曰：「主君新立，百事未畢，忽有此疾。正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衆人信以爲真，各各嘆息而去。』」

呂卻二人，聞知文公患病不出，直至三月朔方纔視朝，暗暗歡喜曰：「天教我殺重耳也！」

且說：晉文公，狐偃，潛行，離了晉界，直入秦邦；遣人致密書於秦穆公，約於王城相會。穆公聞晉侯微行來到，心知國中有變；乃托言出獵，即日命駕，竟至王城來會晉侯。相見之間，說明來意；穆公笑曰：『天命已定，呂卻輩何能爲哉？吾料子餘諸人，必能辦賊，君勿慮也。』乃遣大將公孫枝屯兵河口，打探絳都消息，便宜行事；晉侯權住王城。

却說：勃鞞恐呂卻二人見疑，數日前，便寄宿於卻芮之家，假作商量；至二月晦日，勃鞞說卻芮曰：『主公約來早視朝，想病當小愈；宮中火起，必然出外。呂大夫守住前門，卻大夫守住後門，我領家衆據朝門，以遏救火之人；重耳雖插翅難逃也！』卻芮以爲然，言於呂省。

是晚，家衆各帶兵器火種，分頭四散埋伏；約莫三更時分，於宮門放起火來。——火勢好不兇猛——宮人都在睡夢中驚醒，只道宮中遺漏，大驚小怪，一齊都亂起來，火光中但見戈甲紛紛，東冲西撞，口內大呼：『不要走了重耳！』宮人遇火者，爛額焦頭，逢兵者，傷肢損體。哀哭之聲，耳不忍聞。呂省仗劍直入寢宮，來尋文公，並無蹤影，撞見

邵芮，亦仗劍從後便門入來，問呂省：『曾了事否？』呂省對答不出，只是搖頭；二人又冒火覆身搜尋一遍，忽聞外面喊聲大舉，勃鞞倉忙來報曰：『狐，趙，纒，魏，等各家，悉起兵衆前來救火；若至天明，恐國人俱集，我等難以脫身。不如乘亂出城，候至天明，打聽晉侯死生的確，再作區處。』呂邵此時，不曾殺得重耳，心中早已着忙了，全無主意；只得號召其黨，殺出朝門而去。史官有詩云：

「毒火無情殺械成，誰知車駕在王城？晉侯若記留祛恨，安得潛行會舅甥？」

且說：狐，趙，纒，魏……等各位大夫，望見宮中失火；急忙斂集兵衆，准備撓鉤水桶，前來救火。原不會打仗廝殺。直至天明，將火撲滅；方知呂邵二人造反，不見了晉侯，好大吃驚。有先前分付心腹內侍，火中逃出，告知：『主公數日前，於五鼓微服出宮，不知去向。』趙衰曰：『此事問狐國舅便知。』狐毛曰：『吾弟子犯，亦於數日前入宮，是夜便不會歸家；想君臣相隨，必然預知二賊之逆謀。吾等只索嚴守都城，修葺宮寢，以待主公之歸可也。』魏犢曰：『賊臣造逆，焚宮殺主，今雖逃不遠；乞付我一旅之師，追而斬之。』趙衰曰：『甲兵，國家大權；主公不在，誰敢擅動？二賊雖逃，不久當授首』

矣。」

再說：呂卻等屯兵郊外，打聽得晉君未死，諸大夫閉城謹守；恐其來追，欲奔他國，但未決所向。勃鞞給之曰：『晉君廢置，從來皆出秦意；况二位與秦君原有舊識，今假說：「公宮失火，重耳焚死，」去投秦君，迎公子雍而立之，重耳雖不死，亦難再入矣。』呂省曰：『秦君向與我有王城之盟，今日只合投之；但未知秦肯容納否？』勃鞞曰：『吾當先往導意。如其慨許，即當偕往；不然，再作計較。』勃鞞行至河口，聞公孫枝屯兵河西，即渡河求見；各各吐露心腹，說出真情。公孫枝曰：『既賊臣見投，當誘而誅之，以正國法，無負便宜之托可也。』乃爲書托勃鞞往召呂卻，書略曰：

「新君入國，與寡君原有割地之約；寡君使枝宿兵河西，理明疆界，恐新君復如惠公故事也。今聞新君火厄，二大夫有意於公子雍；此寡君之所願聞，大夫其速來共計！」

呂卻得書，欣然而往，至河西軍中，公孫枝出迎，敘話之後，設席相款。呂卻坦然不疑。誰知公孫枝預遣人報知秦穆公，先至王城等候，呂卻等留連三日，願見秦君。公孫枝曰：『寡君駕在王城，同往可也。車徒暫屯此地，俟大夫返駕，一同濟河何如？』呂卻從其言，行至王城，勃鞞同公孫枝先驅入城；見了秦穆公，使不豹往迎呂卻。穆公伏晉文公於圍屏之後，呂卻等繼至；謁見已畢，說起迎立子雍之事。穆公曰：『公子雍已在此了！』呂卻齊聲曰：『願求一見。』穆公呼曰：『新君可出矣！』只見圍屏後一位貴人，不慌不忙，叉手步出；呂卻睜眼看之，乃文公重耳也。嚇得呂省，卻芮，魂不附體，口稱：『該死！』叩頭不已。穆公邀文公同坐，文公大罵：『逆賊！寡人何負於汝而反？若非勃鞞出首，潛出宮門，寡人已爲灰燼矣！』呂卻此時，方知爲勃鞞所賣，報稱：『勃鞞實歃血同謀，願與俱死。』文公笑曰：『勃鞞若不共敵，安知汝謀如此？』嗚叫武士拿下，就命勃鞞監斬，須臾二顆人頭，獻於階下。『可憐呂省卻芮輔佐惠公，也算一時豪傑！夙昔屯軍廬柳之時與重耳做個頭敵，不失爲從一忠臣；既已迎降，又復背叛，今日爲公孫枝所誘，死於王城，身名俱敗，豈不哀哉？』

文公卽遣勃鞞，將呂卻首級，往河西招撫其衆；一面將捷音馳報國中。衆大夫皆喜曰：『不出子餘所料也！』趙衰等忙備法駕，往河東迎接晉侯。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話說：晉文公在王城，誅了呂甥卻芮，向秦穆公再拜稱謝；因以親迎夫人之禮，請逆懷嬴歸國。穆公曰：『弱女已失身子圍，恐不敢辱君之宗廟，得備嬪嬙之數足矣。』文公曰：『秦晉世好，非此不足以主宗祀，舅其勿辭。——且重耳之出，國人莫知；今以大婚爲名，不亦美乎？』穆公大喜，乃邀文公復至雍都，盛飾輜駟，以懷嬴等五人歸之；又親送其女，至於河上。以精兵三千護送，謂之紀綱之僕。——今人稱管家爲紀綱，蓋始於此。——文公同懷嬴等濟河，趙衰諸臣，早備法駕於河口，迎接夫婦升車；百官扈從，旌旗蔽日，鼓樂喧天，好不鬧熱。昔時宮中夜遁，如入土之龜，縮頭縮尾；今番河上榮歸，如出岡之鳳，雙宿雙飛。正所謂：「彼一時此一時」也！文公至絳，國人無不手額稱慶，百官朝賀。自不必說。遂立懷嬴爲夫人。

當初晉獻公嫁女伯姬之時，使郭偃卜卦，其繇云：「世作甥舅，三定我君。」伯姬爲秦穆公夫人，穆公女懷嬴，又爲晉文公夫人，豈不是「世作甥舅？」穆公先送夷吾歸國，又送重耳歸國，今日文公避難而出。又虜穆公誘誅呂卻，重整山河，豈不是「三定我君？」又穆公曾夢寶夫人，引之遊於天闕，謁見上帝，遙聞殿上呼穆公之名曰：「任好聽旨：汝平晉亂。」如是者再，穆公先平里克之亂，一筮一夢，無不應驗。詩云：

「萬物榮枯皆有定，浮生碌碌空奔忙；笑彼愚人不安命，強覓冬雷和夏霜。」

文公追恨呂卻二人，欲盡誅其黨。趙衰諫曰：「惠懷，以嚴刻失人心，君宜更之以寬。」文公從其言，乃頒行大赦；呂卻之黨甚衆，雖見赦文，猶不自安，訛言日起，文公心以爲憂。

忽一日，侵晨，小吏頭須，叩宮門求見；文公方解髮而沐，聞之怒曰：「此人竊吾庫藏，致寡人行資缺乏，乞食曹衛，今日尙何見爲？」閹人如命辭之。頭須曰：「主公得無方沐乎？」閹者驚曰：「汝何以知之？」頭須曰：「夫沐者，俯首曲躬，其心必覆；心覆，則出言顛倒，宜我之求見而不得也。——且公主能容勃鞞，得免呂卻之難；今獨不能用

頭須耶？頭須此來，有安晉國之策，君必拒之，頭須從此逃矣。」關人遽以其言告於文公，文公曰：「是吾過也！」亟索冠帶裝束，召頭須入見，頭須叩頭請罪訖，然後言曰：「主公知呂卻之黨幾何？」文公蹙眉而言曰：「衆甚。」頭須奏曰：「此輩自知罪重，雖奉赦猶在懷疑，主公當思所以安之。」文公曰：「安之何策？」頭須奏曰：「臣竊主公之財，使主公饑餓；臣之獲罪，國人盡知，若主公出遊而用臣爲御，使舉國之人，聞且見之；皆知主公之不念舊惡，而羣疑盡釋矣。」文公曰：「善。」乃托言巡城，用頭須爲御；呂卻之黨見之，皆私語曰：「頭須竊君之藏，今且仍舊錄用，况他人乎？」自是訛言頓息。文公仍用頭須掌庫藏之事；因有恁般容人之量，所以能安定晉國。

文公先爲公子時，已娶過二妻：幼妻徐嬴早卒，再娶偃媯；生一子一女，子名驩，女曰伯姬，偃媯亦薨於蒲城。文公出亡時，子女俱幼，棄之於蒲；亦是頭須收留，寄養於蒲民遂氏之家，歲給粟帛無缺。一日，乘間言於文公；文公大驚曰：「寡人以爲死於兵刃久矣！今猶在乎？何不早言？」頭須奏曰：「臣聞：『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君周遊列國，所至送女，生育已繁；公子雖在，未卜君意何如？是以不敢遽白耳。」文公曰：「汝如

不言，寡人幾負不慈之名！」卽命頭須往蒲，厚賜遂氏，迎其子女以歸；使懷嬴母之，遂立驪爲太子，以伯姬賜與趙衰爲妻，謂之趙姬。

翟君聞晉侯嗣位，遣使稱賀，送季隗歸晉。文公問季隗之年，對曰：「別來八載，今三十有二矣！」文公戲曰：「猶幸不及二十五年也！」齊孝公亦遣使送姜氏於晉，晉侯謝其玉成之美；姜氏曰：「妾非不貪夫婦之樂；所以勸駕者，正爲今日耳。」文公將齊翟二姬平昔賢德，述於懷嬴；懷嬴稱讚不已，固請讓夫人之位於二姬。於是更定宮中之位；立齊女爲夫人，翟女次之，懷嬴又次之。

趙姬聞季隗之歸，亦勸其夫趙衰，迎接叔隗母子；衰辭曰：「蒙主公賜婚，不敢復念翟女也。」趙姬曰：「此世俗薄德之語，非妾所願聞也！妾雖貴，然叔隗先配，且有子矣；豈可憐新而棄舊乎？」趙衰口雖唯唯，意猶未決；趙姬乃入宮奏於文公曰：「妾夫不迎叔隗，欲以不賢之名遺妾，望父侯作主。」文公乃使人至翟，迎叔隗母子以歸，趙姬以內子之位讓翟女，趙衰又不可；趙姬曰：「彼長而妾幼，彼先而妾後；長幼先後之序，不可亂也。」且聞子盾齒已長矣，而又有才，自當立爲嫡子；妾居偏房，理所當然。若必不

從，妾有退居宮中耳！」衰不得已，以姬言奏於文公；文公曰：「吾女能推讓如此，雖周太任，莫能過也！」遂宣叔隗母子入朝，立叔隗爲內子，立盾爲嫡子；叔隗亦固辭，文公喻以趙姬之意，乃拜受謝恩而出。盾時年十七歲，生得氣宇軒昂，舉動有則，通詩書，精射御，趙衰甚愛之；後趙姬生三子；曰同，曰括，曰嬰；其才皆不及盾。此是後話。史官敘趙姬之賢德，讚云：

「陰性好閉，不嫉則妬；感夫逞驕，篡嫡敢怒。衰進申紉，服懼曰怖；理顯勢窮，誤人自誤！貴而自賤，高而自卑；同括下盾，隗壓於姬。謙謙令德，君子所師！文公之女，成季之妻！」

再說：晉文公欲行復國之賞，乃大會羣臣，分爲三等：以從亡爲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三等之中，又各別其勞之輕重，而上下其賞。第一等從亡中，以趙衰狐偃爲最；其他狐毛，胥臣，魏犢，狐射姑，先軫，顛頡，以次而敘。第二等送款者，以欒枝卻溱爲最；其他士會舟之僑孫伯糾祁滿等，以次而敘。第三等迎降者，卻步楊韓簡爲最；

其他梁繇靡家僕徒郤乞先蔑屠擊等，以次而敘。而采地者賜地，有采地者益封。別以白璧五雙賜狐偃曰：『向者投璧於河，以此爲報。』又念狐突冤死，立廟於晉陽之馬鞍山，後人因名其山曰狐突山。又出詔令於國門：『倘有遺下功勞未敘者，許其自言。』小臣壺叔進曰：『臣自蒲城相從主公，奔走四方，足踵俱裂；居則侍寢食，出則戒車馬，未嘗頃刻離左右也。今主公行從亡之賞，而不及於臣——意者，臣有罪乎？』文公曰：『汝來前，寡人爲汝明之：夫導我以仁義，使我肺腑開通者，此受上賞；輔我以謀議，使我不辱諸侯者，此受次賞；冒矢石，犯鋒鏑，以身衛寡人者，此復受次賞；故上賞賞德，其次賞才，又其次賞功。若夫奔走之勞，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賞之後，行且及汝矣。』壺叔愧服而退。

文公乃大出金帛，遍賞輿僮僕隸之輩，受賞者無不感悅；惟魏犢顛頡二人，自恃才勇，見趙衰狐偃都是文臣，以辭令爲事，其賞却在己上，心中不悅，口內稍有怨言。文公念其功勞，全不計較。又有介子推，原是從亡人數，他爲人狷介無比，因濟河之時，見狐偃有居功之語，心懷鄙薄，恥居其列。自隨班朝賀一次以後，托病居家，甘守清貧，躬自織

屨：以侍奉其老母；晉侯大會羣臣，論功行賞，不見子推，偶爾忘懷，竟置不問了。鄰人解張，見子推無賞，心懷不平；又見國門之上，懸有詔令：「倘有遺下功勞未敘，許其自言。」特地叩子推之門，報此消息，子推笑而不答；老母在廚下聞之，謂子推曰：「汝劬勞十九年，且曾割股救君，勞苦不小；今日何不自言？亦可冀數鍾之粟米，共朝夕之饗殮；豈不勝於織屨乎？」子推對曰：「獻公之子九人，惟主公最賢；惠懷不德，天奪其助，以國屬於主公。諸臣不知天意，爭據其功，吾方恥之；吾甯終身織屨，不敢負天之功，以爲己力也！」老母曰：「汝雖不求祿，亦宜入朝一見，庶不沒汝割股之勞。」子推曰：「孩兒既無求於君，何以見爲？」老母曰：「汝能爲廉士，吾豈不能爲廉士之母？吾母子當隱於深山，毋溷於市井中也。」子推大喜曰：「孩兒素愛綿上，高山深谷，今當歸此。」乃負其母奔綿上，結廬於深谷之中，草衣木食，將終其身焉。鄰舍無知其去跡者，惟解張知之，乃作書夜懸於朝門；文公設朝，近臣收得此書，獻於文公。文公讀之，其詞曰：

「有龍矯矯，悲失其所；數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飢乏食，一蛇割股；

龍返於淵，安其壤土。數蛇入穴，皆有甯宇；一蛇無穴，號於中野！」

文公覽畢，大驚曰：『此介子推之怨詞也！昔寡人過衛，乏食，子推割股以進；今寡人大賞功臣，而獨遺子推，寡人之過何辭？』即使人往召子推，子推已不在矣。文公拘其鄰舍，詰問子推去處：『有能言者，寡人并官之。』解張進曰：『此書亦非子推之書，乃小人所代也。』子推恥於求賞，負其母隱於綿上深谷之中；小人恐其功勞泯沒，是以懸書代爲白之。文公曰：『若非汝懸書，寡人幾忘子推之功矣！』遂拜解張爲下大夫，即日駕車，用解張爲前導；親往綿山，訪求子推。只行峯巒疊疊，草樹萋萋，流水潺潺，行雲片片，林鳥羣噪，山谷應聲，竟不得子推蹤跡。正是：「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左右拘得農夫數人到來，文公親自問之；農夫曰：『數日前，曾有人見一漢子，負一老嫗，息於此山之足，汲水飲之，復負之登山而去；今則不知所之也。』

文公命停車於山下，使人遍訪，數日不得；文公面有愠色，謂解張曰：『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耶？吾聞子推甚孝，若舉火焚林，必當負其母而出矣。』魏犢進曰：『從亡之日，衆人皆有功勞，豈獨子推哉？今子推隱身以要君，逗遛車駕，虛費時日；待其避火而出，臣當羞之。』乃使軍士於山前山後，周圍放火，火烈風猛，延燒數里，三日方息。子推終

不肯出，子母相抱，死於枯柳之下；軍士尋得其骨骸，文公見之，爲之流涕，命葬於綿山之下，立祠祀之。環山一境之田，皆作祠田，使農夫掌其歲祀；改綿山曰介山，『以志寡人之過。』後世於綿上立縣，謂之介休；言介子推休息於此也。

焚林之日，乃三月五日清明之候；國人思慕子推，以其死於火，不忍舉火，爲之冷食一月，後漸減至三日。至今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各處，每歲冬至後一百五日，預作乾糧，以冷水食之，謂之「禁火。」亦曰「禁煙；」因以清明前一日爲寒食節，過節家家插柳於門，以招子推之魂，或設野祭，焚紙錢；皆爲子推也。胡曾有詩云：

「羈綫從遊十九年，天涯奔走備顛連；食君剝股心何赤？辭祿焚軀志甚堅。

綿上煙高標氣節，介山祠壯表忠賢；只今禁火悲寒食，勝却年年掛紙錢。」

文公既定君臣之賞，大修國政，舉善任能，省刑薄斂通商禮賓，拯寡救貧；國中大治。

周襄王使太宰周公孔，及內使叔興。賜文公以侯伯之命，文公待之有加禮；叔興歸見襄王，言：『晉侯必伯諸侯，不可不善也。』襄王自此疎齊而親晉，不在話下。

是時，鄭文公臣服於楚，不通中國，恃強凌弱；怪滑伯事衛不事鄭，乃與師伐之，滑伯懼而請成。鄭師方退，滑仍舊事衛，不肯服鄭，鄭文公大怒，命公子士洩爲將，堵俞彌副之，再起大軍伐滑，衛文公與周方睦，訴鄭於周；周襄王使大夫游孫伯服至鄭，爲滑求解。未至，鄭文公聞之，怒曰：『鄭，衛，一體也；王何厚於衛而薄於鄭耶？命拘伯服於境上，俟破滑凱旋，方可釋之。伯服被拘，其左右奔回，訴知周襄王；襄王罵曰：『鄭捷欺朕太甚！朕必報之！』問羣臣：『誰能爲朕問罪於鄭者？』大夫頹叔桃子二人進曰：『鄭自先王兵敗，益無忌憚；今又挾荆蠻爲重，虐執王臣。若與兵問罪，難保必勝。以臣之愚，必借兵於翟，方可伸威。』大夫富辰連聲曰：『不可！不可！古人云：「疎不問親。」鄭雖無道，乃子友之後，於天子兄弟也；武公著東遷之勞，厲公平子頹之亂，其德均不可忘。翟乃戎狄豺狼，非我同類！用異類而蔑同姓，修小怨而置大德，臣見其害，未見其利也。』頹叔，桃子曰：『昔武王伐商，九夷俱來助戰，何必同姓？東山之征，實因管蔡，鄭之橫逆，猶管蔡也。翟之事周，未常失禮；以順誅逆，不亦可乎？』襄王曰：『二卿之言是也。』乃使頹叔桃子如翟，諭以伐鄭之事。

翟君欣然奉命，假以出獵爲名，突入鄭地，攻破櫟城，以兵戍之，遣使同二大夫告捷於周，周襄王曰：「翟有功於朕，朕今中宮新喪，欲以翟爲婚姻何如？」顏叔桃子曰：「臣聞翟人之歌曰：『前叔隗，後叔隗，如珠比玉生光輝。』言翟有二女，皆名叔隗，並有殊色；前叔隗乃魯如國之女，已嫁晉侯，後叔隗乃翟君所生，今尙未聘，王可求之。」襄王大喜，復命顏叔桃子往翟求婚；翟人送叔隗至周，襄王欲立爲繼后。富辰又諫曰：「王以翟爲有功，勞之可也；今以天子之尊，下配夷女。翟恃其功，加以姻親，必有窺伺之患矣！」襄王不聽，遂以叔隗主中宮之政。

說起那叔隗，雖有顏色，素無閨德，在本國專好馳馬射箭，翟君每出獵，必自請隨行，日與將士們馳逐原野，全無拘束。今日嫁於周王，居於深宮，如籠中之鳥，檻內之獸，甚不自在。一日，請於襄王曰：「妾幼習射獵，吾父未嘗禁也；今鬱鬱宮中，四肢懈倦，將有痿痹之疾。王何不舉大狩，使妾觀之？」襄王寵愛方新，言無不從；遂命太史擇日，

大集車徒，較獵於北邙山。有司張幕於山腰，襄王與隗后坐而觀之。襄王欲悅隗后之意，出令曰：『日中爲期；得三十禽者，賞「輶車」三乘；得二十禽者，賞以「轎車」二乘；得十禽者，賞以「輶車」一乘；不逾十禽者，無賞；』一時王子王孫，及大小將士，擊狐伐兔，無不各逞其能，以邀厚賞。

打圍良久，太史奏：『日已中矣！』襄王傳令撤回，諸將各獻所獲，禽之或一十，或二十；惟有一位貴人，所獻逾三十之外。那貴人生得儀容俊偉，一表人物；乃襄王之庶弟，名曰帶，國人皆稱曰太叔，爵封甘公。因先年奪嫡不遂，又召戎師以饒周，事敗出奔齊國；後來惠后再三在襄王面前辯解求恕。大夫富辰，亦勸襄王兄弟修好；襄王不得已，召而復之。今日在打圍中，施逞精神，拔了個頭籌；襄王大喜，卽賜「輶車」如數。其餘計獲多少，各有賜賚。隗后坐於王側，見甘公帶才貌不凡，射藝出衆，誇獎不迭；問之襄王，知是金枝玉葉，十分心愛，遂言於襄王曰：『天色尙早，妾意欲自打一圍，以健筋骨，幸吾王降旨。』襄王本意欲取悅隗后，怎好不准其奏？卽命將士重整圍場，隗后解下繡袍——原來袍內，預穿就窄袖短衫，罩上異樣黃金鎖子輕細之甲，腰繫五綵純絲繡帶，用玄

色輕綃六尺周圍抹額，龍蔽鳳笄，以防塵土——腰懸箭箠，手執朱弓，妝束得好不齊整！有詩爲證：

「花般綽約玉般肌，幻出戎裝態更奇；仕女班中誇武藝，將軍隊裏擅嬌姿。」

隗后這回裝束，別是一般丰采；喜來襄王微微含笑，左右駕「戎輅」以待。隗后曰：「車行不如騎迅；妾隨行諸婢，凡翟國來的，俱慣馳馬，請於王前試之。」襄王命多選良馬，輔勒停當；侍婢陪騎者，約有數人。隗后方欲跨馬。襄王曰：「且慢。」遂問同姓諸卿：「誰人善騎？保護王后下場。」甘公帶奏曰：「臣當効勞。」這一差，正暗合了隗后之意；侍婢簇擁隗后，做一隊兒騎馬先行，甘公帶隨後跨着名駒趕上，不離左右。隗后要太叔面前，施逞精神，太叔亦要在隗后面前，誇張手段；未試弓箭，先試跑馬。隗后将馬連鞭幾下，那馬騰空一般去了；太叔亦躍馬而前。轉過山腰，剛剛兩騎馬，討個並頭；隗后将絲韁勒往，誇獎甘公曰：「久慕王子大才，今始見之！」太叔馬上欠身曰：「臣乃學騎耳，不及王后萬分之一！」隗后曰：「太叔明早可到太后宮中問安，妾有話講……一言猶未畢，侍女數騎俱到；隗后以目送情，甘公輕輕點頭，各勒馬而回。恰好山坡下，

趕出一羣麋鹿來；太叔左射麋，右射鹿，俱中之。隗后亦射中一鹿，衆人喝采一番，隗后復跑馬至於山腰。襄王出幕相迎曰：『王后辛苦。』隗后以所射之鹿拜獻襄王，太叔亦以一鹿一鹿呈獻；襄王大悅。衆將及軍士，又馳射一番，方纔撤圍；御庖將野味，烹調以進，襄王頒賜羣臣，歡飲而散。

次日，甘公帶入朝謝賜，遂至惠后宮中問安；其時隗后已先在矣。隗后預將賄賂，買囑隨行宮侍；遂與太叔眉來眼去，兩下意會，托言起身，遂私合於側室之中。男貪女愛，極其眷戀之情，臨別兩不相舍；隗后囑付太叔，『不時入宮相會。』太叔曰：『恐王見疑。』隗后曰：『妾自能周旋，不必慮也。』惠后宮人，頗知其事，只因太叔是太后的愛子，況且事體重大不敢多口。惠后心上，亦自覺着，反分付宮人：『閒話少說。』隗后的宮侍，已自遍受賞賜，做了一路，爲之耳目；太叔連宵達旦，潛住宮中，只瞞得襄王一人。史官有詩嘆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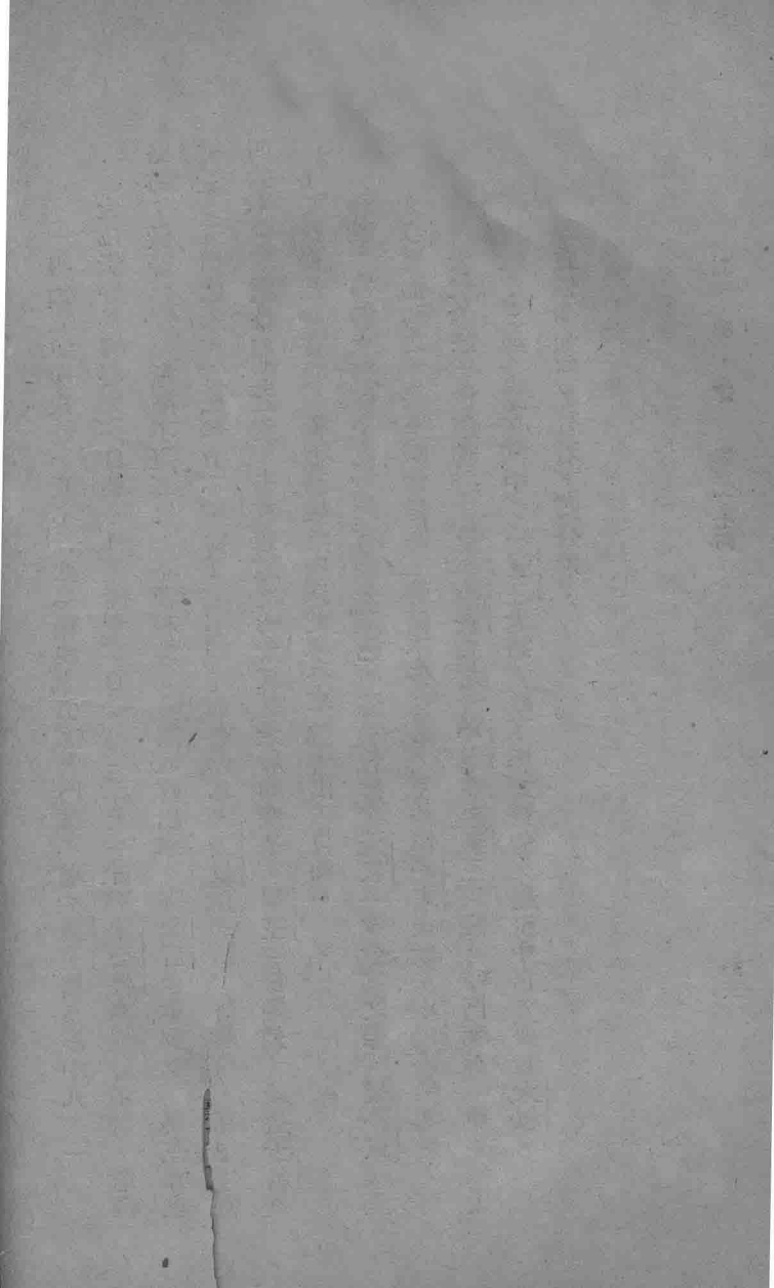
「太叔無兄何有嫂？襄王愛弟不防妻；一朝射獵成私約，始悔中宮女是夷！」
又有詩譏襄王：『不該召太叔回來，自惹其禍。』詩云：

「明知篡逆性難悛，便不行誅也絕親；引虎入門誰不噬？襄王真是夢中人！」

大凡做好事的心，一日小一日；做歹事的膽，一日大一日。甘公帶與隗后私通，走得路熟，做得事慣；漸漸不避耳目，不顧利害，自然敗露出來。那隗后少年貪慾，襄王雖則寵愛，五旬之人，到底年力不相當了，不時在別寢休息。太叔用些賄，使些勢，那把守宮門的——無過是內侍之輩——都想到：「太叔是太后的愛子，周王一日晏駕，就是太叔爲王了；落得他些賞賜，管他甚帳？」以此不分早晚，出入自如。

却說：宮婢中有個小東，頗有幾分顏色，善於音律；太叔一夕歡宴之際，使小東吹玉簫，太叔歌而和之。是夕開懷暢飲，醉後不覺狂蕩，便按住小東求歡；小東懼怕隗后，解衣脫身。太叔大怒，拔劍趕逐，欲尋小東殺之；小東竟奔襄王別寢，叩門哭訴，說：「太叔如此恁般……如今見在宮中。」襄王大怒，取了床頭寶劍，趨至中宮，要殺太叔。

畢竟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晉文公守信降原

話說：周襄王聞宮人小東之語，心頭一時火起，急取床頭寶劍，趨往中宮，來殺太叔；纔行數步，忽然轉念：「太叔乃太后所愛，我若殺之，外人不知其罪，必以我爲不孝矣。」——况太叔武藝高強，倘然不遜，挺戟相持，反爲不美。不如暫時隱忍，俟明日詢其實跡，將隗后貶退，諒太叔亦無顏復留，必然出奔外境，豈不隱便？」嘆了一口氣，擲劍於地，復回寢宮；使隨身內侍，打探太叔消息。回報：「太叔知小東來訴我王，已脫身出宮去矣。」襄王曰：「宮門出入，如何不稟命於朕？亦朕之疎於防範也！」

次早，襄王命拘中宮侍妾審問；初時抵賴，喚出小東面證，遂不能隱，將前後醜情，一一招出，襄王將隗后貶入冷宮，封鎖其門，穴牆以通飲食；太叔帶自知有罪，逃奔翟國去了。惠太后驚成心疾，自此抱病不起。

却說：顏叔桃子，聞隗后被貶，大驚曰：『當初請兵伐鄭，是我二人；請婚隗氏，又是我二人；今忽然被斥，翟君必然見怪。太叔今出奔在翟，定有一番假話，哄動翟君；倘然翟兵到來問罪，我等何以自解？』即日乘輕車疾馳，趕上太叔，做一路商量：『若見翟君，須是如此如此……』不一日，行到翟國，太叔停駕於郊外；顏叔桃子先入城見了翟君，告訴道：『當初吾等原爲太叔請婚，周王聞知美色乃自取之，立爲正宮；只爲往太后處問安，與太叔相遇，偶然太叔敍起前因，說話良久，被宮人言語誣謗。周王輕信，不念貴國伐鄭之勞，遂將王后貶入冷宮，太叔逐出境外；忘親背德，無義無恩。乞假一旅之師，殺入王城，扶立太叔爲王；救出王后，仍爲國母。誠貴國之義舉也！』翟君信其言，問：『太叔何在？』顏叔桃子曰：『現在郊外候命。』翟君遂迎太叔入城，太叔請以甥舅之禮相見，翟君大喜。

遂撥步騎五千，使大將赤丁同顏叔桃子，奉太叔以伐周；周襄王聞翟兵臨境，遣大夫譚伯爲使，至翟軍中，諭以太叔內亂之罪。赤丁殺之，驅兵直逼王城之下；襄王大怒，乃拜卿士原伯貫爲將，毛衛副之；率車三百乘，出城禦敵。伯貫知翟兵勇猛，將「輓車」聯

絡爲營，如堅城一般；赤丁沖突數次，俱不能入。連日搦戰，亦不出應。赤丁憤甚，乃定下計策：於翠雲山搭起高臺，上建天子旌旗，使軍士假扮太叔，在臺上飲晏歌舞爲樂，却教顏叔桃子各領一千騎兵，伏於山之左右。只等周兵到時，臺上放砲爲號，一齊攏殺將來。又教親兒赤風子引騎兵五百，直逼其營辱罵，以激其怒。若彼開營出戰，佯輸詐敗；引他走翠雲山一路，便算功勞。赤丁與太叔引大隊在後，準備接應。分撥停當。

却說：赤風子引五百騎兵搦戰，原伯貫登壘望之，欺其寡少，便欲出戰。毛衛諫曰：「翟人詭詐多端，只宜持重；俟其懈怠，方可擊也。」挨至午牌時分，翟軍皆下馬坐地，口中大罵：「周王無道之君！用這般無能之將，降又不降，戰又不戰，待要何如？」亦有臥地而罵者。原伯貫忍耐不住，喝教開營；營門開處，湧出車乘百餘。車上立着一員大將，金盔繡襖，手執大桿刀，乃原伯貫也。赤風子忙叫：「孩兒們快上馬！」自挺鐵搦來迎戰。不上十合，撥馬望西而走；軍士多有上馬不及者。周軍亂搶馬匹，全無行列；赤風子回馬，又戰數合。漸漸引至翠雲山相近，赤風子委棄馬匹，器械殆盡，引數騎奔山後去了。原伯貫擡頭一望，見山上飛龍赤旗飄颭，繡傘之下，蓋着太叔，大吹大擂飲酒。原伯貫

曰：「此賊命合盡於吾手！」乃揀平坦處驅車欲上，山上播木砲石打將下來。原伯正沒計較，忽聞山坳中連珠砲響：左有顏叔，右有桃子，兩路鐵騎，如狂風驟雨，圍裹將來。原伯心知中計，急教回車，來路上已被翟軍砍下亂木，縱橫道路，車不能行。原伯喝令步卒開路，軍士都心慌膽落，不戰而潰。原伯無計可施，卸下繡袍，欲難於衆中逃命；有小軍叫曰：「將軍到這騎來！」顏叔聽得叫聲，疑爲原伯，指揮翟騎追之；擒獲二十餘人，原伯果在其內。比及赤丁大軍到時，已大獲全勝；車馬器械，悉爲所俘。有逃脫的軍士，回營報知毛衛；毛衛只教堅守，一面遣人馳奏周王，求其添兵助將。不在話下。

顏叔將原伯貫縛，獻功於太叔；太叔命囚之於營。顏叔曰：「今伯貫被擒，毛衛必然喪膽；若夜半往劫其營，以火攻之，衛可擒也。」太叔以爲然，言於赤丁；赤丁用其策；暗傳號令。是夜三鼓之後，赤丁自引步軍千餘，俱用利斧，劈開索鏈，切入大營；就各車上將蘆葦放起火來，頃刻延燒，遍營中火毬亂滾，軍士大亂。顏叔桃子各引精騎，乘勢殺入，銳不可當。毛衛急乘小車，從營後而遁，正遇着步卒一隊；爲首乃是太叔帶，大喝：「毛衛那裏走？」毛衛着忙，被太叔一槍刺於車下；翟軍大獲全勝，遂圍王城。

周襄王聞二將被擒，謂富辰曰：『早不從卿言，致有此禍！』富辰曰：『翟勢甚狂，吾王暫爾出巡，諸侯必有倡義納王者。』周公孔奏曰：『王師雖敗，若悉起百官家屬，尙可背城一戰，奈何輕棄社稷，委命於諸侯乎？』召公過奏曰：『言戰者，乃危計也；以臣愚見，此禍皆本於叔隗——吾王先正其誅，然後堅守以待諸侯之救，可以萬全。』襄王歎曰：『朕之不明，自取其禍！今太后病危，朕暫當避位，以慰其意；若人心不忘朕，聽諸侯自圖之可也。』因謂周召二公曰：『太叔此來，爲隗后耳；若取隗后氏必懼國人之謗，不敢居於王城。二卿爲朕繕兵固守，以待朕之歸可也。』周召二公頓首受命。

襄王問於富辰曰：『周之接壤，惟鄭衛陳三國。朕將安適？』富辰對曰：『陳衛弱，不如適鄭。』襄王曰：『朕曾用翟伐鄭，鄭得無怨乎？』富辰曰：『臣之勸王適鄭者，正爲此也；鄭之先世，有功於周，其嗣必不忘王。以翟伐鄭，鄭心不平；固日夜望翟之背周，以自明其順也。今王適鄭，彼必喜於奉迎，又何怨焉？』襄王意乃決。富辰又請曰：『王犯翟鋒而出，恐翟人悉衆與王爲難奈何？臣願率家屬與翟決戰，王乘機出避可也。』乃

盡召子弟親黨——約數百人——勉以忠義，開門直犯翟營，牽住翟兵。襄王同簡師父左鄢父……等十餘人出城，望鄭國而去。富辰與赤丁大戰，所殺傷翟兵甚衆，辰亦身被重傷；遇頽叔，桃子，慰之曰：「子之忠諫，天下所知也；今日可以無死。」富辰曰：「昔吾屢諫王，王不聽以及此；若我不死戰，王必以我爲黜矣。」復力戰多時，力盡而死；子弟親黨，同死者三百餘人。史官有詩讚曰：

「用夷凌夏豈良謀？納女宣淫禍自求！驟諫不從仍死戰，富辰忠義播春秋！」

富辰死後，翟人方知襄王已出王城，時城門復閉，太叔命釋原伯賈之囚，使於門外呼之。周召二公，立於城樓之上，謂太叔曰：「本欲開門奉迎，恐翟兵入城剽掠，是以不敢。」太叔請於赤丁，求其屯兵城外，當出府庫之藏爲犒；赤丁許之，太叔遂入王城。先至冷宮，放出隗后，然後往謁惠太后；太后見了太叔，喜之不勝，一笑而絕。太叔且不治喪，先與隗后宮中聚鬪，欲尋小東殺之；小東懼罪，先已投井自盡矣。嗚呼哀哉！

次日，太叔假傳太后遺命，自立爲王；以叔隗爲王后，臨朝受賀。發府藏大犒翟軍，然後爲太后發傷。國人爲之歌曰：

「莫喪母，且娶婦；婦得嫂，臣娶后。爲不慚，言可醜！誰其逐之？我與爾左右！」
太叔聞國人之歌，自知衆論不服，恐生他變；乃與隗氏移駐於溫，大治宮室，日夜取樂。王城內國事，每委周召二公料理，名雖爲王，實未嘗與臣民相接也。原伯貫逃往原城去了。

這邊話且攔過不提。且說：周襄王避出王城，雖然望鄭國而行，心中未知鄭意好歹；行至汜城，其地多竹而無公館，一名竹川。襄王詢土人，知入鄭界；卽命停車於借宿於農民封氏草堂之內。封氏問：「官居何職？」襄王言曰：「我，周天子也；爲國中有難，避而到此。」封氏大驚，叩頭謝罪曰：「吾家二郎，夜來夢紅日照於草堂，果有貴人下降。」卽命二郎殺雞爲黍。襄王問：「二郎何人？」對曰：「民之後母弟也。與民同居於此，共覺同耕，以奉養後母。」襄王歎曰：「汝農家兄弟，如此和睦；朕貴爲天子，反受母弟之害。朕不如此農民多矣！」因淒然淚下。大夫左鄆父進曰：「周公大聖，尙有骨肉之變；吾主不必自傷，作速告難於諸侯，料諸侯必不坐視。」襄王乃親作書稿，使人分告齊，宋，陳，鄭，衛，諸國。略曰：

「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越在鄭地汜。敢告」

簡師父奏曰：「今日諸侯有志圖伯者，惟秦與晉；晉有蹇叔，百里奚，公孫枝諸賢爲政；晉有趙衰，狐偃，胥臣，諸賢爲政。必能勸其君以勤王之義，他國非所望也。」襄王乃命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鄆父告於秦。

且說：鄭文公聞襄王居汜，笑曰：「天子今日方知翟之不如鄭也！」卽日使工師往汜地創立廬舍，親往起居，省視器具；一切供應，不敢菲薄。襄王見鄭文公，頗有慚色；魯宋諸國，亦遣使問安，各有餽獻，惟衛文公不至。魯大夫臧孫辰字文仲，聞之嘆曰：「衛侯將死矣！諸侯之有王，猶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木無本必枯，水無源必竭。不死何爲？」——時襄王十八年之冬十月也。

至明年春，衛文公薨，世子鄭立，是爲成公；果應臧文仲之言。此是後話。

再說：簡師父奉命告晉，晉文公詢於狐偃，偃對曰：「昔齊桓之能合諸侯，惟尊王也；况晉數易其君，民以爲常，不知有君臣之大義。君盍納王，而討太叔之罪，使民知君之不可貳乎？繼文侯輔周之勳，光武公啓晉之烈，皆存於此。——若晉不納，秦必納之，則

伯業獨歸於秦矣。」文公使太史郭偃卜之，偃曰：「大吉。此黃帝戰於阪泉之兆。」文公曰：「寡人何敢當此？」偃對曰：「周室雖衰，天命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其克叔帶必矣！」文公曰：「更爲我筮之。」得「乾下離上」。「大有」之卦第三爻，動變爲「兌下離上」。「睽卦。偃斷之曰：『大有之九三云：『公用享於天子。』戰克而王享，吉莫大焉。乾爲天，離爲日；日麗於天，昭明之象。乾變而兌，兌爲澤；澤在下，以當離日之炤，是天子之恩光炤臨晉國，又何疑焉？』」

文公大悅，乃大閱車徒，分左右之軍；使趙衰將左軍，魏犢佐之；郤縠將右軍，顛頡佐之，文公引狐偃欒枝等，左右策應。臨發時，河東守臣報稱：「秦伯新統大兵勤王，已在河上，不日渡河矣。」狐偃進曰：「秦公志在勤王，所以頓兵河上者，爲東道之不通故也。去草中之戎，麗土之狄，皆車馬必由之路；秦素未與道，恐其不順，是以懷疑不進。君誠行賂於二夷，諭以假道勤王之意，二夷必聽；更使人謝秦君，言：『晉師已發。』秦必退矣。」文公然其言，一面使狐偃之子狐射姑，齎金帛之類，行賂於戎狄；一面使胥臣往河上辭秦。胥臣謁見穆公，致晉侯之命曰：「天子蒙塵在外，君之憂，卽寡君之憂也。」

寡君已掃境內，興師代君之勞，已有成算，毋敢煩大軍遠涉。」穆公曰：「寡人恐晉君新立，軍師未集，是以奔走在此，以禦天子之難；既晉君克舉大義，寡人當靜聽捷音。」蹇叔，百里奚，皆曰：「晉侯欲專大義，以服諸侯；恐主公分其功業，故遣人止我之師。不如乘勢而下，共迎天子；豈不美哉？」穆公曰：「寡人非不知勤王美事，但東道未通，恐狄戎爲梗；晉初爲政，無大功何以定國？不如讓之。」乃遣公子繫隨左鄆父至汜，問勞襄王，穆公班師而回。

却說：胥臣以秦君退師回報，晉兵遂進屯陽樊，守臣蒼葛出郊外勞軍。文公使右軍將軍卻縠等圍溫，左軍將軍趙衰等，報襄王於汜。襄王以夏四月丁巳日，復至王城；周召二公，迎之入朝。不在話下。

溫人聞周王復位，乃羣聚攻頽叔桃子殺之；大開城門以納晉師。太叔帶忙攜隗后登車，欲奪門出走翟國；守門軍士，閉門不容其去。太叔仗劍砍倒數人，却來魏犢追到，大喝：「逆賊那裏去走？」太叔曰：「汝放孤出城，異日厚報。」魏犢曰：「問天子肯放你時，魏犢就做人情。」太叔大怒，挺劍刺來；被魏犢躍上其車，一刀斬之。軍士擒隗氏來見

，驪曰：「此淫婦，留他何用？」命衆軍亂箭噴射。可憐如花夷女，與太叔帶半載歡娛，今日死於萬箭之下！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逐兄盜嫂據南陽，半載歡娛並羅殃；淫逆倘然無速報，世間不復有綱常。」

魏驪帶二屍以報郤溱，溱曰：「何不檻送天子，明正其戮？」魏驪曰：「天子避殺弟之名假手於晉，不如速誅之爲快也。」郤溱嘆息不已，乃埋二屍於神農澗之側；一面安撫溫民，一面使人報捷於陽樊。晉文公聞太叔隗氏俱已伏誅，乃命駕親至王城，朝見襄王奏捷；襄王設醴酒以饗之，復大出金帛相贈。文公再拜謝曰：「臣重耳不敢受賜，但死後得用隧葬，臣沐恩於地下無窮矣！」襄王曰：「先王制禮，以限隔上下；止有此生死之文，朕不敢以私勞而亂大典。叔父大功，朕不敢忘，乃割畿內溫，原陽樊，攢茅，四邑，以益其封。文公謝恩而退，百姓攜老扶幼填塞街市，爭來識認晉侯。嘆曰：「齊桓公今復出也！」

晉文公下令枝路俱班師，大軍屯於太行山之南；使魏犢定陽樊之田，顛頡定攢茅之田，欒枝定溫之田——晉侯親率趙衰定原之田，爲何定原之田，文公親往？那原乃周卿上原，伯貫之封邑；原，伯貫兵敗無功，襄王奪其邑以與晉，伯貫見在原城，恐其不服，所以必須親往，顛頡至攢茅，欒枝至溫，守臣俱攜酒食出迎。

却說：魏犢至陽樊，守臣蒼葛謂其下曰：『周棄岐豐，餘地幾何，而晉復受四邑耶？我與晉同是王臣，豈可服之？』遂率百姓持械登城。魏犢大怒，引兵圍之，大叫：『早早降順，萬事俱休；若打破城池，盡皆屠戮！』蒼葛在城上答曰：『吾聞：「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今此乃王畿之地，畿內百姓，非王之宗族，卽王之親戚；晉亦周之臣子，忍以兵威相劫耶？』魏犢感其言，遣人馳報文公；文公致書於蒼葛，略曰：

「四邑之地，乃天子大賜，寡人不敢違命；將軍若念天子之姻親，率以歸

國，亦惟將軍之命是聽。」

因諭魏犢緩其攻，聽陽民遷徙。蒼葛得書，命城中百姓：『願歸周者去，願從晉者留。』百姓願去者大半；蒼葛盡率之，遷於軹村。魏犢定其疆界而還。

再說：文公同趙衰略地至原，原伯貫給其下曰：『晉兵圍陽樊，盡屠其民矣！』原人恐懼，共誓死守，晉兵圍之。趙衰曰：『民所以不服晉者，不信故也；君示之以信，將不攻而下矣。』文公曰：『示信若何？』趙衰對曰：『請下令：』軍士各持三日之糧；若三日攻原不下，即當解圍而去。』文公依其言。到第三日，軍吏告稟：『軍中只有今日之糧了！』文公不答。是日夜半，有原民縋城而下，言：『城中已探知陽樊之民，未嘗遭戮，相約於明晚獻門。』文公曰：『寡人原約攻城以三日爲期，三日不下，解圍去之；今滿三日矣，寡人明早退師。爾百姓自盡守城之事，不必又懷二念。』軍吏請曰：『原民約明晚獻門，主公何不暫留一日，拔一城而歸，即使糧盡，陽樊去此不遠，可馳取也。』文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憑也；三日之令，誰不聞之？若復留一日，是失信矣！得原而失信，民尙何憑於寡人？』黎明，即解原圍。原民相顧曰：『晉侯甯失城不失信，此有道之君！』乃爭建降旗於城樓，縋城以追文公之軍者，紛紛不絕；原伯貫不聽禁止，只得開城出降。鬻仙有詩云：

「口血猶含起戰戈，誰將片語作山河？去原畢竟原來服，譎詐何如信義多？」

晉軍行三十里，原民追至；原伯賈降書亦到。文公命扎住車馬，以軍車直入原城，百姓鼓舞稱慶；原伯賈來見，文公待以王朝卿士之禮，遷其家於河北。文公擇四邑之守曰：『昔子餘以壺殮從寡人於衛，忍飢不食，此信士也；寡人以信得原，還以信守之。』使趙衰爲原大夫，兼領陽樊。又謂卻溱曰：『子不私其族，首同欒氏，通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乃以卻溱爲溫大夫，兼守攢茅。各留兵二千，戍其地而還。後人論文公：『納王示義，伐原示信，乃圖伯之首事也！』

畢竟何時稱伯？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却敵……晉文公伐衛破曹

話說，晉文公定了潞，原，陽樊，攢茅；四邑封境，直通太行山之南，謂之南陽。

此周襄王十七年之冬也——齊孝公亦有嗣伯之意，自無虧之死，惡了魯僖公，鹿上不署，警了宋襄公，孟會不赴，背了楚成王，諸侯離心，朝聘不至。孝公心懷憤怒，欲用兵中原，以振先業；乃集羣臣問曰：「先君桓公在日，無歲不征，無日不戰；今寡人安坐朝堂，如居蝸殼之中，不知外事，寡人愧之。昔年魯侯謀救無虧，與寡人爲難，此仇未報；今魯北與衛結南與楚通，倘結連伐齊，何以當之？聞魯歲飢，寡人意欲乘此加兵，以杜其謀。諸卿以爲何如？」上卿高虎奏曰：「魯方多助，伐之未必有功。」孝公曰：「雖無功，請試一行，以觀諸侯離合之狀。」乃親率車徒二百乘，欲侵魯之北鄙。

邊人聞信，先來告急。魯正值飢饉之際，民不勝兵；大夫臧孫辰言於僖公曰：「齊挾

忿深入，未可與爭勝負也，請以辭命謝之。」僖公曰：「當今善爲辭命者何人？」臧孫辰對曰：「臣舉一人：乃先朝司空無駭之子，展氏獲名，字子禽；官拜士師，食邑柳下。此人外和內介，博文達理；因居官執法，不合於時，棄職歸隱。若得此人爲使，定可不辱君命，取重於齊矣。」僖公曰：「寡人亦素知其人，今安在？」曰：「見在柳下，使人召之。」展獲辭以病，不能行，臧孫辰曰：「禽有從弟名喜，雖在下僚，頗有口辨；若令喜就獲之家，請其指授，必有可聽。」僖公從之。

展喜至柳下，見了展獲，道達君命；展獲曰：「齊之伐我，欲紹桓公之伯業也。夫圖伯莫如尊王，若以先王之命責之，何患無辭？」展喜復於僖公曰：「臣知所以却齊矣！」僖公已具下犒師之物，無非是牲醴粟帛之類，裝做數車，交與展喜；喜至北鄙，齊師尙未入境。乃迎將上去，至汶南地方，剛遇齊兵前隊，乃崔夭爲先鋒；展喜先將禮物呈送崔夭，崔夭引至大軍，謁見齊侯。呈上犒軍禮物，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臨於敝邑，使下臣喜奉犒執事。」孝公曰：「魯人聞寡人興師，亦恐懼乎？」喜笑曰：「小人則或者恐懼矣，若君子，則全無恐懼也。」孝公曰：「汝國文無施伯之智，武無曹劌之勇；

况正逢飢饉，野無青草，何所恃而不懼？」喜答曰：「敝邑別無所恃，所恃者先王之命耳。昔周先王封太公於齊，封我先君伯禽於魯，使周公與太公割牲爲盟。誓曰：「世世子孫，同獎王室，無相害也。」此語載在盟府，太史掌之；桓公是以九合諸侯，而先與莊公爲柯之盟，奉王命也。君嗣位九年，敝邑君臣，引領望齊曰：「庶幾修先伯主之業，以親睦諸侯。」若棄成王之命，違太公之誓，墮桓公之業，以好爲仇，度君侯之必不然也。敝邑恃此不懼。」孝公曰：「子歸語魯侯：「寡人願修睦，不復用兵矣！」即便傳令班師。潛淵有詩，譏臧孫知柳下惠之賢，不能薦引同朝。詩云：

「北望烽煙魯勢危，片言退敵奏功奇；臧孫不肯開賢路，柳下仍淹展士師。」

展喜還魯，復命與僖公；臧孫辰曰：「齊師雖退，然其意實輕魯；臣請偕仲遂如楚，乞師伐齊。使齊侯不敢正眼覷魯，此數年之福也。」僖公以爲然，乃使公子遂爲正使，臧孫辰爲副使，行聘於楚；臧孫辰素與楚將成得臣相識，使得臣先容於楚王。謂楚王曰：「齊背鹿上之約，宋爲泓水之戰；二國者，皆楚仇也；王若問罪於二國，寡君願悉索敝賦，爲王前驅。」楚成王大喜，即拜成得臣爲大將，申公叔侯副之；率兵伐齊，取陽穀之地，以封

齊桓公之子雍，使雍巫相之。留甲士千人，從申公叔侯屯戍，以爲魯之聲援。成得臣奏凱還朝。

令尹子文時已年老，請讓政於得臣；楚王曰：「寡人怨宋，甚於怨齊；子玉已爲我報齊矣，卿爲我伐宋，以報鄭之仇。俟凱旋之日，聽卿自使。何如？」子文曰：「臣才萬不及子玉，願以自代，必不誤君王之事。」楚王曰：「宋方事晉，楚若伐宋，晉必救之；兩當晉宋，非卿不可。卿強爲寡人一行。」乃命子文治兵於睽，簡閱車馬，申明軍法。子文滿意欲顯子玉之能，是日，草草完事，終朝畢事，不戮一人。楚王曰：「卿閱武而不戮一人，何以立威？」子文奏曰：「臣之才力，比於強弩之末矣；必欲立威，非子玉不可。楚王更使得臣治兵於蔿；得臣簡閱精細，用法嚴肅，有犯不赦，竟一日之長，方纔事畢。總計鞭七人之背，貫三人之耳；真個：「鐘鼓添聲，旌旗改色。」楚王喜曰：「子玉果將才也！」

子文復請致政，楚王許之；乃以得臣爲令尹，掌中軍元帥事，羣臣皆造子文之宅，賀

其舉薦之人，治酒相款。時文武畢集，惟大夫蔣呂臣有微恙不至。酒至半酣，闈人報：「門外有一小兒求見。」子文命召入。那小兒舉手鞠躬，竟造末席而坐；飲酒啖炙，傍若無人，有人認識此兒，乃蔣呂臣之子，名曰蔣賈，年方一十三歲。子文異之，問曰：「某爲國得一大將，國老無不賀；爾小子獨不賀何也？」蔣賈曰：「諸公以爲可賀，愚以爲可弔耳！」子文恐曰：「汝謂『可弔』，有何說？」賈曰：「愚觀子玉爲人，勇於任事，而昧於決機，能進而不能退；可使佐鬪，不可專任也。若以軍政委之，必至僨事。諺云：『太剛則折，』子玉之謂矣！舉一人而敗國，又何賀焉？如其不敗，賀未晚矣。」左右曰：「此小兒狂言，不須聽之。」蔣賈大笑而出，衆公卿俱散。

明日，楚王拜得臣爲大將，親統大兵，糾合陳蔡鄭許四路諸侯，一同伐宋，圍其緡邑；宋成公使司馬公孫固如晉告急。晉文公集羣臣問計，先軫進曰：「方今惟楚強橫，而於君有私恩；今楚伐宋，生事中原，此天授我以救災恤患之名也。取威定伯，在此舉矣！」文公曰：「寡人欲解齊宋之患，如何而可？」狐偃進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是二國又皆主公之仇也，若與師以伐曹衛，楚必移兵來救，則齊宋寬矣。」文公曰：「善。」

『乃以其謀告公孫固，使回報宋公令其堅守。』

公孫固領命去了；文公以兵少爲慮，趙衰進曰：『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我曲沃武公，始以一軍受命；獻公始作二軍，以滅霍，魏，虞，虢，諸國，拓地千里。晉在今日，不得爲次國，宜作三軍。』文公曰：『三軍旣作，遂可用否？』趙衰曰：『未也。民未知禮，雖聚而易散；君盍大蒐以示之禮。使民知尊卑長幼之序，動親上死長之心，然後可用。』文公曰：『作三軍必須立元帥，誰堪其任？』趙衰對曰：『夫爲將者，有勇不如智，有智不如學；君如求智勇之將，不患無人；若求有學者，臣所見惟卻縠一人耳。』縠年五十餘矣，好學不倦，說禮樂而敦詩書。夫禮，樂，詩，書，先王之法，德義之府也；民生以德義爲本，兵事以民爲本。惟有德義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文公曰：『善。』乃召卻縠，欲拜爲元帥，縠辭不受。文公曰：『寡人知卿卿不可辭。』強之再三，乃就職。

擇日，大蒐於被廬，作上中下三軍；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祁曄掌大將旗鼓，使狐偃將上軍，偃辭曰：『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乃命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使趙衰

將下軍，衰辭曰：『臣真慎不如欒枝，有謀不如先軫，多聞不如胥臣。』乃命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魎爲車右，趙羸爲大司馬。卻穀登壇發令，三通鼓罷，操演陣法：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坐，作，進，退，皆有成規。有不能者，教之；三教而不遵，以違令論，然後用刑。一連操演三日，奇，正，變化，指揮如意。衆將見卻穀寬嚴得體，無不悅服；方欲鳴金收軍，忽將臺之下，起一陣旋風，竟將大帥旗杆，吹爲兩段。衆皆變色，卻穀曰：『帥旗倒折，主將當應之；吾不能久與諸子同事！然主公必成大功。』衆問其故，穀但笑而不答。——時周襄王十九年冬十二月之事也。

明年春，晉文公議分兵以伐曹衛，謀於卻穀，穀對曰：『臣已與先軫商議停當矣，今日非與曹衛爲難也；分兵可以當曹衛，而不可以當楚。主公宜以伐曹爲名，假道於衛；衛曹方睦，必然不允。我乃從南河出師，出其不意，直搗衛境，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勝有八九。旣勝衛，然後乘勢而臨曹，曹伯素失民心，又惕於敗衛之威，其破曹必矣。』文公喜曰：『子真有學之將也！』即使人如衛假道伐曹，衛大夫元咺請於成公曰：『始晉君出亡過我，先君未嘗加禮；今來假道，君必聽之。不然，彼將先衛而後曹矣。』成公曰

：「寡人與曹共服於楚，若假以伐曹之路，恐未結晉歡，而先取楚怒也；怒晉猶恃有楚，并怒楚將何恃乎？」遂不許。晉使回報文公，文公曰：「不出元帥所料也！」乃命迂道南行，渡了黃河，行至五鹿之野。文公曰：「嘻！此介子推割股處也！」不覺凄然淚下，諸將皆感嘆助悲。魏犇曰：「吾等當拔城取邑，爲君雪往年之恥，何用嘆息？」先軫曰：「武子之言，是也；臣願率本部之兵，獨取五鹿。」文公壯其言，許之。魏犇曰：「吾當助子一臂。」二將升車前進。先軫令軍士多帶旗幟，凡所過山林高阜之處，便教懸插，務要透出林表。魏犇曰：「吾聞『兵行詭道。』今遍張旗表，反使敵人知備，不知何意？」先軫曰：「衛素臣服於齊，近改事荆蠻，國人不順，每虞中國之來討；吾主欲繼齊圖伯，不可示弱，當以先聲奪之。」

却說：五鹿百姓，不意晉兵猝然來到，登城瞭望；但見旌旗布滿山林，正不知兵有多少。不論城內城外居民，爭先逃竄。守臣禁止不住，先軫兵到，無人守禦，一鼓拔之；遣人報捷於文公，文公喜形於色。謂狐偃曰：「舅云『得土』今日驗矣！」乃留老將卻步楊屯守五鹿，大軍移營，進屯斂孟。

郤穀忽然得病，文公親往視之；郤穀曰：『臣蒙諸公不世之遇，本欲塗肝裂腦，以報知己。奈天命有限，當應折肱之兆，死在旦夕！尙有一言奉啓：』文公曰：『卿有何言？寡人無不聽教。』穀曰：『君之伐曹衛，本謀固以致楚也；致楚必先計戰，計戰必先合齊。秦遠而齊近，君速遣一使結好齊侯，願與結盟；齊方惡楚，亦思結晉。倘得齊侯降臨，則衛曹必懼而請成；因而收秦，此制楚之全策也。』文公曰：『善。』遂遣使通好於齊，敘述桓公先世之好，願與結盟，同攘荆蠻。

時齊孝公已薨，國人推立其弟潘，是爲昭公——潘葛嬴所生也——新嗣大位；以取穀之故，正欲結晉以抗楚。聞知晉侯屯軍斂孟，卽日命駕至衛地相會；衛成公見五鹿已失，忙使甯速之子甯俞，前來謝罪請成。文公曰：『衛不容假道，今懼而求成，非其本心；寡人旦夕，當踏平楚丘矣。』甯俞還報衛侯。時楚丘城中，訛傳晉兵將到，一夕五驚；俞謂衛成公曰：『晉怒方盛，國大震恐，君不如暫出城避之；晉知主公已出，必不來攻楚丘。』

然後再乞晉好，保全社稷可也。」成公嘆曰：「先君不幸，失禮於亡公子；寡人反一時不明，不允假道，以至如此。累及國人，寡人亦無面目居於國中！」乃使大夫咺同其弟叔武攝國事，自己避居襄牛之國；一面使大夫孫炎，求救於楚。時乃春二月也。髡翁有詩云：

「納姬贈馬怪紛紛，患難何須具主賓？誰知五鹿開疆者，便是當年求乞人！」

是月，郤穀卒於軍，晉文公悼惜不已，使人護送其喪歸國；以先軫有取五鹿之功，升爲元帥。用胥臣佐下軍，以補先軫之缺。因趙衰前薦胥臣多聞，是以任之。文公欲遂滅衛國，先軫諫曰：「本爲楚困齊宋，來拯其危；今齊宋之患未解，而先覆人國，非伯者存亡恤小之義也。」况衛雖無道，其君已出，廢置在我；不如移兵東伐曹，比及楚師救衛，則我已在曹矣。」文公然其言。

三月，晉師圍曹，曹共公集羣臣問計，傅肅進曰：「晉君此行，爲報觀脅之怨也；其怒方深，不可較力。臣願奉使謝罪請平，以救一國百姓之難。」曹共公曰：「晉不納衛，肯獨納曹乎？」大夫于朗進曰：「臣聞晉侯出亡過曹，負羈私餽飲食，今又自請奉使；此乃賣國之計，不可聽之。主公先斬負羈，臣自有計退晉。」曹共公曰：「負羈謀國不忠

，姑念世臣，免死罷官。」負燕謝恩出廟去了。正是：「閉門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

共公問于朗：「計將安出？」朗曰：「晉侯恃勝，其氣必驕；臣請詐爲密書，約以黃昏獻門。預使精兵挾弓弩，伏於城墻之內；哄得晉侯入城，將懸門放下，萬矢俱發，不愁不爲齏粉。」曹共公從其計，晉侯得朗降書，便欲進城。先軫曰：「曹力未虧，安知非詐？臣請試之。」乃擇軍中長鬚偉貌者，穿晉侯衣冠代行；寺人勃鞞，自請爲御，黃昏左側，城上豎起降旛一面，城門大開；假晉侯引著五百餘人，長驅而入。未及一半，但聞城墻之內，梆聲亂響，箭如飛蝗射來；急欲回車，門已下閉。可惜勃鞞及三百餘人，死做一堆。幸得晉侯不去，不然，「崑崗失火，玉石俱焚」了！

晉文公先年過曹，曹人多有認得的，其夜倉卒不辨真僞；朗只道晉侯已死，在曹共公面前，好不誇嘴。及至天明辨驗，方知是假的，早滅了一半興；其未曾入城者，逃命來見晉侯。晉侯怒上加怒，攻城愈急；朗又獻計曰：「可將射死晉兵，暴屍於城上；彼軍見之，必然慘沮，攻不盡力。再延數日，楚救必至；此乃搖動軍心之計也。」曹共公從

之。

晉軍見城頭用秤竿懸屍，壘壘相望，口中怨嗟不絕。文公謂先軫曰：「軍心恐變，如之奈何？」先軫對曰：「曹國墳墓，俱在西門之外；請分軍一半，列營於墓地，若將發掘者。城中必懼，懼必亂，而後乃可乘也。」文公曰：「善。」乃令軍中揚言：「將發曹人之墓。使狐毛狐偃，率所部之軍，移屯墓地，備下鋤鋤，限定來日午時，各以墓中髑髏獻功。」城內聞知此信，心膽俱裂；曹共公使人於城上大叫：「休要發墓，今番真正願降！」先軫亦使人應曰：「汝誘殺我軍，復磔尸城上，衆心不忍，故將發墓以報此恨；汝能殲殲死者，以棺送還吾軍，吾當斂兵而退矣。」曹人覆曰：「既如此，請寬限三日。」先軫應曰：「三日內不送尸棺，難怪我辱汝祖宗也。」曹共公果然收取城上尸骸，計點數目，各備棺木；三日之內，盛斂得停停當當，裝載乘車之上。

* * * * *

先軫定下計策，預令狐毛，狐偃，欒枝，胥臣，整頓兵車，分作四路埋伏；只等曹人開門出棺，四門一齊攻打進去。到第四日，先軫使人於城下大叫：「今日還我尸棺否？」

曹人城上應曰：『請解圍退兵五里，即當交納。』先軫稟知文公，傳令退兵，果退五里之遠。城門開處，棺車分四門推出；纔出得三分之一，忽聞砲聲大舉，四路伏兵，一齊發作，城門被喪車填塞，急切不能關閉。晉兵乘亂攻入，曹共公方在城上彈壓；魏犇在城上看見，從軍中一躍登城，劈胸揪住，縛做一束。于朗越城欲遁，被顛頡獲住斬之。

晉文公率衆將登城樓受捷；魏犇獻曹伯襄，顛頡獻于朗首級，衆將各有擒獲；晉文公命取仕籍觀之，乘軒者三百人，各有姓名，按籍拘拿，無一脫者，籍中不見僖負羈名字，有人說：『負羈爲勸曹君行成，已除籍爲民矣。』文公乃面數曹伯之罪曰：『汝國只有一賢臣，汝不能用；却任用一班宵小，如小兒嬉戲，不亡何時？』喝教：『幽於大寨，俟勝楚之後，待聽處分。』其乘軒三百人，盡行誅戮；抄沒其家，以賞勞軍士。僖負羈有盤殮之惠，家住北門；環北一帶，傳令：『不許驚動。如有犯僖氏一草一木者斬首！』晉侯分調諸將，一半守城，一半隨駕；出屯大寨。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曹伯慢賢遭繫虜，負羈行惠免誅夷；眼前不肯行方便，到後方知是與非。』

却說：魏犇顛頡二人，素有挾功驕恣之意；今日見晉侯保全僖氏之令，魏犇忿然曰：

「吾等今日擒君斬將，主公並無一言褒獎；些須盤殮，所惠幾何？却如此用情，真個輕重不分了！」顛頡曰：「此人若仕於晉，必當重用，我等被他欺壓；不如一把火燒死了他，免至後患。便主公曉得，難道真個斬首不成？」魏犢曰：「言之有理。」二人相與飲酒，候至夜靜，私領軍卒，圍住僖負羈之家；前後門放起火來，火燄冲天。魏犢乘醉恃勇，躍上門樓，冒著火勢，在簷溜上奔走如飛，欲尋僖負羈殺之；誰知棟榱焚毀，倒塌下來，撲陸一聲，魏犢失脚墜地，跌個仰面朝天。只聽得天崩地裂之聲，一根敗棟刮喇的，正打在魏犢胸脯上；魏犢大痛無聲，登時口吐鮮血。前後左右，火毬亂滾，只得掙扒起來，兀自擎著庭柱，仍躍上屋，盤旋而出；滿身衣服，俱帶著火，扯得赤條條，方免焚身之禍。魏犢雖然勇猛，此事不繇不困倒了；剛遇顛頡來到，扶到空閑去處，解衣衣之，一同上車，回寓安歇。

却說：狐偃、胥臣，在城內，見北門火起，疑有軍變；慌忙引兵來視，見僖負羈家中被火。急教軍士撲滅。已自焚燒得七零八落，僖負羈率家人救火，觸煙而倒。比及救起，已中火毒，不省人事，其妻曰：「不可使僖氏無後！」乃抱五歲孩兒僖祿奔後園，立汚池

中得免。亂到五更，其火方熄；僖氏家丁死者數人，殘毀旁舍民居，數十餘家。狐偃，胥臣，訪知是魏驪顛頡二人放的火，大驚，不敢隱瞞，飛報大寨；那大寨離城五里，是夜雖望見城中火光，不甚明白，直到天明，文公接得申報，方知其故。卽刻駕車入城，先到北門來看僖負羈；僖負羈張目一看，遂暝。文公嘆息不已，負羈妻抱著五歲孩兒僖祿，哭拜於地；文公亦爲垂淚，謂曰：『賢嫂不必愁煩，寡人爲汝育之。』卽懷中拜爲大夫，厚贈金帛，殯葬負羈攜其妻子歸晉。——直待曹伯歸附之後，負羈妻願歸鄉省墓，乃遣人送歸，僖祿長成，仍仕於晉爲大夫。此是後話。

當日，文公命司馬趙衰，議違命放火之罪，欲誅魏驪顛頡；趙衰奏曰：『此二人有十九年從亡奔走之勞，近又立有大功，可以赦之。』文公怒曰：『寡人所以取信於民者，令也。臣不遵令，不謂之臣；君不能行令於臣，不謂之君；不君，不臣，何以立國？諸大夫有勞於寡人者甚衆，若皆可犯令擅行，寡人自今不復能出一令矣！』趙衰復奏曰：『主公之言甚當。然魏驪材勇，諸將莫及，殺之誠爲可惜；且罪有首從，臣以爲借顛頡一人，亦足警衆。何必并誅？』文公曰：『聞魏驪傷胸不能起；何惜此旦暮將死之人，而不以行吾

法乎？」趙衰曰：「臣請以君命問之。如其必死，誠如君言，倘尚可驅馳，願留此虎將以備緩急。」文公點頭道：「是。」乃使荀林父往召顛頡，使趙衰視魏犨之病。

不知魏姓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晉楚城濮大交兵

話說：趙衰奉了晉侯密旨，乘車來看魏犇；時魏犇胸脯傷重，病臥於床。問：「來者是幾人？」左右曰：「止趙司馬單車至此。」魏犇曰：「此探吾死生，欲以我行法耳！」乃命左右取疋帛：「爲我束胸，我當出見使者。」左右曰：「將軍病甚，不宜輕動。」魏犇大喝曰：「病不至死，決勿多言！」如常裝束而出，趙衰問曰：「聞將軍病，猶能起乎？」主公使衰問子所苦。」魏犇曰：「君命至此，不敢不敬，故勉強束胸以見吾子。犇自知有罪萬死，萬一獲赦，尙將以餘息報君父之恩！其敢自逸？」於是距躍者三，曲踊者三。趙衰曰：「將軍保重，衰當爲主公言之。」乃復命於文公言：「魏犇雖傷，尙能躍踊；且不失臣禮，不忘報効。君若赦之，後必得其死力。」文公曰：「苟足以申法而警衆，寡人亦何樂乎多殺？」

須臾，荀林父拘顛頡至，文公罵曰：『汝焚僖大夫之家何意？』顛頡曰：『介子推割股啖君，亦遭焚死，况盤殮乎？臣欲使僖負羈附於介山之廟也！』文公大怒曰：『介子推逃祿不仕，何與寡人？』乃問趙衰曰：『顛頡主謀放火，違命擅刑，合當何罪？』趙衰應曰：『如今當斬首。』文公喝命軍正用刑，刀斧手將顛頡擁出轅門斬之；命以其首祭負羈於僖氏之家，懸其首於北門號令曰：『今後有違寡人之令者視此！』文公又問趙衰曰：『魏犇與顛頡同行，不能諫阻，合當何罪？』趙衰應曰：『當革職使立功贖罪。』文公乃革魏犇右戎之職，以舟之僑代之。將士皆相顧曰：『顛魏二將，有十九年從亡大功；一違君命，或誅或放，况他人乎？國法無私，各宜謹慎。』自此三軍肅然知畏。史官有詩云：

「亂國全憑用法嚴，私勞公議兩難兼；祇因違命才難贖，豈爲盤殮一夕淹？」

話說兩頭，却說：楚成王伐宋，克了緡邑，直至睢陽；四面築起長圍，欲俟其困，迫而降之。忽報：『衛地遣使臣孫炎告急。』楚王召問其事。孫炎將晉取五鹿，及衛君出居襄牛之事，備細訴說：『如救兵稍遲，楚丘不守。』楚王曰：『吾舅受困，不得不救。』乃分申息二邑之兵，留元帥成得臣，及鬬越椒，鬬勃宛春……一班將佐，同各路諸侯救宋。

；自統蔣呂臣鬪宜申……等率中軍兩廣，親往救衛。四路諸侯，亦慮本國有事，各各辭回；止留其將統兵。陳將轅選，蔡將公子印，鄭將石癸，許將百疇；俱聽得臣調度。

單說：楚王行至半途，聞晉兵已移向曹國；正議救曹，未幾報至：『晉兵已破曹，執其君。』曹王大驚曰：『晉之用兵，何神速乃爾！』遂駐軍於中城，遣人往穀，取回公子雍及易牙……等以穀地仍復歸齊，使申公叔侯與齊講和，撤戍而還。又遣人往宋，取回成得臣之師。且戒諭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年踰六旬，而果得晉國；備嘗險阻，通達民情，殆天假之年以昌大晉國之業，非楚所能敵也！不如讓之。』使命至穀，申公叔侯致穀，修好於齊，班師回楚。

惟成得臣自恃其才，憤憤不平。謂衆諸侯曰：『宋城旦暮且破，奈何去之！』鬪越椒亦以爲然。得臣使回見楚王：『願少待破宋，奏凱而回；如遇晉師，請決一死戰。若不能取勝，甘伏軍法！』楚王召子文問曰：『孤欲召子玉還，而子玉請戰，於卿何如？』子文曰：『晉之救宋，志在圖伯；然晉之伯，非楚利也。能與晉抗者惟楚；楚若避晉，則晉遂

伯矣。且曹衛，我之與國；見楚避晉，必懼而附晉。姑令相持，以堅曹衛之心，不亦可乎？王但戒子玉：「勿輕與晉戰。」若講和而退，猶不失南北之局也。」楚王如其言，分付越椒戒得臣：「勿輕戰，可和則和。」成得臣聞越椒回復之話，且喜不即班師，攻宋愈急，晝夜不息。宋成公初時，得公孫固報信，晉侯將伐曹衛以解宋圍，乃悉力固守；及楚成王分兵一半救衛去了，得臣之圍愈急，心下轉慌。大夫門尹般進曰：「晉知救衛之師已行，未知圍宋之師未退也；臣請冒死出城。再見晉君，乞其救援。」宋成公曰：「求人至再，豈可以空言往乎？」乃藉庫藏中寶玉重器之數，造成冊籍，獻於晉侯，以求進兵只等楚兵甯靜，便照冊輸納。門尹般再要一人幫行，宋公使華秀老同之。

二人辭了宋公，覷個方便，縋城而出；偷過敵寨，一路探訪晉軍；到於何處？逕奔軍中告急。門尹般、華秀老，二人見了晉侯，涕泣而言：「敵邑亡在旦夕，寡人惟是不腆宗器，願納左右，乞賜哀憐！」文公謂先軫曰：「宋事急矣！若不往救，是無宋也；若往救，必須戰楚。卻穀曾爲寡人策之，非合齊秦爲助不可；今楚歸穀地於齊，與之適好，秦楚有無隙，未肯合謀，將若之何？」先軫對曰：「臣有一策，能使齊秦自來戰楚。」文公欣

然問：『卿有何妙計，使齊秦自來戰楚？』先軫對曰：『宋之賂我，可謂厚矣；受賂而救君無義焉？不如辭之。使宋以賂晉之物，分賂齊秦，求二國向楚宛轉，乞其解圍；二國自謂力能得之於楚，必遣使至楚，楚若不從，則齊秦之隙成矣。』文公曰：『倘請之而從，齊秦將以宋奉楚，與我何利焉？』先軫對曰：『臣又有一策，能使楚必不從齊秦之請。』文公曰：『卿又有何計，使楚必不從齊秦之請？』先軫曰：『曹，衛，楚所愛也；宋，楚所嫉也；我已逐衛侯執曹伯矣。二國土地，在我掌握，與宋連界；誠割取二國田土，以畀宋人，則楚之恨宋愈甚，齊秦雖請，其肯從乎？齊秦憐宋而怒楚，雖欲不與晉合，不可得也。』文公撫掌稱：『善。』

乃使門尹般以寶玉重器之數，分作二籍，轉獻齊秦二國。門尹般如秦，華秀老如齊，約定一般說話，相見之間，須要極其哀懇。秀老至齊，參見了昭公，言：『晉楚方惡，此難非上國不解；若因上國得保社稷，不惟先朝重器不敢愛，願年年聘好，子孫無間。』齊昭公問曰：『今楚君何在？』華秀老曰：『楚王亦肯解圍，已退師於申矣；惟楚令尹成得臣新得楚政；謂：「敝邑旦暮可下，貪功不退，是以乞憐於上國耳。」』昭公曰：『楚王前

日取我穀邑，近日復歸於我，結好而退；此無貪功之心。既令尹成得臣不肯解圍，寡人爲宋曲意請之。」乃命崔天爲使，逕至宋地，往見得臣，爲宋求釋。門尹般到秦，亦如華秀老之言；秦穆公亦遣公子繫爲使，如楚軍與得臣討情。齊秦兩不相照，各自遣使；門尹般和華秀老俱轉到晉軍回話。文公謂之曰：「寡人已滅曹衛。其田近宋者，不敢自私。」乃命狐偃同門尹般收取衛田，命胥臣同華秀老，收取曹田；把兩國守臣，盡行趕逐。

崔天，公子繫，正在成得臣幕下替宋講和，恰好那些被逐的守臣，紛紛來訴說：「宋大夫門尹般華秀老倚晉之威，將本國田土，都割據去了。」得臣大怒，謂齊秦使者曰：「宋人如此欺負曹衛，豈像個講和的？不敢奉命，休怪休怪！」

崔天和公子繫一場沒趣，卽時辭回；晉侯聞得臣不准齊秦二國之請，預遣人於中途邀迎二國使臣，到於營中，盛席款待；訴以：「楚將驕悍無禮，卽日與晉交戰，望二國出兵相助。」崔天，公子繫，領命去了。

且說：得臣誓於衆曰：「不復曹衛，甯死必不回軍！」楚將宛春獻策曰：「小將有一

計，可以不勞兵刃，而復曹衛之封。得臣問曰：『子有何計？』宛春曰：『晉之逐衛君，執曹伯，皆爲宋也；元帥誠遣一使至晉軍，好言講解，要晉復了曹衛之君，還其田土，我這裏亦解宋圍，大家罷戰休兵，豈不爲美？』得臣曰：『倘晉不見聽如何？』宛春曰：『元帥先以解圍之說，明告宋人，姑緩其攻；宋人思脫楚禍，如倒懸之望解。若晉侯不允，不惟曹衛二國怨晉，宋亦怨之。聚三怨以敵一晉，我之勝數多矣。』得臣曰：『誰人敢使晉軍？』宛春曰：『元帥若以見委，春不敢辭。』得臣乃緩宋國之攻，命宛春爲使；乘單車直造晉軍，謂文公曰：『君之外臣得臣再拜君侯麾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君若復衛封曹，得臣亦願解圍去宋。彼此修睦，各免生靈塗炭之苦。……』言猶未畢，只見狐偃在傍，怒氣勃勃，罵道：『子玉好沒道理！你釋了一個未亡之宋，却要我這裏復兩個已亡之國，你有恁便宜？』先軫急躡狐偃之足，謂宛春曰：『曹衛罪不至滅亡，寡君亦欲復之；且請暫住後營，容我君臣計議施行。』

樂枝引宛春歸於後營，狐偃問於先軫曰：『子載真欲聽宛春之請乎？』軫曰：『宛春之請，不可聽，不可不聽。』偃曰：『何謂也？』軫曰：『宛春此來，蓋子玉奸計；欲居

德於己，而歸怨於晉也。不聽則棄三國，怨在晉矣；聽之則復三國，德又在楚矣；爲今之計，不如私許曹衛以離其黨，再拘執宛春以激其怒。得臣性剛而躁，必移兵索戰於我，是宋圍不求而自解也。倘子玉自與宋通和，則我遂失宋矣。」文公曰：「子載之計甚善——但寡人前受楚君之惠，今拘執其使，恐於報施之理有礙？」欒枝對曰：「楚吞噬小國，凌辱大邦，此皆中原之大恥；君不圖伯則已，如欲圖伯，恥在於君，乃懷區區之小惠乎？」文公曰：「微卿言，寡人不知也！」遂命欒枝押送宛春於五鹿，交付守將卻步揚，小心看管；其原來車騎從人，盡行驅回。教他傳語令尹曰：「宛春無禮，已行囚禁；待拿得令尹一同誅戮。」從人抱頭鼠竄而去。

文公打發宛春事畢，使人告曹共公曰：「寡人豈爲出亡小忿，求過於君？所以不釋然於君者，以君之附楚故也。君若遣一介告絕於楚，以明君之與晉，卽當送君還曹耳。」曹共公急於求釋，信以爲然，遂爲書遺得臣云：

「孤懼社稷之隕，死亡不免，不得已卽安於晉，不得復事上國；上國若能驅晉以爲孤甯宇，孤敢有二心耶？」

文公又使人往襄牛見衛成公，亦以復國許之；成公大喜。甯俞諫曰：『此晉國反間之計，不可信之。』成公不聽，亦致書得臣——大約如曹伯之語——時得臣方聞宛春被拘之報，咆哮呼跳，大罵晉重耳：『你是跑不傷餓不死的老賊！當初在我國中，是我刀粘上一塊肉；今讒得反國爲君，輒如此欺負人？自古：「兩國相爭，不罪來使，」如何將我使臣拿住！吾當親往與他講理。』正在發怒，帳外小卒報道：『曹衛二國，各有書札上達元帥。』得臣想道：『衛侯曹伯，流離之際，有甚書來通我？必是打探得晉國什麼破綻，私來報我，此乃天助我成功也！』啓書看時，如此恁般……却是從晉絕楚的話頭。氣得心頭一片無明火，直透上三千丈不止；大叫道：『這兩封書，又有老賊逼他寫的！老賊！老賊！今日不是你就是我，定要拚個死活！分付大小三軍：『撤了宋圍，且去尋晉重耳做對；待我敗了晉軍，怕殘宋走往那裏去？』闞越椒曰：『吾王曾叮嚀：「不可輕戰。」要戰之時，還須稟明而行——况齊秦二國，曾爲宋求情，恨元帥不從，必然遣兵助晉；我國雖有陳，蔡，鄭，許，相幫，恐非齊秦之敵。必須入朝請添兵益將，方可赴敵。』得臣曰：『就煩大夫一行，以速爲貴。』』

越椒奉元帥將令，逕到申邑，來見楚王，奏知請兵交戰之意。楚王怒曰：「寡人戒勿與戰，子玉強要出師，能保必勝乎？」越椒對曰：「得臣有言在前：『如若不勝，甘當軍令！』」楚王終不滿意，乃使鬬宜申將西廣之兵而往——楚兵二廣，東廣在左，西廣在右，凡精兵俱在東廣，止分西廣之兵，不過千人，又非精卒；乃是楚王疑其兵敗，不肯多發之意。得臣之子成大心，聚集宗人之兵，約六百人，自請助戰；楚王許之。鬬宜申同越椒領兵至宋，得臣看兵少，心中愈怒，大言曰：「便不添兵，難道我勝不得晉？」即日約會四路諸侯之兵，拔寨都起。——這一去正中先軫的機謀了——鬻翁有詩云：

「久困睢陽功未收，勃然一怒戰羣侯；得臣縱有冲天志，怎脫今朝先軫謀？」

得臣以西廣戎車，兼成氏本宗之兵，自將中軍；使鬬宜申率申邑之師，同鄭許二路兵將爲左軍；使鬬勃，率息邑之兵，同陳蔡二路兵將爲右軍；兩驟風馳，直逼晉侯大寨，做三處屯聚。晉文公集諸將問計，先軫曰：「本謀致楚，欲以挫之——且楚自伐齊圍宋，以至於今，其師老矣；必戰楚，毋失敵！」狐偃曰：「主公昔日在楚君面前，曾有一言：『他日治兵中原，請避君三舍。』今遂與楚戰，是無信也。主公向不失信於原人，乃失信於

楚君乎？必避楚。』諸將皆韌然曰：『以君避臣，辱甚矣！不可！不可！』狐偃曰：『子玉雖則狠，然楚君之惠，不可忘也；吾避楚，非避子玉。諸將又曰：『倘楚兵追至奈何？』狐偃曰：『若我退，楚亦退，必不能復圍宋矣；如我退而楚進，則以臣逼君，其曲在彼。避而不得，人有怒心；彼驕我怒，不勝何爲？』文公曰：『子犯之言是也。』傳令：『三軍俱退。』晉軍退三十里，軍吏來稟曰：『已退一舍之地矣。』文公曰：『未也。』又退三十里，文公仍不許駐車；直退到九十里之程，地名濮城——恰是三舍之遠——方教安營息馬。

時齊孝公命上卿國懿仲之子國歸父爲大將，崔天副之；秦穆公使其次子小子憇，爲大將，白乙丙副之；各率大兵，協同晉師戰楚，俱於濮城下寨。宋圍已解，宋成公亦遣司馬公孫固如晉軍拜謝，就留軍中助戰。

却說：楚軍見晉軍移營退避，各有喜色。鬬勃曰：『晉侯以君避臣，於我亦有榮名矣。』

；不如借此旋師，雖無功，亦免於罪。』得臣怒曰：『吾已請添兵將，若不一戰，何以復命？晉軍既退，其氣已怯，宜疾追之！』傳令：『速進！』楚軍行九十里，恰與晉軍相遇；得臣相度地勢，憑山阻澤，據險爲營。晉諸將言於先軫曰：『楚若據險，攻之難拔，宜出兵爭之。』先軫曰：『夫據險以固守也：——子玉遠來，志在戰而不在守；雖據險，安所用之？』

時文公亦以戰楚爲疑。狐偃奏曰：『今日對壘，勢在必戰。戰而勝，可以伯諸侯；即使不勝，我國外河內山，足以自固，楚且奈我何？』文公意猶未決，是夜就寢，忽得一夢：夢見如先年出亡之時，身在楚國，與楚王手搏爲戲；氣力不加，仰面倒地。楚王伏於身上，擊破其腦，以口噤之。既覺，大懼。時狐偃同宿帳中，文公呼而告之：如此恁般……『夢中鬪楚不勝，被食吾腦，恐非吉兆？』狐偃稱賀曰：『此大吉之兆也，君必勝矣！』文公曰：『吉在何處？』偃對曰：『君仰面倒地，得天相照；楚王伏於身上，乃伏地請罪也。腦所以柔物；君以腦予楚，柔服之矣。非勝而何？』文公意乃釋然。天色乍明，軍吏報：『楚國使人來下戰書。』文公啓而觀之，書云：

「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狐偃曰：「戰，危事也，而曰「戲」；彼不敬其事矣，能無敗乎？」文公使欒枝答其書云：

「寡人未忘楚君之惠，是以敬退三舍，不敢與大夫對壘；大夫必欲觀兵，敢不惟命。詰朝相見。」

楚使者去後，文公使先軫再閱兵車，共七百乘；精兵五萬餘人——齊秦之衆，不在其內——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其師；見其少長有序，進退有節。嘆曰：「此卻縠之遺教也！以此應敵可矣。」使人伐其山木，以備戰具。

先軫分撥兵將；使狐毛狐偃引上軍，同秦國副將白乙丙攻楚左師，與鬬宜申交戰；使欒枝胥臣引下軍同齊國副將崔天攻楚右師，與鬬勃交戰；各授其策行事。自與卻溱祁曄中軍結陣與成得臣相持；却教荀林父士會各率五千人爲左右翼，准備接應。再教國歸父小子愨，各引本國之兵，從間道抄出楚軍背後埋伏；只等楚軍敗北，便殺入據其大寨。時魏驪胸疾已愈，自請爲先鋒；先軫曰：「留老將軍有用處；從有莘南去，地名空桑，與楚連

谷地面接壤；老將軍可引一枝兵伏於彼處，截楚敗兵歸路，擒拿楚將。」魏犢欣然去了。趙衰，孫伯糾，羊舌突，茅筏……等一班文武，保護晉文公於有莘山上觀戰；再教舟之僑於南河整頓船隻，伺候裝載楚軍輜重，臨期無誤。

次日，黎明，晉軍列陣於有莘之北，楚軍列陣於南；彼此三軍，各自成列。得臣傳令，教：「左右二軍先進，中軍繼之。」

且說：晉下軍大夫欒枝，打探楚右師用陳蔡爲前隊，喜曰：「元帥密謂我曰：『陳蔡怯戰而易動。』先挫陳蔡，則右師不攻而自潰矣。」乃使白乙丙出戰；陳轅選蔡公子印，欲在鬪勃前建功，爭先出車。未及交鋒，晉兵忽然退後；二將方欲追趕，只見對陣門旗開處，一聲砲响，胥臣領著一陣大車，冲將出來。駕車之馬，都用虎皮蒙背；敵馬見之，認爲真虎，驚惶跳躑。執轡者，拿把不住，牽車回走；反冲動鬪勃後隊。胥臣和白乙丙乘亂掩殺，胥臣斧劈公子印於車下，白乙丙箭射鬪勃中頰，鬪勃帶箭而逃；楚右師大敗，死者枕籍，不計其數。欒枝遣軍卒，假扮作陳蔡軍人，執著彼處旗號，往報楚軍：「說右師已得勝，速速進兵，共成大功！」得臣憑軾望之，但見晉軍北奔，煙塵蔽天，喜曰：「晉下

軍果敗矣！」急催左師并力前進。鬪宜申見對陣大旆高懸，料是主將；抖擻精神，冲殺過來。這裏狐偃迎住，略戰數合；只見陣後大亂，狐偃回轅便走，大旆亦往後退。鬪宜申只道晉軍已潰，指引鄭許三將，儘力追逐；忽然鼓聲大震，先軫卻湊引精兵一枝，從半腰裏橫冲過來，將楚軍截做二段。狐毛，狐偃，番身復戰，兩下夾攻；鄭許之兵，先自驚潰。宜申支架不住，拚死命殺出，遇著齊將崔天，又殺一陣；盡棄其車馬器械，雜於步卒之中，爬山而遁。

原來晉下軍僞作奔北，煙塵蔽天，却是欒枝砍下有莘山之木，曳於車後；身馳木走，自然刮地塵飛，哄得左軍貪功索戰。狐毛又詐設大旆，教人曳之而走，裝作奔潰之形；狐偃佯敗，誘其驅逐；先軫早已算定，分付祁瞞虛建大將旗，守定中軍，任他敵軍搦戰，切不可出應，自引兵從陣後抄出，橫冲過來，恰與二狐夾攻，遂獲全勝。這都是先軫預定下的計策，有詩爲證：

「臨機何用陣堂堂？先軫奇謀不可當；只用虎皮蒙馬計，楚軍左右盡奔亡。」

話說：楚元帥成得臣雖則恃勇求戰，想著楚王兩番教誡之語，却也十分持重。傳聞左

右二軍，俱已進戰得利，追逐追兵；遂令中軍擊鼓，使其子小將軍成大心出陣。祁瞞先時，也守著先軫之戒，堅守陣門，全不招架；楚中軍又發第三通鼓，成大心手提畫戟，在陣前耀武揚威。祁瞞忍耐不住，使人察之，回報：『是十五歲的孩子。』祁瞞曰：『諒童子有何本事？手到拿來，也算我中軍一功。』喝教：『擂鼓！』戰鼓一鳴，陣門開處，祈瞞舞刀而出；小將軍便迎住交鋒，相鬪二十餘合，不分勝敗。鬪越椒在門旗之下，見小將軍未能取勝，即忙駕車而出；拈弓搭箭，覷得較親，一箭正射中祈瞞的盔纓。祈瞞吃了一驚，欲待退回本陣，恐沖動了大軍，只得繞陣而走，鬪越椒大叫：『此敗將不須追之，可殺入中軍，擒拿先軫！』

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踐土壇晉侯主盟

話說：楚將鬬越椒與小將軍成大心，不去追趕祁曄，竟撞入中軍；越椒見大將旗迎風蕩颺，一箭射將下來。晉軍不見了帥旗，即時大亂；却得荀林父先蔑兩路接應兵到。荀林父接住鬬越椒廝殺，先蔑便接住成大心廝殺；成得臣靡軍大進，攘臂大呼曰：『今日若容晉軍一個生還，誓不回軍！』正在施設，先軫卻湊兵到，兩下混戰多時；欒枝，胥臣，狐毛，狐偃，一齊都到，如銅牆鐵壁，圍裏將來；得臣方知左右二君已潰，無心戀戰，急急傳令鳴金收軍。怎當得晉兵衆盛，把楚家兵將，分做十來處圍住；小將軍成大心一枝畫戟，神出鬼沒，率領宗兵六百人，無不個以當百。保護其父得臣，拚命殺出重圍；不見了鬬越椒，復番身殺入。

那鬬越椒乃是子文之從弟，生得狀如熊虎，聲若豺狼，有萬夫不當之勇；精於射藝，

矢無虛發。在晉軍中左冲右突，正尋覓成家父子；恰好成大心遇見，說：「元帥有了，將軍可快行！」兩個遂合做一處，各奮神威，復救出許多楚軍，潰圍而出。晉文公在有莘山上，觀見晉兵得勝，忙使人教先軫傳諭各軍：「但逐楚兵出了宋衛之境足矣；不必多事擒殺，以傷兩國之情，負了楚王施惠之意。」先軫遂約住諸軍，不行追趕；祁曠違令出戰，囚於後車，伺候發落。胡曾先生有詩云：

「避兵三舍爲酬恩，又止窮追免楚軍；兩敵交鋒尙如此，平居負義是何人？」

陳，蔡，鄭，許，四國；損兵折將，各自逃生，回本國去了。

軍說：成得臣同成大心鬪越椒出了重圍，急投大寨；前哨報：「寨中已豎起齊秦兩家旗號了！」原來國歸父，小子慙。二將殺散楚兵，據了大寨；輜重糧草，盡歸其手。得臣不敢經過，只得到轉從有莘山後，沿睢水一路而行。鬪宜申，鬪勃，各引殘兵來會；行至空桑地面，忽然連珠砲響，一軍當路，旗上寫大將，「魏，」字。魏犇先在楚國，獨制獍獸，楚人無不服其神勇；今日路當險處，遇此勍敵，那殘兵又都是個傷弓之鳥，誰人不喪膽消魂？早已望風而潰了。鬪越椒大怒，叫小將軍保護元帥，奮起精神，獨力拒戰；鬪宜

申闢勃，也只得勉強相幫。魏擊力戰三將，水泄不漏；正在相持，忽見北來一人，飛馬而至，大叫：「將軍罷戰！先元帥奉主公之命：『放楚將生還本國，以報出亡時款待之德。』」魏擊方纔住手，教軍士分開兩下，大喝：「饒你去！」得臣等奔走不迭。回至連谷，點簡殘軍，中軍雖有損折，尚十存六七；其申息之師，分屬左右二軍者，所存十無一二。哀哉！古人有弔戰場詩云：

「勝敗兵家不可常，英雄幾個老沙場？禽奔獸駭投坑穽，肉顛筋飛飽劍鏗。

鬼火熒熒魂宿草，悲風颯颯骨侵霜；勸君莫羨封侯事，一將功成萬命亡！」

得臣大慟曰：「本圖爲楚國揚萬里之威；不意中晉人詭謀，負功敗績，罪復何辭？」乃與闢宜申闢勃，俱自囚于連谷；使其子大心部領殘軍，去見楚王，自請受誅。時楚成王尚在申城，見成大心至，大怒曰：「汝父有言在前：『不勝甘當軍令。』今又何言？」大心叩頭曰：「臣父自知其罪，便欲自殺，臣實止之；欲使就君之戮，以申國法也。」成王曰：「楚國之法，兵敗者死；諸將速宜自裁，毋污吾斧鑕！」大心見楚王無憐赦之意，號泣而出，回復得臣。得臣嘆曰：「縱楚王赦我，我亦何面目見申息之父老乎？」乃北向再

拜，拔佩劍自刎而死。

却說：蔣賈在家，問其父蔣呂臣曰：『聞令尹兵敗，信乎？』呂臣曰：『信。』蔣賈曰：『王何以處之。』蔣莒臣曰：『子玉與諸將請死，王聽之矣。』蔣賈曰：『子玉剛愎而驕，不可獨任；然其人強毅不屈，使得智謀之士，以爲之輔，可使立功。今雖兵敗，他日能報晉仇者，必子玉也；父親何不諫而留之？』呂臣曰：『王怒甚，恐言之無益。』蔣賈曰：『父親不記范巫喬似之言乎？』呂臣曰：『汝試言之。』蔣賈曰：『喬似善相人，主上爲公子時，喬似曾言：『主上與子玉子西三人，日後皆不得其死。』主上切記其言，卽位之日，卽賜子玉子西免死牌各一面，欲使喬似之言不驗也。主上怒中，偶忘之耳；父親若言及此，主上必留二臣無疑矣。』呂臣卽時往見楚王奏曰：『子玉罪雖當死，然吾王曾有免死牌在彼，可以赦之。』楚王愕然曰：『豈非范巫喬似之故耶？微子言寡人幾忘之矣！』乃使大夫潘筮，同成大心乘急傳，宣楚王命：『敗將一概免死。』比及到連谷時，得臣先死半日矣。左師將軍闞宜申懸梁自縊，因身軀重大，懸帛斷絕；恰好免死命至，

留下性命。鬬勃原要收殮子玉西之屍，方纔自盡，故此亦不曾死；單死了個成得臣，豈非命乎？」潛淵居士，有詩弔之云：

「楚國昂藏一丈夫，氣吞全晉挾雄圖；一朝失路身軀喪，始信堅強是死徒。」

成大心殲殮父尸，鬬宜申鬬勃鬬越椒……等隨潘尫到申城謁楚王，伏地拜謝不殺之恩；楚王知得臣自殺，懊悔不已。還駕郢都，升薦呂臣爲令尹；貶鬬宜申爲商邑尹，謂之商公；鬬勃出守襄城；楚王轉憐得臣之死，拜其子成大成嘉俱爲大夫。

令尹子文致政居家，聞得臣兵敗，嘆曰：「不出蔣賈所料！吾之識見，反不如童子，甯不自羞！」嘔血數升，伏床不起；召其子鬬般囑曰：「吾死在旦夕，惟有一言囑汝：汝叔越椒，自初生之日，已有熊虎之狀，豺狼之聲，此滅族之相也；吾此時曾勸汝祖勿育之，汝祖不聽。吾觀薦呂臣不壽，勃與宜申，皆非善終之相。楚國爲政，非汝則越椒；越椒傲狠好殺，若爲政，必有非理之望；鬬氏之祖宗其不祀乎？吾死後，椒若爲政，汝必逃之，無與其禍也。」般再拜受命，子文遂卒。未幾，薦呂臣亦死。成王追念子文之功，使鬬般嗣爲令尹，越椒爲司馬，蔣賈爲工正。不在話下。

却說：晉文公既敗楚師，移屯於楚大寨；寨中所遺糧草甚廣，各軍資之以食。戲曰：「此楚人館穀我也！」齊秦等諸將，皆北面稱賀；文公謝不受，面有憂色。諸將曰：「君勝敵而憂何也？」文公曰：「子玉非甘出人下者，勝不可恃，能勿懼乎？」國歸父，小子慙……等辭歸，文公以軍獲之半遺之，二國奏凱而還；宋公孫固亦歸本國，宋公自遣使拜謝齊秦。不在話下。

先軫囚祁瞞至文公之前，奏其違命辱師之罪。文公曰：「若非上下二軍先勝，楚兵尙可制乎？」命司馬趙衰定其罪，斬祁瞞以殉於軍。號令曰：「今後有違元帥之令者視此。」軍中益加悚懼。大軍留有莘三日，然後下令班師；行至南河，哨馬稟復：「河下船隻，尙未齊備。」文公使召舟之僑，僑亦不在。——原來舟之僑是魏國降將，事晉已久，滿望重用立功；却差他南河拘集船隻，心中不平。恰好接得家報，其妻在家病重，僑料晉楚相持，必然日久，未必便能班師；因此暫且回國看視。不想夏四月戊辰師至城濮，己巳交戰，便大敗楚師，休兵三日，至癸酉大軍遂還——到後不過六日。晉侯便至河下，遂誤了濟河之事。文公大怒，欲令軍士四下搜捕民船。先軫曰：「南河百姓，聞吾敗楚，誰不震恐

？若使搜捕，必然逃匿。不若出令以厚賞募之。」文公曰：「善。」纔懸賞軍門，百姓爭艤船應募；頃刻舟集如蟻，大軍遂渡了黃河。

文公謂趙衰曰：「曹衛之恥，已雪矣；惟鄭仇未報，奈何？」趙衰對曰：「君旋師過鄭，不患鄭之不來也。」文公從之。

行不數日，遙見一隊車馬，簇擁着一位貴人，從東而來；前隊欒枝迎住，問：「來者何人？」答曰：「吾乃周天子之卿士王子虎也。聞晉侯伐楚得勝，少安中國；故天子親駕鑾輿，來犒三軍，先令虎來報知。」欒枝卽迎子虎來見文公，文公問於羣下曰：「今天子下勞寡人，道路之間，如何行禮？」趙衰曰：「此去衡雍不遠，有地名踐土，其地寬平；連夜建造王宮於此，然後主公引列國諸侯，迎駕以行朝禮，庶不失君臣之義也。」文公遂與王子虎訂期，約以五月之吉，於踐土候周王駕臨。子虎辭去。

大軍望衡雍而進，途中又見車馬一隊，有一使臣來迎，乃是鄭大夫子人九；奉鄭伯之命，恐晉兵來討其罪，特遣行成。晉文公怒曰：「鄭聞楚敗而懼，非出本心；寡人俟覲王之後，當親率師徒，至於城下。」趙衰進曰：「自我出師以來，逐衛君，執曹伯，敗楚師

，兵威已大震矣；又求多於鄭，奈勞師何？君必許之。若鄭堅心來歸，赦之可也；如其復貳，姑休息數月，討之未晚。」文公乃許鄭成，大軍至衡雍下寨；一面使狐毛狐偃帥本部兵，往踐土築造王宮，一面使繼枝入鄭城，與鄭伯爲盟。鄭伯親至衡雍，致籛謝罪；文公復與歃血訂好。話間，因誇美子玉之英勇；鄭伯曰：「已自殺於連谷矣！」文公嘆息久之。鄭伯既退，文公私謂諸臣曰：「吾今日不喜得鄭，喜楚之失子玉也；子玉死，餘人不足慮，卿可高枕而臥矣。」髯翁有詩云：

「得臣雖是莽男兒，勝負將來未可知；盡說楚兵今再敗，可憐連谷有興尸！」

却說：狐毛狐偃築王宮於踐土，照依明堂之制。怎見得？有明堂賦爲證：

「赫赫明堂，居國之陽；崑崙特立，鎮壓殊方；所以施一人之政令，朝萬國之侯王。而室有三，總數惟九；間太廟於正位，處太室於中霤；啓閉乎三十六戶，羅列乎七十二牖。左个右个，爲季孟之交分；上圓下方，法天地之奇偶。——及夫諸位散設

，三公最崇；當中階而列位，與羣臣而不同。諸侯東階之東，西南而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而相向；諸子應門之東而鵠立，諸男應門之西而鶴望；戎夷金木之戶外，蠻狄水火而位配；九采外屏之右以成列，四塞外屏之左而遙對。——朱干玉戚，森聳以相參；龍旂豹韜，抑揚而相錯。肅肅沉沉，巒崇壑深；烟收而卿士齊列，日出而天顏始臨。戴冕旒以當軒，見八紘之稽顙；負斧戣而南面，知萬國之歸心。」

王宮左右，又別建館舍數處，晝夜并工，月餘而畢，傳檄諸侯：『俱要五月朔日，踐土取齊。』

是時，宋成公王臣，齊昭公潘，俱係舊好；鄭文公捷，是新附之國，率先來赴。他如魯僖公申，與楚通好；陳穆公款，蔡莊公甲午，與楚連兵——都是楚黨——至是懼罪，亦來赴會。邾莒小國，自不必說。惟許僖公業事楚最久，不願從晉；秦穆公任好，雖與晉合，從未與中國會盟，遲疑不至。衛成公鄭，出在襄牛，曹共公襄，見拘五鹿——晉侯曾許以復國，尙未明赦——亦不與會。

單說：衛成公聞晉將合諸侯，謂甯俞曰：『徵會不及於衛，晉怒尙未息也；寡人不可

留矣！」甯俞對曰：「君徒出奔，誰納君者？不如讓位於叔武，使元咺奉之，以乞盟于踐土，君若爲遜避而出。天如祚衛，武獲與盟；武之有國，猶君有之。——况武素孝友，豈忍代立？必當爲復君之計矣。」衛侯心雖不願，到此地位，無可奈何；使孫炎以君命致國於叔武，如甯俞之言。孫炎領命，往楚丘去了。衛侯又問於甯俞曰：「寡人今欲出奔，何國而可？」俞躊躇未答。衛侯又曰：「適楚何如？」俞對曰：「楚雖婚姻，實晉仇也；且前已告絕，不可復往，不如適陳。陳將事晉，又可藉爲通晉之地也。」衛侯曰：「不然。告絕非寡人意，楚必諒之；晉楚將來，事可未定。使武事晉，而我托於楚；兩途觀望，不亦可乎？」衛侯遂適楚，楚邊人追而詈之，乃改適陳，始服甯俞之先見矣。

孫炎見叔武，致衛侯之命。武曰：「吾之守國，攝也，敢受讓乎？」卽同元咺赴會。使孫炎回復衛侯，言：「見晉之時，必當爲兄乞憐求復也。」元咺曰：「君性多猜忌，吾不遣親子弟相從，何以取信？」乃使其子元角，伴孫炎以往；名雖問候，實則留質之意。公子敞犬，私謂元咺曰：「君之不復，亦可知矣；子何不以讓國之事，明告國人，擁立夷叔而相之，晉人必喜。子挾晉之重以臨衛，是子與武共衛也。」元咺曰：「叔武不敢無兄

「吾敢無君乎？此行且請復吾君矣。」微犬語塞而退。恐衛侯一旦復國，元咺洩其言，未免得罪。乃私往陳國，密報衛侯，反說：「元咺已立叔武爲君，謀會晉以定其位。」衛成公惑其言，以問孫炎；孫炎對曰：「臣不知也。元角見在君所，其父有謀，角必與聞。君何不問之？」衛侯復問於元角，角言並無是事；甯俞亦言曰：「咺若不忠於君，肯遣子出侍乎？君勿疑也。」公子微犬私見衛侯曰：「咺之設謀拒君，非一日矣；其遣子，非忠於君也，將以窺君之動靜，而爲之備也。若使乞憐於晉，以求復吾君，必辭會而不敢與；如公然與會，則爲君信矣。君其察之。」衛侯果陰使人往踐土，伺察叔武元咺之事。胡曾先生有詩云：

「弟友臣忠無間然，何堪微犬肆譏言？從來富貴生猜忌，忠孝常含萬古冤！」

却說：周襄王以夏五月丁未日，駕幸踐土；晉侯率諸侯，預於三十里外迎接，駐蹕王宮。襄王御殿，諸侯謁拜稽首；起居禮畢，晉文公獻所獲楚俘於王——披甲之馬九百乘，步卒千人，器械衣甲十餘車。襄王大悅，親勞之曰：「自伯舅齊侯卽世之後，荆楚復強，憑陵中夏；得叔父仗義翦伐，以尊王室，自文武以下，皆賴叔父之休。豈惟朕躬？」晉侯

再拜稽首曰：「臣重耳幸殲楚寇，皆仗天子之靈，臣何功焉？」

次日，襄王設醴酒以享晉侯，使上卿尹武公，內史叔興，策命晉侯爲方伯；賜大輅之服，服鷩冕，戎輅之服，服韋弁，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之士三百人。宣命曰：「俾爾晉侯，得專征伐，以糾王慝。」晉侯遜謝再三，然後敢受；遂以王命布告於諸侯。襄王復命王子虎，冊封晉侯爲盟主，合諸侯修盟會之政；晉侯於王宮之側，設下盟壇。諸侯先至王宮行覲禮，然後各趨會所——王子虎監臨其事——晉侯先登執牛耳，諸侯以次而登。——元亶已引叔武謁過晉侯了——是日，叔武攝衛君之位，附於載書之末。子虎讀誓詞曰：「凡茲同盟，皆獎王室，毋相害也；有背盟者，明神殛之，殃及子孫，隕命絕祀！」諸侯齊聲曰：「王命修睦，敢不敬承？」各各歃血爲信。潛淵讀史詩云：

「晉國君臣建大猷，取威定伯服諸侯；揚旌城濮觀俘馘，連袂王宮覲冕旒。」

更羨今朝盟踐土，漫誇當日會葵邱；桓公末路留遺恨，重耳能將此志酬。」

盟事既畢，晉侯欲以叔武見襄王，立爲衛君，以代成公。叔武涕泣辭曰：「昔甯母之

會，鄭子華以子奸父，齊桓公拒之。今君方繼桓公之業，乃令武以弟奸兄乎？君侯若嘉惠於武，賜之矜憐，乞復臣兄鄭之位；臣兄鄭事君侯，不敢不盡。」元咺亦叩頭哀請，晉侯方纔首肯。

不知衛侯何時復國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覲……衛元咺公館對獄

却說：周襄王二十年，下勞晉文公於踐土，事畢歸周，諸侯亦各辭回本國。衛成公疑
[敵犬之言，遣人密地打探；見元咺奉叔武入盟，名列載書，不暇致詳，即時回報衛侯。衛
侯大怒曰：「叔武果自立矣！」大罵元咺：「背君之賊！自己貪圖富貴，扶立新君；却又
使兒子來窺吾動靜，吾豈容汝父子乎？」元角方欲置辨，衛侯拔劍一揮，頭已墜地。冤哉
！元角從人，慌忙逃回，報知其父咺。咺曰：「子之生死，命也！君雖負咺，咺豈可負太
叔乎？」司馬瞞謂元咺曰：「君見疑子，子亦當避嫌；何不辭位而去，以明子之心耶？」
咺嘆曰：「咺若辭位，誰與太叔共守此國者？夫殺子，私怨也；守國，大事也；以私怨而
廢大事，非人臣所以報國之義也。」乃言於叔武，使奉書晉侯，求其復成公之位。——此
乃是元咺的好處——這事暫且擱過一邊。

再說：晉文公受了册命而回，虎賁弓矢，擺列前後，另是一番氣象；入國之日，一路百姓，扶老攜幼，爭觀威儀，簞食壺漿，共迎師旅。嘆聲嘖嘖，都誇：『吾主英雄！』善色欣欣，盡道：『晉家興旺。』正是：

「捍艱復纘文侯緒，攘楚重修桓伯勳；十九年前流落客，一朝聲價上青雲。」

晉文公臨朝受賀，論功行賞，以狐偃爲首功，先軫次之。諸將請曰：『城濮之役，設計破楚，皆先軫之功；今反以狐偃爲首，何也？』文公曰：『城濮之役，軫曰：『必戰楚，毋失敵。』偃曰：『必避楚，毋失信。』夫勝敵者，一時之功也；全信者，萬世之利也。奈何以一時之功，而加萬世之利乎？是以先之。』諸將無不悅服。狐偃又奏：『先臣荀息，死於奚齊卓子之難，忠節可嘉；宜錄其後，以勵臣節。』文公准奏，遂召荀息之子荀林父爲大夫。

舟之僑正在家中守着妻子，聞晉侯將到，趕至半路相迎；文公命囚之後車，行賞已畢，使司馬趙衰議罪當誅。舟之僑自陳妻病求寬，文公曰：『事君者不顧其身，况妻子乎？』

『喝命斬首示衆。』文公此番出軍，第一次斬了顛頤，第二次斬了祁驥，今日第三次，又斬了舟之僑；這三個都是有名的宿將，違令必誅，全不輕宥，所以三軍畏服，諸將用命。正所謂：『賞罰不明，百事不成；賞罰若明，四方可行。』此文公所以能伯諸侯也。

文公與先軫等商議，欲增軍額，以強其國，又不敢上同天子之六軍；乃假名添作三行：以荀林父爲中行大夫，先蔑，屠擊，爲左右行大夫；前後三軍三行，分明是六軍，但避其名而已。以此兵多將廣，天下莫比其強。

一日，文公坐朝，正與狐偃，議曹衛之事，近臣奏：『衛國有書到。』文公曰：『此必叔武爲兄求寬也。』啓而觀之，書云：

『君侯不泯衛之社稷，許復故君；舉國臣民，咸引領以望高義。惟君侯早圖之！』陳穆公亦有使命至晉，代衛侯致悔罪自新之意；文公乃各發回書，聽其復歸故國，諭卻步揚不必領兵邀阻。叔武得晉侯寬釋之信，急發車騎如陳往迎衛侯陳穆公亦遣人勸駕。

公子敝犬謂成公曰：『太叔爲君已久，國人歸附，鄰國同盟；此番來迎，不可輕信。』衛侯曰：『寡人亦慮之。』乃遣甯俞先到楚邱探其實信，甯俞只得奉命而行；至衛，正值叔

武在朝中議政。甯俞入朝，望見叔武設座於殿堂之東，西向而坐，一見甯俞，降坐而迎，敘禮甚恭。甯俞佯問曰：「太叔攝位而不御正，何以示觀瞻耶？」叔武曰：「此正位吾兄所御，吾雖側其傍，尚慄慄不自安，敢居正乎？」甯俞曰：「俞今日方見太叔之心矣！」叔父曰：「吾思兄念切，朝暮懸懸，望大夫早勸君兄還朝，以慰我心也。」俞隨與訂期，約以六月辛未吉日入城。甯俞出朝，探聽人言：但聞得百官之衆，紛紛議論，言：「故君若復來，未免分別居行二項；行者有功，居者有罪。如何是好？」甯俞曰：「我奉故君來此，傳諭爾衆：『不論行居，有功無罪。』如或不信，當歃血立誓。」衆皆曰：「若能共盟，更有何疑？」俞遂對天設誓曰：「行者衛主，居者守國；若內若外，各宣其力。君臣和協，共保社稷；倘有相欺，明神是殛！」衆皆欣然而散曰：「甯子不欺吾也！」叔武又遣大夫長牂，專守國門，分付：「如有南來人到，不拘早晚，立刻放入。」

却說：甯俞回復衛侯，言：「叔武真心奉迎，並無反意。」衛侯也自信得過了；怎奈敵犬讒毀在前，恐臨時不合，反獲欺謗之罪。又說衛侯曰：「太叔與甯大夫定約，焉知不預作準備，以加害於君？不如先期而往，出其不意，可必入也。」衛侯從其言，即時發駕

；敬犬請爲前驅，除宮備難。衛侯許之。甯俞奏曰：「臣已與國人訂期矣。君若先期而往，國人必疑。」敬犬大喝曰：「俞不欲吾君速入，是何主意？」甯俞乃不敢復談，只得奏言：「君駕若即發，臣請先行一程，以曉諭臣民，而安上下之心。」衛侯曰：「卿爲國人言之：『寡人不過欲早見臣民一面，並無他故。』甯俞去後，敬犬曰：『甯之先行，事可疑也；君行不宜遲矣。』衛侯催促御人，并力而馳。

再說：甯俞先到國門，長牂詢知是衛侯之使，即時放入。甯俞曰：「君即至矣。」長牂曰：「前約辛未，今尙戊辰，何速也？子先入城報信，吾當奉迎。」甯纔轉身時，敬犬前驅已至，言：「衛侯只在後面。」長牂急整車從迎將上去，敬犬前入城去事。

時叔武方親督輿隸，掃除宮室，就便在庭中沐髮；聞甯俞報言：「君至！」且驚且喜。倉卒之間，正欲問先期之故；忽聞前驅車馬之聲，認是衛侯已到，心中喜極。髮尙未乾，等不得挽髻，急將一手握髮，疾趨而出；正撞了敬犬。敬犬恐留下叔武，恐其兄弟相逢，殺出前因；遠遠望見叔武到來，遂彎弓搭箭，颼的發去，射個正好。叔武被箭中心窩，望後便到；甯俞急忙上前扶救，已無及矣。哀哉！

元叅聞叔武被殺，吃了一驚，大罵：「無道昏君！枉殺無辜，天理豈能容汝？吾當投訴晉侯，看你坐位可穩？」痛哭了一場，急忙逃奔晉國去了。髡翁有云：

「堅心守國爲君兄，弓矢無情害有情；不是衛侯多忌忮，前驅安敢擅加兵？」

却說：成公至城下，見長牂來迎，叩其來意；長牂述叔武分付之語：「早來早入，晚來晚入。」衛侯嘆曰：「吾弟果無他意也！」比及入城，只見甯俞帶淚而言，言：「叔武喜主公之至，不等沐完握髮出迎；誰知枉被前驅所殺，使臣失信於國人，臣該萬死！」衛侯面有慚色，答曰：「寡人已知夷叔之冤矣，卿勿復言。」趨車入朝，百官尙未知覺；一路迎謁，先後不齊。甯俞引衛侯視叔武之屍，兩目睜開如生；衛侯枕其頭於膝上，不覺失聲大哭。以手撫之曰：「夷叔！我因爾歸，爾爲我死！哀哉痛哉！」只見屍目閃爍有光，漸漸而暝。甯俞曰：「不殺前驅，何以謝太叔之靈？」衛侯卽命拘之。時敞犬謀欲逃遁，被甯俞遣人擒至。敞犬曰：「臣殺太叔，亦爲君也。」衛侯大怒曰：「汝謗毀吾弟，擅殺無辜，今又歸罪於寡人。」命左右將敞犬斬首號令，分付以君禮厚葬叔武。國人初時，聞叔武被殺，議論哄然；及聞誅敞犬，葬叔武，羣心始定。話分兩頭。

再說：衛大夫元咺，逃奔晉國，見了晉文公，伏地大哭；訴說衛侯疑忌叔武，故遣前驅射殺之事……說了又哭，哭了又說。說得晉文公發惱起來，把幾句好話，安慰了元咺，留在館驛。因大集羣臣問曰：『寡人賴諸卿之力，一戰勝楚。踐土之會，天子下勞，諸侯景從，伯業之盛，竊比齊桓；奈秦人不赴約，許人不會朝，鄭雖受盟，尚懷疑貳之心，衛方復國，擅殺受盟之弟；若不再申約誓，嚴行誅討，諸侯雖合必離。諸卿計將安出？』元軫進曰：『徵會討貳，伯主之職；臣請厲兵秣馬，以待君命。』狐偃曰：『不然。伯主所以行乎諸侯者，莫不挾天子之威；今天子下勞，而君之覲禮未修，我實有缺，何以服人？爲君計，莫若以朝王爲名，號召諸侯；視其不至者，以天子之命臨之。朝王，大禮也；討慢王之罪，大名也；行大禮而舉大名，又大業也；君其圖之。』趙衰曰：『子犯之言甚善。』——然以臣愚見，恐入朝之舉，未必遂也。』文公曰：『何爲不遂？』趙衰曰：『朝覲之禮，不行久矣。以晉之強，五合六聚，以臨京師；所過之地，誰不震驚？臣懼天子之疑

君而謝君也，謝而不受，君之威褻矣；莫若致王於溫，率諸侯以見之；君臣無猜，其便一也；諸侯不勞，其便二也；溫有叔帶之新宮，不煩造作，其便三也。」文公曰：「王可致乎？」趙衰曰：「王喜於親晉，而樂於受朝，何爲不可？臣試爲君使於周，而商入朝之事；度天子之計，亦必出此。」

文公大悅，乃命趙衰如周，謁見周襄王，稽首再拜，奏言：「寡君重耳，感天王下勞賜命之恩，欲率諸侯至京師，修朝覲之禮，伏乞聖鑒。」襄王嘿然。命趙衰就使館安歇，卽召王子虎計議，言：「晉侯擁衆入朝，其心不測，何以辭之？」子虎對曰：「臣請面見晉使而探其意，可辭則辭。」子虎辭了襄王，到館驛見了趙衰，敍起入朝之事。子虎曰：「晉侯倡率諸姬，尊獎天子，舉累朝廢墜之曠典，誠王室之大幸也；但列國鱗集，行李充塞，車徒衆盛，士民目未經見，妄加猜度，訛言易起，或相譏訕。反負晉侯一片忠愛之意，不如已之。」趙衰曰：「寡君思見天子，實出至誠；下臣行日，已傳檄各國，相會於溫，邑取齊。若廢而不舉，是以王事爲戲也，下臣不敢復命。」子虎曰：「然則奈何？」趙衰曰：「下臣有策於此，但不敢言耳。」子虎曰：「子餘有何良策，敢不如命？」趙衰曰：

「古者，天子有時巡之典，省方觀民；况温亦畿內故地也，天子若以巡狩爲名，駕臨河陽，寡君因率諸侯以展覲。上不失王室尊嚴之體，下不負寡君忠敬之誠，未知可否？」子虎曰：「子餘之策，誠爲兩便。虎卽轉達天子。」子虎入朝，述其語於襄王；襄王大喜，約以冬十月之吉，駕幸河陽。趙衰回復晉侯，晉文公以朝王之舉，播告諸侯；俱約冬十月朔，於温地取齊。

至期，齊昭公潘，宋成公王臣，魯僖公申，蔡莊公甲午，秦穆公任好，鄭文公捷，陸續俱到。秦穆公言：「前此踐土之會，因憚路遠後期，是以不果；今番願從諸侯之後。晉文公稱謝。時陣穆公款新卒，子共公朔新立；畏晉之威，墨衰而至。邾莒小國，無不畢集。衛侯鄭自知有罪，意不欲往；甯余諫曰：『若不往，是益罪也，晉討必至矣。』成公乃行。甯俞與鍼莊子士榮三人相從，比至温邑，文公不許相見，以兵守之。惟許人終於負固，不奉晉命。總計：晉，齊，宋，魯，蔡，秦，鄭，陳，邾，莒，共是十國，先於温地敍會。

不一日，周襄王駕到，晉文公率衆諸侯迎至新宮駐蹕；上前起居，再拜稽首。次日，

五鼓，十路諸侯，冠裳佩玉，整整齊齊，舞蹈揚塵，鏘鏘濟濟；方物有貢，各伸地主之儀，就位惟恭，爭睹天顏之喜。這一朝，比踐土更加嚴肅。有詩爲證：

「衣冠濟濟集河陽，爭睹雲車降上方；虎拜朝天鳴素節，龍顏垂地沐恩光。」

酆宮勝事空前代，郊鄆虛名慨下堂；雖則致王非正典，託言巡狩亦何妨？」

朝禮既畢，晉文公將衛叔武寃情，訴於襄王；遂請王子虎同決其獄，襄王許之。文公邀子虎至於公館，賓主敍坐；使人以王命呼衛侯，衛侯囚服而至，衛大夫元喧亦到。子虎曰：「君臣不便對理，可以代之。」乃停衛侯於廡下，甯俞侍衛侯之側，寸步不離。鍼莊子代衛侯，與元喧對理；士榮攝治獄之官，質正其事。元喧口如懸河，將衛侯自出奔襄牛起首……如何囑付太叔守國，以後如何先殺元角，次殺太叔……備細鋪敍出來。鍼莊子曰：「此皆敬犬讒譖之言，以致衛君誤聽，不全繇衛君之事。」元喧曰：「敬犬初與喧言，要擁立太叔咺；若從之，君豈得復入？只爲咺仰體太叔愛兄之心，所以拒敬犬之請；不意彼反肆離間，衛君若無猜忌太叔之意，敬犬之譖，何由而入？咺遣兒子角；往從吾君，正是百明心迹，本是一團美意，乃無辜被殺；就他殺吾子角之心，便是殺太叔之心了。」

士榮折之曰：「汝挾殺子之怨，非爲太叔也。」元咺曰：「咺常言：『殺子私怨，守國大事。』咺雖不肖，不敢以私怨，而廢大事。當日太叔作書致晉，求復其兄，此書稿出於咺手；若咺挾怨，豈肯如此？只道吾君一時之誤，還指望他悔心之萌，不意又累太叔受此大枉。」士榮又曰：「太叔無篡位之情，吾君亦已諒之；誤遭敬犬之手，非出君意。」元咺曰：「君叔知太叔無篡位之情，從前敬犬所言，都是虛謬，便當加罪；如何又聽他先期而行；比及入國，又用爲前驅，明明是假手敬犬，難言不知。」

臧莊子低首，不出一語，士榮又折之曰：「太叔雖受枉殺，然太叔臣也，衛侯君也；古來人臣，被君枉殺者，不可勝計。况衛侯已誅敬犬，又於太叔加禮厚葬，賞罰分明，尙有何罪？」元咺曰：「昔者，桀枉殺關龍逢，湯放之；紂枉殺比干，武王伐之；湯與武王，並爲桀紂臣子，目擊忠良受枉，遂興義旅，誅其君而弔其民。况太叔同氣，又有守國之功，非龍逢比干之比，衛不過侯封，上制於天王，下制於方伯，又非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比。安得云無罪乎？」士榮語塞。又轉口曰：「衛君固然不是，汝爲其臣，既然忠心爲君，如何君一入國，汝便出奔？不朝不賀，是何道理？」元咺曰：「咺奉太叔守國，

實出君命；君且不能容太叔，能容咥乎？咥之逃非貪生怕死，實欲爲太叔伸不白之冤耳。」

晉文公在坐，謂子虎曰：「觀士榮元咥往復數端，種種皆是元咥的理長；衛鄭乃天子之臣，不敢擅決、可先將衛臣行刑。」喝教左右：「凡相從衛君者，盡加誅戮。」子虎曰：「吾聞甯俞、衛之賢大夫；其調停於兄弟君臣之間，大費苦心，無如衛君不聽何？且此獄與甯俞無干，不可累之。士榮攝爲士師，斷獄不明，合當首坐。鍼莊子不發一言，自知理曲，可從未減，惟君侯鑒裁。」文公依其言，乃將士榮斬首，鍼莊子刖足，甯俞姑赦不問。衛侯上了檻車，文公同子虎帶領衛侯，來見襄王，備陳：「衛家君臣兩造獄詞，如此冤情；若不誅衛鄭，天理不容，人心不服。乞命司寇行刑，以彰天罰。」襄王曰：「叔父之斷獄明矣！雖然，不可以訓。朕聞：『周官設兩造以訊平民，惟君臣無獄，父子無獄。』若臣與君訟，是無上下也；又加勝焉，爲臣而誅君，爲逆已甚。朕恐其無以彰罰，而適以教逆也。朕亦何私於衛哉？」文公惶恐謝曰：「重耳見不及此——既天王不加誅，當檻送京師，以聽裁決。」衛公仍帶衛侯，回至公館，使軍士看守如初；一面打發元咥歸衛，聽其別立賢君，以代衛鄭之位。元咥至衛，與羣臣計議；詭言：「衛侯已定大辟，今奉王

命，選立賢君。羣臣共舉一人，乃是叔父之弟名適，字子瑕，爲人仁厚。元咺曰：「立此人正合「兄終弟及」之禮。」乃奉公子瑕適卽位，元咺相之，司馬瞞孫炎周敞治塵……一班文武相助。衛國粗定。

畢竟衛事如何結束？且看下回分解：

三三三

三三三

第四十三回

智甯俞假酖救主……老嫗武繩城說秦

話說：周襄王受朝已畢，欲返洛陽；衆諸侯送襄王出河陽之境，就命先蔑押送衛侯於京師。時衛成公有微疾，晉文公使隨行醫衍，與衛侯同行；假以視疾爲名，實使之酖殺衛侯，以洩胸中之忿。『若不用心，必死無赦。』又分付先蔑：『作急在意，了事之日，一同醫衍回話。』

襄王行後，衆諸侯未散，晉文公曰：『寡人奉天子之命，得專征伐；今許人一心事楚，不通中國。王駕再臨，諸君趨走不暇，穎陽密邇，置若不聞，怠慢莫甚；願偕諸君問罪于許。』衆諸侯皆曰：『敬從君命。』時晉侯爲主，齊，宋，魯，蔡，陳，秦，莒，邾，八國諸侯，皆率車徒聽命，一齊向穎陽進發。只有鄭文公捷，原是楚王姻黨，懼晉來附；見晉文公處置曹衛太過，心中有不平之意。思想：『晉侯出師之時，自家也會失禮于他；

看他親口許復曹衛，兀自不肯放手。如此悻悻，才也，不如且留楚國一路，做個退步，後來患難之時，也有個依靠。」上卿叔詹見鄭伯躊躇，似有背晉之意，遂進諫曰：「晉幸辱收鄭矣，君勿貳也；貳且獲罪不赦。」鄭伯不聽，使人揚言：「國中有疫。」託言祈禱，遂辭晉先歸；陰使人通款于楚曰：「晉侯惡許之暱就上國也，驅率諸侯將問罪焉；寡君畏上國之威，不敢從兵，敢告。」許人聞有諸侯之兵，亦遣人告急于楚；楚成王曰：「吾兵新敗，勿與晉爭；俟其厭兵之後，而求成焉。」遂不救許。諸侯之兵，圍了潁陽，水洩不漏。

時曹共公襄，尙竊五鹿城中。不見晉侯赦令，欲求能言之人，往說晉侯。小臣侯犒，請攜重賂以行，曹共公許之；侯犒聞諸侯在許，逕至潁陽，欲求見晉文公。適文公以積勞之故，因染寒疾，夢有衣冠之鬼，向文公求食，叱之而退；病勢愈加，臥不能起。方召太卜郭偃，占問吉凶；侯犒遂以金帛一車，致于郭偃告之以情，使借鬼神之事，爲曹求解，須如此恁般進言。郭偃受其賄囑，許爲講解；既見晉侯，示之以夢。布卦得「天澤」之象，陰變爲陽。偃獻繇於文公，其詞曰：

「陰極生陽

熱蟲開張；

大赦天下

鐘鼓堂堂。」

文公問曰：「何謂也？」郭假對曰：「以卦合之于夢，必有失祀之鬼神，求救於君也。」文公曰：「寡人于祀事，有舉無廢；且鬼神何罪，而求救耶？」假曰：「以臣之愚度之，其曹乎？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昔先君唐叔，武之穆也。昔齊桓公爲會，而封邢衛異姓之國；今君爲會，而滅曹衛同姓之國。——况二國已蒙許復矣。踐土之盟，君復衛而不復曹，同罪異罰，振鐸失祀，其見夢，不亦宜乎？君若復曹伯，以安振鐸之靈，布寬仁之令，享鐘鼓之樂，又何疾之足患？」

這一席話，說得文公心下豁然，覺病勢頓去其半；即日遣人召曹伯襄于五鹿，使復歸本國爲君，所畀宋國田土，亦吐還之，曹伯襄得釋，如一籠鳥得翔于霄漢，檻猿復升於林木。」即統本國之兵，趨至潁陽，面謝晉侯復國之恩；遂協助衆諸侯圍許。文公病亦漸愈。許僖公見楚救不至，乃面縛銜璧，向晉軍中乞降，大出金帛犒軍。文公乃與諸侯解圍而去。秦穆公臨別，與晉文公相約：「異日若有軍旅之事，秦兵出，晉必助之，晉兵出，秦亦助之；彼此同心協力，不得坐視。」二君相約已定，各自分路。晉文公在半途，聞鄭國

遣使復通款于楚，勃然大怒，便欲移兵伐鄭；趙衰諫曰：「君玉體乍平，未可習勞。且士卒久敵，諸侯皆散，不如且歸休息一年，而後圖之。」文公乃歸。

話分兩頭。再表：周襄王回至京師，羣臣謁見稱賀畢；先蔑稽首，致晉侯之命，乞以

衛侯付司寇。時周公閱爲太宰秉政，閱請繯衛侯於館舍，聽其修省。襄王曰：「置大獄太重，舍公館太輕；乃於民間空房，別立囚室而幽之。」襄王本欲保全衛侯，只因晉文公十分忿怨，又有先蔑監押，恐拂其意，故幽之別至；名爲囚禁，實寬之也。甯俞緊隨其君，寢處必偕，一步不離，凡飲食之類，必親嘗過，方纔進用。先蔑催促醫衍數次，奈甯俞防範甚密，無處下手；醫衍沒奈何，只得以實情告於甯俞曰：「晉君之強明，子所知也。——有犯必誅，有怨必報——衍之此行，實奉命用醜；不然，衍且得罪。衍將爲脫死之計，子勿與知可也。」甯俞附耳言：曰子旣剖腹心以教我，敢不曲爲子謀乎，子之君老矣，遠千人謀，而近于鬼謀，近聞曹君獲宥，特以巫史一言；子若薄其醜以進，而託言鬼神，君必不罪。寡君當有薄獻。」醫衍會意而去。甯俞假以衛侯之命。向衍取藥酒療疾；因密

致寶玉一函，衍告先蔑曰：『衛侯死期至矣。』遂調酖于甌以進，用毒甚少，雜他藥以亂其色；甯俞請嘗，衍佯不許，強逼衛侯而灌之。纔灌下兩三口，衍張目仰看庭中，忽然大叫倒地，口吐鮮血，不省人事；仆甌于地，酖酒狼籍。甯俞故意大驚小怪，命左右將太醫扶起；半晌方蘇，問其緣故。衍言：『方灌酒時，忽見一神人，身長丈餘，頭大如斛，裝束威嚴，自天而下，直入室中言：『奉唐叔之命，來救衛侯。』遂用金錘擊落酒甌，使我魂魄俱喪也！』衛侯自言所見，與衍相同。甯俞佯怒曰：『汝原來用毒以害吾君，若非神人相救，幾不免矣。我與汝義不俱生！』卽奮臂欲與衍鬪，左右爲之勸解；先蔑聞其事，亦飛駕來視。謂甯俞曰：『汝君旣獲神祐，後祿未艾；蔑當復于寡君。』衛侯服酖，又薄又少；以此受毒不深，略略患病，隨卽痊愈。先蔑與衍還晉，將此事回復文公；文公信以爲然，赦衍不誅。史臣有詩云：

「酖酒何名毒衛侯？漫教醫衍碎磁甌；文公怒氣雖如火，怎脫今朝甯武謀？」

却說：魯僖公，原與衛世相親睦，聞得醫衍進酖不死，晉文公不加責罪，乃問于臧孫辰曰：『衛侯尙可復乎？』辰對曰：『可復。』僖公曰：『何以見之？』辰對曰：『凡五

刑之用：大者甲兵斧鉞，次者刀鋸鑕笞，最下鞭扑，或陳之原野，或肆之市朝，與百姓共明其罪。今晉侯於衛，不用刑而私醜焉；又不誅醫衍，是諱殺衛侯之名也。衛侯不死，其能老于周乎？若有諸侯請之，晉必赦衛；衛侯復國，必益親于魯，諸侯誰不誦魯之高義？

『僖公大說，使臧孫辰先以白璧十雙，獻于周襄王，爲衛求解。襄王曰：『此晉侯之意也。若晉無後言，朕何惡于衛君？』辰對曰：『寡君將使辰哀請于晉——然非天王有命，下臣不敢自往。』襄王受了白璧，明是依允之意；臧孫辰隨到晉國，見了文公，亦以白璧十雙爲獻曰：『寡君與衛，兄弟也；衛侯得罪君侯，寡君不遑甯處。今聞君已釋曹伯，寡君願以不腆之賦，爲衛君贖罪。』文公曰：『衛侯已在京師，王之罪人，寡人何得自專乎？』臧孫辰曰：『君侯代天子以令諸侯；君侯如釋其罪，雖王命又何殊也？』先蔑進曰：『魯親于衛君，爲魯而釋衛，二國交親，共附于晉，君何不利焉？』文公許之，卽命先蔑，再同臧孫辰如周共請于襄王，乃釋衛成公之囚，放之回國。

時元咺已奉公子瑕爲君，修城繕備，出入譏察甚嚴，衛成公恐歸國之日，元咺發兵相拒，密謀于甯俞，俞對曰：『聞周敵，治廬，以擁子瑕之功，求爲卿而不得，中懷怨望，

此可結爲內援也。臣有交厚一人，姓孔名達；此人乃宋忠臣孔父之後，胸中廣有經綸，周治二人，亦是孔父相識；若使孔達奉君之命，以卿位啖二人，使殺元咺，其餘俱不足懼矣。衛侯曰：『子爲我密致之；若事成，卿位固不吝也。』甯俞乃使心腹人一路揚言：『衛侯雖蒙寬釋，無顏回國，將往楚國避難矣。』因取衛侯手書，付孔達爲信；教他私結周敬治廬二人，如此恁般……敬廬相與謀曰：『元咺每夜必親自巡城。設伏兵於城門隱處，突起刺之；因而殺入宮中，并殺子瑕，掃清宮室，以迎衛侯，功無出我二人上者。』

兩家各自約會家丁，埋伏停當；黃昏左側，元咺巡至東門，只見周敬治廬二人，一齊來迎。元咺驚曰：『二位爲何在此？』周敬曰：『外人傳言：』故君已入衛境，旦晚至此來迎。大夫不開乎？』元咺愕然曰：『此信從何來？』治敬曰：『聞甯大夫有人入城，約在位諸臣往迎，大夫何以處之？』元咺曰：『此亂言，不可信之。况大位已定，豈有復迎故君之理？』周敬曰：『大夫身爲正卿，當洞觀萬里；如此大事，尙然不知，要你則甚？』治廬便拿住元咺雙手，元咺急待掙扎，周敬手拔佩刀，大喝一聲，劈頭砍去，去了半個天靈蓋。伏兵齊起，左右一時驚逃，周敬治廬，率領家丁，沿途大呼：『衛侯引齊魯之兵，

現集城外矣！爾百姓各宜安居，勿得擾動。」百姓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便是爲官在朝的，此時也半疑半信，正不知甚麼緣故。一個個袖手靜坐，以待消息。

周敞治塵二人，殺入宮中；公子適方與其弟子儀，在宮中飲酒。聞外面有兵變，子儀拔劍在手，出宮探信；正遇周敞，亦被所殺。尋覓公子適不見。宮中亂了一夜，至天明方知子適已投井中死矣。周敞、治塵，將衛侯手書，榜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衛成公入城復位。後人論甯武子：「能委曲以求復成公，可謂智矣；然使當此之時，能諭之讓國于子瑕，瑕知衛君之歸，未必引兵相拒，或退居臣位，豈不兩全？乃導周敞治塵行襲取之事，遂及弑逆，骨肉相殘；雖衛成公之薄，武子不爲無罪也！」有詩嘆云：

「前驅一矢正含冤，又迫新君赴井泉；終始貪殘無諫阻，千秋空說甯俞賢！」

衛成公復位之後，擇日祭享太廟；不負前約，封周敞治塵，並授卿職，使之服卿服，陪祭于廟。

是日，五鼓，周敞升車先行，將及廟門，忽然目睛反視，大叫：「周敞穿窬小人，蛇豕奸賊！我父子盡忠爲國，汝貪卿位之榮，戕害吾命；我父子含冤九泉，汝盛服陪祀，好

不快活！我拿你去見太叔及子瑕，看你有何理說？吾乃上大夫元咺是也。」言畢，九竅流血，僵死車中；治廬後到，吃一大驚，慌忙脫卸卿服，托言中寒而返。衛成公至太廟，改命甯俞孔達陪祀。還朝之時，治廬辭爵表章已至；衛侯知周敬死得希奇，遂不強其受。未踰月，治廬亦病亡。『可憐周治二人，止爲貪圖卿位，幹此不義之事！未享一日榮華，徒取千年唾罵，豈不愚哉？』

衛侯以甯俞有保護功，欲用爲上卿；俞讓於孔達，乃以達爲上卿，甯俞爲亞卿。達爲衛侯畫策，將子瑕之死，悉推在已死周治敬廬二人身上；遣使往謝晉侯，晉侯亦付之不问。

時周襄王十二年，晉兵已休息歲餘。文公一日坐朝，謂羣臣曰：『鄭人不禮之仇未報，今又背晉款楚；吾欲合諸侯問罪何如？』先軫曰：『諸侯屢勸矣；今以鄭故，又行徵發，非所以靖中國也。』况我軍行無缺，將士用命，何必外求？』文公曰：『秦君臨行有約，必與同事。』先軫對曰：『鄭爲中國咽喉，故齊桓欲伯天下每爭鄭地；今若使秦共伐秦，秦必爭之，不如獨用本國之兵。』文公曰：『鄭鄰晉而遠於秦，秦何利焉？』乃使人以

兵期告秦，約於九月上旬，同集鄭境。

文公臨發，以公子蘭從行。蘭乃鄭伯捷之庶弟，向年逃晉，仕爲大夫；及文公卽位，蘭從周旋左右，忠謹無比，故文公愛近之。此行蓋欲藉爲向導也。蘭辭曰：「臣聞：『君子雖在他鄉，不忘父母之國。』君有討於鄭，臣不敢與其事。」文公曰：「卿可謂不背本矣！」乃留公子蘭于東鄙——自此有扶持他爲鄭君之意。

* * * * *

晉師旣入鄭境，秦穆公亦引著謀臣百里奚，大將孟明視，副將杞子逢孫楊孫等，車二百乘來會，兩下合兵攻破郊關，直逼曲洧，築長圍而守之。晉兵營于函陵，在鄭城之西；秦兵營于汜南，在鄭城之東。遊兵日夜巡警，樵採俱斷。慌得鄭文公手足無措。大夫叔詹進曰：「秦晉合兵，其勢甚銳，不可與爭；但得一舌辯之士，往說秦公，使之退兵。秦若退師，晉勢已孤，不足畏矣。」鄭伯曰：「誰可往說秦公者？」叔詹對曰：「佚之狐可。」鄭伯命佚之狐，狐對曰：「臣不堪也，臣願舉一人以自代；此人乃口懸河漢，舌搖山嶽。」

之士。但是老不見用，主公若加以官爵，使之往說，不患秦公不聽矣。」鄭伯問：「是何人？」狐曰：「考城人也。姓燭名武，年過七十，事鄭國爲圉正，三世不遷官；乞主公加禮而遣之。」鄭伯遂召燭武入朝，見其鬚眉盡白，偃偻其身，蹒跚其步，左右無不含笑。燭武拜見了鄭伯，奏曰：「主公召老臣何事？」鄭伯曰：「佚之狐言：子舌辯過人，欲煩子說退秦師，寡人將與子共國。」燭武再拜辭曰：「臣學疎才拙，當少壯時，尙不能建立尺寸之功；况今老耄，筋力旣竭，言語發喘，安能犯顏進說，動千乘之聽乎？」鄭伯曰：「子事鄭三世，老不見用，孤之過也；今封子爲亞卿，強爲寡人一行。」佚之狐在傍贊言曰：「大丈夫老不遇時，委之于命；今君知先生而用之，先生不可再辭。」燭乃受命而出。

時二國圍城甚急，燭武知秦東晉西，各不相照；是夜命壯士以繩索縋下東門，逕奔秦寨。將士把持，不容入見；武從營外放聲大哭，營吏擒來稟見穆公；穆公問：「是誰人？」武曰：「老臣乃鄭之大夫燭武是也。」穆公曰：「所哭何事？」武曰：「哭鄭之將亡耳！」穆公曰：「鄭亡，汝安得在吾寨外號哭？」武曰：「老臣哭鄭，兼亦哭秦；鄭亡不足

惜，獨可惜者秦耳！」穆公大怒，叱曰：「吾國有何可惜？言不合理，即當斬首！」武面無懼色，正是：

「說時石漢皆開眼，道破泥人也點頭，紅日朝升能夜出，黃河東逝可西流。」

從容而言曰：「秦晉合兵臨鄭，鄭之亡，不待言矣。若亡鄭而有益於秦，老臣又何敢言；不惟無益，又且有損。君何爲勞師費財，以供他人之役乎？」穆公曰：「汝言益有損，何說也？」燭武曰：「鄭在晉之東界，秦在晉之西界，東西相拒，千里之遙；秦東隔於晉，南隔於周，能越周晉而有鄭乎？鄭雖亡，尺土皆晉之有，於秦何與？夫秦晉兩國，比鄰並立，勢不相下；晉益強則秦益弱矣。爲人兼地，以自弱其國，智者計不出此——且晉惠公會以河外五城許君，既入而旋背之，君所知也。君之施于晉者累世矣，曾見晉有分毫之報于秦乎？晉侯自復國以來，增兵設將，日務兼并爲強；今日拓地于東，既亡鄭矣，異日必思拓地于西，患且及秦。君不開虞虢之事乎？假虞君以滅虢，旋反戈而中虞；虞公不智，助晉自滅，可不鑒哉？君之施晉，既不足恃；晉之用秦，又不可測。以君之賢智而甘墮晉之術中，此臣所謂「無益而有損」，所以痛哭者此也！」

穆公靜聽良久，聳然動色，頻頻點頭曰：「大夫之言是也！」百里奚進曰：「燭武辯士，欲離吾兩國之好，君不可聽之。」燭武曰：「君若肯寬目下之圍，定立盟誓，棄楚降秦；君如有東方之行李往來，取給于鄭，猶君外府也。」穆公大悅，遂與燭武歃血爲誓；反使杞子，逢孫，楊孫，三將，留卒二千人助鄭戍守。早有探騎報入晉營，文公大怒；狐偃在旁，請追擊秦師。

不知文公從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弦高假命犒秦軍。

話說：秦穆公私與鄭盟，背晉退兵；晉文公大怒，狐偃進曰：『秦雖去不遠，臣請率偏師追擊之；軍有歸心，必無鬪志，可一戰而勝也。既勝秦，鄭必喪膽，將不攻自下矣。』文公曰：『不可。寡人昔賴其力，以撫有社稷；若陳秦君，寡人何能及此？以子玉之無禮於寡人，寡人猶避之三舍，以報其施，况婚姻乎？——且無秦，何患不能圍鄭？』乃分兵一半，營於函陵，攻圍如故。鄭伯謂燭武曰：『秦兵之退，子之力也；晉兵未退，如之奈何？』燭武對曰：『聞公子蘭有寵於晉侯，若使人迎公子蘭歸國，以請成於晉，晉必從矣。』鄭伯曰：『此非老大夫，亦不堪使也。』石申父曰：『武勞矣，臣願代一行。』乃攜重寶出城，直叩晉營求見；文公命之入，石申父再拜，將重寶上獻致鄭伯之命曰：『寡君以密邇荆蠻，不敢顯絕；然實不敢離君侯之宇下也。君侯赫然震怒，寡君知罪矣！不勝』

世藏，願効贊於左右。寡君有弟蘭，獲侍左右；今願因蘭以乞君侯之憐。君侯使蘭監鄭之國，當朝夕在廷，其敢有二心？」文公曰：「汝雖我於秦，明欺我不能獨下鄭也；今又來求成，莫非緩兵之計，欲俟楚救耶？若欲我退兵，必依我二事方可。」石申父曰：「請君侯之命。」文公曰：「必迎立公子蘭爲世子，且獻謀臣叔詹出來，方表汝誠心也。」石申父領了晉侯言語，入城回復鄭伯。鄭伯曰：「孤未有子，聞子蘭昔有夢徵，立爲世子，社稷必享之；但叔詹乃吾股肱之臣，豈可去孤左右？」叔詹對曰：「臣聞：『主愛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晉人索臣，臣不往，兵必不解；是臣避死不忠，而遺君以憂辱也。臣請往。」鄭伯曰：「子往必死，孤不忍也。」叔詹對曰：「君不忍於一詹，而忍於百姓之危困，社稷之隕墜乎？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君何愛焉？」鄭伯涕淚而遣之。

石申父同侯宣多，送叔詹於晉軍，言：「寡君畏君之靈，二事俱不敢違；今使詹聽罪於幕下，惟君侯處裁。且求賜公子蘭爲敝邑之適嗣，以終上國之德。」晉侯大悅，卽命狐偃召公子蘭於東鄙，命石申父侯宣多在營中等候。

且說：晉侯見了叔詹，大喝：「汝執鄭國之柄，使其君失禮於賓客，一罪也；受盟而

復懷貳心，二罪也。」命左右速具鼎鑊將烹之；叔詹面不改色，拱手謂文公曰：「臣願得盡言而死。」文公曰：「汝有何言？」詹對曰：「君侯辱臨敝邑，臣常言於君曰：『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反國，必伯諸侯；』及溫之盟，臣又勸吾君：『必終事晉，無得罪，罪且不赦。』天降鄭禍，言不見納！今君侯委罪於執政，寡君明其非辜，堅不肯遣；臣引「主辱臣死」之義，自請就誅，以救一城之難。料事能中，智也；盡心謀國，忠也；臨難不避，勇也；殺身救國，仁也；仁，智，忠，勇，俱全，有臣如此，在晉國之法，固宜烹矣！」乃據鼎耳而號曰：「自今已往，事君者以詹爲戒！」文公慄然，命赦勿殺，曰：「寡人聊以試子，子真烈士也！」加禮甚厚。不一日，公子蘭取至，文公告以相召之意；使叔詹同石申父侯宣多等，卽以世子之禮相見，然後跟隨入城。鄭伯立公子蘭爲世子，晉師方退——自是秦晉有隙。髡翁有詩嘆云：

「髡翁同兵意不欺，却因燭武片言移；爲貪東道蠅頭利，數世兵連那得知！」

是年，魏繼醉後，墜車折臂，內傷病復發，嘔血斗餘死；文公錄其子魏顓嗣爵。未幾

，狐毛狐偃，亦相繼而卒；晉文公哭之慟曰：「寡人得脫患難，以有今日，多賴舅氏之力；不意棄我而去，使寡人失其右臂矣！哀哉！」胥臣進曰：「主公惜二狐之才，臣舉一人，可爲卿相，惟主公主裁。」文公曰：「卿所舉何人也？」胥臣曰：「臣前奉使，舍於冀野，見一人方秉耒而耨，其妻饋以午餐，雙手捧獻，夫亦斂容接之。夫祭而後食，其妻侍立於旁；良久食畢，夫俟其妻行而後復耨，始終無惰容。夫妻之間，相敬如賓，况他人乎？」臣聞：「能敬者必有德。」往問姓名，乃郤芮之子卻缺也。此人若用於晉，不弱於子犯。」文公曰：「其父有大罪，安可用其子乎？」胥臣曰：「以堯舜爲父，而有丹朱商均之不肖；以鯀爲父，而有禹之聖。賢不肖之間，父子不相及也；君奈何因已往之惡，而棄不用之才乎？」文公曰：「善。卿爲我召之。」胥臣曰：「臣恐其逃奔他國，爲敵所用，已攜歸在臣家中矣。君以使命往，方是禮賢之道。」文公依其言，使內侍以簪纓袍服，往召卻缺；卻缺再拜稽首辭曰：「臣乃冀野農夫。君不以先臣之罪，加以罪戮，已荷寬宥；况敢賴寵以玷朝班？」內侍再三傳命勸駕，卻缺乃簪佩入朝——卻缺生得身長九尺，隆準豐頤，聲若洪鐘——文公一見大喜，乃遷胥臣爲下軍元帥，使卻缺佐之。復改「二行」爲「

二軍，「謂之「新上」」「新下。」以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臣之子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舊有三軍，今又添二軍，共是五軍，亞于天子之制。豪傑向用，軍政無闕。楚成王聞之而懼，乃使大夫鬬章請平于晉；晉文公念其舊德，許之通好，使大夫陽處父，報聘於楚。不在話下。

周襄王二十四年，鄭文公捷薨，羣臣奉其弟公子蘭卽位，是爲穆公——果應昔日夢蘭之兆——是冬，晉文公有疾，召趙衰，先軫，狐射姑，陽處父，諸臣，入受顧命；使輔世子驩爲君，勿替伯業。復恐諸子不安於國，預遣公子雍出仕於秦，公子樂出仕於陳——雍乃杜祁所生，樂乃辰嬴所生也。又使其幼子黑臀，出仕於周，以親王室。文公薨，在位八年，享年六十八歲。史臣有詩讚云：

「道路奔馳十九年，神龍返穴遂乘權；河陽再覲忠心顯，城濮三軍義問宣。

雪恥酬恩終始快，賞功罰罪政無偏；雖然廣險繇天授，左右匡扶賴衆賢。」

世子驩主喪卽位，是爲襄公；襄公奉文公之柩，殯于曲沃。方出絳城，柩中忽作大聲，如牛鳴然，其柩重如泰山，車不能動，羣臣無不大駭。太卜郭偃卜之，獻繇曰：

「有鼠西來，越我垣牆；我有巨挺，一擊三傷。」

偃曰：「數日內必有兵信，自西方來；我軍擊之，大捷。此先君有靈，以告我也。」羣臣皆下拜，柩中聲頓止亦覺不重，遂如常而行。先軫曰：「西方者，秦也。」隨使人密往秦國，探信不提。

話分兩頭。却說：秦將杞子，逢孫，楊孫，三人，屯戍於鄭之北門；見晉國送公子蘭歸鄭，立爲世子。忿然曰：「我等爲他戍守，以拒晉兵，他又降服晉國，顯得我等無功了。」已將密報知會本國，秦穆公心亦不忿；只礙着晉侯，敢怒而不敢言。及公子蘭卽位，待杞子等無加禮，杞子遂與逢孫楊孫商議：「我等屯戍在外，終無了期；不若勸吾主潛師襲鄭，吾等皆可厚獲而歸。」正商議間，又聞晉文公亦薨，舉手加額曰：「此天贊吾成功也！」遂遣心腹入歸秦，言於穆公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若遣兵潛來襲鄭，我爲內應，鄭可滅也。晉有大喪，必不能救鄭；况鄭君嗣位方新，守備未修，此機不可失。」

秦穆公接此密報，遂與蹇叔及百里奚商議。二臣同聲進諫曰：「秦去鄭千里之遙，非能得其地也，特利其俘獲耳。夫千里勞師，跋涉日久，豈能掩人耳目？若彼聞吾謀，而爲

之備，勞而無功，中途必有變。夫以兵戍人，還而謀之，非信也；乘人之喪而伐之，非仁也；成則利小不成則害大，非智也；失此三者，臣不知其可也！」穆公艱然曰：「寡人三置晉君，再平晉亂，威名著於天下；只因晉侯敗楚城濮，遂以伯業讓之。今晉侯卽世，天下誰爲秦難者？鄭如困鳥依人，終當飛去；乘此時滅鄭，以易晉河東之地，晉必聽之。何不利之有？」蹇叔又曰：「君何不使人行弔於晉，因而弔鄭，以窺鄭之可攻與否？毋爲杞子輩虛言所惑也。」穆公曰：「若待行弔而後出師，往返之間，又幾一載。夫用兵之道，疾雷不及掩耳；汝老嫗何知？」乃陰約來人：「以二月上旬，師至北門，裏應外合，不得有誤。」於是召孟明視爲大將，西乞術白乙丙副之；挑進精兵三千餘人，車三百乘，出東門之外。——孟明乃百里奚之子，白乙乃蹇叔之子——出師之日，蹇叔與百里奚，號哭而送之曰：「哀哉痛哉！吾見爾之出，而不見爾之入也！」穆公聞之大怒，使人讓二臣曰：「爾何爲哭吾師？敢沮吾軍心耶？」蹇叔百里奚並對曰：「臣安敢哭君之師？臣自哭吾子耳！」白乙見父親哀哭，欲辭不行；蹇叔曰：「吾父子食秦重祿，汝死自分內事也。」乃密授以一簡，封識甚固，囑之曰：「汝可依吾簡中之言。」白乙領命而行，心下又惶惑，

又凄楚，惟孟明白恃才勇，以爲成功可必，恬不爲意。

大軍旣發，蹇叔謝病不朝，遂請致政；穆公強之，蹇叔遂稱病篤，求還饒村。百里奚造其家問病，謂蹇叔曰：『奚非不知見幾之道，所以苟留此者，尙冀吾子生還一面耳！吾鬼何以教我？』蹇叔曰：『秦兵此去必敗。賢弟可密告子桑，備舟楫于河下；萬一得脫，接應先還。切記切記！』百里奚曰：『賢兄之言，卽當奉行。』穆公聞蹇叔決意歸田，贈以黃金二十斤，彩緞百束，羣臣俱送出郊關而返。百重奚握公孫枝之手，告以蹇叔之言：如此恁般……『吾兄不託他人，而託子桑，以將軍忠勇，能分國家之憂也。將軍不可洩漏，當密圖之！』公孫枝曰：『敬如命。』自去准備船隻，不在話下。

却說：孟明見白乙領父密簡，疑有破鄭奇計在內；是夜安營已畢，特來索見。白乙啓而觀之，內有字二行曰：『此行鄭不足慮，可慮者晉也；崤山地險，爾宜謹慎。我當收爾骸骨于此。』孟明掩目急走，連聲曰：『咄咄！晦氣晦氣！』白乙意亦以爲未必然。

三帥自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師，至明年春正月，從周北門而過。孟明曰：『天子在是，雖不敢以戎事謁見，敢不敬乎？』傳令左右，皆免胄下車。前哨牙將褒蠻子。驍勇無比；

纔過都門，卽從平地超越登車，疾如飛鳥，車不停軌。孟明嘆曰：『使人人皆褒蠻子，何事不成？衆將士譁然曰：『吾等何以不如褒蠻子？』於是爭先攘臂呼於衆曰：『有不能超乘者，退之殿後！』——凡行軍以殿爲怯，軍敗則以殿爲勇——此言殿後者，辱之也。一軍凡三百乘，無不超騰而上者；登車之後，行迅速，如疾風閃電一般，霎時不見，時周襄王使王子虎同王孫滿，往觀秦師過訖，回復襄王；王子虎嘆曰：『臣觀秦師，驍健如此，誰能敵者？此去，鄭必無幸矣！』王孫滿時年甚小，含笑而不言；襄王問曰：『爾童子以爲何如？』滿對曰：『禮過天子門，必卷甲束兵而趨；今止於免胄，是無禮也。又超乘而上，其輕甚矣。輕則寡謀，無禮則易亂；此行也，秦必有敗衄之辱，不能害人祇自害耳！』

却說：鄭國有一商人，名曰弦高，以販牛爲業；自昔王子頹愛牛，鄭衛各國商人，販牛至周，頗得重利。今日弦高尚襲其業。此人雖則商賈之流，倒也有些忠君愛國之心，排

患解紛之略；只爲無人薦引，屈於市井之中。今日販了數百肥牛，往周買賣；行近黎陽津，遇一故人，名曰蹇他，乃新從秦國而來。弦高與蹇他相見，問：『秦國近有何事？』他曰：『秦遣三帥襲鄭，以十二月丙戌日出兵，不久卽至矣。』弦高大驚曰：『吾父母之邦，忽有此難；不聞則已，若聞而不救，萬一宗社淪亡，我何面目回故鄉也？』遂心生一計，辭別了蹇他，一面使人星夜奔告鄭國，教他速作準備；一面打點犒軍之禮，選下肥牛二十頭隨身，餘牛俱寄頓客舍了。弦高自乘小車，一路迎秦師上去；來至滑國，地名延津，恰好遇見秦兵前哨。弦高攔住前路，高叫：『鄭國有使臣在此，願求一見！』前哨報入中軍，孟明倒吃一驚，想道：『鄭國，如何便知我兵到來，遣使臣遠遠來接？且看他來意如何？』遂與弦高車前相見，弦高詐傳鄭君之命，謂孟明曰：『寡君聞三位將軍，將行師出於敝邑；不腆之賦，敬使下臣高遠犒從者。敝邑攝乎大國之間，外侮迭至，爲久勞遠戍，恐一旦不戒，或有不測，以得罪於上國。日夜儆備，不敢安寢，惟執事諒之。』孟明曰：『鄭君旣犒師，何無國書？』弦高曰：『執事以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兵，寡君聞從者驅馳甚力，恐俟詞命之修，或失迎犒，遂口授下臣，匍匐請罪，非有他也。』孟明附耳言曰：『

寡君之遺視，爲滑故也，豈敢及鄭？」傳命：「住軍於延津。」弦高稱謝而過。

西乞白乙，問孟明：「駐軍延津何意？」孟明日：「吾師千里遠涉，止以出鄭人之不意，可以得志；今鄭人已知吾出軍之日，其爲備也久矣。攻之則城固而難克，圍之則兵少而無繼；今滑國無備，不若襲滑而破之。得其鹵獲，猶可還報吾君，師出不爲無名也。」

是夜三更，三師兵分作三路，并力襲破滑城；滑君奔翟，秦兵大肆擄掠，子女玉帛，爲之一空。史臣論此事，謂：「秦帥目中已無鄭矣！若非弦高矯命犒師，以杜三帥之謀；則滅國之禍，當在鄭而不在滑也。有詩讚云：

「千里驅兵狼似狼，豈因小滑逞鋒鏘？弦高不假軍前犒，鄭國安能免滅亡？」

滑自被殘破，其君不能復國；秦兵去後，其地遂爲衛國所并。不在話下。

却說：鄭穆公接了商人弦高密報，猶未深信，時當二月上旬，使人往客館，窺覘杞子逢孫楊孫所爲。則已收束車乘，厲兵秣馬，整頓器械，人人裝束，個個抖擻，只等秦兵到來，這裏準備獻門。使者回報，鄭伯大驚；乃使老大夫燭武，先見杞子逢孫楊孫，各以束帛爲贖。謂之曰：「吾子淹久於敝邑，敝邑以供結之故，原圃之麋鹿俱竭矣；今聞吾子戒

嚴，意者，有行色乎？孟明諸將在周滑之間，盍往從之？」杞子大驚，暗思：「吾謀已洩，師至無功，反將得罪；不惟鄭不可留，秦亦不可歸矣。」乃緩詞以謝燭武，即日引親隨數十人，逃奔齊國；逢孫楊孫，亦奔宋國避罪。戍卒無主，屯聚於北門欲爲亂；鄭穆公使佚之狐，多齎行糧分散衆人，導之還鄉。鄭穆公錄弦高之功，拜爲軍尉，自此鄭國安靖。

却說：晉襄公在曲沃殯宮守喪，聞諜報：「秦國孟明將軍，統兵東去，不知何往？」襄公大驚，即使人召羣臣商議；先軫預已打聽明白，備知秦君襲鄭之謀，遂來見襄公。

不知先軫如何計較？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墨縗敗秦……先元帥免胄殉國

話說：中軍元帥先軫，已備知秦國襲鄭之謀，遂求見襄公曰：『秦違蹇叔百里奚之諫，千里襲人；此卜偃所謂：「有鼠西來，越我垣牆」者也。急擊之，不可失！』欒枝進曰：『秦有大惠於先君，未報其德而伐其師，如先君何？』先軫曰：『此正所以繼先君之志也。先君之喪，同盟方弔恤之不暇；秦不加哀憫，而兵越吾境，以伐我同姓之國，秦之無禮甚矣！先君亦必含恨於九泉，又何德之足報？——且兩國有約，彼此同兵；圍鄭之役，背我而去。秦之交情，亦可知矣。彼不顧信，我豈顧德？』欒枝又曰：『秦未犯吾境，擊之毋乃太甚？』先軫曰：『秦之樹吾先君於晉，非好晉也，以自輔也；君之伯諸侯，秦雖面從，心實忌之。今乘喪用兵，明欺我之不能庇鄭也；我兵不出，真不能矣。襲鄭不已，勢將襲晉。』諺云：『一日縱敵，數世貽殃。』若不擊秦，何以自立？』趙衰曰：『秦雖可

擊；但吾主苦塊之中，遽與兵革，恐非居喪之法。」先軫曰：「禮，人子居喪，寢處苦塊，以盡孝也；翦強敵以安社稷，孝孰大焉？諸卿若云不可，臣請獨往！」胥臣等皆贊成其謀。

先軫遂請襄公墨縵治兵，襄公曰：「元帥料兵，何時當返？從何路行？」先軫屈指算之曰：「臣料秦兵，必不能克鄭；遠行無繼，勢不可久。總計往返之期，四月有餘，初夏必過澠池；澠池乃秦晉之界，其西有崤山兩座。自東崤至於西崤，相去三十五里；此乃秦歸必由之路。其地樹木叢雜，山石峻嶒，有數處車不可行，必當解驂下走；若伏兵於此處，出其不意，可使秦之兵將，盡爲俘虜。」襄公曰：「但憑元帥調度。」先軫乃使其子先且居，同屠擊引兵五千，伏於崤山之左；使胥臣之子胥嬰，同狐鞠居引兵五千，伏於崤山之右。候秦兵到日，左右夾攻。使狐偃之子狐射姑同韓子輿引兵五千，伏於西崤山；預先砍伐樹木塞其歸路。使梁繇靡之子梁弘，同萊駒引兵五千，伏於東崤山；只等秦兵盡過，以兵追之。先軫同趙衰，欒枝，胥臣，陽處父，先蔑……一班宿將，跟隨晉襄公，離崤山二十里下寨，各分隊伍，準備四下接應。正是：「整頓窩弓射猛虎，安排香餌釣鯨魚。」

再說：秦兵於春二月中，滅了滑國，據其輜重，滿載而歸；已爲襲鄭無功，指望以此贖罪。——時夏四月初旬——行及澠池，白乙丙言於孟明曰：『此去從澠池而西，正是崤山險峻之路，吾父諄諄叮囑謹慎，主帥不可輕忽。孟明曰：『吾驅馳千里，尙然不懼——况過了崤山，便是秦境，家鄉密邇，緩急可恃，又何慮哉？』西乞術曰：『主帥雖然虎威，然慎之無失；恐晉有埋伏，卒然而起，何以禦之？』孟明曰：『將軍畏晉如此，吾當先行；如有伏兵，吾自當之。』乃遣驍將裒蠻子，打着元帥百里旗號，前往開路；孟明做第二隊，西乞第三隊，白乙第四隊，相離不過一二里之程。

却說：裒蠻子慣使着八十斤重的一柄方天畫戟，掄動如飛，自謂天下無敵；驅車過了澠池，望西路進發。行至東崤山，忽然山凹裏鼓聲大震，飛出一隊車馬；車上立着一員大將，當先攔路。問曰：『汝是秦將孟明否？吾等候多時矣。』裒蠻子曰：『來將可道姓名。』那將答曰：『吾乃晉國大將萊駒是也，蠻子曰，教汝國欒枝魏犇來到，還鬪上幾合戲耍，汝乃無名小卒，何敢攔吾歸路？快快閃開，讓我過去！若遲慢時，怕你捱不得我一戟！』萊駒大怒，挺長戈劈胸刺去；蠻子輕輕撥開，就勢一戟刺來，萊駒急閃，那戟來勢

太重，就刺在那車衡之上。蠻子將戟一搦，把衡木折做兩段。萊駒見其神勇，不覺讚嘆一聲道：『好孟明！名不虛傳！』蠻子呵呵大笑曰：『我乃孟明元帥部下牙將褒蠻子便是！我元帥豈肯與汝鼠輩交鋒耶？汝速速躲避，我元帥隨後兵到，汝無瞧類矣！』萊駒嚇得魂不附體，想道：『牙將且如此英雄，不知孟明遠是如何？』遂高聲叫曰：『我放汝過去，不可傷害吾軍。』遂將車馬約在一邊，讓褒蠻子前隊過去。

蠻子即差軍士傳報主帥孟明，言：『有些小晉軍埋伏，已被吾殺退，可速上前合兵一處，過了嶂山，便沒事了。』孟明得報，大喜，遂催趨西乞，白乙兩軍，一同進發。

且說：萊駒引兵來見梁弘，盛說褒蠻子之勇，梁弘笑曰：『雖有鯨鯨，已入鐵網，安能施其變化哉？吾等按兵勿動，俟其盡過，從後驅之，可獲全勝。』

再說：孟明……等三帥，進了東嶂，約行數里——地名上天梯，墮馬崖，絕命巖，落魂澗，鬼愁窟，斷雲峪……一路都是有名的險處，車馬不能通行。前哨褒蠻子，已自去得遠了。孟明曰：『蠻子已去，料無埋伏矣。』分付軍將，解了轡索，卸了甲冑；或牽馬而行，或扶車而過，一步兩跌，備極艱難，七斷八續，全無行伍。有人問道：『秦兵當日出

行，也從嶧山過去的，不知許多艱阻；今番回轉，如何說得恁般。『這有個緣故；當初秦兵，出行之日，乘着一股銳氣，且沒有晉兵攔阻，輕車快馬，緩步徐行，任意經過，不覺其苦；今日往來千里，人馬俱疲困了，又擄掠得滑國許多子女金帛，行裝重帶。——况且遇見晉兵一次，雖然硬過，還怕前面有伏，心下慌忙，倍加艱阻，自然之理也。』

孟明等過了上天梯第一層險隘，正行之間，隱隱聞鼓角之聲；後隊有人報道：『晉兵從後追至矣！』孟明曰：『我既難行，他亦不易；但愁前阻，何怕後追？』分付各軍：『速速前進便了！』教白乙前行：『我當親自斷後，以禦追兵。』——又驀過了墮馬崖，將近絕命巖了；衆人發起喊來，報道：『前面有亂木塞路，人馬俱不能道，如何是好！』孟明想：『這亂木，從何而來？莫非前面果有埋伏？』乃親躡上前來看；但見巖旁有一碑，鐫上五字道：『文王避雨處。』碑旁豎立紅旗一面，旗竿約長三丈有餘，旗上有一晉字，旗下都是縱橫亂木。孟明曰：『此是疑兵之計也。事已至此，便有埋伏，只索上前。』遂傳令教軍士先將旗竿放倒，然後搬開柴木，以便跋涉。

誰知這面「晉」字紅旗，乃是伏軍的記號；他伏於巖谷僻處，望見旗倒，便知秦兵已

到，一齊發作。秦軍方纔搬運柴木，只聞前面，鼓聲如雷，遠遠望見，旌旗閃爍，正不知多少軍馬；白乙丙且教安排器械，爲衝突之計。只見山巖高處，立着一位將軍——姓狐名射姑，字賈季——大叫道：『汝家先鋒褒蠻子，已被縛在此了！來將早早投降，免遭屠戮。』原來褒蠻子恃勇前進，墮於陷坑之中；被晉軍將撓鈞搭起，綁縛上囚車了。白乙丙大驚，使人報知西乞術與主將孟明，商議并力奪路。孟明看這條路徑，只有尺許之闊；一邊是危峯峻石，一邊臨着萬丈深溪，便是落魂澗了。雖有千軍萬馬，無處施展；心生一計，傳令：『此非交鋒之地。』教大軍：『一齊退轉東嶂寬展處，決一死戰，再作區處。』白乙丙奉了將令，將軍馬退回；一路聞金鼓之聲，不絕於耳。

纔退至墮馬崖，只見東路旌旗，連接不斷；却是大將梁弘，同副將萊駒，引着五千人馬，從後一步步襲來；秦君過不得墮馬崖，只得又轉。——此時好像馬蟻在熱盤之上，東旋西轉，沒有個定處——孟明教軍士從左右兩傍爬山越溪，尋個出路；只見左邊山頭上金鼓亂鳴，左有一枝軍占住，叫道：『大將先且居在此；孟明早早投降！』右邊隔溪一聲砲响，山谷俱應，又豎起大將胥嬰的旗號。孟明此時，如萬箭鑽心，沒擺佈一頭處；軍士每

分頭亂竄，爬山越溪，都被晉兵斬獲。孟明大怒，同西乞，白乙，二將，仍殺到墮馬崖來。那柴木上都搵有硫黃焰硝引火之物，被韓子輿放起火來，燒得；「焰騰騰煙漲迷天，紅嚇嚇火星撒地。」後面梁弘軍馬已到，逼得孟明等三帥，叫苦不迭，左，右，前，後，都是晉兵布滿。孟明謂白乙丙曰：「汝父真神算也！今日困於絕地，我死必矣！你二人變服，各自逃生；萬一天幸，有一人得回秦國，奏知吾主，與兵報仇，九泉之下，亦得吐氣！」西乞術，白乙丙，哭曰：「吾等生則同生，死則同死！縱使得脫，何面目獨歸故國？」……言之未已，手下軍兵，看看散盡；委棄車仗器械，連路堆積。孟明等三帥，無計可施，聚於巖下，坐以待縛；晉兵四下圍裹將來，如饅頭一般，把秦家兵將做個餡子，一個個束手受擒。殺得；血污溪流，屍橫山徑；匹馬隻輪，一些不曾走漏。髯翁有詩云：

「千里雄心一旦灰，西嶠無復隻輪回；休誇晉帥多奇計，塞叔先曾墮淚來。」

先且居諸將會集於東嶠之下，將三帥及褒蠻子，上了囚車；俘獲軍士及車馬，并滑國擄掠來許多子女玉帛，盡數解到晉襄公大營。襄公墨縵受俘，軍中歡呼動地；襄公問了三

帥姓名，又問：『褒蠻子何人也？』梁弘曰：『此人雖則牙將，有兼人之勇，萊駒曾失利一陣；若非落於陷坑，亦難制縛。』襄公駭然曰：『既如此驍勇，留之恐有他變。』喚萊駒上陣：『汝前日戰輸與他，今日在寡人面前，可斬其頭以洩恨。』萊駒領命，將褒蠻子縛於庭柱，手握大刀，方欲砍去，那蠻子大呼曰：『汝是我手下敗將，安敢犯吾？』這一聲，就如半空中起個霹靂一般，屋宇俱震動；蠻子就呼聲中將兩臂一撈，麻索俱斷。萊駒吃一大驚，不覺手顫，墮刀於地；蠻子便來搶這把大刀。有個小校名曰狼臆從旁觀見；先搶刀在手，將蠻子一刀劈倒，再復一刀，將頭割下，獻於晉侯之前。襄公大喜曰：『萊駒之勇，不及一小校也！』乃黜退萊駒不用，立狼臆爲車右之職。狼臆謝恩而出，自謂親受知於君，不往元帥先軫處拜謝；先軫心中，頗有不悅之意。

次日，襄公伺諸將奏凱而歸，因殯在曲沃，且回曲沃；欲俟還絳之後，將秦帥孟明等三人，獻俘於太廟，然後施刑。先以敗秦之功，告於殯宮，葬治窀穸之事；襄公墨纓視葬，以表戰功。母夫人嬴氏，因會葬亦在曲沃，已知三帥被擒之信，故意問襄公曰：『聞我兵得勝，孟明等俱被囚執，此社稷之福也——但不知已曾誅戮否？』襄公曰：『尙未。』

文嬴曰：『秦晉世爲婚姻，相與甚歡；孟明等貪功起釁，妄動干戈，使兩國恩變爲怨，吾量秦君，必深恨此三人。我國殺之無益，不如縱之還秦，使其君自加誅戮，以釋二國之怨，豈不美哉？』襄公曰：『三帥用事於秦，獲而縱之，恐貽晉患。』文嬴曰：『兵敗者死，一國有常刑；楚兵一敗，得臣伏誅；豈秦國獨無軍法乎？——况當時晉惠公被執於秦，秦君且禮而歸之；秦之有禮於我如此，區區敗將，必欲自我行戮，顯見我國無情也。』襄公初時不肯，聞說到放還惠公之事，悚然動心；卽時詔有司釋三帥之囚，縱歸秦國。

孟明……等得脫囚繫，更不入謝，抱頭竄耳而逃；先軫方在家用飯，聞晉侯已赦三帥，吐哺入見，怒氣沖沖，問襄公：『晉囚何在？』襄公曰：『母夫人請放歸卽刑，寡人已從之矣。』先軫勃然唾襄公之面曰：『咄！孺子不知事如此！武夫千辛萬苦，方獲此囚，乃壞於婦人之片言耶？放虎歸山，異日悔之晚矣！』襄公方纔醒悟，拭面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遂問班部中：『誰人敢追秦囚者？』陽處父願往。先軫曰：『將軍用良言追得，便是第一功也。』陽處父駕起追風馬，掄起斬將刀，出了曲沃西門來追孟明。史臣有詩讚：『襄公能容先軫，所以能嗣伯業。』詩曰：

「婦人輕喪武夫功，先軫當時怒氣沖；拭面容解無愠意，方知嗣伯屬襄公。」

却說：孟明等三人，得脫大難，路上相議曰：「我等若得渡河，便是再生；不然，猶恐晉君追悔，如之奈何？」比到河下，並無一個船隻，嘆曰：「天絕我矣！」嘆聲未絕，見一漁翁，蕩着小艇，從西而來。口中唱歌：

「囚猿離檻兮， 囚鳥出籠； 有人遇我兮， 反敗爲功。」

孟明異其言，呼曰：「漁翁渡我！」漁翁曰：「我渡秦人，不渡晉人！」孟明曰：「我等正是秦人，可速渡我！」漁翁曰：「子非嶠中失事之人耶？」孟明應曰：「然。」漁翁曰：「吾奉公孫將軍將令，特纜舟在此相候，已非一日矣；此舟小，不任重載，前行半里之程有大舟，將軍可以速往。」說罷，那漁翁反掉而西，飛也似去了。

三帥循河而西，未及半里，果有大船數隻泊於河中；離岸有半箭之地，那漁舟已自在彼招呼。孟明和西乞白乙跣足下船；未及撐開，東岸上早有一位將官，乘車而至，乃大將陽處父也。大叫：「秦將且住！」孟明等各各吃驚。須臾之間，陽處父停車河岸，見孟明已在舟中；心生一計，解自家所乘左驂之馬，假托襄公之命，賜與孟明：「寡君恐將軍不

給於乘，使處父將此良馬，追贈將軍，聊表相敬之意，伏乞將軍俯納。」陽處父本意要哄孟明上岸相見，收馬拜謝，乘機縛之，那孟明漏網之魚，「脫却金鈎去，回頭再不來。」心上也防這，一着如何再肯登岸？乃立於船頭之上，遙望陽處父稽首拜謝曰：「蒙君不殺之恩，爲惠已多，豈敢復受良馬之賜？此行寡君若不加戮，三年之後，當親至上國，拜君之賜耳。」陽處父再欲開口，只見舟師水手運槳下篙，船已蕩入中流去了；陽處父惘然如有所失，悶悶而回。以孟明之言，奏聞於襄公。先軫忿然進曰：「彼云：『三年之後，拜君之賜』者，蓋將伐晉報仇也；不如乘其新敗喪氣之日，先往伐之，以杜其謀。」襄公以爲然，遂商議伐秦之事。

話分兩頭，再說：秦穆公聞三帥爲晉所獲，又悶又怒，寢食俱廢，過了數日，又聞三帥已釋放還歸，喜形於色。左右皆曰：「孟明等喪帥辱國，其罪當誅；昔楚殺得臣以警三軍，君亦當行此法也。」穆公曰：「孤自不聽蹇叔百里奚之言，以累及三帥，罪在於孤，不在他人。」乃素服迎之於郊，哭而唁之，復用三帥主兵，愈加禮待。百里奚嘆曰：「吾父子復得相會，已出望外矣！」遂告老致政。穆公乃以繇余公孫枝爲左右庶長，代蹇叔百

里奚之位。此話且攔過一邊。

再說：晉襄公正議伐秦，忽邊吏馳報：『今有翟主白部胡，引兵犯界，已逼箕城，望乞發兵防禦。』襄公大驚曰：『晉翟無隙，如何相犯？』先軫曰：『先君文公，出亡在翟，翟君以二隗，妻我君臣；一住十二年，禮道甚厚。及先君返國，翟君又遣人拜賀，送二隗還晉；先君之世，從無一介束帛，以及於翟。翟君念先君之好，隱忍不言；今其子白部胡嗣位，自恃其勇，故乘喪來伐耳。』襄公曰：『先君勤勞王事，未暇報及私恩；今翟君伐我之喪，是我仇也。子載爲寡人創之。』先軫再拜辭曰：『臣忿秦帥之歸，一時怒激，唾君之面，無禮甚矣。臣聞：『兵事尙整，惟禮可以整民。』無禮之人，不堪爲帥；願主公罷臣之職，別擇良將。』襄公曰：『卿爲國發憤，乃忠心所激，寡人豈不諒之？今禦翟之舉，非卿不可，卿其勿辭。』先軫不得已，領命而出。嘆曰：『我本欲死於秦，誰知却於翟也！』聞者亦莫會其意，襄公自回絳都去了。

單說：先軫升了中軍帳，點集諸軍，問衆將：『誰肯爲前部先鋒者？』一人昂然而出曰：『某願往。』先軫視之，乃新拜右軍將軍狼臆也。先軫因他不來謁謝，已有不悅之意；今番自請衝鋒，愈加不喜。遂罵曰：『爾新進小卒，偶斬一囚，遂獲重用，今大敵在境，汝全無退讓之意，豈貌我帳下無一良將耶？』狼臆曰：『小將願爲國家出力，元帥何故見阻？』先軫曰：『眼前亦不少出力之人，汝有何謀勇，輒敢掩諸將軍之上？』叱去不用。以狐鞠居有崤山夾戰之功，用以代之。狼臆垂首嘆氣，恨恨而出；遇其友人鮮伯於途，問曰：『聞元帥選將禦敵，子安能在此閑行？』狼臆曰：『我自請衝鋒，本爲國家出力，誰知反觸了先軫那廝之怒；他道我有何謀勇，不該掩諸將之上，已將我罷職不用矣！』鮮伯大怒曰：『先軫妬賢嫉能，我與你共起家丁，刺殺那廝，以出胸中不平之氣。便死也落得爽快！』狼臆曰：『不可！不可！大丈夫死必有義，死而不義，非勇也；我以勇受知於君，得爲戎右，先軫以爲無勇而黜之。若死於不義，則我今日之被黜，乃黜一不義之人，反使嫉妬者得藉其口矣。子姑待之。』鮮伯嘆曰：『子之高見，吾不及也！』遂與狼臆同歸，不在話下。後人有詩議先軫黜狼臆之非，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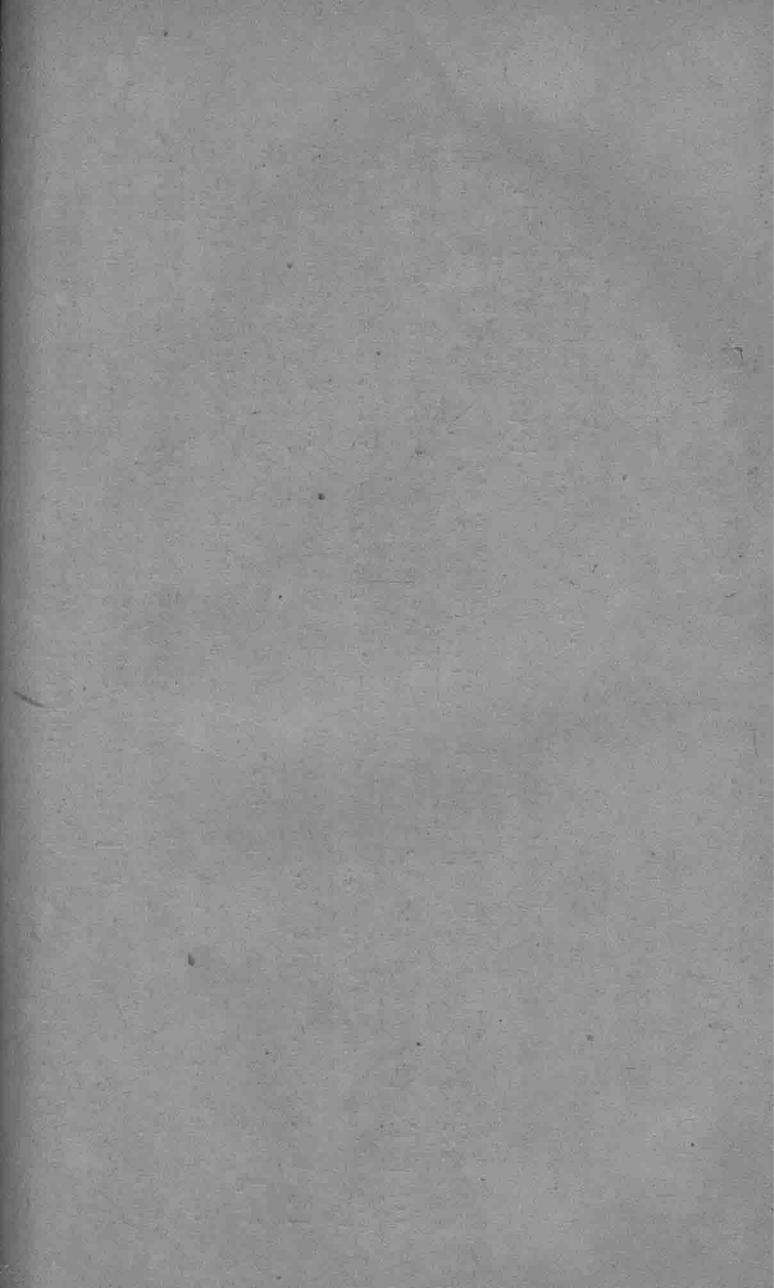
「提戈斬將勇如賁，車右超升屬主恩，効力何辜遭黜逐？從來忠勇有冤吞！」

再說：先軫用其子先且居爲先鋒，纒盾卻缺爲左右隊，狐溱狐鞠居爲合後；發軍四百乘，出絳都北門，望箕城進發。兩軍相遇，各安營傳當；先軫喚集諸將授計曰：「箕城有地名曰大谷，谷中寬衍，正乃車戰之地；其旁多樹木，可以伏兵。纒卻二將，可分兵左右埋兵；待且居與翟交戰佯敗，引至谷中，伏兵齊起，翟主可擒也。」二狐引兵接應，以防翟兵馳救，諸將如計而行，先軫將大營移後十餘里安紮。

次早，兩下結陣；翟主白部胡親自督戰，先且居略戰數合，引軍而退。白部胡引着百餘騎，奮勇來追，被先且居誘入大谷，左右伏兵俱起。白部胡施逞精神，左一沖，右一突，胡騎百餘，看看折盡，晉兵亦多損傷；良久，白部胡殺出重圍，衆莫能禦。將至谷口遇着一員大將，刺斜裏颺的一箭，正中白部胡面門，翻身落馬；軍士上前擒之。射箭者，乃新拜下軍大夫卻缺也。箭透腦後，白部胡登時身死。卻缺認得是翟主，割下首級獻功。時先軫在中營，聞知白部胡被獲，舉首向天連聲曰：「晉侯有福！晉侯有福！」遂索紙筆，寫表章一道，置於案上，不通諸將得知；竟與營中心腹數人，乘單車馳入翟陣。

却說：白部胡之弟白噉，尙不知其兄之死；正欲引兵上前接應，忽見有單車馳到，認是誘敵之兵。白噉急提刀相迎，先軫橫戈於肩，瞪目大喝一聲，目眦盡裂，血流及面。白噉大驚，倒退數十步；見其無繼，傳令弓箭手圍而射之。先軫奮起神威，往來馳驟，手殺頭目三人，兵士二十餘人，身上並無點傷。——原來這些弓箭手，懼怕先軫之勇，先自手軟，箭發的沒力了，又且先軫身被重鎧，如何射得入去？先軫見射不能傷，自嘆曰：『吾不殺敵，無以明吾勇，既知吾勇矣，多殺何爲？吾將就死於此。』乃自解其甲以受箭，箭集如蝟，身死而屍不僵仆；白噉欲斷其首，見其怒目揚鬚，不異生時，心中大懼。有軍士認得的，言：『此乃晉中軍元帥先軫。』白噉乃率衆羅拜，嘆曰：『真神人也！』祝曰：『神許我歸翟供養乎，則仆。』屍僵立如故。乃改祝曰：『神莫非欲還晉國否，我當送回。』祝畢，屍遂仆於車上，

要知如何送回晉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宮中弑父……秦穆公殺谷封尸

話說：翟主白部胡被殺，有逃命的敗軍，報知其弟白噉。白噉涕泣曰：「俺說：『晉有天助，不可伐之。』吾兄不聽，今果遭難也！」卻將先軫屍首。與晉打換部胡之屍，遣人到晉軍打話。

且說：卻缺提了白部胡首級，同諸將到中軍獻功，不見了元帥；有守營軍士說道：「元帥乘單車出營去了。但分付：『緊守寨門。』不知何往？」先且居心疑，偶於案上見表章一道，取而觀之云：

「臣中軍大夫先軫奏言：臣自知無禮於君，君不加誅討，而復用之；幸而戰勝，賞賚將及矣。臣歸而不受賞，是有功而不賞也；若歸而受賞，是無禮而亦可論功也；有功不賞，何以勸功？無禮論功，何以懲罪？功罪紊亂，何以爲國？臣將馳入翟軍，

假手翟人，以代君之討！臣子且居有將略，足以代臣，臣軫臨死冒昧！」

且居曰：「吾父馳翟師死矣！」放聲大哭。便欲乘車闖入翟軍，查看其父下落；此時卻缺纒漆狐鞞居狐射姑……等畢集營中，死勸方住。衆人商議：「必先使人打聽元帥生死，方可進兵。」忽報：「翟主之弟白噉，差人打話。」召而問之，乃是彼此換屍之事。且居知死信真實，又復痛哭了一場；約定，「明日軍前各擡亡靈，彼此交換。」翟使回復去後，先且居曰：「戎狄多詐，來日不可不備。」乃商議令卻缺纒漆，仍舊張兩翼於左右，但有交戰之事便來夾攻；二狐同守中軍。

次日，兩邊結陣相持，先且居素服登車，獨出陣前，迎接父屍。白噉畏先軫之靈，拔去箭翎，將香水浴淨，自脫錦袍包裹，裝載車上，如生人一般，推出陣前付先且居收領；晉軍中亦將白部胡首級，交割還翟。翟送還的，是香噴噴一具全屍；晉送去的，只是血淋淋一顆首級。白噉心懷大忿，便叫道：「你晉家好欺負人！如何不把全屍還我？」先且居使人應曰：「若要取全屍，你自去大谷中亂屍內尋認！」白噉大怒，手執開山大斧，指揮翟騎沖殺過來；這裏用輓車結陣，如牆一般，沖突數次，皆不能入。引得白噉蹣跚咆哮，

有氣莫吐；忽然晉軍中鼓聲驟起，陣門開處，一員大將，橫戟而出，乃狐射姑也。白噉便與交鋒；戰不多合，左有卻缺，右有欒濤，兩翼軍士圍裹將來。白噉見晉兵衆盛，急忙撥轉馬頭，晉軍從後掩殺；翟兵死者，不計其數。

狐射姑認定白噉，緊緊追趕；白噉恐沖動本營，扣馬從刺斜裏跑去，射姑不捨，隨著馬尾趕來。白噉回首一看，帶轉馬頭，問曰：『將軍面善，莫非賈季乎？』射姑答曰：『然也。』白噉曰：『將軍別來無恙？將軍父子，俱往吾國十二年，相待不薄；今日留情，異日豈無相見？我乃白部之弟白噉是也。』狐射姑見提起舊話，心中不忍，便答道：『我放汝一條生路，汝速速回軍，無得淹久於此。』言畢回車，至於大營，晉兵已自得勝，便拿不著白噉，衆俱無話。是夜白噉潛師回翟，白部胡無子，白噉爲之發喪，遂嗣位爲君。此是後話。

且說：晉師凱旋而歸，參見晉襄公，呈上先軫的遺表；襄公憐軫之死，親殮其屍。只見兩目復開，勃勃有生氣；襄公撫其屍曰：『將軍死於國事，英靈不泯，遺表所言，足見忠愛，寡人不敢忘也。』乃卽柩前，拜先且居爲中軍元帥，以代父職；其目遂瞑。——後

人於箕城立廟祀之——襄公嘉卻缺殺白部胡之功，仍以冀爲之食邑，謂曰：「爾能蓋父之愆，故還爾父之封也。」又謂胥臣曰：「舉卻缺者，吾子之功；微子，寡人何由任缺？」乃以先茅之縣賞之。諸將見襄公賞當其功，無不悅服。

時許蔡二國，因晉文公之變，復受盟於楚；晉襄公拜陽處父爲大將，帥師伐許，因而侵蔡。楚成王命鬬勃同成大心，帥師救之；行及泚水，隔岸望見晉軍，遂逼泚水下寨。晉軍營於泚水之北——兩軍只隔得一層水面，擊拆之聲，彼此相聞——晉軍爲楚師所拒，不能前進。如此相持，約有兩月——看看歲終，晉軍糧食將盡；陽處父意欲退軍，既恐爲楚所乘，又嫌於避楚，爲人所笑。乃使人渡泚水，直入楚軍，傳語鬬勃曰：「諺云：『來者不懼，懼者不來。』將軍若欲與吾戰，吾當退去一舍之地，讓將軍濟水而陣，決一死戰；如將軍不肯濟，將軍可退一舍之地，讓我渡河南岸，以請戰期。若不進不退，勞師費財，何益於事？處父今駕馬於車，以候將軍之命，惟速裁決。」鬬勃忿然曰：「晉欺我不敢渡河耶？」便欲渡河索戰。成大心急止曰：「晉人無信，其言退舍，殆誘我耳；若乘我半濟而擊之，我進退俱無據矣。不如姑退，以讓晉涉；我爲主，晉爲客，不亦可乎？」鬬勃悟

曰：『孫伯之言是也。』乃傳令軍中：退三十里下寨。讓晉濟水；使人回復陽處父，處父使改其詞，宣言於衆。只說：『楚將鬬勃，畏晉不敢涉水，已遁去矣。』軍中一時傳遍。處父曰：『楚師已遁，我何濟爲！歲暮天寒，且歸休息，以俟再舉可也。』遂班師還晉。鬬勃退舍二日，不見晉師動靜；使人偵之，已去遠矣。亦下令班師而回。

却說：楚成王之長子，名曰商臣；先時欲立爲太子，問於鬬勃。勃對曰：『楚國之嗣，利於少，不利於長，歷世皆然；且商臣之相，豎目豹聲，其性殘忍。今日愛而立之，異日復惡而黜之，其爲亂必矣。』成王不聽，竟立爲嗣，使潘崇傅之。商臣聞鬬勃不欲立已，心懷怨恨；及鬬勃救蔡，不戰而歸，商臣譖於成王曰：『子上受陽處父之賂，故避之以爲晉名。』成王信其言，遂不許鬬勃相見，使人賜之以劍；鬬勃不能自明，以劍刎喉而死。成大心自詣成王之前，叩頭涕泣，備述退師之故，如此恁般：『並無受賂之事。若以退爲罪，罪宜坐臣。』成王曰：『卿不必引咎，孤亦悔之矣。』——自此成王有疑太子商臣之意。後又愛其少子職，遂欲廢商臣而立職；誠恐商臣謀亂，思尋其過失而誅之。宮人頗

聞其語，傳播於外；商臣猶豫未信，以告於太傅潘崇，崇曰：『吾有一計，可察其說之真假。』商臣闕：『計將安出？』潘崇曰：『王妹芊氏，嫁於江國；近以歸甯來楚，久住宮中，必知其事。江芊性最躁急，太子誠爲設享，故加怠慢，以激其怒；怒中之言，必有洩漏。』商臣從其謀，乃具享以待江芊；芊氏來至東宮，商臣迎拜甚恭。三獻之後，漸漸疎慢，中饋但使庖人供饌，自不起身；又故意與行酒侍兒，竊竊私語。芊氏兩次問話，俱失應答，芊氏大怒，拍案而起，罵曰：『役夫不肖如此，宜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商臣假意謝罪。芊氏不顧，竟上車而去，罵聲猶不絕口。

商臣連夜告於潘崇，因叩以自免之策，潘崇曰：『子能北面而事職乎？』商臣曰：『吾不能以長事少也。』潘崇曰：『若不能屈首事人，盍適他國？』商臣曰：『無因也。祇取辱焉。』潘崇曰：『舍此二者，別無策矣！』商臣固請不已，潘崇曰：『有一策，甚便捷，但恐汝不忍耳！』商臣曰：『死生之際，有何不忍？』潘崇附臣曰：『除非行大事，乃可轉禍爲福。』商臣曰：『此事吾能之。』

乃部署宮甲，至夜半，托言宮中有變，遂圍王宮；潘崇仗劍，同力士數人入宮，徑造

成王之前。左右皆驚散，成王問曰：「卿來何事？」潘崇答曰：「王在位四十七年矣！『成功者退。』今國人思得新王，請傳位於太子。」成王惶遽答曰：「孤卽當讓位——但不知能相活否？」潘崇曰：「一君死，一君立；國豈有二君耶？何王之老而不達也？」成王曰：「孤方命庖人治熊掌，俟其熟而食之，雖死不恨。」潘崇厲聲曰：「熊掌難熟，王欲延時刻，以待外救乎？請王自便，勿俟臣動手！」言畢，解束帶投於王前；成王仰天呼曰：「好鬪勃！好鬪勃！孤不聽忠言，自取其禍，復何言哉？」遂以帶自挽其頸。潘崇命左右拽之，須臾氣絕。江芊曰：「殺吾兄者，我也！」亦自縊而死。——時周襄王二十六年，冬十月之丁未日也——髻翁論此事，謂：「成王以弟弑兄，其子商臣，遂以子弑父；天理報應，昭昭不爽。」有詩嘆曰：

「楚君昔日弑熊羆，今日商臣報叔冤，天遣潘崇爲逆傅，癡心猶想食熊蹯。」

商臣既弑其父，遂以暴疾訃於諸侯，自立爲王，是爲穆王；加潘崇之爵爲太師，使掌環列之尹，復以爲太子之室賜之。令尹鬪般等，皆知成王被弑，無人敢言，商公，鬪宜申，聞成王之變，託言奔喪，因來郢都，與大夫仲歸，謀弑穆王；事露，穆王使司馬鬪越椒

，擒宜申仲歸殺之。巫者范喬似，言：『楚成王與子玉，子西，三人俱不得其死。』至是其言果驗矣！

鬬越椒覬令尹之位，乃說穆王曰：『子揚常向人言：『父子世秉楚政，受先王莫大之恩，愧不能成先王之志。』其意欲扶公子職爲君。子上之來，子揚實召之；今子上伏誅，子揚意不自安，恐有他謀，不可不備。』穆王疑之，乃召鬬般使殺公子職；鬬般辭以不能，穆王怒曰：『汝欲成先王之志耶？』自舉銅錘擊殺之。公子職欲奔晉，鬬越椒追殺之於郊外。穆王拜成大心爲令尹；未幾，大心亦卒，遂遷鬬越椒爲令尹，薦賈爲司馬。後穆王復念子文治楚之功，錄鬬克黃爲箴尹——克黃字子儀，乃鬬般之子，子文之孫也。——

晉襄公聞楚成王之死，問於趙盾曰：『天其遂厭楚乎？』趙盾對曰：『楚君雖橫，猶可以禮義化誨，商臣不愛其父，况其他乎？臣恐諸侯之禍，方未艾耳！』不幾年，穆王遣兵四出，先滅江，次滅六，滅蓼；又用兵陳鄭，中原多事，果如趙盾之言。此是後話。

却說：周襄王二十七年，春二月，秦孟明視請於穆公，欲與師伐晉，以報崤山之敗。穆公壯其志，許之。孟明遂同西乞白乙，率車四百乘伐晉。晉襄公慮秦有報怨之舉，每日使人遠探；一得此信，笑曰：『秦之拜賜者至矣！』遂拜先且居爲大將，趙衰爲副，狐鞠居爲車右，迎秦師於境上。大軍將發之際，狼曠自請以私屬効勞，先且居許之。時孟明等尙未出境。先且居曰：『與其俟秦至而戰，不如伐秦。』遂西行至於彭衙，方與秦兵相遇，兩邊各排成陣勢，狼曠請於先且居曰：『昔先元帥以曠爲無勇，罷黜不用，今日曠請自試，非敢求錄功，但以雪前之恥耳。』言畢，遂與其友鮮伯等百餘人，直犯秦陣，所向披靡，殺死秦兵無算。鮮伯爲白乙所殺，先且居登車，望見秦陣已亂，遂驅大軍掩殺前去；孟明等不能當，大敗而走。先且居救出狼曠，曠遍體百傷，嘔血斗餘，踰日而亡；晉兵凱歌還朝。且居奏於襄公曰：『今日之勝，狼曠之力，與臣無與也。』襄公命以上大夫之禮葬狼曠於西郭，使羣臣皆送其葬，此是襄公激勵人才的好處。史臣有詩誇狼曠之勇云。

一壯哉狼車右，

斬囚如割雞！

被黜不忘怒，

輕身犯敵威。

一死表生平，

秦師因以摧；

重泉若有知，

先軫應低眉。」

却說：孟明兵敗回秦，自分必死；誰知穆公一意引咎，全無嗔怪之意，依舊使人郊迎慰勞，任以國政如初。孟明自愧不勝，乃增修國政，盡出家財，以卹陣亡之家；每日操演軍士，勉以忠義，期來年大舉伐晉。

是多，晉襄公復命先且居，糾合宋大夫公子成，陳大夫轅選，鄭大夫公子歸生……率師伐秦，取江及彭衙二邑而還。戲曰：『吾以報拜賜之役也！』昔郭偃卜繇，有「一擊三傷」之語；至是，三敗秦師，其言果驗。孟明不請師禦晉，秦人皆以爲怯；惟穆公深信之，謂羣臣曰：『孟明必能報晉，但時未至耳！』

至明年夏五月，孟明補卒蒐乘，訓練已精，請穆公自往督戰：『若今次不能雪恥，誓不生還！』穆公曰：『寡人凡三見敗於晉矣；若再無功，寡人亦無面目反國也！』乃選車五百乘，擇日興師。凡軍士從行者，皆厚贈其家；三軍踴躍，皆願効死。公由蒲津關而出。既渡黃河，孟明出令，使人焚其舟；穆公怪而問曰：『元帥焚舟，何意也？』孟明視奏曰：『兵以氣勝，吾屢挫之後，氣已衰矣；幸而勝，何患不濟？吾之焚舟，示三軍之必死，有進無退，所以作其氣也。』穆公曰：『善。』

孟明自爲先鋒，長驅直入，破王官城，取之；謀報至絳州，晉襄公大集羣臣，商議出兵拒敵。趙衰曰：『秦怒已甚，此番起傾國之兵，將致死於我；且其君親行，不可當也，不如避之。使稍逞其志，可以息兩國之爭。』先且居亦曰：『困獸猶能鬪，况大國乎？秦君恥敗，而三帥俱好勇，其志不勝不已；兵連禍結，未有已時，子餘之言是也。襄公乃傳諭四境堅守，毋與秦戰。繇余謂穆公曰：『晉懼我矣；君可乘此兵威，收崤山死士之骨，可以蓋昔之恥。』穆公從之。遂引兵渡黃河上流，自茅津濟師，屯於東崤——晉兵無一人一騎敢相迎者——穆公命軍士於墮馬崖，絕命巖，落魂澗……等處，收檢屍骨，用草爲襪，埋藏於山谷僻坳之處。宰牛殺馬，大陳祭享。穆公素服，親自瀝酒，放聲大哭；孟明諸將伏地不能起，哀動三軍，無不墮淚。髯仙有詩云：

「曾暝二老哭吾師，今日如何自哭之？莫道封尸豪舉事，崤山雖險本無尸！」

江及彭衙二邑百姓，聞穆公伐晉得勝，哄然相聚；遂去晉之守將，還復歸秦。秦穆公奏凱班師，以孟明爲亞卿，與二相同秉國政；西乞白乙，俱加封賞，改蒲津關爲大慶關，以志軍功。

却說：西戎主赤班，初時見秦兵屢敗，欺秦之弱，欲倡率諸戎叛秦；及伐晉回來，穆公遂欲移師伐戎。繇余請傳檄戎中，徵其朝貢；若其不至，然後攻之。赤班打聽孟明得勝，正懷憂懼；一見檄文，遂率西方二十餘國，納地請朝，尊穆公爲西戎伯主。史臣論秦事，以爲：『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穆公信孟明之賢，能始終任用，所以卒成伯業。』是時秦之威名，直達京師；周襄王謂尹武公曰：『秦，晉，匹也；其先世皆有功於王室。昔重耳主盟中夏，朕册命爲侯伯；今秦伯任好強盛，不亞於晉；朕亦欲册之如晉，卿以爲何如？』尹武公曰：『秦自伯西戎，未若晉之能勤王也；今秦晉方惡，而晉侯曠能繼父業。若册命秦，則夫晉歡矣；不若遣使頒賜以賀秦，則秦知感，而晉亦無怨。』襄王從之。要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跨鳳……趙盾背秦立靈公

話說：秦穆公并國二十，遂伯西戎，周襄王命尹武公賜金鼓以賀之，秦伯自稱年老，不便入朝，使公孫枝如周謝恩。是年，繇余病卒，穆工心加痛惜，遂以秦明爲右庶長。公孫枝自周還，秦穆公意向孟明，亦告不致政。不在話下。

* * * * *

却說：秦穆公有幼女，生時適有人獻璞，琢之得碧色美玉；女周歲，宮中陳晬盤，女獨取此玉弄之不舍，因名弄玉。稍長，姿容絕世，且又聰明無比，善於吹笙；不由樂師，自成音調。穆公命巧匠，剖此美玉爲笙，女吹之，聲如鳳鳴。穆公鍾愛其女，築重樓以居之，名曰鳳樓；樓前有高臺，亦名鳳臺。弄玉年十五，穆公欲爲求佳婿，弄玉自誓曰：『必得善笙人，能與我唱和者，方是我夫，他非所願也。』穆公使人遍訪，不得笙人——忽

一日，弄玉於樓上捲簾閒看，見天淨雲空，月明如鏡；呼侍兒焚香一炷，取碧玉笙，臨窗吹之，聲音清越，響入天際。微風拂拂，忽若有和之者，其聲若遠若近；弄玉心異之，乃停吹而聽，其聲亦止，餘音猶嫋嫋不斷。弄玉臨風惘然，如有所失，倚待夜半，月昃香消。乃將玉笙置於牀頭，勉強就寢；夢見西南方，天門洞開，五色霞光，照耀如晝，一美丈夫羽冠鶴氅，騎彩鳳自天而下，立於鳳臺之上。謂弄玉曰：『我乃太華山之主也。上帝自我與爾結爲婚姻，當以中秋日相見，宿緣應爾。』乃於腰間解赤玉簫，倚欄吹之；其彩鳳亦舒翼鳴舞，鳳聲與簫聲，唱和如一，宮商協調，嗶嗶盈耳。弄玉神思俱迷，不覺問曰：『此何曲也？』美丈夫對曰：『此華山吟第一弄也。』弄玉又問曰：『曲可學乎？』美丈夫對曰：『既成姻契，何難相授？』言畢，直前執弄玉之手；弄玉猛然驚覺，夢中景象，宛然在目。及旦，自言於穆公；乃使孟明以夢中形像，於太華山訪之。有野夫指之曰：『山上明星峯，有一異人；自七月十五日至此，結廬獨居。每日下山沽酒自酌，至晚，必吹簫一曲，簫聲四徹，聞者忘臥。不知何處人也。』

孟明登太華山至明星巖下，果見一人羽冠鶴氅，玉貌丹脣，飄飄然有超塵出俗之姿。

孟明知是異人，上前揖之，問其姓名，對曰：「某蕭姓，史名。足下何人？來此何事？」孟明曰：「某乃本國右庶長，百里視是也。吾主爲愛女擇婿，女善吹笙，必求其匹；聞足下精於音樂，吾主渴欲一見，命某奉迎。」蕭史曰：「某粗解宮商，別無他長，不敢辱命。」孟明曰：「同見吾主，自有分曉。」乃與共載而回。

孟明先見穆公，奏知其事；然後引蕭史入謁。穆公坐於鳳臺之上，蕭史拜見曰：「臣山野匹夫，不知禮法，伏祈矜宥。」穆公視蕭史形容瀟灑，有離塵絕俗之韻，心中先有三分歡喜；乃賜坐於旁，問曰：「聞子善簫，亦善笙乎？」蕭史曰：「臣止能簫，不能笙也。」穆公曰：「本欲覓吹笙之侶，今簫與笙不同器，非吾女匹也。」顧孟明使引退。弄玉遣侍者傳語穆公曰：「簫與笙，一類也；客旣善簫，何不一試其長？奈何令懷技而去乎？」穆公以爲然，乃命蕭史取出赤玉簫一枝——玉色溫潤，赤光照耀人目，誠希世之珍也——纔品一曲，清風習習而來；奏第二曲，彩雲四合；奏至第三曲，見白鶴成對，翔舞於空中，孔雀數雙，棲集於林際，百鳥和鳴，經時方散；穆公大悅。

時弄玉於簾內，窺見其異，亦喜曰：「此真吾匹矣！」穆公復問蕭史曰：「子知笙簫

何爲而作？始於何時？」蕭史對曰：「笙者，生也。女媧氏所作，義取發生，律應太簇。簫者，肅也；伏羲氏所作，義取肅清，律應仲呂。」穆公曰：「試詳言之。」蕭史對曰：「臣執藝在簫，請言簫：昔伏羲氏，編竹爲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其聲和美，以象鳳鳴。大者謂之「雅簫」，編二十三管，長尺有四寸；小者謂之「頌簫」，編十六管，長尺有二寸——總謂之「簫管」。其無底者，謂之「洞簫」。其後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製爲笛，橫七孔吹之，亦象鳳聲，其形甚簡。後人厭簫管之繁，專用一管而豎吹之；又以長者名簫，短者名管。今之簫，非古之簫矣。」穆公曰：「卿吹簫，何以能致珍禽也？」史又對曰：「簫製雖減，其聲不變；作者以象鳳鳴，乃百鳥之王，故皆聞鳳聲而翔集也。昔舜作簫韶之樂，鳳凰應聲而來儀；鳳且可致，况他鳥乎？」蕭史應對如流，音聲洪亮；穆公愈悅，謂史曰：「寡人有愛女弄玉，頗知音律；不欲歸之盲壻，願以室吾子。」蕭史敘容再拜辭曰：「史本山僻野人，安敢當王侯之貴乎？」穆公曰：「小女有誓願在前，欲擇善笙者爲偶，今吾子之簫能通天地，格萬物，更勝於笙多矣。」况吾女復有夢徵，今日正是八月十五中秋之日，此天緣也，卿不可辭。」蕭史乃拜謝。

穆公命太史擇日婚配，太史奏今夕中秋上吉；月圓於上，人圓於下。乃使左右具湯沐，引蕭史潔體。賜新衣冠更換，送至鳳樓，與弄玉成親；夫妻和順，自不必說。次早，穆公拜蕭史爲中大夫；蕭史雖列朝班，不與國政，日居鳳樓之中，不食火食，時或飲酒數杯耳。弄玉學其導氣之方，亦漸能絕粒；蕭史教弄玉吹簫，爲求鳳之曲。——約居半載，忽然一夜，夫婦於月下吹簫；遂有紫鳳集於臺之左，赤龍盤於臺之右。蕭史曰：『吾本上界仙人。上帝以人間史籍散亂，命吾整理；乃以周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降生於周之蕭氏，爲蕭三郎。至宣王末年，史官失職，吾乃連綴本末，備典籍之遺漏；周人以吾有功於史，遂稱吾爲蕭史，今歷一百十餘年矣。上帝命我爲華山之主，與子有夙緣，故以簫聲作合；然不應久住人間，今龍鳳來迎，可以去矣。』弄玉欲辭其父，蕭史不可，曰：『旣爲神仙，當脫然無思，豈容於眷屬生繫戀耶？』於是蕭史乘赤龍，弄玉乘紫鳳，自鳳臺翔雲而去。今人稱佳婿爲「乘龍」，「正謂此也。是夜，有人於太華山聞鳳鳴焉。

次早，宮侍報知穆公，穆公惘然，徐嘆曰：『神仙之事，果有之也！倘此時有龍鳳迎寡人，寡人視棄山河，如棄敝屣耳！』命人於太華蹤跡之，杳然無所見聞；遂立祠於明星

巖，歲時以酒果祀之。至今稱爲簫女祠，祠中時聞鳳鳴也。六朝鮑照有簫史曲云：

「簫史愛少年，

嬴女戀童顏；

火粒願排棄，

霞霧好登攀。

龍飛逸天路，

鳳起出秦關；

身去長不返，

簫聲時往還。」

又江總亦有詩云：

「弄玉秦家女，

簫史仙處童；

來時兔月滿，

去後鳳樓空。

密笑開還斂，

浮聲咽更通；

相期紅粉色，

飛向紫烟中。」

穆公自是厭言兵革，遂超然有世外之想；以國政專任孟明，日修清淨無爲之業。未幾，公孫枝亦卒；孟明薦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並有賢德，國中稱爲「三良」。穆公皆拜爲大夫，恩禮甚厚。

又三年，爲周襄王三十一年，春，二月，翼日，穆公坐於鳳台觀月，想念其女弄玉，不知何往，更無會期，驀然睡去；夢見簫史與弄玉，控二鳳來迎，同游廣寒之宮，清冷徹骨。既醒，遂得寒疾；不數日薨，人以爲仙去矣。——在位三十九年，年六十九歲。——

穆公初娶晉獻公女，生太子罃，至是卽位，是爲康公，葬穆公於雍。用西戎之俗，以

生人殉葬，凡用一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子，亦與其數。國人哀之，爲賦黃鳥之詩，詩見毛詩國風。後人論穆公用「三良」殉葬，以爲：「死而棄賢，失貽謀之道！」惟宋蘇東坡學士，有題秦穆公墓詩，出人意表。詩云：

「囊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此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尙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何傷？」

話分兩頭，却說：晉襄公六年，立其子夷臯爲世子，使庶弟公子樂出仕於陳；是年，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先後皆卒。連喪四卿，位署俱虛。明年，乃大蒐車徒於夷，合二軍，仍復三軍之舊。襄公欲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使箕鄭父先都將上軍；先且居之子先克進曰：「狐趙有大功於晉，其子不可廢也——且士穀位司空，與梁益耳俱未有戰功，驟爲大將，恐人心不服。」襄公從之，乃以狐射姑爲中軍元帥，趙盾佐之；以箕鄭父爲上軍元帥，荀林父佐之；以先蔑爲下軍元帥，先都佐之；狐射姑登壇號令，指揮如意，旁若無人。其都下軍司馬臾駢諫曰：「駢聞之：『師克在和。』今三軍之帥，非夙將，卽

世臣也；元帥宜虛心諮訪，常存謙退。夫剛而自矜，子玉所以敗於晉也，不可不戒。」射姑大怒，喝曰：「吾發令之始，匹夫何敢亂言，以慢軍士？」叱左右鞭之一百。衆人俱有不服之意。

再說：士穀梁益耳，聞先克阻其進用，心中大恨；先都不得上軍元帥之職，亦深恨之。時太傅陽處父聘於衛，不與其事；及處父歸國，聞射姑爲元帥，乃密奏於襄公曰：「射姑剛而好上，不得民心，此非大將之才也；臣曾佐子餘之軍，與其子盾相善，極知盾賢而且能。夫尊賢使能，國之令典；君如擇帥，無如盾者。」襄公用其言，乃使陽處父改蒐於董；狐射姑未知易帥之事，欣然長中軍之班。襄公呼其字曰：「賈季！向也，寡人使盾佐吾子，今吾子佐盾。」射姑不敢言，唯唯而退；襄公乃拜趙盾爲中軍元帥，而使狐射姑佐之，其上軍下軍如故。

趙盾自此當國，大修政令，國人悅服；有人謂陽處父曰：「子孟言無隱，忠則忠矣，獨不虞取怨於人乎？」處父曰：「苟利國家，何敢避私怨也？」次日，狐射姑獨見襄公問曰：「蒙主公念先人之微勞，不以臣爲不肖，使司戎政；忽然更易，臣未知罪。意者以先

臣偃之勳，不如衰乎？抑別有所謂耶？」襄公曰：「無他也。陽處父謂寡人，言：『吾子不得民心，難爲大將。』」是以易之。」射姑默然而退。

是年秋，八月，晉襄公病，將死，召太傅陽處父、上卿趙盾，及諸臣，在榻前囑曰：

「寡人承父業破狄伐秦，未嘗挫銳氣於外國，今不幸命之不長，將與諸卿長別！太子夷臯年幼，卿等宜盡心輔佐，和好鄰國，不失盟主之業可也。」羣臣再拜受命，襄公遂薨。

次日，羣臣欲奉太子卽位。趙盾曰：「國家多難，秦狄爲仇，不可以立幼主。今杜祁之子公子雍，見仕於秦；好然而長，可迎之以嗣大位。」羣臣莫對。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其母君之嬖也——樂仕於陳，而陳素睦於晉；非若秦之爲怨，迎之則朝發而夕至矣。」趙盾曰：「不然。陳小而遠，秦大而近；迎君於陳不加睦，而迎君於秦，可以釋怨而樹援。必公子雍乃可。」衆議方息。

乃使先蔑爲正使，士會副之，如秦報喪，因迎公子雍爲君。將行，荀林父止之曰：「

夫人太子皆在，而欲迎君於他國，恐事之不成，將有他變。子何不托疾以辭之？」先蔑曰：「政在趙氏，何變之有？」林父謂人曰：「同官爲僚。」吾與士伯爲同僚，不敢不盡吾心；彼不能吾言，恐有去日，無來日矣。」

不說先蔑往秦，且說狐射姑見趙盾不從其言，怒曰：「狐，趙等也；今有趙而無狐耶？」亦陰使人召公子樂於陳，將爲爭立之計；早有人報知趙盾，盾使其客公孫杵臼，率家丁百人，伏於中路，候公子樂行過，要而殺之。狐射姑益怒曰：「使趙盾有權者，陽處父也。處父族微無援，今出宿郊外，主諸國會葬之事，刺之易耳。盾殺公子樂，我殺處父，不亦可乎？」乃與其弟狐鞠居謀。鞠居曰：「此事吾力能任之。」與家人詐爲盜，夜半踰牆而入；處父尙秉燭觀書，鞠居直前擊之，中肩。處父驚而走，鞠居逐殺之，取其首以歸。陽處父之從人，有認得鞠居者，走報趙盾；盾佯爲不信，叱曰：「陽太傅爲盜所害，安敢誣人？」令人收殮其屍。——此九月中事。

至冬，十月，葬襄公於曲沃；襄夫人穆嬴同太子夷臯送葬，謂趙盾曰：「先君何罪？其適嗣亦何罪？乃舍此一塊肉，而外求君於他國耶？」趙盾曰：「此國家大事，非盾一人

之私也。』葬畢，奉主入廟；趙宣子卽廟中謂諸大夫曰：『先君惟能用刑賞，以伯諸侯；今君柩在殯，而狐鞠居擅殺太傅，爲諸臣者，誰不自危？此不可不討也！』乃執鞠居付司寇，數其罪而斬之；卽於其家，搜出陽處父之首，以線縫於頸而葬之。狐射姑懼趙盾已知其謀，乃夜乘小車出奔翟國，投翟主白噉去訖。

時翟國有長人曰僑如——身長一丈五尺——謂之長翟；力舉千鈞，銅頭鐵額，瓦礫不能傷害。白噉用之爲將，使之侵魯；文公使叔孫得臣帥師拒之。時值冬月，凍霧漫天，大夫富父終甥，知將雨雪，進計曰：『長翟驍勇異常，但可智取，不可力敵。』乃於要道，深掘陷坑數處，將草蓐掩蓋。上用浮土；是夜果降大雪，鋪平地面，不辨虛實。富父終甥引一枝軍，去劫僑如之寨；僑如出戰，終甥詐敗，僑如奮勇追殺。終甥留下暗號，認得路徑，沿坑而走；僑如隨後趕來，遂墮於深坑之中。得臣伏兵悉起，殺散翟兵；終甥以戈刺僑如之喉而殺之，取其屍載以大車，見者都駭，以爲防風氏之骨，不是過也。得臣適生長子，遂名曰，叔孫僑如，以志軍功。——自此，魯與齊衛合兵伐翟，白噉走死，遂滅其國；狐射姑轉入赤翟潞國，依潞大夫酆舒。趙盾曰：『賈季吾先人同時出亡者，左右先君，

功勞不淺；吾誅鞠居，正以安賈季也。彼懼罪而亡，何忍使孤身棲止於翟境乎？」乃使史駢送其妻子往潞。

史駢喚集家丁，將欲起行；衆家丁稟曰：「昔蒐夷之日，主人盡忠於狐帥，反被其辱；此仇不可不報。今元帥使主人押送其妻孥，此天賜我也！當盡殺之，以雪其恨。」史駢連聲曰：「不可！不可！元帥以送孥見委，寵我也；元帥送之，而我殺之，元帥不怒我乎？乘人之危，非仁也；取人之怒，非智也。」乃迎其妻子登車，將家財細細登籍，親送出境，毫無遺失。射姑聞之，嘆曰：「吾有賢人而不知，吾之出奔宜也！」——趙盾自此重史駢之人品，有重用之意。

再說：先蔑同士會如秦，迎公子雍爲君；秦康公喜曰：「吾先君兩定晉君，當寡人之身，復立公子雍，是晉君世世自秦出也。」乃使白乙丙率車四百乘，送公子雍於晉。

却說：襄夫人穆嬴，自送葬歸朝之後，每日侵晨，必抱太子夷臯於懷，至朝堂大哭。謂諸夫大曰：「此先君適子也，奈何棄之！」既散朝，則命車適於趙氏，向趙盾頓首曰：

「先君臨終，以此子嬖卿，盡心輔佐；君雖棄世，言猶在耳，若立他人，將置此子於何地耶？不立吾兒，吾子母有死而已！」言畢，號哭不已；國人聞之，無不哀憐穆嬴，而歸咎於趙盾。諸大夫亦以「迎雍失策」爲言。趙盾患之，謀於卻缺曰：「士伯已往秦迎長君矣，何可再立太子？」缺曰：「今日舍幼子而立長君，異日幼子漸長，必然有變；可亟遣人往秦，止住士伯爲上。」盾曰：「先定君，然後發使，方爲有名。」卽時會集羣臣，奉夷皐卽位，是爲靈公——時年纔七歲耳——百官朝賀方畢，忽邊諜報稱：「秦遣大夫送公子雍已至河下。」諸大夫曰：「我失信於秦矣！何以謝之？」趙盾曰：「我若立公子雍，則秦，吾賓客也；既不受其納，是敵國矣。使人往謝，彼反有辭於我，不如以兵拒之。」乃使上軍元帥箕鄭父輔靈公居守，盾自將中軍，先克爲副——以代狐射姑之職——荀林父獨將上軍。先都因先蔑往秦，亦獨將下軍，三軍整頓出迎秦師，屯於廬陰。秦師已濟河而東，至令狐下寨；聞前有晉軍，猶以爲迎公子雍而來，全不戒備。

先蔑先至晉軍來見，趙盾告以立太子之故；先蔑睜目視曰：「謀迎公子雍，是誰主之？今又立太子而拒我乎？」拂袖而出。見荀林父曰：「吾悔不聽子言，以至今日！」林父

止之曰：『子，晉臣也；舍晉安歸？』先蔑曰：『我受命往秦迎雍。則雍是我主，秦爲吾主之輔；豈可自背前言，苟圖故鄉之富貴乎？』遂奔秦寨。趙盾曰：『士伯不肯留晉，來日秦師必然進逼；不如乘夜往劫秦寨，出其不意，可以得志。』遂出令：厲兵秣馬，軍士於侵晨飽食，銜枚疾走；比至秦寨，恰好三更。一聲吶喊，鼓角齊鳴，殺入營門；秦師在睡夢中驚覺，馬不及束鐙，人不及操戈，四下亂竄。晉兵直追至刎首之地，白乙丙死戰得脫，公子雍死於亂軍之中。先蔑嘆曰：『趙孟背我，我不可背秦！』乃奔秦。士會亦嘆曰：『吾與士伯同事，士伯既往秦，吾不可以獨歸也！』亦從秦師而歸。秦康公俱拜爲大夫。荀林父言於趙盾曰：『昔賈季奔狄，相國念同僚之義，歸其妻孥；今士伯隨季，與某亦有僚誼，願效相國昔日之事。』趙盾曰：『苟伯重義，正合吾意。』遂令衛士送兩宅家眷，及家財於秦。胡曾先生有詩云：

「誰當越境送妻孥，只爲同僚義氣多；近日人情相忌刻，一般僚誼却如何？」

又髯翁有詩，譏趙宣子輕於迎雍，以賓爲寇：

「弈棋下子必躊躇，有嫡如何又外求？賓寇須臾成反覆，趙宣謀國是何籌？」

按此一戰，各軍將皆有俘獲；惟先克部下驍將鞠得，貪進不顧，爲秦所敗，反喪失戎車五乘。先克欲按軍法斬之，諸將皆代爲哀請；先克言於趙盾，乃奪其田祿。鞠得恨恨不已。

再說：箕鄭父與士穀梁益耳素相厚善；自趙盾升爲中軍元帥，士穀梁益耳俱失了兵柄，連箕鄭父也有不平之意。時鄭父居守，士穀梁益耳俱聚做一處，說：『趙盾廢置自由，目中無人；今聞秦以重兵送公子雍，若兩軍相持急未能解，我這裏從中爲亂，反了趙盾，廢夷臯迎公子雍，大權皆歸於吾黨之手。』商議已定。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將亂晉……召士會壽餘給秦

話說：箕鄭父，士穀，梁益耳，三人商議：只等秦兵緊急，便從中作亂，欲更趙盾之位。不意趙盾襲取秦兵，奏凱而回，心中愈憤。先都爲下軍佐，因主將先蔑爲趙盾所賣，出奔於秦，亦恨趙盾；溇著，蒯得，被先克以軍事奪其田祿，中懷怨望，訴於士穀。穀曰：『先克倚恃趙孟之屬，故敢於橫行如此。盾所專制，惟中軍耳；誠得一死士，先往刺克，則盾勢孤矣。此事非得先子會不可。』蒯得曰：『子會因主帥爲盾所賣，意亦恨之。』士穀曰：『旣如此，則克不難辦也。』遂附耳曰：『只如此恁般……便可了事。』蒯得大喜曰：『吾當卽往言之。』

蒯得往見先都，到是先都開口說起：『趙孟背了士季，襲敗秦師；全無信義，難與同事。』蒯得遂以士穀之言，告於先都；都曰：『誠如此，晉國之幸也！』

時多月將盡，約至新春，先克往箕城，謁拜其祖先軫之祠；先都使家丁伏於箕城之外，只等先克過去遠遠跟定。覷個空隙，羣起刺殺之，從人驚散。趙盾聞先克爲賊所殺，大怒；嚴令司寇緝獲，五日一比。先都等情慌，與蒯得商議，德惻士穀梁益耳等作速舉事；梁益耳醉中洩其語於梁弘，弘大驚曰：『此滅族之事也！』乃密告於史駢，駢轉聞於趙盾；盾卽聚甲戒車，分付：『伺候聽令。』先都聞趙氏聚甲戒車，疑其謀已洩，急走士穀處，催并速發；箕鄭父欲借上元節晉侯賜醕，乘亂行事，議久不決。趙盾先遣史駢圍先都之家，執都付獄；梁益耳蒯得慌忙之際，欲與箕鄭父士穀團集四族家丁，劫出先都，一同爲亂。趙盾使人反以先都之謀，告於箕鄭父；請他入朝商議。箕鄭父曰：『趙孟見召，殆不疑我也。』遂輕身而往。

原來趙孟爲箕鄭父現爲上軍元帥，恐其鼓衆同亂，假意召之；鄭父不知是計，坦然入朝。趙盾留住於朝房，與之議先都之事；密遣荀林父卻缺欒盾領著三枝軍馬，分頭拿捕士穀梁益耳蒯得三人，俱下獄訖。荀林父等三將，至朝房回話；林父大聲喝曰：『箕鄭父亦在作亂數內，如何還不就獄。』鄭父曰：『我有居守之勞。彼時，三軍在外，我獨居中；

不以此時爲亂，今日諸卿得濟乃求死耶？」趙盾曰：「汝之遲於爲亂，正欲待先都，刺得也！我已訪知的實，不須多辯！」箕鄭父俯首就獄。

趙盾奏聞晉靈公，欲將先都……等五行誅；靈公年幼，唯唯而已。靈公既入宮。襄夫人聞五人在獄，問靈公曰：「相國如何處置？」靈公曰：「相國言：『罪並應誅，』」襄夫人曰：「此輩事起爭權，原無篡逆之謀——且主謀殺先克者，不過一二人。罪有首從，豈可一概誅戮？邇年老成彫喪，人才稀少；一朝而戮五臣，恐朝堂之位遂虛矣！可不慮乎？」明日，靈公以襄夫人之言，述於趙盾，盾奏曰：「主少國疑，大臣擅殺；不大誅戮，何以懲後？」遂將先都，士穀，箕鄭父，梁益耳，剗得，五人，坐以不君之罪，斬於市曹；錄先克之子先穀爲大夫。國人畏趙盾之嚴，無不股栗。狐射姑在潞國，聞其事，駭曰：「幸哉，我之得免於死也！」

一日，潞大夫酆舒，問於狐射姑曰：「趙盾比趙衰人孰賢？」射姑曰：「趙衰乃冬日之日，趙盾乃夏日之日；冬日賴其溫，夏日畏其烈。」酆舒笑曰：「卿宿將，亦畏趙孟耶？」

閒話休提，却說：楚穆王自篡位之後，亦有爭伯中原之志；聞諜報：『晉君新立，趙盾專政，諸大夫自相爲殺。』乃召羣臣計議，欲加兵於鄭；大夫范山進曰：『晉君年幼，其臣志在爭權，不在諸侯；乘此時出兵以爭北方，誰能當者？』穆王大悅，使鬪越椒爲大將，蔣賈副之，帥車三百乘伐鄭；自引兩廣精兵，屯於狼淵，以爲聲援。別遣公子先爲大將，公子蔑副之，帥車三百，伐陳。

且說：鄭穆公聞楚兵臨境，急遣大夫公子堅，公子彪，樂耳，三人，引兵拒楚於境上，囑以固守勿戰；別遣人，告急於晉。越椒連日挑戰，鄭兵不出；蔣賈密言於越椒曰：『自城濮之後，楚兵久不至鄭矣；鄭人恃有晉救，不與我戰。乘晉救未至，誘而擒之，可以雪往日之恥——不然遷延日久，諸侯畢集，恐復如子玉故事。將奈何？』越椒曰：『今欲誘之，當用何計？』蔣賈附耳曰：『必須如此恁般……』越椒從其謀，乃傳令軍中，言：『糧食將缺，可於村落掠取，以供食用。』自於帳中鼓樂飲酒，每日至夜半方散。有人傳至狼淵，楚穆王疑鬪越椒玩敵，欲自往督戰。范山曰：『伯嬴智士，此必有計；不出數日

捷音當至矣。」

再說：公子堅等，見楚兵不來搦戰，心中疑慮，使人探聽。回言：「楚兵四出，擄掠爲食；鬪元帥中軍日逐鼓樂飲酒，酒後謾罵，言：『鄭人無用，不堪虜殺。』」公子堅喜曰：「楚兵四出擄掠，其營必虛；楚將鼓樂飲酒，其心必懈；若夜却其營，可獲全勝。」公子彪，樂耳，皆以爲然；是夜結束飽食，公子彪欲分出前中後三隊，次第而進。公子堅曰：「却營與對陣不同，乃一時襲擊之計；可分左右，不可分前後也。」於是三將並進。將及楚營，遠遠望見燈燭輝煌，笙歌繚亮；公子堅曰：「伯棼命合休矣！」塵車直進，楚軍全不抵當；公子堅先衝入寨中，樂人四散奔走，惟越椒呆坐不動。上前看時，喫一大驚；乃是束草爲人，假扮作越椒模樣。公子堅急叫：「中計！」退出寨前；忽聞寨後，砲聲大震。一員大將，領軍殺來，大叫：「鬪越椒在此！」公子堅奔走不迭，會合公子彪及樂耳二將，做一路逃奔。行不一里，對面砲聲又起；却是蔦賈預先埋伏一枝軍馬在於中路邀截鄭兵。前有蔦賈，後有越椒，首尾夾攻，鄭兵大敗；公子彪樂耳先被擄，公子堅捨命來救，馬蹶車覆，亦爲楚兵所獲。鄭穆公大懼，謂羣臣曰：「三將被擒，晉救不至，如何？」

羣臣皆曰：『楚勢甚盛，若不乞降，早晚打破城池，雖晉亦無如之何矣？』鄭穆公乃遣公子豐至楚營謝罪：納賂求和，誓不再叛。鬬越椒使人請命於穆王，穆王許之，乃釋公子堅、公子彪，樂耳，三人之囚，放還鄭國。

楚穆王傳令班師，行至中途，楚公子先伐陳兵敗，副將公子荄爲陳所獲；打從浪淵一路來見穆王，請兵復仇。穆王大怒，正欲加兵於陳，忽報：『陳有使命，送公子荄還楚，上書乞降。』穆王拆書看之，略曰：

「寡人朔，壤地褊小，未獲接待君王之左右；蒙君王一旅訓定，邊人愚莽，獲罪於公子。朔惶悚，寢不能寐，敬使一介，具軍馬致之大國。朔願終依宇下，以求蔭庇。惟君王辱收之！」

穆王笑曰：『陳懼我討罪，是以乞附，可謂見機之士矣。』乃准其降。傳檄徵取鄭陳二國之君同蔡侯，以冬十月朔於厥貉取齊相會。

却說：晉趙盾因鄭人告急，遣人約宋，魯，衛，許，四國之兵，一同救鄭；未及鄭境，聞鄭人降楚，楚師已還。又聞陳亦降楚，宋大夫華耦，魯大夫公子遂，俱請伐陳鄭。趙

盾曰：「我實不聽馳救，以失二國；彼何罪焉？不如退而修政。」乃班師。鬻翁有詩嘆云：

「誰專國柄主諸侯？却令荆蠻肆蠢謀；今日鄭陳連臂去，中原伯氣黯然收。」

再說：陳侯朔與鄭伯蘭，於秋末齊至息地，候楚穆王駕到；相見禮畢，穆王問曰：「原訂厥貉相會，如何逗遛此地？」陳侯鄭伯齊聲答曰：「蒙君王相約，誠恐後期獲罪，故預於此地奉候隨行。」穆王大喜。忽諜報：「蔡侯甲午，已先到厥貉境上。」穆王遂同陳鄭二君，登車疾走；蔡侯迎穆王於厥貉，以臣禮見，再拜稽首。陳侯鄭伯大驚，私語曰：「蔡屈禮如此，楚必以我爲慢矣。」乃相與請於穆王曰：「君王稅駕於此，宋君不來參謁，君王可以伐之。」穆王笑曰：「孤之頓兵於此，正欲爲伐宋計也。」早有人報入宋國。時宋成公王臣已卒，子昭公杵臼已立三年；信用小人，疎斥公族。穆襄之黨作亂，殺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諸奔魯，宋國大亂。賴司寇華御事調停國事，請復意諸之官，國以粗安。至是，聞楚合諸侯於厥貉，有窺宋之意；華御事請於宋公曰：「臣聞：『小不事大，國所以亡。』今楚臣服陳鄭，所不得者宋耳，請先往迎之；若待其見伐，然後請成，無

及也。』宋公以爲然，乃親造厥貉迎謁楚王；且治田獵之具，請較獵於孟諸之藪。穆王大悅。陳侯請爲前隊開路，宋公爲右陣，鄭伯爲左陣，蔡侯爲後隊；相從楚穆王出獵。穆王出令，命諸侯從田者，於侵晨駕車；車中各載燧，以備取火之用。

合圍良久，穆王馳入右師，偶趕逐羣狐，狐入深窟；穆王回顧宋公，取燧薰之，車中無燧。楚司馬申無畏奏曰：『宋公違令，君不可以加刑請治其僕。』乃叱宋公之御者，楚之三百，以儆於諸侯，宋公大慚。——此周頃王二年事。是時，楚最強橫，遣鬬越椒行於齊魯；儼然以中原伯主自待，晉不能制也。

周頃王四年，秦康公集羣臣議曰：『寡人銜令狐之恨，五年於茲矣！今趙盾又誅戮大臣，不修邊政；陳，蔡，鄭，宋，交臂事楚，晉莫能謀，其弱可知。此時不伐晉，更何待乎？』諸大夫皆曰：『願效死力。』康公乃大閱車徒，使孟明居守；拜西乞術爲大將，白乙丙副之，士會爲參謀。出車五百乘，浩浩蕩蕩，濟河而東，攻羈馬拔之。趙盾聞報，急爲應敵之計；自將中軍，遷上軍大夫荀林父爲中軍佐，以補先克之缺，用提彌明爲車右，使卻缺代箕鄭父爲上軍元帥。盾有從弟趙穿，乃晉襄公之愛壻，自請爲上軍之佐；盾曰：

「汝年少好勇，未曾經練，姑待異日。」乃用史駢爲之使欒枝爲上軍元帥，補先蔑之缺；胥臣之子胥甲爲副，補先都之缺。趙穿又自請以其私屬附於上軍，立功報効；趙盾許之。軍中缺司馬，韓子輿之子韓厥，自幼育於趙盾之家，長爲門客，賢而有才；盾乃薦於靈公而用之。

三軍方出絳城，甚是整肅，行不十里，忽有乘車沖入中軍。韓厥使人問之，御者對曰：「趙相國忘攜飲具，奉軍令來取，特此追送。」韓厥怒曰：「兵車行列已定，豈容乘車擅入？法當斬！」御者涕泣曰：「此相國之命也！」韓厥曰：「厥忝爲司馬，但知有軍法，不知有相國也！」斬御者而毀其車。諸帥言於趙盾曰：「相國舉韓厥，而厥戮相國之軍；此人負恩，恐不可用。」趙盾微笑，卽使人召韓厥；諸將以盾必辱厥，以報其怨。厥旣至，盾乃降席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子能執法如此，不負吾舉矣！勉之！」厥拜謝而退。盾又謂諸將曰：「他日執晉政者，必厥也！韓氏其將昌矣！」

秦師營於河曲，史駢獻策曰：「秦師蓄銳數年，而爲此舉，其鋒不可當；請深溝高壘，固守勿戰。彼不能持久必退，退而擊之，勝可萬全。」趙盾從其計。秦康公求戰不得，

問計於士會；士會對曰：「趙氏新任一人，姓史名駢，此人廣有智謀；今日堅壁不戰，蓋用其謀，以老我師也。庶子趙穿，晉先君之愛壻；聞其求佐上軍，趙孟不從而用駢，穿意必然懷恨。今趙孟用駢之謀，穿必不服；故自以私屬從行；其意欲奪史駢之功也。若使輕兵挑其上軍，即史駢不出，趙穿必恃勇來追；因之以求一戰，不亦可乎？」

秦康公從其謀，乃使白乙丙率車百乘，襲晉上軍挑戰；卻缺與史駢堅持不動。趙穿聞秦兵掩至，即率私屬百乘出迎；白乙丙回車便走，車行甚速，趙穿追十餘里，不及而返。怪史駢等不肯協力同追，乃召軍吏大罵曰：「裹糧披甲，本欲求戰；今敵來而不出擊，豈上軍皆婦人乎？」軍吏曰：「主帥自有破敵之謀，不在今日。」穿復大罵曰：「鼠輩有何深謀？直是畏死耳！別人怕秦，我趙穿偏不怕！我將獨奔秦軍，拚死一戰，以雪堅壁之恥。」遂驅車復進，呼號於衆曰：「有志氣者都跟我來。」三軍莫應。惟有下軍副將胥甲嘆曰：「此人真正好漢！吾當助之。」正欲出軍。——却說：上軍元帥卻缺，急使人以趙穿之事報之趙盾，盾大驚曰：「狂夫獨出，必爲秦擒，不可不救也。」乃傳令三軍，一時並出，與秦交戰。

再說：趙穿馳入秦壁，白乙丙接住交鋒，約戰三十餘合，彼此互有殺傷；西乞術方欲夾攻，見對面大軍齊至，兩下不敢混戰，各鳴金收軍。趙穿回至本陣，問於趙盾曰：『我欲獨破秦軍，爲諸將雪恥，何以鳴金之驟也。』盾曰：『秦，大國，未可輕敵，當以計破之。』穿曰：『用計！用計！噢了一肚子好氣！……』言猶未畢，報：『秦國有人來下戰書。』趙盾使史駢接之。使者將書呈上，史駢轉呈於趙盾；盾啓而觀之，書曰：『兩國戰士，皆未有缺，請以來日決一勝負。』盾曰：『謹如命。』使者去後，史駢謂趙盾曰：『秦使者口雖請戰，然其目傍徨四顧，似有不甯之狀；殆懼我也，夜必遁矣。請伏兵於河口，乘其將濟而擊之，必大獲全勝。』趙盾曰：『此計甚妙。』正欲發令埋伏，胥甲聞其謀，告於趙穿；穿遂與胥甲同至軍門，大呼曰：『衆軍士聽吾一言：我晉國兵強將廣，豈在西秦之下？秦來約戰，已許之矣；又欲伏兵河口，爲掩襲之計。是豈大丈夫所爲耶？』趙盾聞之召謂曰：『我原無此意，勿得撓亂軍心也。』秦謀者，探得趙穿和胥甲軍門之語，乃連夜遁走，復侵入瑕邑，出桃林塞而歸。趙盾亦班師回國，治洩漏軍情之罪；以趙穿爲君婿，且是從弟，特免其議，『專委罪於胥甲，削其官爵，逐去衛國安置。』又曰：『白季

之功，不可斬也！」仍用胥甲之子胥克爲下軍佐。髯仙有詩議趙盾之不公，詩云：

「同呼軍門罪不殊，獨將胥甲正刑書，相君庇族非無意，請把桃園問董狐。」

* * * * *

周頃王五年，趙盾懼秦師復至，使大夫詹嘉居瑕邑，以守桃林之塞。史駢進曰：「河曲之戰，爲秦畫策者士會也；此人在秦，吾輩豈能高枕而臥耶？」趙盾以爲然，乃於諸浮之別館，大集六卿而議之。那六卿；趙盾，郤缺，欒盾，欒盾，欒盾，荀林父，史駢，胥克。是日六卿畢至，趙盾開言曰：「今狐射姑在秦，士會在秦；二人謀害晉國，當何策以待之？」荀林父曰：「請召射姑而復之；射姑堪境外之事，且子犯奮勳，宜延其賞。」郤缺曰：「不然。射姑雖係宿勳，然有擅殺大臣之罪；若復之，何以儆將來乎？不如召士會——士會順柔而多智，且奔秦非其罪也。狄遠而秦逼，欲除秦害，先去其助；言召士會者是。」趙盾曰：「秦方寵任士會，請之必不從，何計而可復之？」史駢曰：「駢所善一人，乃臣畢萬之孫，名壽餘，卽魏魍之從子也；見今食邑於魏，雖在國中帶名世爵，未有職任。此人頗能

權變，要招來士會，只在此人身上。」乃附趙盾之耳曰：「如此恁般……如何？」盾大喜曰：「煩吾子爲我致之。」

六卿既散，史駢卽夕往叩壽餘之門；壽餘相迎坐定，史駢請至密室，以招士會之策，告於壽餘。壽餘應允，史駢回復了趙盾。次早，趙盾奏知靈公，言：「秦人屢次侵晉，宜令河東諸邑宰，各各團練甲伍，結寨於黃河岸口，輪番戍守；并責成食采之人，往督其事，倘有失利，卽行削奪，庶肯用心防範。」靈公准奏。趙盾又曰：「魏，大邑也；魏倡之，諸色無敢不從矣。」乃以靈公之命召魏壽餘，使督責有司，團兵出戍。壽餘奏曰：「臣蒙主上錄先世之功，衣食大縣，從未知軍旅之事——况河上綿延百餘里，處處可濟。暴露軍士，守之無益。」趙盾怒曰：「小臣何敢撓吾大計？限汝三日內，取軍籍呈報；再若抗違，當正軍法！」

壽餘嘆息而出，回家悶悶不悅；妻子叩問其故，壽餘曰：「趙盾無道，欲我督戍河口，何日了期？汝可收拾家資，隨我往秦國從士會去可也。」分付家人整備車馬。是夜索酒痛飲，以進饌不潔，鞭膳夫百餘，猶恨恨不絕，言欲殺之；膳夫奔趙盾，首告壽餘欲叛晉。

奔秦之事。趙盾使韓厥帥兵往捕之，厥放走壽餘，只擒獲其妻子下於獄中，壽餘連夜奔往秦國，見秦康公，告訴趙盾如此恁般……強橫無道！妻子陷獄，某孤身走脫，特來投降。

『康公問士會：『真否？』士會曰：『晉人多詐，不可信也；若壽餘果真降，當以何物獻功？』壽餘於袖中出一文書——乃是魏邑土地人民之數——獻於康公曰：『明公能收壽餘，願以食采奉獻。』康公又問士會：『魏可收否？』壽餘以目盼士會，且躡其足；士會雖奔在秦，然心亦思晉。見壽餘如此光景，陰會其意，乃對曰：『秦乘河東五城，爲姻好也；今兩國治兵相攻，數年不息，攻城取邑，惟力是視。河東諸臣，無大於魏者，若得魏而據之，以漸收河東之地，亦是長策——只恐魏有司懼晉之討，不肯來歸耳！』壽餘曰：『魏有司雖晉臣，實魏氏之所蒞；若明公率一軍屯於河西，遙爲聲援，臣力能致之。』秦康公顧士會曰：『卿熟知晉事，須同寡人一行。』

乃拜西乞術爲將，士會副之，親率大軍前進；既至河口，安營了畢，前哨報：『河東有一枝軍屯紮，不知何意。』壽餘曰：『此必魏人聞有秦兵，故爲備耳；彼未知臣之在秦也。誠得一東方之人，熟知晉事者，與臣先往，諭以禍福，不愁魏有司不從。』康公命士

會同往，士會頓首辭曰：『晉人，虎狼之性，暴不可測。倘臣往諭而從，是國家之福也；萬一不從，拘執臣身，君復以臣不堪事之故，加罪於臣之妻孥。無益於君，而臣之身家，枉被其殃；九泉之下，可追悔乎？』康公不知士會爲詐，乃曰：『卿宜盡心前往。若得魏地，重加封賞；倘被晉人拘留，寡人當送還家口，以表相與之情。』與士會指黃河爲誓。秦大夫繞朝諫曰：『士會，晉之謀臣；此去如巨魚縱壑，必不來矣。君奈何輕信壽餘之言，而以謀臣資敵乎？』康公曰：『此事寡人能任之，卿其勿疑。』士會同壽餘辭康公而行，繞朝慌忙駕車追送，以皮鞭贈士會曰：『子莫欺秦國無智士也！但主公不聽吾言耳！子持此鞭馬速回，遲則有禍。』士會拜謝，遂馳車急走。史臣有詩云：

「策馬揮衣占道前，殷勤贈友有長鞭；休言秦國無名士，爭奈康公不納言！」

士會等渡河而東。

未知如何歸晉？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買國……齊懿公竹池遇變

話說：士會同壽餘濟了黃河，望東而行；未及里許，只見一位年少將軍，引著一隊軍馬來迎。在車上欠身曰：『隨季別來無恙？』士會近前視之，那將軍姓趙名朔，乃趙相國盾之子也。三人下車相見，士會問其來意；朔曰：『吾奉父命，前來迎接吾子還朝——後面復有大軍至矣。』當下一聲礮響，車如水，馬如龍，簇擁士會同壽餘一齊去了。秦康公使人隔河瞭望，回報；康公大怒，便欲濟河伐晉，前哨又報：『探得河東復有大軍到來，大將乃是荀林父卻缺二人。』西乞術曰：『晉既有大軍接應，必不容我濟河，不如歸也。』乃班師。荀林父等見秦軍已去，亦還晉國。士會去秦三載，今日復進絳城，不勝感慨；入見靈公，伏地謝罪。靈公曰：『卿無罪也。』使列於六卿之間。趙盾嘉魏壽餘之勞，言於靈公，賜車十乘。秦康公使人送士會之妻孥於晉，曰：『吾不負黃河之誓也。』士會感

康公之義，致書稱謝；且勸以息兵養民，各保四境。康公從之——自此秦晉不交兵者數十年。

周頃王六年崩，太子班卽位，是爲匡王，卽晉靈公之八年也。時楚穆王薨，世子旅嗣位，是爲莊王。趙盾以楚新有喪，乘此機會，思復先世盟主之業；乃大合諸侯於新城；宋昭公杵臼，魯文公興，陳靈公平國，衛成公鄭，鄭穆公蘭，許昭公錫我，並至會所。宋，陳，鄭，三國之君，各訴前日從楚之情，出於不得已；趙盾亦各各撫慰，諸侯始復附於晉。惟蔡侯附楚如故，不肯赴會；趙盾使卻缺引兵伐之，蔡人求和，乃還。齊昭公潘，本欲赴會，適患病；未及盟期，昭公遂薨，太子舍卽位。其母乃魯女子叔姬，謂之昭姬。昭姬雖爲昭公夫人，不甚得寵；世子舍，才望庸常，亦不爲國人所敬重。公子商人，齊桓公之妾密姬所生，素有篡位之志；賴昭公待之甚厚，此念中沮。專候昭公死後，方舉大事。

昭公末年，召公子元於衛，任以國政；商人忌公子元之賢，意欲結納人心，乃盡出其家財，周卹貧民，如有不給，借貸以繼之，百姓無不感激。又多聚死亡在家，朝夕訓練，出入跟隨。及世子舍卽位，適彗星出於北斗，商人使人占之。曰：『宋，齊，晉，三國之

君皆將死亂。』商人曰：『亂齊者，非我而誰？』命死士卽於喪幕中，刺殺世子舍。商人以公子元年長，乃僞言曰：『舍無人君之威，不可居大位——吾此舉爲兄故也。』公子元大驚曰：『吾知爾之求爲君也久矣，何乃累我？我能事爾，爾不能事我！但爾爲君，以後得容我爲齊國匹夫，以壽終足矣！』商人卽位，是爲懿公；子元心惡商人之所爲，閉門托病，并不入朝。此乃是公子元的好處。

且說：昭姬痛其子死於非命，日夜悲啼；懿公惡之，乃囚於別室，節其飲食。昭姬陰賂宮人，使通信於魯；魯文公畏齊之強，命大夫東門遂如周，告於匡王，欲借天子恩寵，以求釋昭姬之囚。匡王命單伯往齊，謂懿公曰：『旣殺其子，焉用其母？何不縱之還魯，以明齊之寬德？』懿公諱弑舍之事，聞「殺子」之語，面頰發赤，嘿然無語，單伯退就客館。懿公遷昭姬於他宮，使人誘單伯曰：『寡君於國母未之敢慢，况承天子降諭，敢不承順；吾子何不謁見國母，使知天子眷顧宗國之意？』單伯只道是好話，遂駕車隨使者入宮謁見昭姬；昭姬垂涕，略訴苦情。單伯尙未及答，不虞懿公，在外掩至，大罵曰：『單伯如何擅入吾宮，私會國母？欲行苟且之事耶？寡人將訟之天子。』遂并單伯拘禁，與昭姬

各囚於一室，恨魯人以王命壓之，興兵伐魯。論者謂：「懿公弑幼主，囚國母，拘天使。虐鄰國，窮兇極惡！天理豈能容乎？」——但當時高國世臣濟濟在朝，何不奉子元以擊商人之罪，而乃縱其兇惡，絕無一言；時事至此，可嘆矣！」有詩云：

「欲圖大位欺孤主，先散家財買細民；堪恨朝中綬若若，也隨市井媚兇人！」

魯使上卿季孫行父如晉告急，晉趙盾奉靈公合宋，蔡，衛，陳，鄭，曹，許，共八國諸侯，聚於扈地，商議伐齊；齊懿公納賂於晉，且釋單伯還周，昭姬還魯，諸侯遂散歸本國。魯聞晉不果伐齊，亦使公子遂納賂於齊以求和。不在話下。

却說：宋襄夫人王姬，乃周襄王之女兄，宋成公王臣之母，昭公杵臼之祖母也。昭公自爲世子時，與公子卬公孫孔叔公孫鍾離三人，以田獵遊戲相善；既卽位，惟三人之言是聽。——不任六卿，不朝祖母，疎遠公族，怠棄民事，日以從田爲樂。——司馬樂預知宋國必亂，以其官讓於公子卬。司城公孫壽亦慮禍及，告老致政；昭公卽用其子蕩意諸，嗣爲司城之官。襄夫人王姬，老而好淫；昭公有庶弟公子鮑，美豔勝於婦人。襄夫人心愛之，醉以酒，因逼與之通；公子鮑力拒得免，然襄夫人終有心，遂欲廢昭公，而立公子鮑。昭

公畏穆襄之族太盛，與公子卬等謀逐之；王姬陰告於二族，遂作亂；闞公子卬公孫鍾離二人於朝門而殺之，司城蕩意諸懼而奔魯。公子鮑素能敬事六卿，至是，同在國諸卿，與二族講和，不究擅殺之事；召蕩意諸於魯，復其位。

公子鮑聞齊公子商人，以厚施買衆心，得篡齊位；乃效其所爲，亦散家財，以周給貧民。昭公七年，宋國歲飢；公子鮑盡出其倉廩之粟，以濟貧者——又敬老尊賢，凡國中年七十以上，月致粟帛，加以飲食珍味，使人慰問安否。其有一才一藝之人，皆收致門下，厚糴管待。公卿大夫之門，月有饋送；宗族無親疎，凡有吉凶之費，傾囊助之。

昭公八年，宋復大飢，公子鮑倉廩已竭；襄夫人盡出宮中之藏以助之施，舉國無不頌公子鮑之仁。宋國之人，不論親疎貴賤之人，願得公子鮑爲君。公子鮑知國人助已，密告於襄夫人，謀弑昭公；襄夫人曰：『聞杵臼將獵於孟諸之藪；乘其駕出，我使公子須閉門，子帥國人以攻之，無不克矣。』鮑依其言。

司城蕩意諸，頗有賢名，公子鮑素敬禮之；至是，聞襄夫人之謀，以告昭公曰：『君

不可出獵，若出獵，恐不能返。」昭公曰：「彼若爲逆，雖在國中，其能免乎？」乃使右師華元，左師公孫友居守；遂盡載府庫之寶，與其左右，以冬十一月望孟諸進發。纔出城，襄夫人召華元公孫友留之宮中，而使公子須閉門。公子鮑使司馬華耦號於軍中曰：「襄夫人有命：『今日扶立公子鮑爲君。』吾等除了無道昏君，共戴有道之主，衆議以爲何如？」軍士皆踴躍曰：「願從命！」國人亦無不樂從。

華耦率衆出城，追趕昭公；昭公行至半途聞變，蕩意諸勸昭公出奔他國，以圖後舉。

昭公曰：「上自祖母，下及國人，無不與寡人爲仇，諸侯誰納我者？與其死於他國，甯死於故鄉耳！」乃下令停車治餐，使從田者皆飽食；食畢，昭公謂左右曰：「罪在寡人一身，與汝等何與？汝等相從數年，無以爲贈；今國中寶玉，俱在於此，分賜汝等，各自逃生，毋與寡人同死也。」左右皆哀泣曰：「請君前行。倘有追兵，我等願拚死一戰！」昭公曰：「徒殺身，無益也；寡人死於此，汝等勿戀寡人，」少頃，華耦之兵已至，將昭公圍住，口傳襄夫人之命：「單誅無道昏君，不關衆人之事。」昭公急麾左右，奔散者大半；惟蕩意諸仗劍立於昭公之側。華耦再傳襄夫人之命，獨召意諸；意諸嘆曰：「爲人臣而避

其難，雖生不如死！』華耦乃操戈直逼昭公，蕩意諸以身蔽之，挺劍格鬪；衆軍民齊上，先殺意諸，後殺昭公。左右不去者，盡遭屠戮。傷哉！史臣有詩云：

「昔年華督弑瘍公，華耦今朝又助兇；賊子亂臣原有種，薔薇桃李不相同！」

華耦引軍回報襄夫人，右師華元，左師公孫友等合班啓奏：「公子鮑仁厚得民，宜嗣大位，」遂擁公子鮑爲君，是爲文公。華耦朝賀畢，回家患心疼暴卒。文公嘉蕩意諸之忠，用其弟蕩虺爲司馬，以代華耦；母弟公子須爲司城，以補蕩意諸之缺。趙盾聞宋有弑君之亂，乃命荀林父爲將，合衛陳鄭之師伐宋；宋右師華元至晉軍，備陳國人願戴公子鮑之情，且斂金帛數車，爲犒軍之禮，求與晉和。荀林父欲受之，鄭穆公曰：「我等鳴鐘擊鼓，以從將軍於宋，討無君也；若許其和，亂賊將得志矣。」荀林父曰：「齊，宋，一體也；吾已寬齊，安得獨誅宋乎？」且國人所願，因而定之，不亦可乎？」遂與宋華元盟，定文公之位而還。鄭穆公退而言曰：「晉惟賂是貪，有名無實，不能復伯諸侯矣！楚王新立，將有事於征伐，不如棄晉從楚，可以自安。」乃遣人通款於楚，晉亦無如之何也。髡

仙有詩云：

「仗義除殘是伯圖，興師翻把亂臣扶，商人無恙鮑安位，笑殺中原少丈夫。」

再說：齊懿公商人，賦性貪橫；自其父桓公在位時，曾與大夫邴原，爭田邑之界。桓公使管仲斷其曲直，管仲以商人理曲，將田斷歸邴氏；商人一向銜恨於心。及其弑舍而自立，乃盡奪邴氏之田；又恨管仲黨於邴氏，亦削其封邑之半。管氏之族懼罪，逃奔楚國，子孫遂仕於楚。懿公猶恨邴原不已；時邴原已死，知其墓在東郊，因出獵過其墓所，使軍士掘墓，出其屍，斷其足。邴原之子邴歟，隨侍左右；懿公問曰：「爾父罪合斷足否？卿得無怨寡人乎？」歟應曰：「臣父生免刑誅，已出望外——况此朽骨，臣何敢怨。」懿公大悅曰：「卿可謂幹蠱之子矣！」乃以所奪之田還之。邴歟請掩其父，懿公許之。復購其國中美色淫樂，惟日不足。有人譽大夫閻職之妻甚美。因元旦出令：凡大夫內子俱令朝於中宮——閻職之妻，亦在其內；懿公見而悅之，因留宮中，不遣之歸。謂閻職曰：「宮中愛爾妻爲伴，可別娶也。」閻職敢怒而不敢言。

齊西南門有地名申池，池水清潔可浴；池旁竹木甚茂。時夏，五月，懿公欲往申池避暑，乃命邴歇御車，閻職驂乘。右師華元私諫曰：「君別邴歇之父。納閻職之妻；此二人者，安知不銜怨於君？而君乃親近之。齊臣中未嘗缺員，何必此二人也？」懿公曰：「二子未嘗敢怨寡人也，卿勿疑。」乃駕車游於申池，飲酒甚樂。懿公醉甚，苦熱，命取繡榻，置竹林密處，臥而乘涼；邴歇與閻職，浴於申池之中——邴歇恨懿公甚深，每欲弑之，以報父仇，未得同事之人，知閻職有奪妻之怨，欲與商量，而難於啓口。因在池中同浴，心生一計，故意以折竹擊閻職之頭。職怒曰：「奈何欺我？」邴歇帶笑言曰：「奪汝之妻，尚然不怒；一擊何傷，乃不能忍耶！」閻職曰：「失妻雖吾之恥，然視別父之屍，輕重何如？子忍於父，而責我不能忍於妻，何其昧也？」邴歇曰：「我有心腹之言，正欲語子；一向隱忍不言，惟恐子已忘前恥；吾雖言之，無益於事耳。」閻職曰：「人各有心，何日忘之？但恨力不及也！」邴歇曰：「今凶人醉臥竹中，從遊者惟吾二人；此天遣我以報復之機，時不可失。」閻職曰：「子能行大事，吾當相助。」

二人拭體穿衣，相與入竹林中看時：懿公正在熟熟，鼻息如雷，內侍守於左右。邴歇

曰：「主公酒醒，必覺湯水，汝輩可預備以待。」內侍往備湯水。閻職執懿公之手，邴歆扼其喉；以佩劍刺之，頭墜於地。二人扶其屍，藏於竹林之深處，棄其頭於池中——懿公在位纔四年耳——內侍取水至，邴歆謂之曰：「商人弑君而立，齊先君使我行誅，公子元賢孝，可立爲君也。」左右等唯唯，不敢出一言。邴歆與閻職駕車入城，復置酒痛飲，歡呼相慶。早有人報知上卿高傾，國歸父，高傾曰：「盍討其罪而戮之，以戒後人。」國歸父曰：「弑君之人，吾不能討，而人討之，又何罪焉？」邴閻二人飲畢，命以大車裝其家資，以駢車載其妻子，行出南門。家人勸使速馳，邴歆曰：「商人無道，國人方幸其死，吾何懼哉？」徐徐而行，俱往楚國去訖。

高傾與國歸父聚集羣臣，商議請公子元爲君，是爲惠公。髯翁有詩云：

「仇人豈可與同遊？密近仇人仇報仇，不是逆臣無遠計，天教二憾逞兇謀。」

話分兩頭：却說魯文公名興，乃僖公嫡夫人聲姜之子；於周襄王二十六年嗣位，文公娶齊昭公女姜氏爲夫人，生二子，曰惡，曰視。其嬖妾秦女敬嬴，亦生二子：曰倭，曰叔盼。四子中惟倭年長，而惡乃嫡夫人所生，故文公立惡爲世子。時魯國任用三桓爲政，

孟孫氏曰公孫敖，生子曰穀曰難；叔孫氏曰公孫茲，生子曰叔仲彭生，曰叔孫得臣——文公以彭生爲世子太傅——季孫氏曰，季無佚——乃季友之子——無佚生行父。——即季文子也——魯莊公有庶子曰公子遂——亦曰仲遂——住居東門，亦曰東門遂；自僖公之世，已與三桓一同用事。論起輩數，公孫敖與仲遂爲再從兄弟，季孫行父又是下一輩；因公孫敖得罪於仲遂，客死於外，故孟孫氏失權。至是，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爲政。且說：公孫敖如何得罪？敖娶莒女戴己爲內子——即穀之母——其娣聲己，即難之母也。戴己病卒，敖性淫，復往聘己氏之女。莒人辭曰：『聲己尙在，當爲繼室。』敖曰：『吾弟仲遂未妻，即與遂納聘可也。』莒人許之。魯文公七年，公孫敖奉君命如晉修聘；因順便爲仲遂逆女。及鄆陵，敖登城而望；見己氏色甚美，是夜竟就己氏同宿，自娶歸家。仲遂見奪其妻，大怒；訴於文公，請以兵攻之。叔仲彭生諫曰：『不可。臣聞之：「兵在內爲亂，在外爲寇。」幸而無寇，可啓亂乎？』文公乃召公孫敖，使退還己氏於莒，以釋仲遂之憾，敖與遂兄弟講和如故。

敖一心思念己氏，至次年，奉命如周，奔襄王之喪；不至京師，竟攜帛幣，私往莒國

，與己氏夫婦相會。魯文公亦不追究，立其子穀主孟氏之祀。其後，敖忽思故國，使人言於穀，穀轉請於其叔仲遂；遂曰：「汝父若欲歸，必依我三件事，乃可；無入朝，無與國政，無攜帶己氏。」穀使人回復公孫敖，敖急於求歸，欣然許之。

敖歸魯三年，果然閉戶不出；忽一日，盡取家中寶貨金帛，復往莒國。孟孫穀想念其父，踰年病死；其子，仲孫蔑尚幼，乃立孟孫難爲卿。未幾，己氏卒，公孫敖復思歸魯，悉以家財納於文公，并及仲遂，使其子難爲父請命；文公許之，遂復歸。至齊，病不能行，死於堂阜，孟孫難固請歸其喪於魯——難乃罪人之後，又權主宗祀以待仲蔑之長，所以不甚與事——季孫行父讓仲遂，與彭生得臣，是叔父行，每事不敢自尊；而彭生仁厚，居師傅之任，得臣屢掌兵權。所以仲遂得臣二人，尤當權用事。

敬嬴恃文公之寵，恨其子不得爲嗣；乃以重賂交結仲遂，因以其子倭托之曰：「異日倭得爲君，魯國當與子共之。」仲遂感其相托之意，有心要推戴公子倭。念：「叔仲彭生，乃是世子惡之傅，必不肯同謀；而叔孫得臣，性貪賄賂，可以利動。」時時，以敬嬴所賜分贈之，曰：「此嬴氏夫人，命我贈子者。」又使公子倭，時時詣得臣之門，謙恭請教

；故得臣亦心向之。

周匡王四年——魯文公十有八年也——是年春，文公薨世子惡主喪卽位，各國皆遣使弔問；時齊惠公元，新卽大位，欲反商人之暴政，特地遣人至魯會文公之葬。仲遂謂叔孫得臣曰：『齊，魯，世好也；桓僖二公，歡若兄弟，孝公結怨，延及商人，遂爲仇敵。今公子元新立，我國未曾致賀，而彼先遣人會葬；此修好之美意，不可不往謝之。乘此機會，結齊爲援，以立公子倭，此一策也。』叔孫得臣曰：『子去我當同行。』畢竟二人如齊，商量出甚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倭……趙宣子桃園強諫

話說：仲孫遂同叔孫得臣二人，如齊拜賀新君，且謝會葬之情；行禮已畢，齊惠公賜宴，因問及魯國新君：「何以名惡？世間嘉名頗多，何偏用此不美之字？」仲遂對曰：「先寡君初生此子，使太史占之，言：『當惡死，不得享國。』故先寡君名之曰惡，欲以厭之——然此子非先寡君所愛也，所愛者長子名倭，爲人賢孝，能敬禮大臣，國人皆思奉之爲君，但壓於嫡耳。」惠公曰：「古來亦有『立子以長』之義。况所愛乎？」叔孫得臣曰：「魯國故事，立子以嫡無嫡方立長；先寡君狃於常禮，置倭而立惡，國人皆不順焉。上國若有意，爲魯改立賢君，願結婚姻之好，專事上國，歲時朝聘，不敢有闕。」惠公大悅曰：「大夫能主持於內，寡人惟命是從，豈敢有違？」仲遂叔孫得臣，請歃血立誓，因設婚約；惠公許之，遂等既返，謂季孫行父曰：「方今晉業已替，齊將復強；彼欲以嫡女室

公子倭，此厚援不可失也。」行父曰：「嗣君，齊侯之甥也，齊侯有女，何不室嗣君，而乃歸子公子乎？」仲遂曰：「齊侯聞公子倭之賢，立心與倭交權，願爲甥舅；若夫人姜氏，乃昭公之女，桓公諸子，相攻如仇敵，故四世皆以弟代兄。彼不有其兄，何有於甥？」行父嘿然，歸而嘆曰：「東門氏將有他志矣！」——仲遂家住東門，故呼爲東門氏——行父密告於叔仲彭生，彭生曰：「大位已定，誰敢二心耶？」殊不以爲意。

仲遂與敬嬴，私自定計，伏勇士於廡中；使圉人僞報：「馬生駒甚良。」敬嬴使公子倭同惡與視往廡，看駒毛色；勇士突起，以木棍擊惡殺之，并殺視。仲遂曰：「太傅彭生尚在；此人不除，事猶未了。」乃使內侍假傳：「嗣君有命，召仲叔彭生入宮。」彭生將行，其家臣公冉務人，素知仲遂結交宮禁之事，疑其有計，止之曰：「太傅勿入，入必死。」彭生曰：「有君命，雖死，其可逃乎？」公冉務人曰：「果君命，則太傅不死矣；若非君命而死，死之何名？」彭生不聽，務人牽其袂而泣；彭生絕袂登車，逕造宮中，問：「嗣君何在？」內侍詭對曰：「內廡馬生駒，在彼閱之。」卽引彭生往廡所；勇士復攢擊殺之，理其屍於馬糞之中。敬嬴使人告姜氏曰：「君與公子視，被劣馬躡鬚俱死矣。」姜

氏大哭，往屬視之，則二屍俱已移出於宮門之外。季孫行父聞惡視之死，心知仲遂所爲，不敢明言，私謂仲遂曰：『子作事太毒，吾不忍聞也！』仲遂曰：『此嬴氏夫人所爲，與某無與。』行父曰：『晉若來討，何以待之？』仲遂曰：『齊宋往事，已可知也。彼弑其長君，尙不成討；今二孺子死，又何討焉？』

行父撫嗣君之屍，哭之不覺失聲；仲遂曰：『大臣當議大事，乃效兒女子悲啼何益？』行父乃收淚，叔孫得臣亦至，問其兄：『彭生何在？』仲遂辭以：『不知。』得臣笑曰：『吾兄死爲忠臣，是其志也，何必諱哉？』仲遂乃私告以屍處，且曰：『今日之事，立君爲急；公子倭賢而且長，宜嗣大位。』百官莫不唯唯。乃奉公子倭爲君，是爲宣公，百官朝賀。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外權內寵私謀合，無罪嗣君一旦休；可笑模稜季文子，三思不復有良謀。」
得臣掘馬糞，出彭生之屍而殮之。不在話下。

再說：嫡夫人姜氏，聞二子俱被殺，仲遂扶公子倭爲君，捶胸大哭，絕而復甦者幾次；仲遂又獻媚於宣公，引母以子貴之文，尊敬嬴爲夫人，百官致賀。姜夫人不安於宮，日

夜啼哭；命左右收拾車仗，爲歸齊之計。仲遂僞使人留之曰：『新君雖非夫人所出，然夫人嫡母也，孝養自當不缺；奈何向外家寄活乎？』姜氏罵曰：『賊遂！我母子何負於汝，而行此慘毒之事？今乃以虛言留我。鬼神有知，決不汝宥也！』姜氏不與敬嬴相見，一逕出了宮門，登車而去。經過大市通衢，放聲大哭叫曰：『天乎！天乎！二孺子何罪？婢子又何罪？賊遂蔑理喪心，殺嫡立庶；婢子今與國人永辭，不復再至魯國矣！』路人聞者，莫不哀之，多有泣下者。是日，魯國爲之罷市，因稱姜氏爲哀姜；又以出歸於齊，謂之出姜。出姜至齊，與昭公夫人，母子相見；各訴其子之冤，抱頭而哭。齊惠公惡聞哭聲，另築室以遷其母子；——出姜竟終於齊。

却說：魯宣公同母之弟叔盼，爲人忠直；見其兄藉仲遂之力，殺弟自立，意甚非之，不住朝賀。宣公使人召之，欲加重用，盼堅辭不往。有友人問其故，盼曰：『吾非惡富貴，但見吾兄，卽思吾弟，是以不忍耳！』友人曰：『子旣不義其兄，盍適他國乎？』盼曰：『兄未嘗絕我，我何敢於絕兄乎？』適宣公使有司候問，且以粟卹贈之；盼對使者拜辭。

曰：「盼幸不至凍餓，不敢費公帑。」使者再三致命，盼曰：「俟有缺乏，當來乞取；今決不敢受也！」友人曰：「子不受爵祿，亦足以明志矣；家無餘財，稍領饋遺，以給朝夕饗殮之資，未爲傷廉。并却之，不已甚乎？」盼笑而不答，友人嘆息而去。使者不敢留，回復宣公，宣公曰：「吾弟素貧，不知何以爲生？」使人夜伺其所爲，方挑燈織屨；俟明早賣之，以治朝餐。宣公嘆曰：「此子欲學伯夷叔齊，採首陽之薇耶？吾當成其志可也。」盼至宣公末年，方卒；終其身未嘗受其兄一寸之絲一粒之粟，亦終其身未嘗言兄之過。史臣有贊云：

「賢者叔盼，感時泣血！織屨自贍，於公不屑。頑民恥周，采薇甘絕；惟叔嗣音，人而不涅。一乳同枝，兄頑弟潔；形彼東門，言之汚舌。」魯人高叔盼之義，稱頌不置。成公初年，用其子公孫嬰齊爲大夫；於是叔孫氏之外，另有叔氏。——叔老叔弓叔輒叔鞅叔詣，皆其後也。此是後話，攔過一邊。

再說：周匡王五年，爲宣公元年，正旦，朝賀方畢；仲遂啓奏：「君內主尙虛；臣前與齊侯，原有婚媾之約，事不容緩。」宣公曰：「誰爲寡人使齊者？」仲遂對曰：「約出

自臣，臣願獨往。」乃使仲遂如齊，請婚納幣；遂於正月至齊，二月迎夫人姜氏以歸。因密奏宣公曰：「齊雖爲甥舅，將來好惡，未可測也；况國有大故者，必列會盟，方成諸侯。臣曾與齊侯歃血爲盟，約以歲時朝聘，不敢有闕。蓋預以定位囑之，君必無恤重賂，請齊爲會；若彼受賂而許會，因恭謹以事之，則兩國相好，有唇齒之固，君位安於泰山矣。」宣公然其言，隨遣季孫行父往齊謝婚。致詞曰：

「寡君賴君之靈寵，獲守宗廟；恐恐焉懼不得列於諸侯，以爲君羞。君若惠顧寡君，賜以會好；所有不腆濟西之田，晉文公所以貺先君者，願效贄於上國。惟君辱收之。」

齊惠公大悅，乃約魯君以夏五月，會於平州之地。至期，魯宣公先往，齊侯繼至；先敘甥舅之情，再見兩君相見之禮。仲遂捧濟西土田之籍以進，齊侯並不推辭。事畢，宣公辭齊侯回魯。仲遂曰：「吾今日始安枕而臥矣！」自此魯或朝或聘，君臣如齊，殆無虛日；無令不從，無役不共。至齊惠公晚年，感魯侯承順之意，仍以濟西田還之。此是後話，話分兩頭。

却說：楚莊王旅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事田獵；及在宮中，惟日夜與婦人飲酒爲樂。懸令於朝門曰：『有敢諫者，死無赦！』大夫申無畏入謁；莊王右抱鄭姬，左抱蔡女，踞坐於鐘鼓之間。問曰：『大夫之來，欲飲酒乎？聞樂乎？抑有所欲言也？』申無畏曰：『臣非飲酒聽樂也。適臣行於郊，有以隱語進臣者，臣不能解，願聞之於大王。』莊王曰：『噫！是何隱語；而大夫不能解？盍爲寡人言之？』申無畏曰：『有大鳥，身被五色，止於楚之高阜三年矣；不見其飛，不聞其鳴，不知此何鳥也？』莊王知其諷己，笑曰：『寡人知之矣！是非凡鳥也；三年不飛，飛必冲天；三年不鳴，鳴必驚人；子其俟之。』申無畏再拜而退。

居數日，莊王淫樂如故；大夫蘇從請問，見莊王而大哭。莊王曰：『蘇子何哀之甚也？』蘇從對曰：『臣哭夫身死，而楚國之將亡也！』莊王曰：『子何爲而死？楚國又何爲而亡乎？』蘇從曰：『臣欲進諫於王，王不聽，必殺臣；臣死而楚國更無諫者，恣王之意，以墮楚政，楚之亡可立而待矣！』莊王勃然變色曰：『寡人有令：『敢諫者死。』明知諫之必死，而又欲入犯寡人，不亦愚乎？』蘇從曰：『臣之愚，不及王之愚之甚也！』

莊王益怒曰：『寡人胡以愚甚？』蘇從曰：『大王居萬乘之尊，享千里之稅，士馬精強，諸侯畏服，四時貢獻，不絕於庭，此萬世之利也；今荒於酒色，溺於音樂，不理朝政，不親賢才，大國攻於外，小國叛於內，樂在目前，患在日後。夫以一時之樂，而棄萬世之利，非甚愚而何？臣之愚，不過殺身；然大王殺臣，後世將呼臣爲忠臣與龍逢比干並肩，臣不愚也。君之愚，乃至求爲匹夫，而不可得；臣言畢於此矣，請借大王之佩劍，臣當刎頸王前，以信大王之令。』莊王幡然起立曰：『大夫休矣！大夫之言，忠言也，寡人聽子。』乃絕鐘鼓之音，屏鄭姬，疎蔡女，立樊姬爲夫人，使主宮政。曰：『寡人好獵，樊姬諫我不從；遂不食鳥獸之肉，此吾賢內助也。』任蔦賈，潘尪，屈蕩，以分令尹鬬越椒之權；早朝宴罷，發號施令。令鄭公子歸生伐宋，戰於大棘，獲宋右師華元；命蔦賈救鄭，與晉師戰於北林，獲晉將解揚以歸，踰年放還。自是楚勢日強，莊王遂侈然有爭伯中原之志。

却說：晉上卿趙盾，因楚日強橫，欲結好於秦以拒楚；趙穿獻謀曰：『秦有屬國曰崇，附秦最久；誠得偏師以侵崇國，秦必來救。因與講和，如此，則我占上風矣。』趙盾從

之，乃言於靈公；出車三百乘，遣趙穿爲將，侵崇。趙朔曰：『秦晉之仇深矣；又侵其屬國，秦必益怒。焉肯與我議和？』趙盾曰：『吾已許之矣。』朔復言於韓厥，厥微微冷笑，附朔耳言曰：『尊公此舉，欲樹穿以固趙宗，非爲和秦也。』趙朔嘿然而退。

秦聞晉侵崇，竟不來救，與兵伐晉，圍焦；趙穿還兵救焦，秦師始退。穿自此始與兵政，與駢病卒，穿遂代之。是時晉靈公年長，荒淫暴虐，厚斂於民；廣興土木，好爲游戲。寵任一位大夫。名屠岸賈——乃屠擊之子，屠岸夷之孫——岸賈阿諛取悅，言無不納。命岸賈於絳州城內，起一座花園，遍求奇花異草，種植其中；惟桃花最盛，春間開放，爛如錦繡，名曰桃園。園中築起三層高臺，中間建起一座絳霄樓，畫棟雕梁，丹楹刻桷；四圍朱欄曲檻，凭欄四望，市井俱在目前。靈公覽而樂之，不時登臨；或張弓彈鳥，與岸賈賭賽，飲酒取樂。一日，召優人呈百戲於臺上，園外百姓聚觀。靈公謂岸賈曰：『彈鳥何如彈人？寡人與卿試之；中目者爲勝，中肩臂者免；不中者以大斗罰之。』靈公彈弓，岸

賈彈左；臺上高叫一聲：『看彈！』弓如月滿，彈似流星；人叢中一人彈去了半隻耳朵，一個彈中了左膀。嚇得衆百姓們亂驚亂跳，亂嚷亂擠，齊叫道：『彈又來了！』靈公大怒，索性教左右會放彈的，一齊都放；那彈丸如雨點一般飛去，百姓躲避不及。——也有破頭的，傷額的，彈出眼烏珠的，打落門牙的；啼哭號呼之聲，耳不忍聞。又有喚爹的，叫娘的，抱頭鼠竄的；推擠跌倒的；倉忙奔避之狀，目不忍見。靈公在臺望見，投弓於地，呵呵大笑；謂岸賈曰：『寡人登臺，遊玩數遍，無如今日之樂也！』自此百姓，每望見臺上有人，便不敢在桃園前行走。市中爲之諺云：

「莫看臺

飛丸來；

出門笑且忻

歸家哭且哀！」

此時，又有周人所進猛犬，名曰靈獒——身高三尺，色如紅炭，能解人意。左右有過，靈公卽呼獒使噬之；獒起立嚙其額，不死不已。有一奴，專飼此犬，每日啖以羊肉數斤，犬亦聽其指使；其人名獒奴，使食中大夫之俸。靈公廢了外朝，命諸大夫皆朝於內寢；每視朝或出遊，則獒奴以細鍊牽犬，侍於左右，見者無不悚然。

其時列國離心，萬民嗟怨；趙盾等屢屢進諫，勸靈公禮賢遠佞，勤政親民，靈公如罷

充耳，全然不聽，反有疑忌之意。忽一日，靈公朝罷，諸大夫皆散；惟趙盾與士會，尚在寢門，商議國家之事，互相怨嘆。只見有二內侍，擡一竹籠，自閨而出；趙盾曰：「宮中安有竹籠出外？此必有故。」遙呼：「來來！」內侍只低頭不應。盾問曰：「竹籠中所置何物？」內侍曰：「爾；相國也；欲看時可自來看，我不敢言。」盾心中愈疑，邀士會同往察之；但見人手一隻，微露籠外。二位大夫拉住竹籠細看，乃支解過的一個死人。趙盾大驚，問其來歷，內侍還不肯說；盾曰：「汝再不言，吾先斬汝矣！」內侍方纔告訴道：「此人乃宰夫也。」主公命煮熊蹯，急欲下酒；催促數次，宰夫只得獻上。主公嘗之，嫌其未熟，以銅斗擊殺之；又砍爲數段，命我等棄於野外。立限時刻回報，遲則獲罪矣。」趙盾乃放內侍依舊扛擡而去。盾謂士會曰：「主上無道，視人命如草菅；國家危亡，只在旦夕。我與子同往苦諫一番何如？」士會曰：「我二人諫而不從，更無繼者；會請先入諫，若不聽，子當繼之。」

時靈公尙在中堂，士會直入；靈公望見，知其必有諫諍之言，乃迎而謂曰：「大夫勿言，寡人已知過矣，今當改之。」士會稽首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社稷之福也！臣

等不勝欣幸！」言畢而退，述於趙盾。盾曰：「主公若果悔過，且晚必有施行。」

至次日，靈公免朝，命駕車往桃園遊玩。趙盾曰：「主公如此舉動，豈像改過之人？」

吾今日不得不言矣。」乃先往桃園門外，候靈公至，上前參謁；靈公訝曰：「寡人未嘗召卿，卿何以至此？」趙盾稽首再拜，口稱：「死罪！微臣有言啓奏，望主公寬容採納。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夫宮室嬖倖，田獵遊樂，一身之樂止此矣，未有以殺人爲樂者；今主公縱犬噬人，放彈打人；又以小過支解膳夫，此無道之君所不爲也，而主公爲之。人命至重，濫死如此，百姓內叛，諸侯外離，桀紂滅亡之禍，將及君身！臣今日不言，更無人言矣。臣不忍坐視君國之危亡，故敢直言無隱；乞主公回輦入朝，改革前非，毋荒遊，毋嗜殺。使晉國危而復安，臣雖死不恨！」靈公大慚，以袖掩面曰：「卿且退，容寡人只今日遊玩，下次當依卿言。」趙盾身蔽園門，不放靈公進去；屠岸賈在旁言曰：「相國進諫，雖是好意；然車駕旣已至此，豈可空回，被人恥笑？相國暫請方便；如有政事，俟主公明日早朝於朝堂議之，如何？」靈公接口曰：「明日早朝，當

原
书
缺
页

；可憐好個鬪越椒，做了楚國數年令尹，今日死於小將養繇基的一箭之下！鬪仙詩有云：

「人生知足最爲良，令尹貪心又想王；神箭將軍聊試技，越椒已在隔橋亡。」

鬪家軍已自飢困，看見主將中箭，慌得四散奔走；楚將公子側公子嬰齊，分路追逐。

殺得屍同山積，血染河紅。越椒子鬪賁皇，逃奔晉國；晉侯用爲大夫；食邑於苗謂之苗賁皇。

皇。

莊王已獲全勝，傳令班師；有被擒者，卽於軍前斬首。凱歌還於郢都，將鬪氏宗族，

不拘大小，盡行斬首。只有鬪班之子，名曰克黃，官拜箴尹；是時莊王遣使行聘齊秦二國。

。鬪克黃領命，使齊歸及宋國，聞越椒作亂之事，左右曰：「不可入矣！」克黃曰：「君

，猶天也；天命其可棄乎？」命馳入郢都。復命畢，自詣司寇請囚，曰：「吾祖子文，曾

言：「越椒有反相，必主滅族。」臨終囑吾父逃避他國，吾父世受楚恩，不忍他適，爲越

椒所誅；今日果應吾祖之言。既不幸爲逆臣之族，又不幸違先祖之訓，今日死其分也！安

敢逃刑耶？」莊王聞之，嘆曰：「子文真神人也！况治楚功大，何忍絕其嗣乎？」乃赦克

黃之罪。曰：「克黃死不逃刑，乃忠臣也！」命復其官，改名曰鬪生——言其宜死而得生

也。

莊王嘉繇基一箭之功，厚加賞賜，使將親軍掌車右之職；因令尹未得其人，聞沈尹虞邱之賢，使權主國事。置酒大宴羣臣於漸臺之上，妃嬪皆從。莊王曰：『寡人不御鐘鼓，已六年於此矣；今日叛臣授首，四境安靖，願與諸卿同一日之遊。名曰「太平宴」，文武大小官員，俱來設席。務要盡歡而止。』羣臣皆再拜依次就坐。庖人進食，太史奏樂；飲至日落西山，興尙未已。莊王命秉燭再酌，使所幸許姬姜氏，遍送諸大夫之酒，衆俱起席立飲；忽然一陣怪風。將堂燭盡滅。左右取火未至，席中有一人，見許姬美貌，暗中以手牽其袂；許姬左手絕袂，右手攪其冠纓，纓絕，其人驚懼放手。許姬取纓在手，循步至莊王之前，附耳奏曰：『妾奉大王命，敬百官之酒；內有一人無禮，乘燭滅強牽妾袖。妾已攪得其纓，正可促火察之。』莊王急命掌燈者：『且莫點燭。寡人今日之會，約與諸卿盡歡；諸卿俱去纓痛飲，不絕纓者不歡。』於是百官皆去其纓，方許秉燭，竟不知牽袖者爲

何人也。

席散回宮，許姬奏曰：「妾聞：『男女不瀆。』况君臣乎？今大王使妾獻觴於諸臣，以示敬也；牽妾之袂，而王不加察，何以肅上下之體，而正男女之別乎？」莊王笑曰：「此非婦人所知也。古者，君臣爲享禮，不過三爵。但卜其晝，不卜其夜；今寡人使羣臣盡權，繼之以燭，酒後狂態，人情之常。若察而罪之，顯婦人之節，而傷國士之心，使羣臣俱不歡，非寡人出令之意也。」許姬嘆服，後世名此宴爲「絕纓會。」髯翁有詩云：

「暗中牽袂醉中情，玉手如風已絕纓；盡說君王江海量，畜魚水忌十分清。」

一日，與虞邱論政，至於夜分方始回宮；夫人樊姬問曰：「朝中今日何事，而晏罷如此？」莊王曰：「寡人與虞邱論政，殊不覺其晏也。」樊姬曰：「虞邱何如人？」莊王曰：「楚之賢者？」樊姬曰：「以妾觀之，虞邱未必賢矣！」莊王曰：「子何以知虞邱之非賢？」樊姬曰：「臣之事君，猶婦之事夫也；妾備位中宮，凡宮中有美色者，未常不進於王前；今虞邱與王論政，動至夜分，然未聞進一賢者。夫一人之智有限，而楚國之士無窮；虞邱欲役一人之智，以掩無窮之士，又焉得爲賢乎？」莊王善其言，明日以樊姬之言，

述於虞邱；虞邱曰：「臣智不及此，當卽圖之。」乃遍訪於羣臣。鬬生言：「蔣賈之子蔣敖之賢，爲避鬬越椒之難，隱居夢澤；此人將相才也。」虞邱言於莊王，莊王曰：「伯贏智士，其子必不凡；徵子言，吾幾忘之。」卽命虞邱同鬬生駕車往夢澤，取蔣敖入朝聽用。

却說：蔣敖字孫叔，人稱爲孫叔敖，奉母逃難，居於夢澤，力耕自給。一日，荷耒而出，見田中有蛇兩頭，駭曰：「吾聞兩頭蛇，不祥之物，見者必死；吾其殆矣！」又想到：「若留此蛇，倘後人復見之，又喪其命；不如我一人自當。」乃揮鋤殺蛇，埋於田岸；奔歸向母而泣。母問其故，敖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已見之；恐不能終母之養，是以泣也。」母曰：「蛇今安在？」敖對曰：「兒恐後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人有一念之善，天必祐之；汝見兩頭蛇，恐累後人，殺而埋之，此其善豈止一念哉？汝必不死，且將獲福矣。」逾數日，虞邱等奉使命至，取用孫叔敖；母笑曰：「此埋蛇之報也！」敖與其母，隨虞邱歸郢；莊王一見，與語竟日。大悅曰：「楚國諸臣，無卿之比！」卽日拜爲令尹。孫叔敖辭曰：「臣起自田野，驟執大政，何以服人？請從諸大夫之後」

？」莊王曰：「寡人知卿，卿可不辭。」叔敖謙讓再三，乃受命爲令尹；考求楚國制度，立爲軍法，凡軍行在軍右者，挾轅爲戰備；在軍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前茅慮無者，旌幟在前，以覘賊之有無，而爲之謀慮，中權者，權謀皆出中軍，不得旁撓，後勁者，以勁兵爲後殿，戰則用爲奇分，歸則用爲斷後——王之親兵，分爲二廣；每廣車十五乘，每乘用步卒百人，後以二十五人爲游兵。右廣，管丑，寅，卯，辰，巳，五時；左廣，管午，未，申，酉，戌，五時。每日雞鳴時，分右廣駕馬以備驅馳；至於日中，則左廣代之，黃昏而止。內官分班捱次，專主巡亥子二時，以防非常之變。用虞邱將中軍，公子嬰齊將左軍，公子側將右軍；養繇基將右廣，屈蕩將左廣。四時蒐閱，各有常典；三軍嚴肅，百姓無擾。又築芍陂以興水利，六蓼之境，灌田萬頃，民咸頌之。楚諸臣見莊王寵任叔敖，心中不服，及見叔敖行事，井井有條，無不嘆息。曰：「楚國有幸，得此賢臣，子文其復起矣！當初令尹子文，善治楚國；今得叔敖，如子文之再生也！」

是時，鄭穆公薨，世子夷卽位，是爲靈公；公子宋與公子歸生當國，尙依違於晉楚之間，未決所事。楚莊王與孫叔敖商議，欲興兵伐鄭；忽聞鄭靈公被公子歸生所弑，莊王

曰：「吾伐鄭益有名矣！」

不知歸生如何弑君？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嘗鼃搆逆……陳靈公袒服戲朝

話說：公子歸生字子家，公子宋字子公；二人皆鄭國貴戚之卿也。鄭靈公夷元年，公子宋與歸生相約早起，將入見靈公；公子宋之食指，忽然翕翕自動。——何謂食指，第一指曰拇指，第三指曰中指，第四指曰無名指，第五指曰小指，惟第二指，大凡取食必用着他，故曰食指——公子宋將食指跳動之狀，與歸生觀看；歸生異之。公子宋曰：『無他。我每常若跳動，是日必嘗異味；前使晉食石花魚，後使楚一食天鵝，一食合歡橘。指皆預動，無次不驗。不知今日嘗何味耳？』將入朝門，內侍傳命，喚宰夫甚急；公子宋問之曰：『汝喚宰夫何事？』內侍曰：『有鄭客從漢江來，得一大鼃，重二百餘斤；獻與主公，主公受而賞之。今縛於堂下，使我召宰夫割烹，欲以享諸大夫也。』公子宋曰：『異味在此，吾食指豈虛動耶！』

既入朝，見堂柱縛鼃甚大，二人相視而笑；謁見之際，餘笑尚在。靈公問曰：「卿二人今日何得有喜容？」公子歸生對曰：「宋與臣入朝時，其食指忽動。言：『每常如此，必得異味而嘗之。』今見堂下有巨鼃，度主公烹食，必將波及諸臣；食指有驗，所以笑耳。」靈公戲之曰：「驗與不驗，權尙在寡人也。」二人既退，歸生謂宋曰：「異味雖有，倘君不召子，如何？」宋曰：「既享衆，能獨遺我乎？」至日晡，內侍果遍召諸大夫；公子宋欣然而入，見歸生笑曰：「吾固知君之不得不召我也！」已而，諸臣畢集；靈公命布席敝坐謂曰：「鼃乃水族佳味，寡人不敢獨享，願諸卿共之。」諸臣合詞謝曰：「主公一食不忘，臣等何以爲報！」坐定，宰夫告：「鼃味已調。」乃先獻靈公，公嘗而美之；命人賜鼃羹一鼎，象箸一雙，自下席派起，至於上席。恰好到第一第二席，止剩得一鼎，宰夫稟道：「羹已盡矣，只有一鼎，請命賜與何人？」靈公曰：「賜子家。」宰夫將鼃羹致歸生之前，靈公大笑曰：「寡人命遍賜諸卿，而偏缺子公，是子公數不當食鼃也！食指何常驗耶？」

原來靈公故意分付庖人，缺此一鼎，欲使宋之食指不驗，以爲笑端；却不知公子宋，

已在歸生面前，說了滿話。今日百官俱得賜食，已獨不與，羞變成怒；逡趨至靈公面前，以指探其鼎，取鼈肉一塊，啖之曰：「臣已得嘗矣！食指何常不驗也？」言畢，直趨而出。靈公亦怒，投箸曰：「宋不遜，乃欺寡人！豈以鄭無尺寸之刃，不能斬其頭耶？」歸生等俱下席俯伏曰：「宋恃肺腑之愛，欲均沾君惠聊以爲戲；何敢行無禮於君乎？願君恕之！」靈公恨恨不已，君臣皆不樂而散。

歸生即趨至公子宋之家，告以君怒之意，「明日可入朝謝罪。」公子宋曰：「吾聞：『慢人者，人亦慢之。』君先慢我，乃不自責而責我耶？」歸生曰：「雖然如此，君臣之間，不可不謝。」次日，二人一同入朝。公子宋隨班行禮，全無覈棘伏罪之語；到是歸生心上不安，奏曰：「宋懼主公責其染指之失，特來告罪；戰兢不能措辭，望主公寬容之！」靈公曰：「寡人恐得罪子公！子公豈懼寡人耶？」拂衣而起。

公子宋出朝，邀歸生至家，密語曰：「主公怒我甚矣；恐見誅，不如先作難，事成可以免死。」歸生掩耳曰：「六畜歲久，猶不忍殺之；况一國之君，敢輕言弑逆乎？」公子宋曰：「吾戲言，子勿洩也。」歸生辭去。

公子宋探知歸生與靈公之弟公子去疾相厚，數有往來；乃揚言於朝曰：「子家與子良早夜相聚，不知所謀何事？恐不利於社稷也。」歸生急牽宋之臂，至於靜處，謂曰：「是何言與？」公子宋曰：「子不與我協謀，吾必使子先我一日而死！」歸生素性懦弱，不能決斷；聞宋之言，大懼曰：「汝意欲何如？」公子宋曰：「主上無道之端，已見於分龍；若行大事，吾與子共扶子良爲君，以親暱於晉，鄭國可保數年之安矣。」歸生想了一回，徐答曰：「任子所爲，吾不汝洩也。」

公子宋乃陰聚家衆，乘靈公秋祭齋宿，用重賂結其左右；夜半潛入齋宮，以土囊壓靈公而殺之。托言：「中魔暴薨。」歸生知其事而不敢言。——按孔子作春秋書：「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釋公子宋而罪歸生，以其身爲執政，懼譖從逆；所謂「任重者，責亦重」也。聖人書法垂戒人臣可不畏哉？

次日，歸生與公子宋共議，欲奉公子去疾爲君；去疾大驚，辭曰：「先君尙有八子；若立賢，則去疾無德可稱；若立長，則有公子堅在。去疾有死，不敢越也！」於是扶公子

堅卽位，是爲襄公——總計穆公共有子十三人；靈公夷被弑，襄公堅嗣立；以下尙有十一子；曰公子去疾字子良，曰公子喜字子罕，曰公子駢字子駟，曰公子發字子國，曰公子嘉字子孔，曰公子偃字子游，曰公子舒字子印，又有公子豐公子羽公子然公子志。襄公忌諸弟黨盛，恐他日生變；私與公子去疾商議，欲獨留去疾，而盡逐其諸弟。去疾曰：「先君夢蘭而生，卜曰：『是必昌姬氏之宗。』夫兄弟爲公族，譬如枝葉茂盛，本是以榮；若剪枝去葉，本根俱露，枯槁可立而待矣。君能容之，固所願也；若不能容，吾將同行！豈忍獨留於此？異日何面目見先君於地下乎？」襄公感悟，乃拜其弟十一人，皆爲大夫，並知鄭政。

公子宋，遣使求成於晉，以求安其國。——此周定王二年事也——明年，爲鄭襄公元年。楚莊王使公子嬰齊爲將，率師伐鄭。問曰：「何故弑君？」晉使荀林父救之。楚遂移兵伐陳；鄭襄公從晉成公盟於黑壤。周定王三年，晉上卿趙盾卒，卻缺代爲中軍元帥；聞陳與楚平，乃言於成公，使荀林父從成公率宋，衛，鄭，曹，四國伐陳。晉成公於中途病薨，乃班師；立世子孺爲君，是爲景公，是年，楚莊王親統大軍，復伐鄭師於柳林；晉卻缺

率師救之。襲敗楚師，鄭人皆喜。公子去疾，猶有憂色；襄公怪而問之。去疾對曰：「晉之敗楚，偶也；楚將洩怒於鄭，晉可長恃乎？行見楚兵之在郊矣！」

明年，楚莊王復伐鄭，屯兵於潁水之北；適公子歸生病卒，公子去疾，追治嘗龍之事，殺公子宋，暴其屍於朝，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遣使謝楚王曰：「寡人有逆臣歸生與宋，今俱伏誅；寡君願因陳侯，而受畝於上國。」莊王許之，遂欲合陳鄭同盟於辰陵之地，遣使約會陳侯。使者自陳還，言：「陳侯爲大夫夏徵舒所弑，回內大亂。」有詩爲證：

「周室東遷世亂離，紛紛篡弑歲無虛；妖星入斗徵三國，又報陳侯遇夏舒。」

話說：陳靈公諱平國，乃陳共公朔之子；在周頃王六年嗣位。爲人輕佻惰慢，絕無威儀，且又耽於酒色，逐於遊戲；國家政務，全然不理。寵着兩位大夫；一個姓孔名甯，一個姓儀名行父；都是酒色喙裏打鑼鼓的。一君二臣，志同氣合，語言戲謔，各無顧忌；其詩朝中有個賢臣，姓洩名冶，是個忠良正直之輩，遇事敢言，陳侯君臣，甚畏憚之。又有

個大夫夏御叔，其父公子少西，乃是陳定公之子；少西字子夏，故御叔以夏爲字，又曰少西氏，世爲陳國司馬之官，食采於株林。

御叔娶鄭穆公之女爲妻，謂之夏姬；那夏姬生得蛾眉鳳眼，杏臉桃腮，有驪姬息媯之容貌，兼姐己文姜之妖淫。見者無不驚魂喪魄，顛之倒之。——更有一樁奇事；十五歲時，夢見一偉丈夫，星冠羽服，自稱上界天仙；與之交合，教以吸精導氣之法，與人交接，曲盡其歡，就中採陽補陰，却老還少，名爲「素女採戰之術。」在國未嫁，先與鄭靈公庶兄公子蠻兄妹私通；不勾三年，子蠻歿死。後嫁於夏御叔爲內子，生下一男，名曰徵舒；徵舒字子南，年十二歲上，御叔病亡。夏姬因有外交，留徵舒於城內，從師習學，自家退居株林。孔甯儀行父，向與御叔同朝相善，曾窺見夏姬之色，各有窺誘之意；夏姬有侍女荷華，伶俐風騷，慣與主母做腳攬主顧。孔甯一日與徵舒射獵郊外，因送徵舒至於株林，留宿其家；孔甯費一片心機，先勾搭上了荷華，贈以簪珥，求薦於主母，遂得入馬。竊穿其錦襜以出，誇示於儀行父；行父慕之，亦以厚幣交結荷華，求其通款。夏姬平日窺見儀行父，身材長大，鼻準豐隆，也有其心；遂遣荷華約他私會。儀行父廣求助戰奇藥，以媚

夏姬；夏姬愛之，倍於孔甯。儀行父謂夏姬曰：「孔大夫有錦襜之賜，今既蒙垂盼，亦欲乞一物爲表記，以見均愛。」夏姬笑曰：「錦襜彼自竊去，非妾所贈也。」因附耳曰：「雖在同牀，豈無厚薄？」乃自解所穿碧羅襦爲贈，儀行父大悅。——自此行父往來甚密，孔甯不免稍疎矣。有古詩爲證：

「鄭風何其淫？

桓武化已渺；

士女競私奔，

里巷失昏曉。

仲子牆欲踰，

子充性偏狡；

東門憶茹蘆，

野外生蔓草。

蹇裳望匪遙，

駕車去何杳？

青衿縈我心，

瓊琚破人老。

風雨雞鳴時，

相會密以巧；

揚水流束薪，

讒言莫相攪。

習氣多感人，

安能自美好？」

儀行父謂孔甯將錦襜驕了他，今得了碧羅襦，亦誇示於孔甯；孔甯私叩荷華，知夏姬與儀行父相密。心懷妬忌，無計折他；想出一條計策來；那陳侯性貪淫樂，久聞夏姬美色，屢次言之，相慕頗切，恨不到手，「不如引他一同入馬，陳侯必然感我——况陳侯有個暗疾，醫書上名曰「狐臭，」亦名「腋氣，」夏姬定不喜歡；我去做個貼身幫閒，落得捉空調情，討些便宜。少不得儀大夫稀疎一二，分出我這點撻酸的惡氣！好計好計！」遂獨

見靈公，閒話間，說及：『夏姬之美，天下絕無！』靈公曰：『寡人亦久聞其名——但年齒已及四旬，恐三月桃花，未免改色矣？』孔甯曰：『夏姬熟曉房中之術，容顏轉嫩，常如十七八歲好女子模樣；且交接之妙，大異尋常。主公一試，自當魂消也。』靈公不覺慾火上炎，面頰發赤；向孔甯曰：『卿何策使寡人與夏姬會？寡人誓不相負！』孔甯奏曰：『夏姬一向居株林，其地竹木繁盛，可以遊玩；主公來早，只說要幸株林，夏氏必然設享相迎。夏姬有婢，名曰荷華，頗知情事；臣當以主公之意達之，萬無不諧之理。』靈公笑曰：『此事全仗愛卿作成。』

次日，傳旨駕車，微服出遊株林，只教大夫孔甯相隨；孔甯先送信於夏姬，教他治具相候。又露其意於荷華，使之轉達。那邊夏姬，也是個不怕事的主顧；凡事預備停當。靈公一心貪着夏姬，把遊幸當個名色。正是：『竊玉偷香真有意，觀山玩水本無心。』略蹬一時，就轉到夏家；夏姬具禮服出迎，入於廳堂拜謁。致詞曰：『妾男微舒，出就外傳；不知主公駕臨，有失迎接』。其聲如新鶯巧囀，嘖嘖可聽。靈公視其貌，真天人也！六宮妃嬪，罕有其匹。靈公曰：『寡人偶爾閒遊，輕造尊府，幸勿驚訝。』夏姬斂衽對曰：『

主公玉趾下臨，敝廬增色；賤妾備有蔬酒，未敢獻上。」靈公曰：「既費庖廚，不須禮席；聞尊府園亭幽雅，願入觀之。主人盛饌，就彼相擾可也。」夏姬對曰：「自亡夫卽世，荒園久廢埽除；恐慢大駕，賤妾預先告罪。」夏姬應對有序，靈公心中愈加愛重；命夏姬：「換去禮服，引寡人園中一遊。」夏姬卸下禮服，露出一身淡妝；如月下梨花，雪中梅蕊，別是一般雅致。夏姬前導，至於後園；雖然地段不寬，却有喬松秀柏，奇石名葩。池沼一方，花亭幾座。中間高軒一區，朱欄繡幕，甚是開爽——此乃宴客之所——左右俱有廂房；軒後曲房數層，迴廊周拆，直通內寢。園中立有馬廄，乃是養馬去處；園西空地一片，留爲射圃。靈公觀看了一回，軒中筵席已具；夏姬執盞定席，靈公賜坐於旁。夏姬謙讓不敢，靈公曰：「主人豈可不坐？」乃命：「孔甯坐右，夏姬坐左；今日略去君臣之分，圖個盡歡。」飲酒中間，靈公目不轉睛，夏姬亦流波送盼；靈公酒興帶了癡情，又有孔大夫從旁打和事鼓，酒落快腸，不覺其多。

日落西山，左右進燭，洗盞更酌；靈公大醉，倒於席上，鼾鼾睡去。孔甯私謂夏姬曰：「主公久慕容色，今日此來，立心與你求歡，不可違拗。」夏姬微笑不答，孔甯便宜行

事，出外安頓隨駕人衆，就便宿歇。夏姬整備錦衾繡枕，假意送入軒中；自己香湯沐浴，以備召幸，止留荷華侍駕。少頃，靈公睡醒，張目問：「是何人？」荷華跪而應曰：「賤婢乃荷華也；奉主母之命，伏侍千歲爺爺。」因取酸梅醒酒湯以進。靈公曰：「此湯何人所造？」荷華答曰：「婢所煎也。」靈公曰：「汝能造梅湯，能爲寡人作媒乎？」荷華伴爲不知，對曰：「賤婢雖不慣爲媒，亦頗知効奔走；但不知千歲爺屬意何人？」靈公曰：「寡人爲汝主母神魂俱亂矣！汝能成就吾事，當厚賜汝。」荷華對曰：「主母殘體，恐不足當貴人？倘蒙不棄，賤婢卽當引入。」靈公大喜，卽命荷華掌燈引導；曲曲彎彎，直入內室。夏姬明燈獨坐，如有所待；忽聞脚步之聲，方欲啓問，靈公已入戶內。荷華便將銀燈攜出，靈公更不攀話，擁夏姬入帷，解衣共寢；肌膚柔膩，著體欲融。歡會之時，宛如處女。靈公怪而問之。夏姬對曰：「妾有內視之法；雖產子之後，不過三日，充實如故。」靈公嘆曰：「寡人雖遇天上神仙，亦只如此矣！」

論起靈公淫具，本不及孔儀二大夫——况帶有暗疾，沒討好處。因他是一國之君，婦人家未免帶三分勢利，不敢噴嫌；於枕上百般獻媚，虛意奉承。靈公遂以爲不世之奇遇矣。

。睡至雞鳴，夏姬促靈公起身；靈公曰：「寡人得交愛卿，回視六宮，有如糞土；但不知愛卿心下有分毫及寡人否？」夏姬疑靈公已知孔儀二人往來之事，乃對曰：「賤妾實不敢欺。自喪先夫，不能自制，未免失身他人；今既獲侍君侯，從茲當永謝外交，敢復有二心，以取罪戾。」靈公欣然曰：「愛卿平日所交，試爲寡人悉數之，不必隱諱。」夏姬對曰：「孔儀二大夫，因撫遺孤，遂及於亂，他實未有也。」靈公笑曰：「怪道孔儀說卿交接之妙，大異尋常；若非親試，何以知之？」夏姬對曰：「賤妾得罪在先，望乞寬宥！」靈公曰：「孔甯有薦賢之美，寡人方懷感激，卿其勿疑；但願與卿常常相見，此情不絕，其他任卿所爲，不汝禁也。」夏姬對曰：「主公能源源而來，何難常常相見乎？」

須臾，靈公起身，夏姬抽自己貼體汗衫，與靈公穿上曰：「主公見此衫，如見賤妾矣。」荷華取燈，由舊路送歸軒下；天明後，廳堂上已備早膳。孔甯率從人駕車伺候。夏姬請靈公登堂，起居問安；庖人進饌，衆人俱有酒食犒勞。食畢，孔甯爲靈公御車回朝；百官知陳侯野宿，是日俱集朝門伺候。靈公傳令：「免朝。」逕入宮門去了。儀行父扯住孔甯，盤問主公夜來宿處；孔甯不能諱，只得直言。儀行父知是孔甯所薦，頓足曰：「如此

好人情，如何讓你獨做！」孔甯曰：「主公十分得意，第二次你做人情便了。」二人大笑而散。

次日，靈公早朝禮畢，百官俱散；召孔甯至前，謝其薦舉夏姬之事。又召儀行父問曰：「如此樂事，何不早奏寡人？你二人却占先頭，是何道理？」孔甯儀行父齊曰：「臣等並無此事。」靈公曰：「是美人親口所言，卿等不必諱矣。」孔甯對曰：「譬如君有味，臣先嘗之；父有味，子先嘗之；若嘗而不美，不敢進於君也。」靈公笑曰：「不然。譬如熊掌，就讓寡人先嘗也不妨。」孔儀二人俱笑。靈公又曰：「汝二人雖曾入馬，他偏有表記送我。」乃扯襯衣示之曰：「此乃美人所贈，你二人可有麼？」孔甯曰：「臣亦有之。」靈公曰：「贈卿何物？」孔甯撩衣，見其錦襦，曰：「此姬所贈——不但臣有，行父亦有之。」靈公問行父：「卿又是何物？」行父解開碧羅襦，與靈公觀看；靈公大笑曰：「我等三人，隨身俱有質證；異日同往林株，可作連床大會矣！」

一君二臣，正在朝堂戲謔；把這話傳出朝門，惱了一位正直之臣。咬牙切齒大叫道：「朝廷法紀之地，却如此胡亂；陳國之亡，屈指可待矣！」遂整衣端簡，復身闖入朝門進

諫。

不知那位官員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楚莊王納諫復陳……晉景公出師救鄭

却說：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二大夫，俱穿了夏姬所贈褻衣，在朝堂上戲謔；大夫泄冶聞之，乃整襟端笏，復身趨入朝門。孔儀二人，素憚泄冶正直；今日不宜自至，必有規諫，遂先辭靈公而出。靈公抽身欲起御座，泄冶騰步上前，牽住其衣；跪而奏曰：「臣聞：『君臣主敬，男女主別。』今主公無周南之化，使國中有失節之婦——而又君臣宣淫，互相標榜，朝堂之上，穢語難聞，廉恥盡喪，體統俱失。君臣之敬，男女之別，淪滅已極！夫不敬則慢，不別則亂；慢而且亂，亡國之道也。君必改之！」靈公自覺汗顏，以袖掩面曰：「卿勿多言，寡人行且悔之矣。」泄冶辭出朝門，孔儀二人，尚在門外打探；見泄冶怒氣沖沖出來，閃入人叢中避之。泄冶早已看見，將二人喚出，責之曰：「君有善，臣宜宣之；君有不善，臣宜掩之；今子自爲不善，以誘其君，而復宣揚其事，使士民公然見聞

，何以爲訓？豈不差耶？」二人不能措對，唯唯謝教。

泄治去了，孔儀二人，求見靈公，述泄治責備其君之語：「主公自今更勿爲株林之遊矣！」靈公曰：「卿二人還往否？」孔儀二人對曰：「彼以臣諫君，與臣等無與；臣等可往，君不可往。」靈公奮然曰：「寡人甯得罪於泄治，安肯捨此樂地乎！」孔儀二人復奏曰：「主公若再往，恐難當泄治絮聒如何？」靈公曰：「二卿有何策；能止泄治勿言？」孔甯曰：「若要泄治勿言，除非使他開口不得。」靈公笑曰：「彼自有口，寡人安能禁之使不開乎？」儀行父曰：「甯之言，臣能知之；夫人死則口閉，主公何不傳旨，殺了泄治？則終身之樂無窮矣。」靈公曰：「寡人不能也。」孔甯曰：「臣使人刺之何如？」靈公點首曰：「由卿自爲。」二人辭出朝門，做一處商議；將重賄買出刺客，伏於要路。候泄治入朝，突起殺之。國人皆認爲陳侯所使，不知爲孔儀二人之謀也。史臣有讚云：

「陳喪明德

君臣宣淫

纓紳袒服

大廷株林。

壯哉泄治

獨矢直音！

身死名高

龍血比心。」

自泄治死後，君臣益無忌，三人不時同往株林；一二次還是私偷，以後習以爲常，公

然不遜。國人作株林之詩以譏之。詩曰：

「胡爲乎株林？」

從夏南。

匪適株林

從夏南。」

徵舒字子南，詩人忠厚，故不曰夏姬，而曰夏南，從南而來也。陳侯本是個沒傷儀的人，孔儀二人，一味奉承幫襯，不顧廉恥；更兼夏姬善於調停，打成和局，弄做了一婦三夫，同歡同笑，不以為怪。徵舒漸漸長大知事，見其母之所爲，心如刀刺；只是干礙陳侯，無可奈何。每聞陳侯欲到株林，往往托故避出，落得眼中清淨；那一班淫樂的男女，亦以徵舒不在爲方便。

光陰似箭，徵舒年一十八歲，生得長軀偉幹，多力善射；靈公欲悅夏姬之意，使嗣父職爲司馬，執掌兵權。徵舒謝恩畢，回株林拜見其母夏姬；夏姬曰：「此陳侯恩典，汝當恪共乃職，爲國分憂，不必以家事分念。」徵舒辭了母親，入朝理事。

忽一日，陳靈公與孔儀二人，復遊株林，宿於夏氏；徵舒因感嗣爵之恩，特地回家設享，款待靈公。夏姬因其子在坐，不敢出陪；酒酣之後，君臣復相嘲諷，手舞足蹈。徵舒厭惡其狀，退入屏後，潛聽其言。靈公謂儀行父曰：「徵舒軀幹魁偉，有些像你！莫不似

你生的？」儀行父笑曰：「徵舒兩目炯炯，極像主公；還是主公所生！」孔甯從旁插嘴曰：「主公與儀大夫年紀小，生他不出；他的爹極多，是個雜種！便是夏夫人自家記不起了！」三人拍掌大笑。

徵舒不聽猶可，聽見時，不覺羞惡之心，勃然難遏；正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暗將夏姬鎖於內室，却從便門溜出；分付隨行軍衆：「把府第團團圍住，不許走了陳侯，及孔儀二人。」軍中得令，發一聲喊，圍了夏府；徵舒戎妝披掛，手執利刃，引着得力家丁數人，從大門殺進。口中大叫：「快拿淫賊！」陳靈公口中，還在那裏不三不四，要笑弄酒；却是孔甯聽見了，說道：「主公不好了！徵舒此席，不是好意；如今引兵殺來，要拿淫賊。快跑罷！」儀行父曰：「前門圍斷，須走後門。」——三人常在夏家穿房入戶，路道都是識熟的——陳侯還指望跑入內室，求救於夏姬；見中門鎖斷，慌上加慌，急向後園奔走。徵舒隨後趕來，陳侯記得東邊馬廄，有短牆可越，遂往馬廄而奔；徵舒叫道：「昏君休走！」攀起弓來，嘔的一箭，却射不中，陳侯奔入馬廄，意欲藏躲，却被羣鳥驚嘶起來，即忙退身而出。徵舒剛剛趕近，又復一箭，正中當心；可憐陳侯平國，做了

一十五年諸侯，今日死於馬廐之下！孔甯儀行父先見陳侯向東走，知徵舒必然追趕，遂望西邊奔入射圃；徵舒果然只趕陳侯，孔儀二人，遂從狗竇中鑽出，不到家中，赤身奔入楚國去了。

徵舒既射殺了陳侯，擁兵入城，只說：『陳侯酒後暴疾身亡，遺命立世子午爲君。』是爲成公。成公心恨徵舒，力不能制，隱忍不言；徵舒亦懼諸侯之討，乃強逼陳侯往朝於晉，以結其好。

再說：楚國使臣，奉命約陳侯赴盟辰陵；未到陳國，聞亂而返。恰好孔甯儀行父二人逃到，見了莊王，瞞過君臣淫亂之情，只說：『夏徵舒造反，弑了陳侯平國。』與使臣之言相合。莊王遂集羣臣商議。

却說：楚國一位公族大夫屈氏，名巫，字子靈，乃屈蕩之子；此人儀容秀美，文武全材。——只有一件毛病，貪淫好色，專講彭祖房中之術；數年前曾出使陳國，遇夏姬出遊，窺見其貌。且聞其善於採煉，却老還少，心甚慕之。及聞徵舒弑逆，欲借此端，擄取夏

姬，力勸莊王與師伐陳；令尹孫叔敖，亦言：『陳罪宜討。』莊王之意遂決。——時周定王九年，陳成公午之元年也——楚莊王先傳一檄，至於陳國。檄上寫道：

「楚王示爾：少西氏弑其君，神人共憤；爾國不能討，寡人將爲爾討之。罪有專歸，其餘臣民，靜聽無擾。」

陳國見了檄文，人人歸咎舒徵，巴不能勾假手於楚；遂不爲禦敵之計。楚莊王親引三軍，帶領公子嬰齊，公子側，屈巫，一班大將，雲捲風馳，直造陳都，如入無人之境；所至安慰居民，秋毫無犯。夏徵舒知人心怨己，潛奔株林——時陳成公尙在晉國未歸——大夫轅頗，與諸臣商議：『楚王爲我討罪，誅止徵舒；不如執徵舒獻於楚軍，遣使求和，保全社稷，此爲上策。』羣臣皆以爲然。轅頗乃命其子僑如，統兵往株林，擒拿徵舒；僑如未行，楚兵已至城下。陳國久無政令，况陳侯不在國！百姓做主，開門迎楚。楚莊王整隊而入，諸將將轅頗等，擁至莊王面前；莊王問：『徵舒何在？』轅頗對曰：『在株林。』莊王問曰：『誰非臣子，如何容此逆賊，不加誅討？』轅頗對曰：『非不欲討，力不如也。』莊王卽命轅頗爲鄉導，自引大軍，往株林進發；却留公子嬰齊一軍，屯紮城下。

再說：徵舒正欲收拾家財，奉了母親夏姬，逃奔鄭國；只爭一刻，楚兵圍住株林，將徵舒拿住，莊王命囚於後車。問：「何以不見夏姬？」使將士搜其家，於園中得之；荷華逃去，不知所適。夏姬向莊王再拜言曰：「不幸國亂家亡，賤妾婦人，命懸大王之手；倘賜矜宥，願充婢役！」夏姬顏色妍麗，語復詳雅；莊王一見，心志迷惑。謂諸將曰：「楚國後宮雖多，如夏姬者絕少；寡人意欲納之，以備妃嬪，諸卿以爲何如？」屈巫諫曰：「不可！不可！吾主用兵於陳，討其罪也；若納夏姬，是貪其色也。討罪爲義，貪色爲淫；以義始而以淫終，伯主舉動，不當如此。」莊王曰：「子靈之言甚正，寡人不敢納矣。——只是此婦，世間尤物；若再經寡人之眼，必然不能自制。」叫軍士鑿開後垣，縱其所之。

時將軍公子側在旁，亦貪夏姬美貌；見莊王已不收用，跪而請曰：「臣中年無妻，乞我王賜臣爲室。」屈巫又奏曰：「吾王不可許也！」公子側怒曰：「子靈不容我娶夏姬，是何緣故？」屈巫曰：「此婦乃天地間不祥之物，據吾所知者言之：天子蠻，殺御叔，弑陳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不祥莫大焉！天下多美婦人，何必取此淫物，以貽後悔。」

？」莊王曰：「如子靈所言，寡人亦畏之矣。」公子側曰：「既如此，我亦不娶了。」——只是一件，你說主公娶不得，我亦娶不得，難道你娶了不成？」屈巫連聲曰：「不敢！不敢！」莊王曰：「物無所主，人必爭之；聞連老襄老，近日喪偶，賜爲繼室可也。」時襄老引兵從征，在於後隊；莊王召至，以夏姬賜之，夫婦謝恩而出。公子側到也罷了，只是屈巫諫止莊王，打斷公子側，本欲留與自家；見莊王賜與襄老，暗暗叫道：「可惜！可惜！」又暗想道：「這個老兒，如何當得起那婦人？少不得一年半載，仍做寡婦，到其間再作區處。」——這是屈巫意中之事，口裏却不曾說出——莊王居株林一宿，仍至陳國，公子嬰齊迎接入城；莊王傳令將徵舒囚出栗門，車裂以殉，如齊襄公處高渠彌之刑。史臣有詩云：

「陳主荒淫雖自取，徵舒弑逆亦違條；莊王弔伐如時雨，泗上諸侯望羽旄。」

莊王號令徵舒已畢，將陳國版圖查明，滅陳以爲楚縣；拜公子嬰齊爲陳公，使守其地。陳大夫轅頗等悉帶回郢都。南方屬國，聞楚王滅陳而歸，俱來朝賀，各處縣公，自不必說——獨有大夫申叔，時使齊未歸。其時齊惠公薨，世子無野卽位，是爲頃公。齊楚一向

交好，故莊王遣申叔時，往行弔舊賀新之禮——這一差還在未伐陳以前——及莊王歸楚三日之後，申叔時方纔回轉，復命而退，並無慶賀之言。莊王使內侍傳語責之曰：『夏徵舒無道，弑其君，寡人討其罪而戮之；版圖收於國中，義聲聞於天下。諸侯縣公，無不稱賀；汝獨無一言，豈以寡人討陳之舉爲非耶？』

申叔時隨使者來見楚王，請面畢其辭，莊王許之。申叔時曰：『王聞「踐田奪牛」之說乎？』莊王曰：『未聞也。』申叔時曰：『今有人牽牛取徑於他人之田者，踐其禾稼，田主怒奪其牛；此獄若在王前，何以斷之？』莊王曰：『牽牛踐田，所傷未多也；奪其牛，太甚矣！寡人若此斷獄，薄責牽牛者，而還其牛。子以爲當否？』申叔時曰：『王何明於斷獄而昧於斷陳也？夫徵舒有罪，止於弑君，未至亡國也；王討其罪足矣。又取其國，此與牽牛何異？又何賀乎？』莊王頓足曰：『善哉此言！寡人未之聞也。』申叔時曰：『王既以臣言爲善，何不效反牛之事？』莊王立召陳大夫轅頗，問：『陳君何在？』頗答曰：『向往晉國，今不知何在。』言訖，不覺淚下。莊王慘然曰：『吾當復封汝國，汝可迎陳君而立之；世世附楚，勿依違南北，有負寡人之德。』又召孔甯儀行父，分付：『放汝

歸國，共輔陳君。』轅頗明知孔儀二人，是個禍根，不敢在楚王面前說明，只是含糊，一同拜謝而行。將出楚境，正遇陳侯午自晉而歸；聞其國已滅，亦欲如楚，面見楚王。轅頗乃述楚王之美意，君臣並駕至陳；守將公子嬰齊，已接得楚王之命，召還本國。遂將版圖交割還陳，自歸楚國去了。此乃楚莊第一件好處。鬻翁有詩云：

「縣陳誰料復封陳，跖舜還從一念新；南楚義聲馳四海，須知賢王賴賢臣。」

孔甯歸國，未一月；白日見夏徵舒來索命，因得狂疾，自赴池中而死。死之後，儀行父夢見陳靈公孔甯與徵舒三人，來拘他到帝廷對獄；夢中大驚，自此亦得暴疾卒——此乃淫人之報也！

再說：公子嬰齊既返楚國，入見莊王，猶自稱陳公嬰齊；莊王曰：「寡人已復陳國矣，當別圖所以償卿也。」嬰齊遂請申呂之田；莊王將許之，屈巫奏曰：「此北方之賦，國家所恃以禦晉寇者，不可以充賞。」莊王乃止。及申叔時告老，莊王封屈巫爲申公，屈巫並不推辭——嬰齊由是與屈巫有隙。

周定王十年，楚莊王之十七年也。莊王以陳雖南附，鄭猶從晉，未肯服楚，乃與諸大

夫計議，令尹孫叔敖曰：『我伐鄭，晉救必至，非大軍不可。』莊王曰：『寡人意正如此。』乃悉起三軍兩廣之衆，浩浩蕩蕩，殺奔滎陽而來；連尹襄老爲前部。

臨發時，健將唐狡請曰：『鄭小國，不足煩大軍；狡願自率部下百人，前行一日，爲三軍開路。』襄老壯其志，許之。唐狡所至力戰，當者輒敗，兵不留行；每夕掃除營地，以待大軍。莊王率諸將直抵鄭郊，未曾有一兵之阻，一日之稽；莊王怪其神速，謂襄老曰：『不意卿老而益壯，勇於前進如此！』襄老對曰：『非臣之力，乃副將唐狡力戰所致也。』莊王卽召唐狡，欲厚賞之；唐狡對曰：『臣受君王之賜已厚，今日聊以報効，敢復叨賞乎。』莊王訝曰：『寡人未嘗識卿，何處受寡人之賜？』唐狡對曰：『絕纓會上，牽美人之袂者，卽臣也；蒙君王不殺之恩，故舍命相報。』莊王歎息曰：『嗟乎！使寡人當時明燭治罪，安得此人之死力哉？』命軍正紀其首功，俟平鄭之後，將重用之。唐狡謂人曰：『吾得死罪於君，君隱而不誅，是以報之——然旣已明言，不敢以罪人徵後日之賞。』卽夜遁去，不知所往。莊王聞之，嘆曰：『真烈士矣！』

大軍攻破郊圍，直抵城下；莊王傳令：四面築長圍攻之，凡十有七日，晝夜不息。鄭

襄公恃晉之救，不卽行成；軍士死傷者甚衆，城東北角，崩陷數十丈。楚兵將登，莊王聞城內哭聲震地，心中不忍，麾軍退十里；公子嬰齊進曰：『城陷正可乘勢，何以退師？』莊王曰：『鄭知吾威，未知吾德，姑退以示德；視其從違，以爲進退可也。』鄭襄公聞楚師退，疑晉救已至；乃驅百姓修築城垣，男女皆上城巡守。莊王知鄭無乞降之意，復進兵圍之。鄭堅守三月，力不能支；楚將樂伯率衆自皇門先登，劈開城門。莊王下令，不許擄掠；三軍肅然，行至達路，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楚師。辭曰：『孤不德，不能服事大國，使君王懷怒，以降師於敝邑，孤知罪矣！存亡死生，一惟君王命；若惠顧先人之好，不遽翦滅，延其宗祀，使得比於附庸，君王之惠也。』公子嬰齊進曰：『鄭力窮而降，赦之復叛，不如滅之。』莊王曰：『申公若在，又將以蹊田牽牛見誚矣！』卽麾軍退三十里。鄭襄公親至楚軍，謝罪請盟，留其弟公子去疾爲質。

莊王班師北行，次於延謀報：『晉國拜荀林父爲大將，先穀爲副，出車六百乘，前來

救鄭，已過黃河。」莊王問於諸將曰：「晉師將至，歸乎抑戰乎？」令尹孫叔敖對曰：「鄭之未成，戰晉宜也；已得鄭矣，又尋仇於晉，焉用之？不如全師而歸，萬無一失。」嬖人伍參奏曰：「令尹之言非也！鄭謂我力不及，是以從晉；若晉來而避之，真我不及矣。」且晉知鄭之從楚，必以兵臨鄭；晉以救來，我亦以救往，不亦可乎？」孫叔敖曰：「昔歲入陳，今歲入鄭，楚兵已勞敝矣；若戰而不捷，雖食參之肉，豈足贖罪？」伍參曰：「若戰而捷，令尹爲無謀矣；如其不捷，參之肉將爲晉軍所食，何能及楚人之口？」莊王乃遍問諸將，各授以筆，使書其掌；主戰者寫「戰」字，主退者寫「退」字；諸將寫訖，莊王使開掌驗之。惟中軍元帥虞邱，及連尹襄老，裨將蔡鳩居彭名四人，掌中寫「退」字；其他公子嬰齊，公子側，公子穀臣，屈蕩，潘黨，樂伯，養繇基，許伯，熊負羈，許偃……等二十餘人，俱「戰」字。莊王曰：「虞邱老臣之見，與令尹合，言「退」者是矣。」乃傳令南轅反旆，來日飲馬於河而歸。

伍參夜求見莊王曰：「君王何畏於晉，而棄鄭以畀之也？」莊王曰：「寡人未嘗棄鄭也。」伍參曰：「楚兵頓鄭城下九十日，而僅得鄭成；今晉來而楚去，使晉得以救鄭爲功

而收。鄭楚自此不復有鄭矣！非棄鄭而何？」莊王曰：「令尹言：『戰晉未必捷。』是以去之。」伍參曰：「臣已料之審矣；荀林父新將中軍，威信未孚於衆；其佐先穀，先軫之孫，先且居之子，恃其世勳，且剛愎不仁，非用命之將也。欒趙之輩，皆累世名將，各行其意，號令不一；晉師雖多，敗之易耳。——且王以一國之主，而避晉之諸臣，將遺笑於天下，況能有鄭乎？」莊王愕然曰：「寡人雖不能軍，何至出晉諸臣之下？寡人從子戰矣！」即夜使人告令尹孫叔敖，將乘轅一齊改爲北嚮；進至管城，以待晉師。

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屬亡師……孟侏儒托優悟主

話說：晉景公卽位三年，聞楚王親自伐鄭，謀欲救之；乃拜荀林父爲中軍元帥，先穀副之，士會爲上軍元帥，郤克副之，趙朔爲下軍元帥，欒書副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嬰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更有部將魏錡趙旃荀營逢伯鮑癸……等數十員。起兵車共六百乘，以夏六月自絳州進發，到黃河口；前哨探得鄭城被楚久困，待救不至，已出降於楚，楚兵亦將北歸矣。荀林父召諸將商議行止，士會曰：『救之不及，戰楚無名；不如班師，以俟再舉。』林父善之，遂命諸將班師；中軍一員上將，挺身出曰：『不可！不可！晉能伯諸侯者，以其能扶傾救難故也；今鄭待救不至，不得已而降楚，我若挫楚，鄭必歸晉；今棄鄭而逃楚，小國何恃之有？晉不復能伯諸侯矣！元帥必欲班師，小將情願自率本部前進。』林父視之，乃中軍副將先穀，字處子。荀林父

曰：『楚王親在軍中，兵強將廣；汝偏師獨濟，如以肉投餒虎，何益於事？』先穀咆哮大叫曰：『我若不往，使人謂：「堂堂晉國，沒一個敢戰之人。」豈不可恥？此行雖死於陣前，猶不失志氣。』說罷，竟出營門；遇趙同趙括兄弟，告以：『元帥畏楚班師，我將獨濟。』同括曰：『大丈夫正當如此，我弟兄願率本部相從。』三人不乘將令引軍濟河。

荀首不見了趙同，軍士報道：『已隨先將軍迎楚軍矣！』荀首大驚，告於司馬韓厥；韓厥特造中軍，來見荀林父曰：『元帥不聞彘子之濟河乎？如遇楚師必敗。子總中軍，而彘子喪師；咎專在子，將若之何？』林父悚然問計。韓厥曰：『事已至此，不如三軍俱進。如其捷，子有功矣；萬一不捷，六人均分其責，不猶愈於專罪乎？』林父下拜曰：『子言是也。』遂傳令：三軍並濟，立營於傲郟二山之間。先穀喜曰：『固知元帥不能違吾之言也！』

話分兩頭，且說：鄭襄公探知晉兵衆盛，恐一旦戰勝，將討鄭從楚之罪；乃集羣臣計議。大失皇成進曰：『臣請爲君使於晉軍，勸之戰楚；晉勝則從晉，楚勝則從楚。擇強而事，何患焉？』鄭伯善其謀，遂使皇成往晉軍中，致鄭伯之命曰：『寡君待上國之救，如

望時雨；以社稷之將危，偷安於楚，聊以救亡，非敢背晉也。楚師勝鄭而驕，且久出疲敝；晉若擊之，敝邑願爲後繼。」先穀曰：「敗楚救鄭，在此一舉矣。」欒書曰：「鄭人反覆，其言未可信也。」趙同，趙括，曰：「屬國助戰，此機不可失。蒯子之言是也。」遂不由林父之命，同先穀竟與皇成定戰楚之約。誰知鄭襄公又別遣使往楚軍中，亦勸楚王與晉交戰；是兩邊挑鬪，坐觀成敗的意思。

孫叔傲慮晉兵之盛，言於楚王曰：「晉人無決戰之意，不如請成；請而不獲，然後交兵，則曲在晉矣。」莊王以爲然，使蔡鳩居往晉請罷戰修和；荀林父喜曰：「此兩國之福也！」先穀對蔡鳩居罵曰：「汝奪我屬國，又以和局緩我；便是我元帥肯和，我先穀決不肯，務要殺得你片甲不回，方見我先穀手段！快去報與楚君，教他：「早早逃走，饒他性命！」蔡鳩居被罵一場，抱頭而竄；將出營門，又遇趙同趙括兄弟，以劍指之曰：「汝若再來，先教你吃我一劍！」鳩居出了晉營，又遇晉將趙旃，彎弓向之，說道：「你是我箭頭之肉，少不得早晚擒到！煩你傳話：只教你蠻王仔細。」

鳩居回轉本寨，奏知莊王；莊王大怒，問衆將：「誰人敢去挑戰？」大將樂伯應聲而

出曰：『臣願往。』樂伯乘單車，許伯爲御，攝叔爲車右；許伯驅車如風，逕逼晉壘。樂伯故意代御執轡，使許伯下車飾馬整鞅，以示閒暇；有遊兵十餘人過之，樂伯不慌不忙，一箭發去，射倒一人。攝叔跳下車，又隻手生擒一人，飛身上車，餘兵發聲喊都走。許伯仍爲御，望本營而馳。晉軍知楚將挑戰殺人，分爲三路追趕將來；鮑癸居中，左有逢甯，右有逢蓋。樂伯大喝曰：『吾左射馬，右射人，射錯了就算我輸！』乃將彫弓挽滿，左一箭，右一箭，忙忙射去；有分有寸，不差一些。左邊連射倒三四匹馬，馬倒，車遂不能行動；右邊逢蓋面門，亦中一箭。軍士被箭傷者甚多；左右二路追兵，俱不能進。只有鮑癸緊緊隨後，看看趕着；樂伯只存下一箭了，搭上弓靶，欲射鮑癸，想道：『我這箭若不中，必遭來將之手。』正轉念間，車馳馬驟之際，趕出一頭麋來，在樂伯面前經過；樂伯心下轉變，一箭望麋射去，剛剛的直貫麋心。乃使攝叔下車取麋，以獻鮑癸曰：『願充從者之膳。』鮑癸見樂伯矢無虛發，心中正在驚懼；因其獻麋，遂假意歎曰：『楚將有禮，我不敢犯也！』麾左右迴車，樂伯徐行而返。有詩爲證：

「單車挑戰鬪英雄，車似雷轟馬似龍；神箭將軍誰不怕，追軍縮首去如風。」

晉將魏錡，知鮑葵放走了樂伯，心中大怒曰：『楚來挑戰，晉國獨無一人敢出軍前，恐被楚人所笑也；小將亦願以單車，探楚之強弱。』趙旃曰：『小將願同魏將軍走一遭。』林父曰：『楚來求和，然後挑戰；子若至楚軍，也將和議開談，方是答禮。』魏錡答曰：『小將便去請和。』趙旃先送魏錡登車，謂魏錡曰：『將軍報鳩居之使，我報樂伯，各任其事可也。』

却說：上軍元帥士會，聞趙魏二將，討差往楚。慌忙來見荀林父，欲止其行；比到中軍，二將已去矣。士會私謂林父曰：『魏錡、趙旃，自恃先世之功，不得重用，每懷怨望之心；况血氣方剛，不知進退，此行必觸楚怒。倘楚兵猝然乘我，何以禦之？』時副將郤克，亦來言：『楚意難測，不可不備。』先穀大叫曰：『且晚廝殺，何以備爲？』荀林父不能決。士會退謂郤克曰：『荀伯木偶耳！我等宜自爲計。』乃使郤克約會上軍大夫，鞏朔，韓穿，各率本部兵，分作三處，伏於敖山之前；中軍大夫趙嬰齊，亦慮晉師之敗，預遣人具舟於黃河之口。

話分兩頭，再說：魏錡一心忌荀林父爲將，欲敗其名；在林父面前只說請和，到楚軍中，竟自請戰而還。楚將潘黨知蔡鳩居出使晉營，受了晉將辱罵；今日魏錡到此，正好報仇。忙趨入中軍，魏錡已自出營去了；乃策馬追之。魏錡行及大澤，見追將甚緊，方欲對敵；忽見澤中有麋六頭，因想起楚將戰麋之事，彎起弓來，也射到一麋。使御者獻於潘黨曰：『前承樂將軍賜鮮，敬以相報。』潘黨笑曰：『彼欲我描舊樣耳！我若追之，顯得我楚人無禮。』亦命御者迴車而返。

魏錡還營，詭說：『楚王不准講和，定要交鋒，決一勝負。』荀林父問：『趙旃何在？』魏錡曰：『我先行，彼在後，未曾相值。』林父曰：『楚既不准和，趙將軍必然吃虧。』乃使荀罃率輓軍二十乘，步卒千五百人，往迎趙旃。

却說：趙旃夜至楚軍，布席於軍門之外，車中取酒，坐而飲之；命隨從二十餘人，效楚語，四下巡察，得其軍號，混入營中。有兵士覺其僞，聲詰之；其人刃傷兵士，營中亂嚷起來，舉火搜賊，被獲二十餘人，其餘逃出。見趙旃尙安坐席上，扶之起登車；覓御人，已沒於楚軍矣。天色漸明，趙旃親自執轡鞭馬，馬餓不能馳；楚莊王聞營中有賊遁去，

自駕戎輅引兵追趕，其行甚速。趙旂恐爲所及，棄其車，逃入萬松林內；爲楚將屈蕩所見，亦下車逐之。趙錡將甲裳掛於小小松樹之上，輕身走脫；屈蕩取甲裳并車馬，以獻莊王。方欲回轅，望見單車風馳而至；視之，乃潘黨也。黨指北向車塵謂楚王曰：「晉師大至矣！」這車塵却是荀林父所遣輓車，迎接趙旂者；潘黨遠遠望見，誤認以爲大軍。未免輕事重報，嚇得莊王面如土色；忽聽得南方鼓角喧天，爲首一員大臣，領著一隊車馬飛到。這員大臣是誰？乃是令尹孫叔敖。莊王心中稍安，問：「相國何以知晉軍之至而來救寡人？」孫叔敖對曰：「臣不知也。但恐君王輕進，誤入晉軍；臣先來救駕，隨後三軍俱至矣。」莊王北向再看時，見塵頭不高，曰：「非大軍也。」孫叔敖對曰：「兵法有云：『甯可我迫人，莫使人迫我。』」諸將旣已到齊，吾王可傳令，只顧殺將前去；若挫其中軍，餘二軍皆不能存紮矣。

莊王果然傳令，使公子嬰齊，同副將蔡鳩居，以左軍攻晉上軍，公子側同副將王尹齊以右軍攻晉下軍，自引中軍兩廣之衆，直擣荀林父大營。莊王親自援桴擊鼓，衆軍一齊擂鼓；鼓聲如雷，車馳馬驟，士卒隨著車馬飛奔前行。晉軍全沒準備，荀林父聞鼓聲，纔欲

探聽，楚軍漫山遍野，已布滿於營外，真是出其不意了。林父倉忙無計，傳令：『并力混戰！』楚兵人人耀武，個個揚威——分明似海嘯山崩，天摧地塌——晉兵如久夢乍回，大醉方醒，還不知東西南北，「沒心人遇有心人，」怎生抵敵得過？一時魚奔鳥散，被楚兵砍瓜切菜，亂殺一回；殺得四分五裂，七零八碎。荀營乘著輜車，迎不著趙旂，却撞著楚將熊負羈，兩下交鋒；楚兵大至，寡不敵衆，步卒奔散。荀營所乘左驂，中箭先倒，遂爲熊負羈所擒。

再說：晉將逢伯，引其二子逢甯逢蓋，共載一小車，正在逃奔；恰好趙旂脫身走到，兩趾俱裂。看見前面有乘車者，大叫：『車中何人？望乞挈帶！』逢伯認得是趙旂聲音，分付二子：『速速馳去，勿得反顧！』二子不解其父之意，回顧看之；趙旂即呼曰：『逢君可載我！』二子謂父曰：『趙叟在後相呼。』逢伯大怒曰：『汝既見趙叟，合當讓載也！』叱二子下車，以轡授趙旂，使登車同載而去；逢甯逢蓋失車，遂死於亂軍之中。

荀林父同韓厥，從後營登車，引著敗殘軍卒，取路山右，沿河而走；棄下車馬器仗無算。先穀自後趕上，額中一箭，鮮血淋漓；扯戰袍裹之。林父指曰：『敢戰者亦如是乎！』

『行至河口，趙括亦到，訴稱：『其兄趙嬰齊，私下預備船隻，先自濟河；不通我等得知，是何道理？』林父曰：『死生之際，何暇相聞也？』趙括恨恨不已——自此與嬰齊有隙。林父曰：『我兵不能復戰矣！目前之計，濟河爲急。』乃命先穀往河下招集船隻——那船俱四散安泊，一時不能取齊——正擾攘之際，沿河無數人馬，紛紛來到；林父視之，乃是下軍正副將趙朔纒書，被楚將公子側襲敗，躬率殘兵，亦取此路而來。兩軍一齊在岸，那一個不要渡河的，船數一發少了；南向一望，塵頭又起。林父恐楚兵乘勝窮追，乃擊鼓出令曰：『先濟河者有賞！』兩軍奪舟，自相爭殺；及至船上人滿了，後來者攀附不絕，連船覆水，又壞了三十餘艘。先穀在舟中喝令：『軍士但有攀舷扯槳的，用刀亂砍其手！』各船俱效之，手指跳落舟中，如飛花片片；數掬不盡，皆投河中。岸上哭聲震響，山谷俱應，天昏地慘，日色無光。史臣有詩云：

「舟翻巨浪連帆倒，人逐洪波帶血流；可憐數萬山西卒，半喪黃河作水囚！」

後面塵頭又起，乃是荀首，趙同，魏錡，逢伯，鮑癸……一班敗將，陸續逃至。荀首已登舟，不見其子荀營，使人於岸呼之；有小軍看見荀營，被楚所獲，報知荀首。荀首曰

『吾子既失，吾不可以空返。』乃重復上岸，整車欲行，荀林父阻之曰：『營已陷楚，往亦無益。』荀首曰：『得他人之子，猶可換回吾子也。』魏錡素與荀營相厚，亦願同行；荀首喜甚，聚起荀氏家兵，尚有數百人。更兼他平昔恤民愛士，大得軍心，故下軍之衆，在岸者，無不樂從；卽已在舟中者，聞說下軍荀大夫欲入楚軍尋小將軍，亦皆上岸相從，願効死力。——此時一股銳氣，比著令軍初下寨時，反覺強旺——荀首在晉，亦算是一數二的射手；多帶良箭，撞入楚軍。遇著老將連尹襄老，正在掠取遺車棄仗；不意晉兵猝至，不作整備，被荀首一箭射去，恰穿其頰，倒於車上。公子穀臣看見襄老中箭，馳車來救；魏錡就迎住廝殺，荀首從旁覷定，又復一箭中其右腕。穀臣負痛拔箭，被魏錡乘勢將穀臣活捉過來，并載襄老之尸。荀首曰：『有此二物，可以贖吾子矣！楚師強甚，不可當也。』乃策馬急馳。比及楚軍知覺，欲追之已無及矣。

且說：公子嬰齊，來攻上軍；士會預料有事，探信最早，先已結陣，且戰且走。嬰齊追及敖山之下，忽聞砲聲大震，一軍殺出；當頭一員大將，在車中高叫：『鞏朔在此，等候多時矣！』嬰齊到吃了一驚。鞏朔接住嬰齊廝殺，約鬪二十餘合，不敢戀戰；保著士會

徐徐而走。嬰齊不捨，再復追來；前面砲聲又起，韓穿起兵來到。偏將蔡鳩居出車迎敵，方欲交鋒，山凹裏砲聲又震，旗旆如雲，大將卻克引兵又至；嬰齊見埋伏甚衆，恐墮晉計，鳴金退師。士會點查將士，並不會傷折一個人；遂依敖山之險，結成七個小寨，連絡如七星，楚不敢逼。直到楚兵退盡，方纔整旆而還。此是後話。

再說：荀首兵轉河口，林父大兵，尙未濟盡，心甚驚惶；却喜得趙嬰齊渡過北岸，打發空船南來接應。時天已昏黑，楚軍已至邲城；伍參請速追晉師，莊王曰：『楚自城濮失利，貽羞社稷，此一戰可雪前恥矣！晉楚終當講和，何必多殺？』乃下令安令。晉軍乘夜濟河，紛紛擾擾，直亂到天明方止。史臣論荀林父：『知不能料敵，才不能御將，不進不退，以至此敗；遂使中原伯氣，盡歸於楚，豈不傷哉！』有詩云：

「闔外元戎無地天，如何裨將敢撓權？舟中掬指真堪痛，縱渡黃河也覘然！」

鄭襄公知楚師得勝，親自至邲城勞軍；迎楚王至於衡雍，僭居王宮，大設筵席慶賀。潘黨請收晉屍，築爲京觀，以彰武功於萬世。莊王曰：『晉非有罪可討，寡人幸而勝之，何武功之足稱耶？』命軍士隨在掩埋遺骨，爲文祭祀河神，奏凱而還。論功行賞，嘉伍參

之謀，用爲大夫；伍舉，伍奢，伍尙，伍員，卽其後也。令尹孫叔敖嘆曰：「勝晉大功，出自嬖人，吾當愧死矣！」遂鬱鬱成疾。

話分兩頭，却說：荀林父引敗兵還見景公，景公欲斬林父，羣臣力保曰：「林父先朝大臣，雖有喪師之罪，皆是先穀故違軍令，所以致敗；主公但斬先穀，以戒將來足矣。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秦留孟明而襄公懼；望主公赦林父之罪，使圖後效。」景公從其言，遂斬先穀，復林父原職；命六卿治兵練將，爲異日報仇之舉。——此周定王十年事也。

定王十二年，春，三月，楚令尹孫叔敖病篤，囑其子孫安曰：「吾有遺表一道，死後爲我達於楚王；楚王若封汝官爵，汝不可受。汝碌碌庸才，非經濟之具，不可濫廁冠裳也。若封汝以大邑，汝當固辭；辭之不得，則可以寢邱爲請。此地瘠薄，非人所欲，庶幾可延後世之祿耳。」言畢，遂卒。孫安取遺表呈上，楚莊王啓而讀之。表曰：

「臣以罪廢之餘，蒙君王拔之相位；數年以來，愧乏大功，有負重任！今賴君王之靈，獲死牖下，臣之幸矣！臣止一子不肖，不足以玷冠裳；臣之從子蘧憑，頗有才，能可任一職。晉號世伯，雖偶敗績，不可輕視；民苦戰鬥已久，惟息兵安民爲上。」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願王察之！」

莊王讀罷，嘆曰：「孫叔死不忘國，寡人無福，天奪我良臣也！」即命駕往視其殮，撫棺痛哭，從行者莫不垂淚。

次日，以公子嬰齊爲令尹，召蘧憑爲箴尹，是爲蘧氏；莊王欲以孫安爲工正，安守遺命，力辭不拜。退耕於野。莊王所寵優人孟侏儒，謂之優孟；身不滿五尺，平日以滑稽調笑，取懽左右。一日出郊，見孫安砍下柴薪，自負而歸；優孟迎而問曰：「公子何自勞苦負薪？」孫安曰：「父爲相數年，一錢不入私門，死後家無餘財，吾安得不負薪乎？」優孟嘆曰：「公子勉之，王行且召子矣！」乃製孫叔敖衣冠，履劍一具，并習其生前言動，摹擬三百，無一不肖，宛如叔敖之再生也。值莊王宴於宮中，召羣優爲戲；優孟先使他優扮爲楚王，爲思慕叔敖之狀，自己扮叔敖登場。楚王一見，大驚曰：「孫叔無恙乎？寡人思卿至切，可仍來輔相寡人也。」優孟對曰：「臣非真叔敖，偶似之耳。」楚王曰：「寡

人思叔敖不得見，見似叔敖者，亦足少慰寡人之思；卿勿辭，可卽就相位。優孟對曰：「王過用臣，於臣甚願；但家有老妻，頗能通達世情，容歸與老妻商議，方敢奉詔。」乃下場復上曰：「臣適與老妻議之，老妻勸臣勿就。」楚王問曰：「何故？」優孟對曰：「老妻有村歌勸臣，臣請歌之。」遂歌曰：

「貪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貪吏不可爲者，汚且卑；而可爲者，子孫乘堅而策肥。廉吏可爲者，高且潔；而不可爲者，子孫衣單而食缺。君不見楚之令尹叔敖，生前私殖無分毫；一朝身沒家凌替，子孫丐食棲蓬蒿？勸君勿學孫叔敖，君王不念前功勞！」

莊王在席上見優孟問答，宛似孫叔敖，心中已是悽然；及聞優孟歌畢，不覺潛然淚下，曰：「孫叔之功，寡人不敢忘也！」命優孟往召孫安，孫安敝衣草履而至，拜見莊王；莊王曰：「子窮困至此乎？」優孟從旁答曰：「不窮困，不見前令尹之賢。」莊王曰：「孫安不願就職，當封以萬家之邑。」安固辭。莊王曰：「寡人主意已定，卿不可却。」孫安奏曰：「君王倘念先臣尺寸之勞，給臣衣食，願得封寢邱，臣願足矣。」莊王曰：「寢

原
书
缺
页